

北京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系列

一个人要了解历史或者圣经，需要一些圣地方面的地理知识，
同时也少不了对圣经历史的研究。倘若没有一些圣经记载的事件发生地的知识，
一个人是难以充分理解或解释希伯来圣经或新约圣经的。

圣地



THE LAND AND THE BOOK:
AN INTRODUCTION TO THE WORLD OF THE BIBLE

与圣经

圣经世界的介绍

宗教文化出版社



THE LAND AND THE BOOK:
AN INTRODUCTION TO THE WORLD OF THE BIBLE

圣地与圣经

圣经世界的介绍

本书运用地理学、历史学、地质学和人类学等学识，同时密切跟踪在圣地的考古学最新发现，向学习圣经的读者们介绍圣地，希望这样的知识将会有助于他们对圣经所叙述事情的理解。

本书既可以指导研究圣经的读者们，也可以作为到以色列、约旦和埃及等圣经中提及的土地来参观的人们的参考书。书中丰富的图片和图表，将使得这些读者在谈论这些话题时有身临其境之感。

上架建议 基督教

ISBN 978-7-80254-537-3



9 787802 545373 >

定价：35.00元

北京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系列

一个人要了解历史或者圣经，需要一些圣地方面的地理知识，
同时也少不了对圣经历史的研究。倘若没有一些圣经记载的事件发生地的知识，
一个人是难以充分理解或解释希伯来圣经或新约圣经的。

圣地

THE LAND AND THE BOOK:
AN INTRODUCTION TO THE WORLD OF THE BIBLE

与圣经

圣经世界的介绍

查尔斯 R. 佩奇、卡尔 A. 沃尔兹 著
Charles R. Page II & Carl A. Volz
张 兢 刘素云 译

宗教文化出版社

宗教文化出版社
PD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圣地与圣经:圣经世界的介绍/(美)佩奇,(美)沃尔兹著;张兢,刘素云译.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2.5

(北京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系列)

ISBN 978-7-80254-537-3

I. ①圣… II. ①佩…②沃…③张…④刘… III. ①《圣经》-研究 ②基督教-宗教圣地-宗教考古-研究 IV. ①B97②K868.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98664号

圣地与圣经

——圣经世界的介绍

查尔斯 R. 佩奇、卡尔 A. 沃尔兹 著

张 兢 刘素云 译

出版发行: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44号 (100009)

电 话: 64095215(发行部) 64095201(编辑部)

责任编辑: 张秀秀 sue68@yahoo.cn

版式设计: 高秋兰

印 刷: 北京金秋豪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

版本记录: 880×1230毫米 32开本 10印张 250千字

2012年5月第1版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54-537-3

定 价: 35.00元

北京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系列

主 编：赵敦华

执行主编：杨克勤 冀建中

编 委：张志刚 孙尚扬 徐龙飞

吴 飞 吴玉萍 蔡 蓁



此书献给我们的妻子，朱迪·哈尔菲斯·佩奇和莉迪亚·安娜·沃尔兹；献给许许多多的学生，通过他们的眼睛，我们继续以崭新而积极的视角注视着那片圣地。





前 言

本书是作者多年来在以色列以及美国讲授圣经和历史的产物。显而易见和毋庸置疑的是，一个人要了解历史或者圣经，需要一些圣地方面的地理知识，同时也少不了对圣经历史的研究。写作这本书，就是基于确信，倘若没有一些圣经记载的事件发生地的知识，一个人是难以充分理解或解释希伯来圣经或新约圣经的。

我们的目的简单而明了——向学习圣经的学生们介绍圣经的土地，希望这样的知识将会有助于他们对圣经所叙述事情的理解。预期的读者群是双重的：它既可以指导耶路撒冷圣经研究中心的学生们，也可以作为到以色列、约旦和埃及等圣经的土地来参观的人们的参考书；我们还希望本书作为补充读物，能够对研习圣经和历史的学生们有所助益，尤其是假如他们没有机会亲身前往这些地方参观的话。书中丰富的图片和图表，将使



得这些读者在谈论这些话题时有身临其境之感。

作者一直在试图回避当代圣经文本历史的批评研究中有争议的问题——例如《出埃及记》的真实性问题、对一个事件并存的但却相互矛盾的叙述、或是耶稣活动的年代顺序等等。有时，难免涉及依然还在困扰着圣经研究者的类似问题的叙述，但是本书的主要目的，是向读者介绍发生过这些事情的地方，或者据说是发生过的。另一个有异议的问题，是承认这样的事实，即圣经的国度包括以色列、约旦和埃及以外更多的地方。精确地说，这样一个定义必须包括土耳其（小亚细亚）、希腊和意大利。前面已经说到，我们希望这本书能够对这样一些人有所帮助，即他们的主要兴趣，在于参观或研究希伯来圣经以及新约福音书中的国度。

作者运用地理学、历史学、地质学和人类学等学识，同时密切跟踪在圣地的考古学最新发现。本书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历史概览，即提供一个简略的，有时是未经严谨考证的圣经的叙述，虽然也意识到这会带来对原文以及所涉问题的挑战。历史部分是交代圣地中的地点和事件的来龙去脉。第二部分对各个地点加以描述，重点在以色列，也兼顾到约旦和埃及的一些重要地点。第三部分则是附录、纪年表和深入阅读的建议。



我们想感谢对此书的问世给予了帮助的人们。这些人首先是阿宾顿出版社学术著作资深编辑雷克斯·D.马修斯博士,他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批评与建议。斯卡里特-班尼特中心拉斯基图书馆的工作人员都乐于助人,特别是图书馆服务部主管玛丽·露·穆尔、莱恩学院代理院长阿瑟·戴维、杰克逊、坦尼斯。莱恩学院的学生们也给予了我们许多鼓励。特别感谢明尼苏达州圣保罗的卢瑟西北神学院的学生,而密歇根州大急流城卡尔文学院的一些学生,实地考证了一个早期手稿的版本。他们的意见很有帮助,结果明显地改善了本书的内容。从一开始,朱迪·佩奇就阅读、提问、更正此书,给予支持。我们还要感谢托马斯·佩海尔对索引的贡献。最后,要感谢耶路撒冷中心各部门及同事,感谢他们的建议、鞭策、洞察力和帮助,他们是:卡迈尔、萨里姆、萨瓦纳、亚伯、唐、吉姆、克里斯、吉米、托尼,以及所有使得本书得以付梓的人们。

查尔斯·R. 佩奇
以色列,耶路撒冷
卡尔·A. 沃尔兹
美国,明尼苏达州圣保罗



目 录

前 言 / 1

第一部分 背 景

地理概览 / 3

历史概览 / 12

第二部分 圣经的地点

以色列(耶路撒冷以外) / 98

耶路撒冷 / 191

约旦 / 226

其它地点 / 240

附 录

考古学的方法 / 245

年代顺序表 / 2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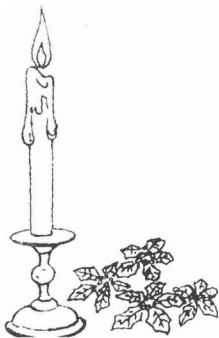
词汇表 / 258

索引 / 2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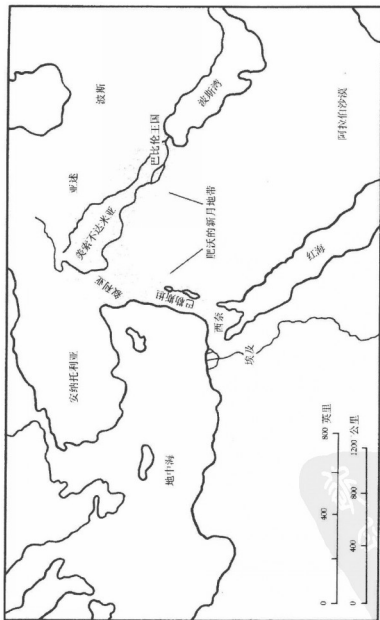
第一部分

背景



新
年
好
運

PDG





地理概览

约哈纳·哈罗尼(Yohanan Aharoni)在他的经典著作《圣经之地》中是这样开头的:

任何土地和民族的历史,都受到他们地理环境的深刻影响。这不仅包括诸如气候、土壤、地貌等自然的特性,而且也包括与相邻地区的地理政治学的关系。这对巴勒斯坦来说尤其如此,一个小而相对贫穷的国家,它的重要性就在于它独特的地理位置:位于三大洲的交界处,是多个国家的十字路口。^①

圣经之地非同寻常,不仅仅因为它是亚洲、非洲和欧洲大陆的十字路口,而且还在于它有如此大的差异和多样性。在比约旦面积小许多的以色列,你可以发现,在这个非常小的区域里,人口、植物、动物、地质学及地貌的神奇多样性,粗略地测量,

^① 约哈纳·哈罗尼,《圣经之地:历史的地理》,费城:威斯特敏斯特出版社,1973,3。



这区域有 350 英里长(560 公里)和 70 英里宽(112 公里)^①。

掌握一些地理知识对接下来充分地了解圣经是非常重要的：

地理在圣经故事中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巴勒斯坦的位置和这片土地自身的自然特性这两点，在形成以色列民族的历史中起到了作用。尽管是一个小国，巴勒斯坦在现代世界的形成中，许多世纪以来都被列强摆布着，与此同时，在它的边界之内，气候和地貌的显著变化，极大地影响着多种多样文化的发展。

这些外部的和内在地理的影响，产生了两种结果：一方面，巴勒斯坦这块土地，也同样受约束于人们所面临的相同的国际影响和压力；另一方面，它又是一块被局部化的地理特性所分隔的土地，这一特性经常使它的居住者分隔为高度个体化的文化飞地。这些不同的影响导致的结果，是这块土地更多的是分隔而不是联合，更经常的是被其他人统治而不是自己，更常见地是用不同的腔调宣称它的信仰，而不是用一个统一的声音。^②

在这块多样化的土地上，几英里以内，生活方式、商业模式和居住其中人们的宗教信仰就会迥然有别。看一看两个(古巴勒斯坦南部地区)犹大(Judean)的城市——耶路撒冷

^① 以色列疆域的数据，取决于人们丈量的范围，例如，有些人把戈兰高地计算在内，有些人就没有。说她有 350 英里长(560 公里)、70 英里宽(112 公里)，是包含了目前由以色列占据而归属尚有争议的部分。

^② 詹姆斯·R·比斯利，以及其他人的，《圣经介绍》，纳什维尔：阿宾顿出版社，1991，69。



(Jerusalem)和耶利哥(Jericho)——就能够发现这一多样化的绝好例子。耶路撒冷位于犹大山上,海拔高度大约为2,400英尺,由于这一高度,耶路撒冷通常都会有令人神清气爽的微风,即便是在夏季最炎热的日子里,耶路撒冷的平均最高气温也在华氏70度或80度。耶利哥位于约旦断裂带(Rift)山谷,海拔约为海平面以下820英尺。即使它并不是约旦河谷中最低的地点,在夏季它的温度也能达到华氏120度。耶路撒冷位于耶利哥以西大约16英里(25-26公里)。在这短短的距离上,海拔高度却相差了3,000英尺,气温相差了华氏40度以上。这一海拔和气候上的多样性,在这些城市和它们周边地区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

圣经之地可以被分为四个主要的地理区域。从西到东,它们是(1)沿海平原、(2)中央高地、(3)断裂带、(4)外约旦高地。

在这四个主要的地理区域中,首先是沿海平原,它位于西部毗邻地中海的一条狭窄地带。沿海平原延伸大约70英里(110公里)长,最宽的地方大约是24英里(40公里)。这里是以色列最潮湿的地区,由于这里丰富的浅表泉水和数量可观的降雨,它成为了以色列最肥沃的农田。所以在整个圣地的历史上,它历来都是人口最稠密的地方。沿海平原包含三个子地区,它们是亚柯(Acco)平原、沙仑(Sharon)平原和非利士(Philistine)平原。

亚柯平原在以色列最北端边境和迦密(Carmel)山脉之间,靠近现代化的海法市(Haifa)。这儿是沿海平原最狭窄的部分。亚柯平原东北边缘顶端,是俯瞰着地中海的陡峭悬崖。它的南边连接着肥沃的农田。沿海平原的这一部分以亚柯市来命名,



圣经时期,亚柯是非常重要的古代港口城市之一。在旧约和新约圣经时期,以色列还根本无力控制这一地区,而这对于它开展海上和农业的活动是很重要的。亚柯平原基本上是由腓尼基人(Phoenicians)以及他们的文化控制的。

从迦密山到古代的约帕(Joppa),在今天的特拉维夫,我们看到的是沙仑平原。沙仑平原是三块沿着海岸的平原中最不肥沃的,原因在于它的土壤贫瘠,土里红沙含量过高,使得它不适宜于耕作,但是用来植树倒不错(《旧约·以赛亚书》第35章第2节)。除去在南部的约帕和在北部的多珥(Dor),再没有其它能够被用作港口的天然海湾。由于这一地区没有港口,也不适宜于农业耕作,外来势力都对沙仑平原不感兴趣,所以,这是三个沿海平原中,唯一一个在古代历史上大部分时间被犹太人控制的平原。这是非利士人(Philistines)和腓尼基人之间的一块土地。最终,希律王统治期间,在斯特拉图(Strato)塔建造了一个港口城市,并且更名为凯撒利亚(Caesarea),这儿变成了新约圣经时期最重要的港口之一。

最后,在南部我们会看到非利士平原,它的名称来源于旧约圣经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支配这块地方的人,大致开始于公元前13至12世纪。非利士人在这儿建造了五个主要的城市:亚实突(Ashdod)、亚实基伦(Ashkelon)和在海岸边的迦萨(Gaza),以革伦(Ekron)和迦特(Gath)虽也靠近海岸但要更内陆一些。在这儿也发现了肥沃的农田,使得这片有价值的土地可被用来生产粮食。非利士人在海上贸易和农业生产方面都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

“Via Maris”(沿海的道路)贯穿沿海平原。“Via Maris”是



在古代肥沃的新月形地带的这一部分中,最有影响和价值的贸易路线,这片巨大的拱形沃土从埃及伸出,北上到以色列和叙利亚,东部到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谷,然后南达波斯湾。这一贸易路线为交汇在此处的欧洲、亚洲、非洲三个大陆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商业联系。因此,外来势力力争控制这一古代道路;控制了“Via Maris”,就意味着占有更多的财富,及由此而来的更强大的军队,也就拥有了更优势的军事和政治力量。

第二个主要的地理地区——中央高地(Central Highlands),实际上是一道贯穿以色列腹地的南北走向山脉,耶斯列山谷(Jezreel Valley)是这段山脉中唯一的中断部分。在中央高地内,形成了四处主要的亚区:加利利(Galilee)、撒玛利亚(Samaria)、犹大(Judea)和内盖夫(Negev)。

加利利可以被分为两个部分:上加利利和下加利利。上加利利山是以色列的最高点;这里的许多座山都超过了3,000英尺(900公尺)。在圣经的时代,这些山峦容易造成居住于此地的人们的隔离,导致这些人们中间形成了强烈的独立意识。这就是为什么在新约圣经时期,罗马人的军事占领被加利利人如此轻视的一个原因。下加利利更多的则是丘陵而非山脉了。贯穿下加利利的贸易路线和古代的道路,使得居住这儿的人们,比起他们上加利利的邻居来,少了许多被隔离感。因耶稣而闻名的一些小村子就坐落在下加利利。



耶斯列山谷南部是撒玛利亚山脉,有时又被称为以法莲(Ephraim)山脉。像下加利利一样,这一地区丘陵多于山脉。在圣经的时代,这一地区是利于耕作的农田,人口非常稠密。

犹大位于撒玛利亚和内盖夫之间。在这儿,人们看到的是西部肥沃的丘陵地带和东部贫瘠的荒原。总的来说,耶路撒冷南部也是更贫瘠的地区。比较肥沃的犹大丘陵地每年会有适度的降雨,与之相反,更贫瘠的犹大荒原降雨则少得可怜;在这儿找到的唯一肥沃地方是围绕着隐基底(En Gedi)泉水的一块土地。

最后,更远的南部是内盖夫山脉,以色列贫瘠的沙漠地带。别是巴(Beersheva)被称为“内盖夫的首府”,每年仅有6到8英寸的降雨(150-200毫米);而别是巴南部的土地降水甚至比这更少。由于水源的缺乏,在以色列,这儿历来都是人烟稀少的地区,通常只有些游牧人口居住。

在中央高地内,我们还可以看到耶斯列山谷,这个宽阔的山谷将加利利地区和撒玛利亚地区一分为二。它是以色列最肥沃的种植地区之一,原因在于它有着丰沛的降水,也因为它的淤积的土壤对农业生产是有益的。耶斯列山谷以中央高地连接着沿海平原;通过它运转一个重要的古代贸易路线,这一路线将伯善(Beth Shean)和其它城市与米吉多(Megiddo)连接起来,往东和往北,例如大马士革(Damascus)。耶斯列山谷历来都是战事频发之地,其年代至少可以上溯到迦南人(Canaanites)时期。新约圣经《启示录》的作者认为,善恶两种力量之间的最后决战就将发生在这儿,靠近哈米吉多(Har Megiddo)(米吉多“山脉”或“山丘”,即世界末日善恶决战的战场哈米吉多顿 Armageddon)。



围绕耶斯列山谷的一些重要的圣经地点是迦密山、米吉多、基利波 (Gilboa) 山、摩利 (Moreh) 山、他泊 (Tabor) 山、拿因 (Nain)、书念 (Shunem) 和拿撒勒 (Nazareth)。

士非拉 (Shephelah) 意思为“低地”，是耶路撒冷西南偏西的一片丘陵亚区，将犹大山地与非利士平原分隔开来。在圣经的时代，士非拉的一些村庄以出产葡萄酒和橄榄油而闻名。以色列/犹大王国也在这儿设置了一系列设防的城市，以防止非利士人可能发动的进攻。士非拉比较著名的地区之一是以拉 (Elah) 山谷 (或以拉洼地)，这儿是大卫 (David) 战胜非利士族巨人歌利亚 (Goliath) 的地方。士非拉其它出名的圣经的城镇和村落是基色 (Gezer)、伯示麦 (Beth Shemesh)、拉吉 (Lachish) 和亚西加 (Azekah)。“钟形山洞” (Bell Caves) 也是在士非拉发现的；在古迹中发现了前人为获取白垩而进行的矿物挖掘，那是石灰生产中的重要成分，而后者则用作水箱和蓄水池的防渗漏处理。

断裂带是圣经之地的第三个主要的地理地区。断裂带是地球表面最深的凹陷或断层。它北起叙利亚，延伸穿过整个以色列/约旦，再穿过红海底部直达非洲。像圣地其它主要的地理地区一样，断裂带也可以被细分为四个不同的亚区。

呼勒谷 (Huleh) 是断裂带最北端的亚区。它位于加利利湖和以色列北部边界之间。不久以前，这一区域大部分曾是沼泽；这儿也有一些小的湖泊，如通常所说的呼勒湖。通过灌溉，这一区域已经从沼泽地变成了农业生产用地。随着以色列人口的增长，这里先后建成了许多新的定居点。

约旦河谷位于加利利湖和死海之间，面积大约为 70 英里 (112 公里)。约旦河流经这一谷地，沿着它的两岸，人们可以看



到一些植被；远离河岸的地方，人们只能看到光秃秃的不毛之地。耶利哥位于约旦河谷的南部。由于以利沙泉（Elisha Springs）的作用，耶利哥周围才有了一些肥沃的农田。

耶利哥的南边是死海，它是地球上的最低点，约在海平面以下1,300英尺。来自约旦河的水从死海的北端注入，但是南部却没有出口能够让水流出。

死海南边是断裂带的第四个亚区——亚拉巴（Arabah）。亚拉巴从死海延伸到红海的埃拉特（Eilat）。亚拉巴穿越犹太荒原（Judean Wilderness）的最南部，也穿过内盖夫沙漠。

第四个主要的地理地区——外约旦高地（Highlands of Transjordan）位于约旦河的东边，现在是约旦的哈桑国王领地（Hashemite Kingdom）。这一地区有四条主要的河流：耶尔穆克（Yarmuk）河与雅博（Jabbok）河，它们流入约旦河；亚嫩（Arnon）河与撒列（Zered）河，它们在圣经的时代流入死海。由于这许多河流以及它们支流的缘故，这一区域一直以来都要比约旦河对岸以色列的土地肥沃。圣经的王国或地区如巴珊（Bashan）、基列（Gilead）、亚扪（Ammon）、摩押（Moab）、以东（Edom）和纳巴泰（Nabatea）地区全都位于这里。





历史概览

族 长

要弄清族长的确切年代十分困难,关于他们的年代学有几种理论。有些(例如利昂·伍德 Leon wood 和梅里尔·F. 昂格尔 Merrill F. Unger)依赖于一个严格的圣经的年代学解释,这些解释反过来推断圣经文本的历史精确性和可靠性,确定族长时期的时间为公元前 21 世纪。^① 其他人(例如,詹姆斯·K. 韦斯特 James K. West)赞同中铜器时代(MB)第二时期,大致为公元前 18/17 世纪。^② 最近,马科斯·米勒(Max Miller)和约翰·海

^① 利昂·伍德,《以色列历史纵览》(大急流城,桑德凡出版社,1970),27 页以下;梅里尔·F·昂格尔,《考古学与旧约》(同上,1954),105-7。王上 6:1 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后第四百八十年,所罗门作以色列王第四年西弗月,就是二月,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传统的圣经学者用这一节,作为旧约事件编年的依据。由于对所罗门在位的时间没有争议,这些学者就通过简单的累计(公元前 480 + 957 = 1437)得到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间。既而再用加法得到族长的大致年纪,从而他们得出族长时期的年份。

^② 詹姆斯·K·韦斯特,《旧约介绍》,纽约:麦克米兰,1981,120-21。



斯(John Hayes)的著作阐明了准确地确定族长时期时间的困难性。^①但是,韦斯特指出:

确定中铜器时代第二期时间的支持者们,提供了一个文化上相平行的广泛收集——给取自同时期的圣经之外文本有关族长的记载。这些相平行涉及这样的事情,例如个人的、民族志学的和地理学的名称、社会学类型、和一系列的风俗、法律及宗教形式。通常地,这些共同的成分一直被用来支持两种主张:(1)有关族长的记载与中铜器时代的文化是一致的,但是与其它时期是不一致的,因此将族长时代确立在中铜器时代;(2)这种一致性增大了族长故事的历史可靠性。^②

按照圣经的说法,于是接下来族长时期的重建是有根据的。亚伯拉罕的父亲他拉(Terah)与亚伯拉罕(Abraham)、罗得(Lot)和他们的家庭一起,离开了乌珥(Ur,一个位于美索布达米亚南部、幼发拉底河旁的古老而富裕的城市)^③往迦南(Canaan)迁徙(《创世记》第11章31节以下)。当他们到达了哈兰(Haran)后停了下来并安了家;只是在他拉死后,亚伯拉罕才搬到了迦南。住在迦南时,他有了两个儿子:以实玛利(Ishmael)和以撒(Isaac)。后来以实玛利和他的母亲被驱逐了

^① 马科斯·米勒和约翰·海斯,《古代以色列与犹大历史》,费城:威斯特敏斯特出版社,1986,74-79。

^② 韦斯特,《旧约介绍》,120-21。

^③ 在中铜器时期,乌尔位于幼发拉底河,后来由于河流改道,所以今天古代乌尔的地点,就离开此河几英里。



(《创世记》第21章10-14节),以撒成了亚伯拉罕唯一的继承人。

亚伯拉罕张罗着为儿子以撒娶了一个来自哈兰的女人利百加(Rebekah)(《创世记》第24章)。在几个临时的营地住了一阵子以后,以撒和利百加定居在了别是巴(《创世记》第26章23节),在那里,他们有了两个儿子:以扫(Esau)和雅各(Jacob)。雅各使用诡计和欺骗手段骗得了哥哥的长子权和继承权。上帝以往曾承诺使亚伯拉罕家庭成为一个大国,因而雅各就成了履行这一承诺的对象(《创世记》第12章1-3节、17章4-8节)。

雅各最后有了十二个儿子,按照圣经的说法,这十二个子嗣就形成了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这些儿子中的一个——约瑟(Joseph)被他的哥哥们卖作了奴隶。他被带到了埃及,在那里,经历了最初的一些困苦之后,他在埃及政府里出人头地,掌握了权力(《创世记》第41章)。^①

一场饥荒之后,迦南(Canaan)发生了严重的食物短缺,雅各派他的儿子到埃及去购买粮食。这一次旅程使得约瑟和他的哥哥们达成了和解,也使得雅各日后和剩下的家庭成员一起搬到了埃及。族长的故事以约瑟死在埃及而结束。

^① 约瑟或许在希克索斯 Hyksos 的政府供职,大约公元前1720年,希克索斯是埃及的外乡统治者。希克索斯最终被雅赫摩斯(Ahmose I)一世(公元前1570-1545年)驱逐。同希伯来人一样,希克索斯也是一个混合的种族。无疑,许多希克索斯人是闪米特人(Semitic),所以约瑟会被接纳,因为他也是一个外乡的闪米特人。



希伯来人在埃及

希伯来人^①定居埃及，相应于埃及希克索斯王朝在那儿统治的时期（大约公元前 1720 - 1550 年）。像希伯来人一样，希克索斯王朝也是一个混合的种族群落。有些（或许很多）是闪米特人。由于这一原因，这似乎也说得通，即按照圣经的记载，他们乐意提供一个权位给约瑟（也是一个闪米特人），并且给予约瑟的家庭和其他的闪米特人以帮助，他们都是在饥荒年间到埃及来寻求粮食的。与希克索斯王朝的这一积极的关系，使得希伯来人这一时期能够在埃及兴旺起来。

最终，希克索斯王朝在埃及的统治走向了衰落，在大约公元前 1552 年，被雅赫摩斯一世（Ahmose I）赶出了这块土地。雅赫摩斯一世重建了埃及的统治、权力和文化。按照圣经的叙述，随着希克索斯王朝的被驱逐，“一个新的国王在埃及升起，他不认识约瑟。他对他的人民说‘瞧啊，以色列人比我们愈来愈多，力量也比我们愈来愈大。来吧，让我们精明地对付他们，否则他们将壮大，一旦发生战争，会加入我们的敌人，来向我们开战。’”（《出埃及记》第 1 章 8 - 11 节）。埃及人担心希克索斯王朝卷土重来和希伯来人对该王朝的支持和忠心，于是希伯来人

^① 许多学者都将希伯来人和哈比鲁人（或阿比鲁人）做过比较。大约在公元前 2050 年，哈比鲁人第一次被提到。通常，这个称谓或是指一个同种同文化的民族，或者，多半是指那些被剥夺了权利的人的社会阶级，这些人作为难民或反叛者，生活在国家的权利之外。族长有可能是哈比鲁人，像许多在埃及的希伯来人一样。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哈比鲁人都是希伯来人。



被用作奴隶,被强迫在埃及的一个巨大的新建筑项目上劳作。对希伯来人来说,这是一个严酷的被压迫时期。一般来说,希提一世(Set I公元前1305-1290年)被公认为是“压迫的法老”;而(犹太人)出埃及时的法老是拉美西斯二世(Ramses II公元前1290-1224年)。希提一世在北部着手实施了一个重大的建设项目,将埃及首都从底比斯(Thebes)改建到阿瓦利斯(Avaris),并且建造了两座新城市——比东(皮萨姆)(Pitham)和兰塞(拉美西斯)(Ramses)(《出埃及记》第1章11节)。对这样一个庞大的建设工程来说,廉价的劳动力是必需的,因而埃及人的记录里报告“阿比鲁人”(希伯来人在他们中间)被用在这一工程中。很可能这就是圣经中记载的希伯来人被奴役的时间。

出埃及记

按照圣经的记载——这也是有关摩西(Moses)信息的唯一来源,摩西就出生在这一受奴役和压迫的时期。他的父母是希伯来奴隶,名字叫暗兰(Amram)和约基别(Jochebed)。尽管没有来自埃及方面的历史记录支持这一说法,但圣经里记载,法老下令屠杀所有希伯来人的男婴(《出埃及记》第1章22节)。摩西的父母设法将他藏了起来,从而救了他一命;他被埃及国王的女儿发现(《出埃及记》第2章)并且收养在贵族家庭里。后来,他一怒之下杀了一个埃及人,因为那人凌辱一个希伯来奴隶。由于害怕因此受到惩罚,他潜逃到西奈半岛寻求避难。在那儿他遇见了一位米甸(Midianite)祭司叶忒罗(Jethro),并娶了



他的女儿西坡拉(Zipporah),当起牧羊人开始了新的生活。

依据圣经的故事,在摩西当了牧羊人与米甸人一起生活的时候,在西奈山一处燃烧的灌木丛里,他偶然听到了上帝(耶和華)的声音。耶和華教导摩西返回埃及,领导希伯来奴隶到耶和華与亚伯拉罕的盟约中许诺给他们的土地上,从而获得自由(《出埃及记》第3章)。最终,奴隶们被准许离开,出埃及开始了。^①

圣经记载,(从埃及出来以后)希伯来人被迫在西奈沙漠徘徊了四十年,原因是没有服从上帝,没有信任上帝的天意。徘徊的这一时期,也是形形色色的从埃及出来的人们聚集到一起,能够形成一个民族认同,通过对耶和華和摩西律法(盟约)的承诺联合起来。摩西担任这一群人的首领,直到他在死海的北端附近死去。他死后,约书亚(Joshua)成了希伯来人的首领,带领他们进入了迦南之地(《约书亚记》第1章1节以下)。^②

^① 对犹太人的大批离去,圣经里出现了几种显然是相互矛盾的说法。《出埃及记》12:33-36暗示,不仅仅是埃及人希望希伯来人离开,希伯来人也想带走埃及的大量财富。《出埃及记》13:14-19提到,希伯来人像军队凯旋般地离去;《出埃及记》12:39似乎说到希伯来人被驱逐出去,但是《出埃及记》14:5暗示希伯来人悄悄逃走了。归根结底,我们无法确定这些说法哪一个对还原历史真相,是更为可信的,倘若真有其事的话。当代学者倾向于求助“底本假说”来诠释这些差异(关于这一理论的不错的综述,可参比斯利等人所著的《圣经介绍》,39-40)。关于这些生动并且刺激的讨论,以及类似的问题,可参见理查德·埃利奥特·弗里德曼,《谁写了圣经?》,纽约:哈珀与罗出版社,1987。

^② 今天大多数学者推断,可能没有一个单独的大批离开事件,而是几次小规模地从埃及到迦南的迁徙。这些迁徙有些就在希克索斯被驱逐时。在《出埃及记》里叙述的,更可能是特指雅各的儿子约瑟家族。考古学的证据显示,在这最后一群人到达时,希伯来人已经在迦南生活了。



征服与定居

关于希伯来人在迦南定居，圣经提供了两种版本的说法。在《约书亚记》里发现的第一个版本，里面记载着，希伯来人在约书亚的带领下，对迦南人和他们的城市分别采取了三次军事行动，征服了这块土地。《士师记》里的叙述是第二种版本，意思是十二个支派各自独立地行动，没有一支联合的军队。这里面没有提到十二个支派里有一个明确的领导人；上帝是所有人的国王，他不时地推举一个士师，从某个正在受外邦势力压迫的支派那里解救出受苦的人们。

不管哪一种版本更有助于历史的再现，“应许之地”的征服和定居，更可能是一个同化的漫长过程，而不是一次联合的军事努力的即刻结果。圣经记载，希伯来人未能够征服所有的迦南城市，例如，耶路撒冷就没有归入以色列人的控制，这直到大卫王的时代才得以实现。此外，沿海地区后来被非利士人占领，而腓尼基人从没有被以色列人征服。最后，直到大卫统治时期，这块土地才被以色列人完全地征服和控制。

士 师

18 实际上，士师时期是这块土地上定居的一个继续。十二个支派中的每一个，都试图巩固自己的势力，并且声称它掌控了全部占有的土地。在这期间，各个支派不但要防卫外部的人侵者



侵犯它们的领土，如米甸人、摩押人（Moabites）、亚扪人（Ammonites）和非利士人，而且还要防备迦南人从他们试图征服的领土内部进攻他们。

圣经《士师记》讲述了那个后世人称作以色列人的“罪恶循环”（sin cycle）的故事。这一循环包括四个部分：

1. 以色列人（那是一个或许多个支派）的罪，或犯罪，背信、反对上帝。
2. 上帝允许以色列人的一个敌人去压迫那支派或人民。
3. 那些人后悔了并请求上帝赐给他们一个拯救者或士师。
4. 这些人被挽回或拯救，然后又复归罪恶和背信，开始了新的循环。

这一循环在圣经《士师记》里出现了几次（例如，《士师记》第3章7-31节；第4章1节以下）。这一循环的最终结果，是这些人渴望有一位国王，能够保护他们不受敌人侵略。上帝回应了以色列人，由先知撒母耳（Samuel）膏立扫罗（Saul）作为国王。

扫 罗

关于扫罗成为以色列王，圣经中也有两个版本。第一个，《撒母耳记上》第9章1节至第10章16节记载，扫罗在帮助父亲寻找驴子的时候，遇见了先知撒母耳。在这次见面之前，上帝就向撒母耳默示了他将遇到扫罗，并且要膏立他作为国王，而撒母耳也是这么做的。在这儿，根据这一说法，上帝选择扫罗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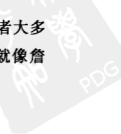
以色列的国王，而上帝和撒母耳两人似乎都同意扫罗为王。

扫罗兴起的第二个版本出现在《撒母耳记上》第 10 章 17 - 27 节。根据这一记载，扫罗为王，是通过抽签来选出的。不同于早先的版本，撒母耳似乎拒绝了以色列人要一个国王的请求，而且对这一状况很不高兴：

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领你们以色列人出埃及，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手，又救你们脱离欺压你们各国之人的手。”你们今日却厌弃了救你们脱离一切灾难的神，说：“求你立一个王治理我们。”现在你们应当按着支派宗族，都站在耶和華面前。（《撒母耳记上》第 10 章 17 - 19 节）

扫罗大约在公元前 1020 年成为了国王并且统治了二十年，直到公元前 1000 年。根据圣经的叙述，扫罗不像大卫和所罗门 (Solomon) 那样，是一个帝王或十足的统治者。相反，扫罗被描述得更像是一个土里土气的军阀，有点儿粗鲁和不开化。尽管他被称为国王，他却没有像后来的国王们那样有所作为；不像大卫或所罗门，他没有掌握军队，没有处理外交事务，没有向人民征税。在几次战斗或军事行动中，他的确带领过以色列的军队，有时，他是成功的军事领导人（《撒母耳记上》第 15 章）。当他不行使国王或军事统帅的职责时，就成了一个农夫（《撒母耳记上》第 11 章 5 节以下）。

我们如何解释在旧约里对扫罗明显的偏见？现代学者大多数都认为，圣经中对大卫的溢美之词远远超过了扫罗。就像詹





姆斯·K·韦斯特(James K. West)指出的:^①

一方面,由于他的一些传记作者反对君主制度的偏见,加上其他人强烈的亲大卫的情绪,扫罗很可能没有在以色列的传统中,得到他理所应得的东西,所以,后来大卫的形象受到传统的宠爱,以至于拿他的强力与扫罗的软弱作比是不可避免的。人们几乎都会注意到,一旦大卫出现在叙述里,扫罗的人格丑化就开始了(见《撒母耳记上》第16章)。^②

最后,扫罗和他的三个儿子,包括长子、大卫的密友约拿单(Jonathan)都在基利波附近同非利士人的一次战斗中被杀了(《撒母耳记上》第31章)。他们的尸体被带到了伯善,在那儿的城墙上展示。基列雅比(Jabesh-gilead)的人来到伯善,找到了扫罗和他儿子的尸体,并带回基列雅比予以安葬。

联合的君主国

大卫登基为王,标志着以色列的“黄金时代”的开始,犹太

① 现代的圣经研究,通常把从《申命记》到《列王纪上》(《路得记》除外)的圣经材料,作为“申命历史”。关于何时有更早的史料被编入,形成它的现在形式,则意见不一,但是有一个共识,即被认为是“《申命记》作者”的人(们),造就了以色列历史的叙述,J和E的传统看到了以色列的毁灭是叛教的结果,申命历史叙述将从J和E传统而来的旧的立约神学与神给予大卫的许诺相结合,而这一许诺标志着未来希望。参见弗里德曼有关这一过程的讨论,《谁写了圣经?》,101-49。

② 韦斯特,《旧约介绍》,231。



历史上的这段时期,就是通常所说的联合的君主国。^① 大卫统治的年代(公元前 1000 年 - 公元前 961 年)和他的儿子所罗门统治的阶段(公元前 961 - 922),一般被视为以色列人最鼎盛的历史年代,因为它是以色列人在宗教、政治和国内外事务(商业上和军事上)取得最大成就的时期。

大卫

圣经里至少有两处叙述了大卫问鼎王权。第一个叙述(《撒母耳记上》第 16 章 1 - 13 节)记载,先知撒母耳受命到住在伯利恒(Bethlehem)的大卫的父亲耶西(Jesse)家里去。在那儿,撒母耳为大卫作为以色列的国王(或未来的国王)举行了膏立仪式。这是随着上帝因为扫罗不服从命令,怜惜亚玛力人(Amalekites),从而摒弃了他之后的结果(《撒母耳记上》第 15 章 1 - 28 节)。第二个叙述(《撒母耳记上》第 16 章 14 - 23 节)记载,大卫被带到扫罗的宫廷里,因为大卫是一个有才能的音乐家,他的音乐或许能够松弛国王那出了问题的神经。扫罗非常喜爱大卫和他的才能,于是就把大卫留在身边,负责给自己携带兵器。

在《撒母耳记上》第 17 章里,大卫的出人头地,或许还有第三种描述。在那里,根据这一描述,大卫在一次战斗中打败了非利士勇士歌利亚之后,他被描述成了以色列人的捍卫者。这段文字指出,大卫和扫罗在这场战斗之前彼此还不相识。然而,

^① 某些圣经历史学家,例如昂格尔(197 以下)和伍德(237 以下)——界定联合的君主国时代为扫罗(公元前 1020 年)政权到所罗门政权(公元前 922 年)。然而,相比较而言,将扫罗归属于士师时代晚期,似乎更为恰当。



大卫打败歌利亚，有可能是在撒母耳为他举行膏立仪式之后（《撒母耳记上》第16章13节）。归根结底，我们不知道这些叙述中哪一个更具有历史的可靠性。

圣经的叙述表明，大卫在扫罗的宫廷里服务了一段时间。然而，在上帝摒弃了扫罗之后（《撒母耳记上》第15章），他的精神状态更糟糕了。随着大卫在人民中变得越来越受拥戴，扫罗则变得越来越妒忌，并感到了越来越大的威胁。这妒忌的结果，是大卫不得不从扫罗那儿逃离，过上了流浪的日子。在流浪期间，大卫是能够召集起一支大约四百人的小型游击队伍的，这些人都是在犹大的荒野避难的。由于扫罗不断企图要抓捕他，大卫最终从这个国家撤离了。他与迦特城的非利士国王亚吉（Achish）缔结了协议（《撒母耳记上》第27章2节以下），大卫同意作为雇佣军为亚吉服务，以报答国王给予大卫和他的人马一块地方来躲避扫罗。亚吉把洗革拉（Ziklag）城给了大卫和他的随从（《撒母耳记上》第27章6节），大卫以此城作为基地，来进攻以色列的敌人，这使得他更受犹大（Judah）人民的欢迎。亚吉误以为大卫正在进攻和毁灭犹大的村子，而实际上大卫这时正在保卫这些村子：“大卫到了洗革拉，从掠物中取些送给他的朋友犹大的长老，说：‘这是从耶和华仇敌那里夺来的，送你们为礼物。’”（《撒母耳记上》第30章26节）。这证明了大卫的政治以及军事天才。

扫罗和约拿单（Jonathan）死后，伊施波设（Ish - bosheth，也被称为伊施巴力 Ish - baal）——扫罗唯一幸存的儿子^①成了北

^① 伊施波设（Ish - bosheth，也被称为伊施巴力 Ish - baal）。



方支派的国王。大卫成为了犹大国王，在希伯仑(Hebron)建立了他的总部(《撒母耳记下》第2章1-4节)。大卫在希伯仑统治期间，他的部队和伊施波设的部队之间，不时发生一些小的冲突。这些遭遇战通常都是大卫的部队取得胜利，这样伊施波设与大卫间的实力逐渐地此消彼长。“扫罗家和大卫家争战许久，大卫家日见强盛，扫罗家日见衰弱。”(《撒母耳记下》第3章1节)。最后，通过双方军队首领约押(Joab)和押尼珥(Abner)之间的秘密谈判，以及后来伊施波设被杀(《撒母耳记下》第4章7-8节)，大卫得以获得北方支派的支持，继而成为了联合的君主国国王。

为了联合他的支持力量，大卫重新确立了君主国的首都，即耶路撒冷——一个独立的都市，不处于任何支派的疆界之内。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战略性的首都选择，因为它是一个中立的地方——没有哪个支派能够责其偏袒。通过把约柜(Ark of covenant)带到这儿(《撒母耳记下》第6章16节以下)，以及购买了建造耶和华圣殿所需要的财产(《撒母耳记下》第24章)，大卫还使得耶路撒冷成为了以色列人信仰的中心。这标志着耶路撒冷作为政府和宗教事务重要中心的开始。

大卫执政时期，以色列变成了一个繁荣和强大的国家。在他的领导下，以色列的军队打败了摩押、亚扪和以东，使它们都成了向大卫称臣纳贡的附属国。他还与其它国家签订了协议，这就进一步促进了以色列的和平与繁荣。然而，尽管大卫在外交事务上春风得意，但事实证明，他在处理国内事务，尤其是自己的家务事上，却是败笔连连。按照圣经的记载，他执政时两个最大的危机都来自国内问题：他与拔示巴(Bathsheba)的丑闻以



及押沙龙 (Absalom) 的叛乱。

大卫与拔示巴的丑闻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第 11 章 2 节至 12 章 24 节。一天下午,当大卫漫步在他的宫殿楼顶时,看到一位美妇人正在宫殿下面一个住所里沐浴。大卫差人将她带到宫殿,在那儿他们犯下了通奸罪,结果拔示巴怀孕了。一听到她怀孕的消息,大卫就命令她的丈夫乌利亚 (Uriah) 返回家中,这样一来,他就能和妻子睡在一起,从而大家就会认为孩子是乌利亚的。然而,乌利亚却拒绝与妻子睡在一处,因为他已经将自己奉献给对亚扪人的战争(《撒母耳记下》第 11 章 1 节),战争期间是严禁性行为的。大卫试图说服乌利亚,但是没有起作用。恼羞成怒之下,在乌利亚返回战场时,大卫让他给统帅带去了这样的指令:“要派乌利亚前进,到阵势极险之处,你们便退后,使他被杀。”(《撒母耳记下》第 11 章 15 节)乌利亚随即在战场上被杀,而拔示巴成了大卫的妻子。按照圣经的叙述,这件事在王国里产生了一种道义危机,并且导致了大卫和先知拿单 (Nathan) 之间的冲突,《撒母耳记下》第 12 章里对此有所描述。

押沙龙的叛乱,与他同父异母的妹妹他玛 (Tamar) 被他们同父异母的弟弟暗嫩 (Amnon) 强奸有关(《撒母耳记下》第 13 章 1 节以下)。为了替妹妹报仇,押沙龙设计杀了暗嫩(《撒母耳记下》第 13 章 28-29 节)。杀了暗嫩以后,押沙龙躲藏了几年。后来,利用人们对大卫统治的日益不满(《撒母耳记下》第 15 章),他在希伯仑自称为王,并对父亲发动了一场短命的谋反。尽管谋反随着押沙龙的死去很快被平息了,但这却标志着对大卫王权第一次意义重大的挑战。



所罗门

大卫没有对他的王位继承做出安排。为此,究竟他的哪一个儿子将接替他为王,整个就很混乱。亚多尼雅(Adonijah)觊觎那位置(《列王纪上》第1章5节),并且有他的一些兄弟支持,更重要的,是得到了大卫的军队元帅约押的支持。亚多尼雅带着他的支持者来到耶路撒冷东南一处神圣的地方隐罗结(En-rogel),供奉了祭献,并祈求他对王位的要求得以实现。

圣经记载,当拔示巴(Bathsheba)得知了亚多尼雅的计划,她就和先知拿单一起,提醒大卫早先曾许诺过,由所罗门接替大卫掌管王权。当大卫被告知亚多尼雅在隐罗结的祭献之事后,他叫来了拔示巴,说:“我指着救我性命脱离一切苦难、永生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你起誓:‘你儿子所罗门必接续我作王,坐在我的位上’,所以,我今日就必照这话而行。”(《列王纪上》第1章29-30节)因此大卫就命令先知拿单和祭司撒督(Zadok)在基训(Gihon)泉为所罗门举行了涂抹圣油的仪式。

这样,所罗门在富有争议的情况下,成为了联合君主国的国王。亚多尼雅和他的追随者得知所罗门被选定为王之后,他们就从隐罗结逃走了。后来,所罗门下令处死了亚多尼雅和约押元帅,他还清除了对他的权力构成潜在威胁的其他人,从而巩固了权力。

据圣经记载,所罗门的执政可说是毁誉参半。他实施了一项需要投入巨资和庞大劳力的浩大建筑工程。另外,尽管总的来说,他统治的时期是相对和平的,所罗门仍保留了一支庞大的常备军,这些靡费加在一起,给国库造成了难以支撑的压力。为



了缓解入不敷出的财政窘境，所罗门开创了一套税赋制度，而他的国民很快就发现，这套制度简直难以承受。

为了便于征税，所罗门对行政区域进行了重新划分（《列王纪上》第4章7节以下）。这些地区同以往的支派范围划分不同，因此造成了新的内部紧张与分歧。在每一个地区，所罗门都任命了一个行政官或管理者，这人的职责就是维持秩序和收税。他的这个新系统似乎有两个目的；首先，他想要增加收入，以支持他的建设项目和军队；第二，他希望新的地区能够有助于抹去任何有可能存在的对支派的忠诚。但事与愿违，由于沉重的税赋，人们的怨恨越来越深，新的行政区划反而使人们产生了对支派的认同感和怀旧情绪。

为了维持他那雄心勃勃的建设项目，所罗门实行了一套强迫劳动体制，多数人都被强制要求每年劳动3个月（《列王纪上》第5章13-18节、9章15-23节、12章4节）。这加重了业已由他的新行政区划和增加税收政策引起的怨恨，造成了对他的统治的更多不满。所罗门的许多政治联姻也增加了人们的反感，因为这造成了一些异教庙宇的建成。

这些问题的长期影响，使得联合君主国在所罗门死后（公元前922年）陷入了混乱，结果分裂成了两个独立的国家：北部的以色列和南部的犹大。在大卫和所罗门的统治下，联合君主国相对来说还是强大和独立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地区超级大国如埃及、亚述（Assyria）和巴比伦（Babylon），在忙于应付其他事务）。相反，两个新生的王国既小又弱，通常是被当时的地区超级大国左右着，尽管两个王国中，以色列（北部的王国）在军事和经济方面明显地要强大一些。这种局面从所罗门去世到北方



的王国(以色列)灭亡(公元前 722/721 年)一直都没有改变。

分裂的王国

当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Rehoboam)在所罗门死后(公元前 922 年)坐上了王位时,分裂的王国(Divided Kingdom)时代开始了(《列王纪上》第 12 章 1 节)。按照圣经的叙述,罗波安在示剑(Shechem)召集王国的人们。(所罗门的臣仆、尼八的儿子)耶罗波安(Jeroboam)从他的流放地埃及回来挑战罗波安,当年他就是因为反对所罗门暴虐的政策^①而流亡的。耶罗波安代表十个北方支派,请求罗波安减轻由他父亲起实行的沉重税赋和强迫劳动。罗波安请这些人给他三天时间,以便他与顾问们商议后做出回答。在和他父亲的老顾问以及他自己的年轻顾问们商议后,罗波安告诉这些人,他甚至会比所罗门更严厉:“我父亲使你们负重轭,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轭;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列王纪上》第 12 章 14 节)罗波安这番表述后,耶罗波安领着十个北方支派脱离了联盟,建立了他对以色列北方王国的统治。他组织起了新政府并创立了一个新的宗教体系。而罗波安保留了南方犹大王国的王位。

以色列(北方王国)

在北方王国内,耶罗波安一世(公元前 922 - 901 年)在但

^① 耶罗波安反抗所罗门(《列王纪上》11:26 以下)。所罗门想要杀掉耶罗波安。然而耶罗波安逃亡到了埃及,一直待到所罗门死去。



(Dan)和伯特利(Beth-el)建立了新的信仰中心,他还建立了新的祭司规则和一套新的祭献制度。耶罗波安似乎有意要打消人们返回耶路撒冷的念头,因为他不想让人们渴望回归到辉煌的联合君主国时代,也不想滋长起任何对南方王国的忠诚,而如果他们去了耶路撒冷的圣殿,或许还真会那样。

圣经的叙述显示,随着耶罗波安一世的去世(公元前901年),以色列经过了一段动荡和暗杀迭起的阶段。最终,暗利(Omri),一位军队的前将军夺取了政权,给以色列带来了久违的安定。他在位时间很短(公元前876-869年),但是他建立了一个给王国带来珍贵的和平与繁荣的王朝。暗利在外交事务上的才干,赢得了与邻国的和平;鲜明的例子是他安排的政治联姻:他的儿子亚哈(Ahab)娶了西顿(Sidonian)王谒巴力(Ethbaal)的女儿耶洗别(Jezebel)。

亚哈(公元前869-850年)沿袭了他父亲的政策。他同样证明了在外交事务上的精明强干。例如,为了打败亚述(Assyria)王撒曼以色(Shalmaneser)二世(公元前859-825年)的入侵企图,他与大马士革和哈马(Hamath)的国王组建了联盟。亚哈还完成了由暗利开启的新首都撒玛利亚(Samaria)的建设任务。

在亚哈执政期间,圣经记载了先知以利亚(Elijah)的生平。耶洗别把她的国家的神——巴力(Baal)的信仰带到了以色列。^①她在撒玛利亚建造了巴力神庙,非常有可能,她计划使得

^① 巴力是古代的丰饶之神,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之后,他们发现了巴力,一些人就开始崇拜。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巴力崇拜分布很广泛,也产生了许多当地的变种。反对巴力崇拜已经成了以色列宗教传统的特色,例如在以利亚故事里反映的那样。



巴力成为以色列的国神；事实上，圣经指出，耶洗别实施了一整套反对耶和華先知们的活动（《列王纪上》第18章4节）。按照圣经的叙述，在这一背景下，以利亚出面来揭穿巴力神是一个假神，而且他的先知也是假先知。以利亚在迦密山的较量中，打败并杀了巴力神的先知以后，他逃到了西奈，认为只有自己对耶和華是忠诚的。巴力教派令人吃惊地保留了下来（《列王纪上》第18章20节以下）。

北方王国的毁灭归咎于两个主要的因素：亚述王提革拉－帕拉萨（Tiglath－pileser）三世（公元前745－727年）的崛起；最后几年间，以色列的动乱及政策的反复无常。

提革拉－帕拉萨三世于公元前745年当政，带来了亚述人力量和威望的复兴。作为他扩张政策的一部分，大约在公元前743年，他发动了对叙利亚和其它西部国家的军事行动。他的目的不仅仅在于从其它国家收取贡奉，而是要征服新的领土，将其纳入亚述人的帝国版图。为达此目的，他开始了一项新的驱逐和移民计划；每当征服了一个国家，他就把这个国家最优秀的国民驱逐到另外一个被他征服的国家，再把其它地区的被驱逐者安置到这里。以色列在公元前722/721年被征服后，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在亚述人入侵北方王国之前的那段期间，以色列已经陷入了政策上的混乱。没有一个强大或有魄力的人，能够使民众获得御敌于国门之外的足够自信心。然而，即便有一个强大的国王，也难以抵抗亚述人的力量和威力。在公元前745－722/21年期间，以色列更替了六位国王，其中大多数是暴死的。万般无奈之下，以色列最后一位国王何细亚（Hoshea）与埃及订



立了条约,以色列因此不再向撒曼以色列五世进贡(后者于公元前727年接替他父亲作了亚述国王)。这直接导致了公元前722/721年以色列的全部占领和撒玛利亚的毁灭。许多以色列人被驱逐,而新的人口被迁入,在国家的总人口中造成了一个新的种族融合。

犹大(南方王国)

前联合君主国的南方王国——犹大,是两个新国家里较衰弱的一个。亚他利雅(Athaliah)(亚哈与耶洗别的女儿、犹大唯一一位在位的女王,在位大约七年时间)是一个例外,在犹大的大卫王朝里没有出现分裂。在罗波安和亚比雅(Abijah)(公元前915-913年)治下,犹大王国继续实行所罗门时期盛行的压迫性政策,并且周期性地,非耶和华的信仰变得强大起来。然而,当亚撒(Asa公元前913-873年)掌权后,他进行了制度的改革,为犹大王国带来了内部的和平及稳定。亚撒的政策被他的儿子约沙法(Jehoshaphat公元前873-849年)承袭下去。

随着约沙法的执政,犹大王国经历了一个总体上的衰弱时期,这一局面一直持续到希西家(Hezekiah公元前715-687年)当政。希西家的父亲亚哈斯(Ahaz公元前735-715)曾经向亚述称臣,以便得到亚述人的帮助来抗击叙利亚。这一政策被先知以赛亚(Isaiah)拒绝。亚哈斯死后,希西家着手对此进行改革,按照圣经的叙述,这一举措得到了他的人民的支持:

他废去祭坛,毁坏柱像,砍下木偶……希西家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是及他的。因为他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谨守耶和华所



吩咐摩西的诫命。耶和華与他同在，他无论往何处去，尽都亨通。他背叛，不肯侍奉亚述王。（《列王纪下》第18章4-7节）。

希西家反叛亚述王的后果，是亚述人对犹大王国的的大举进攻。耶路撒冷被包围但没有陷落。接替其父萨尔贡(Sargon)当了亚述王的西拿基立(Sennacherib 公元前704-681年)摧毁了犹大的大多数其它城市，包括拉吉，但是没有征服耶路撒冷（或许，因为像《列王纪下》第18章13节以下所记载的，最终希西家缴纳了贡赋）。希西家在西拿基立于公元前687年围城一年之后死去。希西家的儿子玛拿西(Manasseh)恢复了向亚述的进贡，由此结束了反抗和改革的时期。

约西亚(Josiah)的统治(公元前640-609年)与亚述人的一段衰弱时期是一致的，这期间犹大实现了某些独立。也正是在这期间，约西亚发动了在这个国家历史上最戏剧化的改革。对这一改革的相应叙述，可以在《列王纪下》第22章3节至23章25节，和《历代志下》第34章1节至35章19节中找到。按照《列王纪下》里的记载，改革开始于圣殿被修复期间，偶然地发现了律法书并给约西亚阅读，一听到律法书上的话，约西亚立刻于公元前622/621年开始了他的改革。而《历代志下》里说，约西亚在律法书被重新发现的大约六年前，就开始了他的改革。无论是哪一种情况，这个改革的一个关键内容，是去除了异教的寺庙和祭坛，以及所有有悖于律法书的以色列的信仰中心。

除了约西亚的执政以外，圣经对其着墨甚少，再就是记载他于公元前609年，在米吉多与埃及法老尼哥(Neco)的那场灾难性战斗中被害。他死之后，犹大王国便逐步走向瓦解。埃及在



约西亚死后,就得到了王国大多数的军事控制权,并维持这种控制直到大约公元前 605 年犹太被巴比伦人(Babylonians)征服。犹太王国的最后两位国王约雅斤(Jehoiachin 他于公元前 598 年统治了三个月)和西底家(Zedekiah 公元前 597 - 587/86)拒绝向巴比伦人纳贡。西底家加入了埃及抗击巴比伦的战斗,引发了巴比伦王国国王尼布甲尼撒(Nebuchadnezzar)发动的战事,在这次战争里耶路撒冷被摧毁,大批犹太王国的人们被流放到巴比伦。

巴比伦的放逐和回归

在古代,对被征服的人们放逐的基本原理,是使宗教和政治领导人与他们的民众隔离开来。通过带走受过良好教育的,并且能为征服者所用的公民,那么留下的人们就会是群龙无首并不再具有威胁。在巴比伦,被掳者不是作为奴隶对待的,而是待在他们自己的范围内,享有按照他们支派的方法自我管理的权力。不单是犹太人的贵族被流放到了巴比伦,而且还有手艺人(木匠、锁匠)和农夫(《列王纪下》第 24 章 14 节)。《以西结书》形容道,他们被“栽于肥田内”并且“在大水旁”来栽种,就“如插柳条”(第 17 章 5 节)。

在巴比伦的犹太人享有相当高的宗教自由,可能在尼布甲尼撒和伯沙撒(Belshazzar)统治期间除外。在祭司和利未人(Levites)的领导下,他们继续奉守安息日,但是开始时他们没有地方去敬拜。《诗篇》137 节反映了这样的早期时光:



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
一追想锡安就哭了。

这一公众敬拜的需求，发展起了犹太会堂（这个名称的字面意思是“走到一起来”），它是一个祈祷的屋子，一个研习圣经的地方和年轻人的学校。不同于在耶路撒冷圣殿（Jerusalem Temple）敬拜的习惯，这儿没有祭祀。它是这样一个时期，即敬拜活动的核心，在于对托拉（Torah 摩西五经）的研究上，结果是经文抄写员的地位有尊严地提升了。

巴比伦自身就是最出色的古代城市之一；它占地 260 平方英里，包括周边 40 英里范围。它的城内有美丽的喷泉、大理石的门廊、带动物园的公园，还有铺设的街道，并且作为城市宏伟的核心部分，尼布甲尼撒建造了著名的空中花园。它的物质辉煌与文化繁盛交相辉映，像巴比伦在法律、医学、语法和自然历史方面的学术成就声名远播。并且除了以上所有成就外，它在天文学和数学研究上也是成绩斐然。巴比伦生活对人的吸引，或许可以用这样一个事实来说明：大量的犹太流亡者在有机会返回犹太时，却选择了留下。

对来自于流亡时期的先知们的话语，历史学家和神学家一直都兴趣浓厚。在被尼布甲尼撒征服时期，先知耶利米（Jeremiah）在犹太很活跃，但是他没有被流放。他在耶路撒冷待了几年，在那儿，他遭到那些处在政治权力中的人的憎恨，据说，他最终在埃及被杀死。先知以西结（Ezekiel）被流放，他是第一个在以色列之外得到先知的蒙召的。他被蒙召的理由是这样的事实，即“从他们的（巴比伦）迦勒底（Chaldean）征服者那儿得到了慷慨的对待，不久替代的犹太族人变成了巴比伦人，像



过去他们曾经是迦南人一样热情,如此一来使他们自己的信仰面临新的危险,与此同时,实际上还保留着从他们故乡带来的大部分罪恶。”^①以西结为尊严和法律奠定了基础,那是后流放时代犹太教的特点。他反对流亡的犹太人把自己同化为巴比伦人,说他们就像那些有眼却不见,有耳但不闻,一副铁石心肠的人(《以西结书》第2章第26节以下)。

第二个以赛亚的作者(《以赛亚书》第40-55章)在流亡期间也很活跃,传说说解除奴役的时刻即将到来。他预言波斯王居鲁士(Cyrus)——那个他称为“我耶和华所膏的居鲁士”,将给以色列人带来解脱(《以赛亚书》第45章1节)。这本书散发着以色列崭新的使命精神,仿佛一道光投了过来,昭示着耶和华为所有人的上帝。这著作也包括上帝仆人的圣歌(《以赛亚书》第42章1-4节;49章1-6节;50章4-9节)。几乎可以肯定,《诗篇》第79和137章也是写于流亡期间的。《诗篇》79章是一个忏悔的祈祷者,请求上帝留意上帝子民的苦难;《诗篇》137章以一个悲叹开始:“在巴比伦河边——我们坐在那儿哭泣。”

巴比伦的流放,对于形成以色列的特性和宗教传统,有着意义深远的影响。或许是由于与一个伟大的世界帝国的结合,第二以赛亚和他的同时代人,开始把耶和华看作一个宇宙的神,而不仅仅是以色列国家的或支派的神。在被掳之前,以色列人主要关心的是农业,而这一兴趣有可能改变到商业方面,原因是被“放在买卖城中”和进入“贸易之地”(《以西结书》第17章4

^① 布鲁斯·沃特,《预言书介绍》,圣约翰大学,明尼苏达:礼仪出版社,1965,63。



节)。被掳之前,这些人被称为希伯来人或以色列人;流放之后,他们被称为犹太人,因为他们的家乡叫犹大。^① 也是在巴比伦,以色列人学习了阿拉米语(Aramaic),在流放之后,这变成了他们的共同语言,也是耶稣和他的门徒的语言。公元前586年所罗门的圣殿被毁和继而发生的流放,对于创立一个新的敬拜核心是一次机会:在一个犹太会堂里宣讲律法。大多数学者认同犹太会堂始于巴比伦,是随着解读律法的文士的增长而出现的。

随着尼布甲尼撒的征服,巴比伦帝国如彩虹般升起,但是在七十年的飙升之后,陨落得也是一样地快速。尼布甲尼撒的继任者未能保持或拓展他所建立的绩业,他们陷入了政治和宗教的争斗。与此同时,一个年轻的国家在扎格罗斯(Zagros)山脉以东成熟起来,在那儿,居鲁士大帝将米提亚人(Medes)和波斯人联合为一个王国。公元前539年十月,波斯人占领了巴比伦城,随着它的陷落,他们控制了从达达尼尔(Dardanelles)海峡到波斯湾、从兴都库什(Hindu Kush)山到埃及的一个巨大的帝国。

攻陷巴比伦后不久,居鲁士允许来自耶路撒冷和犹大王国的流亡人口返回他们的家乡。他的法令在圣经里出现了两次:

波斯王居鲁士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你们中间凡作他子民的,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以斯拉记》第1章2-4节;对照:

^① Y·M·格林茨,“犹太人”,《犹太百科全书》,纽约:麦克米兰,1971,10:22。



《历代志下》第 36 章 22 节)

这一法令与居鲁士准予其他的被巴比伦人驱逐的民族遣返回国的法令大致是相同的。

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著的《犹太古代史》(Antiquities 第 11 章 8 节)写道：“当居鲁士把这个告诉以色列人，犹大和便雅悯 (Benjamin) 两个支派的首领，带着利未人和祭司，急急忙忙返回了耶路撒冷。然而，他们中也有不少人留在了巴比伦，不想丢下他们的财产。”那些返回的人被给予了银器、金子以及牲畜，七十年前被尼布甲尼撒从圣殿掠夺的器皿，也悉数送还给了以色列人(《以斯拉记》第 1 章 6-8 节)。

从巴比伦的回归被分成了三批队伍。如《以斯拉记》第 2 章记载，第一批于公元前 536 年由所罗巴伯 (Zerubbabel) 带领，大约有 50,000 人组成。随着巴比伦的征服，犹大王国早已归入了居鲁士的管辖，这自然地出现了流亡回归后的再安置问题。他们不接受先前他们家乡的一切；所罗巴伯管辖的领地，总计是耶路撒冷城内外大约 20 平方英里的区域。他们的首要任务是建造房屋并找到一条生路，但是他们还是建造了一个新的祭坛，就在所罗门祭坛原先所在的地方；他们还恢复了早晚的祭祀，这一传统已被忽视了长达两代人。他们也恢复了被淡忘了的国家节日及宗教传统仪式。在重建圣殿的工程中，住在犹大王国北部的撒玛利亚人主动要求提供帮助，但是大祭司所罗巴伯和约书亚拒绝了这一帮助(《以斯拉记》第 4 章 2-4 节)。撒玛利亚人对这一断然拒绝十分恼怒，他们成功地使这一建设项目拖延了十六年，办法之一就是给居鲁士的继任者写信，质疑犹太人对巴比伦帝国的忠诚(《以斯拉记》第 4 章 21 节)。直到大流



士(Darius)即位波斯王(公元前522-485年在位),这项工程才得以重新开始。

在犹太的犹太人已然失去了对建造圣殿的兴趣,但是被大流士派到犹太的一位波斯首领证实,居鲁士确曾命令重建那圣殿,于是大流士命令这工程必须重新开始。就是在这期间,先知哈该(Haggai)和撒迦利亚(Zechariah)出来鼓动这一重建工程。“上帝激励所罗巴伯的精神……和剩下的所有人的精神;他们就来为上帝的圣殿作工”(《哈该书》第1章14-15节)。最终圣殿于公元前516年建成,恰好是它被毁七十年之后。为此举行了盛大的祭献仪式(《哈该书》第6章16节),并且逾越节仪式也恢复了。尽管新圣殿比所罗门的那个大了一些,还增加了一个非犹太人的院子,但它还缺少早就失去了的约柜。

与此同时,大流士试图扩展他的帝国到欧洲的希腊。每当小亚细亚(Asia Minor)的某些希腊城市反叛波斯人时,雅典(Athens)就对他们施以援手。利用这个作为借口,大流士决定入侵希腊并惩罚雅典人。第一次行动近乎流产,一场风暴几乎完全摧毁了他们的舰队,波斯军队入侵了马其顿(Macedon)王国和北部希腊。他们在马拉松(Marathon)平原与米太亚德(Miltiades)指挥的雅典军队遭遇,由于在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希腊人给予了入侵之敌以粉碎性打击(公元前490年)。

大流士由他的儿子薛西斯(Xerxes)接替了王位,薛西斯通常与圣经的亚哈随鲁(Ahasuerus 公元前485-464)联系在一起。一些学者将这位国王与以斯帖(Esther)王后联系在一起,但是有些学者认为她要更晚一些,在公元前150至100年间。薛西斯继续完成父亲征服希腊的意图,他在著名的塞莫皮莱



(Thermopylae)战役(公元前480年)中被阻止,接下来在萨拉米(Salamis)海战中被打败,在普拉提亚(Plataea)几乎被全歼。在薛西斯执政期间,不管在波斯或犹太,几乎听不到犹太人的动静。

亚达薛西(Artaxerxes)继任了父亲薛西斯的王位,他对犹太人是友善的。他相信埃及觊觎巴勒斯坦已久,为了增强他的力量以钳制埃及,同时将那些忠实于他的人移居到巴勒斯坦,他颁布了与居鲁士八十年以前相似的法令。在这法令里,他鼓励住在波斯的犹太人重新定居在犹太。亚达薛西甚至为耶路撒冷圣殿贡献了金银。这故事讲述在《以斯拉记》第7章11-26节里。它发生在公元前458年,这是第二次大的流亡回归的移民潮(第一次是公元前536年由所罗巴伯带领的)^①。这个小分队的领导人是以斯拉(Ezra),他被亚达薛西委任执行这一任务,享有他的支持。的确,亚达薛西给了以斯拉一封长信,概述了他在犹太改革的义务和计划(请参考《以斯拉记》第7章11-26节)。

以斯拉去往耶路撒冷的目的,是以摩西律法指导人们,并且在他们的社会和宗教生活中,带去某些必要的改革。但对于所看到的情形,他感到很沮丧。以色列人已经变得对他们的宗教传统漠不关心,与他们周围的人通婚,忽视圣殿的祭祀,耶路撒冷的城墙也还没有重建。以斯拉开始了他的改革计划,领导人们开展了一个对罪孽总的忏悔,并通过给他们阅读摩西律法(《以斯拉记》第9章),使民众觉悟,知晓了他们的罪过,并答应

^① 当代的学者一直在讨论这些作者的年代,许多人认定尼希米为公元前445年而以斯拉为公元前398年。



进行改革。

以斯拉正式任命了法官,如他遵从亚达薛西的指令那样:“将所有明白你神律法的人立为士师、审判官,治理河西的百姓;使他们教训一切不明白神律法的人,凡不遵从你神律法和王命令的人,就当速速定他的罪,或治死,或充军,或抄家,或囚禁”(《以斯拉记》第7章25-26节)。对于犹太教历史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是以斯拉——第一位伟大的文士,他制定了一个遵循托拉(Torah)的原则,在犹太和非犹太人之间一个不同的标志。“在他的时期,犹太教变成了一个书面的宗教……最终,是要严格地遵守那保证犹太教恒久生命的托拉。”^①也就是说,从以斯拉时代起,犹太人不仅仅由某人的国家、语言或种族群体来定义;对律法的忠诚开始在犹太人的自我认知里扮演一个日益重要的角色。

尼希米(Nehemiah)是以斯拉同时代的一位年轻人。在亚达薛西执政期间,尼希米升迁到国王的斟酒人职位(他的故事见于《尼希米记》第7章和11、12、13章一部分)。他能够得到这一要职,表明他有着过人的天赋。他从他兄弟处获悉,耶路撒冷城墙还在垮塌,这一消息使他非常忧虑。国王注意到了他的忧伤,在问明缘由后,他任命尼希米来指挥城墙的重建(《尼希米记》第2章1节)。他得到了一封给巴勒斯坦执政官的推荐信,那人是在波斯的控制之下。于是尼希米获准返回耶路撒冷来监管城墙的重建,为此他被准许离开十二年。

他带上一个保镖于公元前444年动身了,这形成了第三次



流亡回归的浪潮，不过和尼希米在一起的人数，比起所罗巴伯（公元前 536 年）和以斯拉（公元前 458 年）带领下的人数少得多了。在评估了他的任务后，尼希米把人们集合起来，向他们解释他的计划。他们回答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工”（《尼希米记》第 2 章 18 节）。整个工程被分为 44 个单独的部分，每一部分被分配给某个组或家庭。但是由参巴拉（Sanballat）率领的撒玛利亚人、执政者和托比（Tobiah）反对这工程，并企图通过各种计谋来挫败它。所以建设者们在城墙上施工时也都带着他们的剑（《尼希米记》第 4 章 18 节）。圣经的叙述（《尼希米记》第 6 章 15 节）说，尽管有这些障碍，城墙还是在 52 天里完成了，虽然约瑟夫（《犹太古代史》第 11 章 104 节以下）记载这建筑花了七年时间才完成。对这一不朽的工程，约瑟夫（《犹太古代史》第 11 章 183 节）在四百年后写道：“尼希米做了许多其它出色的事情，而且事情值得大加赞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造就了一个伟大的时代，然后他去世了。他是一位优秀而正直的人，渴望为自己的国家奉献的人；他留下的耶路撒冷城墙，是他自己永恒的纪念碑。”

一旦城墙重新建好，其它的问题又冒了出来。其一就是富人对穷人严酷的剥削。为了支付修建城墙的税赋，一些人被迫举债，甚至让自己的孩子充劳役。尼希米怒斥了这些榨取人的罪恶，他们被迫答应做出赔偿（《尼希米记》第 5 章）。另一个问题是耶路撒冷人口的减少。只有三千多一点成年公民住在城里，远远少于一个可靠的城市防御所需要的人数。在以色列人中进行了抽签，每次第十个抽到签的人就得定居在城里。在第十二年底，尼希米返回了波斯。



但是如今,按照圣经的叙述,随后在那些情绪消沉的人们中间又出现了第三个问题,尼希米觉得有必要返回耶路撒冷来处理这问题。似乎早年尼希米在犹大期间,以斯拉早已返回了波斯,但是现在他返回了耶路撒冷,以便在精神改革的工作中帮助尼希米。律法的研究久被忽视,圣殿的一些地方被肆无忌惮地滥用,与外族通婚重又变得普遍。以斯拉召集了一个大集会,在会上,他接连七天详细地说明了律法,同时圣殿的滥用被清理了。尼希米还通过体罚来推进这一改革:“我就斥责他们,诅咒他们,打了他们几个人,扯下他们的头发……这样,我洗净他们,使他们离绝一切外邦人,派定祭司和利未人的班次,使他们各尽其职。”(《尼希米记》第13章25、30节)

以斯拉和尼希米是同时代人,在改革中的必要时候,他们在一起工作,如在流亡回归和耶路撒冷的重建中。“这俩人的成就互为补充,并且彼此的工作也是必要的,假如犹太教的核心是保持其特性的话……俩人都是有虔诚信仰的人,没有他们改革的那些成果,任何永恒的意义都将被消耗殆尽。”^①。行政归属上犹大依然属于波斯的一个省,定居在慢慢地着手进行。直到第三世纪,国家的人口才发展到与流亡之前的状况相当。





亚历山大大帝和希腊化 (Hellenization)^①

在亚达薛西死后(公元前423年),巴勒斯坦对波斯的臣服几乎维持了一个世纪。自居鲁士大帝时期(公元前539年),埃及和巴勒斯坦都是由在苏萨(Susa)的国王派出的统治者管理,并直接对其负责。土地被分成各省长的管辖区域,巴勒斯坦归入大马士革省长管辖之下。转入第四世纪后,波斯人的全盛时代随风而逝,这时抢夺王位的争斗与倾轧此起彼伏。其中一次内战,超过一万人的希腊雇佣军支持小居鲁士(Cyrus the Younger),在他被打败及死去后(公元前401年),希腊人不得不奋力返回他们的家乡。色诺芬(Xenophon)在他的《远征记》(Anabasis)里,讲述了这一著名故事。

与此同时,一颗新星正在西北方升起。公元前336年,21岁的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当上了马其顿王国(Macedonia)的国王。他父亲菲利普(Philip)策划了一场对波斯的战争,却在实现他的计划前就去世了。这场战争表面上的原因,是要把生活在小亚细亚的希腊人从波斯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但是波斯政治衰弱的天赐良机,扩张目标的远景才是诱人

^① 希腊的希腊语名字,直译成英语是海拉斯(Hellas)。古希腊统治时期,从亚历山大大帝的崛起到罗马帝国的出现,通常被称为希腊化时期。那些以当地的文化和语言传统为代价,赞成采用希腊语言和希腊习俗、文化的人,被称为拥护希腊化的人,希腊文明的影响遍及地中海和近东地区的这一过程,被称为是希腊化。



的。亚历山大以四万人的军队跨过达达尼尔海峡,经过两场决定性的战役后,公元前 333 年,波斯军队在伊萨斯 (Issus) 被击溃。他的第二个目标,是沿着地中海建立海军基地。推罗 (Tyre) 拒绝投降,在七个月的包围后,城池被摧毁。亚历山大派出信使,命令耶路撒冷投降,但是掌管内政和宗教双重权力的大祭司吉达 (Jeddua) 拒绝了。亚历山大在把注意力转向耶路撒冷之前,沿着海岸行进并且摧毁了迦萨。

约瑟夫在《犹太古代史》中(第 11 章 329 节以下)告诉我们,亚历山大到了耶路撒冷以后,大祭司带着他的高官行列出城去迎见,并主动提出臣服,同时请求让城市幸免。亚历山大不仅同意了大祭司的要求,并且还允许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和波斯遵循他们传统的宗教习惯。约瑟夫还暗示,亚历山大是得到了关乎他征服的神谕,这才造成他对犹太人显示好意。从耶路撒冷,亚历山大向南朝埃及进军,在那儿,他被作为一个解除波斯人压迫的解放者欢迎。他还在尼罗河三角洲 (Nile Delta) 为以他名字命名的新城市 (Alexandria) 奠基,那儿变成了希腊化世界最大的商业和文化中心之一,也是犹太以及(后来)基督教思想的中心。

接下来,亚历山大和他的军队向北和向东挺进,在尼尼微 (Nineveh) 附近的阿尔比勒 (Arbela) 遇到了残余的波斯军队,他们就地粉碎了波斯人的抵抗。接下来是他著名的跨越凯波 (Kyber) 山口和远达印度河 (Indus River) 的进军,到那里后,他的将军们拒绝再向前进了。于是他派出一支驻军到埃及,同时带领部队回到了巴比伦,他已经把那儿定为了首都。如今,他的帝国是服下世界上最大的:从尼罗河到印度河,从黑海到亚德里



亚海。为了加紧东西方之间的联合,亚历山大娶了最后一位波斯国王的女儿,并且要求他的 10,000 名军人和波斯妇女结婚。可是在巴比伦,亚历山大却败在了疟疾病魔脚下,因而在公元前 323 年死去,年方 32 岁。

在他死后,帝国落入了历史上所知的继任者(Diadochi)集团手里。土地主要划分为:

1. 埃及,由托勒密(Ptolomies)控制
2. 叙利亚和东方,由塞琉西(Seleucids)控制
3. 马其顿王国,由安提柯(Antigonus)和加山德(Cassander)控制
4. 弗里吉亚(Phrygia)和色雷斯(Thrace),由利西马科斯(Lysimachus)控制

这四部分里面,有两个王国和圣经的土地有最直接的联系,它们就是埃及和叙利亚。巴勒斯坦归入埃及的托勒密管辖之下,时间为公元前 320 - 198 年。可以想见,埃及和叙利亚之间有过无数次战争,而巴勒斯坦就成了这些军队之间不幸的战场。

托勒密一世索特(Soter)是第一位托勒密国王,他对于在埃及推广希腊文化,有着特殊的兴趣。他把亚历山大作为首都,并且耗费巨资加以美化。他建造了著名的博物馆,用于优秀艺术的培养,这里也作为亚历山大市图书馆。这一基础为大学做好了准备,它产生了像数学家欧几里德(Euclid)、天文学家托勒密和地理学家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这样的学者。他还建造了著名的法罗斯(Pharos)岛灯塔。除了关注埃及之外,托勒密一世还将几个巴勒斯坦城市希腊化:拉巴(Rabbah)变成了菲拉德尔菲亚(Phladelphia);格拉撒(Geraza)变成了培拉(Pella);伯



善变成了西多波利 (Scythopolis), 还有许多地方, 要么改造为希腊化的城市, 要么新建为希腊城市。

这一时期许多犹太人移民到了埃及, 大多数定居在亚历山大。他们生活在自己的社区里, 享有高度的自治和信仰自由。后来这个城市 20% 的人口全都是犹太人, 产生了一些最重要的犹太思想家和文学, 包括将希伯来圣经翻译成希腊文(公元前 3 世纪左右完成的《希伯来圣经》的希腊文译本, 即七十士译本)。这是被早期的基督教教堂使用的圣经。新的翻译是必要的, 因为在希腊化的散居的犹太人, 希腊文已经成了通用的语言, 也是以色列内部支持希腊化的人们的语言。其他住在黑利奥波利斯 (Heliopolis) 的犹太人在当地建了一座圣殿, 以与耶路撒冷圣殿一较高下。

公元前 198 年, 巴勒斯坦归入了叙利亚的塞琉西统治, 它的统治者, 安条克 (Antiochus) 三世大帝果断地在班亚斯 (Banyas) (或凯撒利亚腓立比 Caesarea Philippi) 附近的一场战役里打败了托勒密人, 埃及再也没有恢复对巴勒斯坦的控制。安条克占领了耶路撒冷, 他通过给圣殿的祭祀付钱, 对圣殿加以修缮, 给居民减税三年, 并有自由的宗教活动权利等举措, 来亲近城里的居民。然而, 好景不长, 公元前 190 年, 安条克在马尼萨 (Magnesia) 被一支罗马军队打败, 他被迫收取高额的赋税, 他通过抢劫圣殿(包括耶路撒冷的)来得到这些钱。他的继任者塞琉古 (Seleucus) 四世继续从圣殿索取钱财, 这激起了犹太人的仇恨。

接在他后面的是安条克四世(公元前 175 - 164), 他让人们称呼自己伊比芬尼 (Epiphanes) (“明白人”), 但是大家都叫他



伊比玛斯(Epimanes) (“疯子”)。他通过竞拍出卖耶路撒冷大祭司职位来获取收入,这造成了那个职位异乎寻常地更替,不恰当和庸碌的人把持其间。在安条克治下,支持希腊的派系试图使得耶路撒冷成为一个彻底的希腊城市。他们在正对着城堡下面建造了一个希腊体育馆,引进希腊的服装时尚。在两个人竞争祭司职位的斗争中,其中一个竞争者为达成目的,向圣殿献金,以便贿赂安条克,如此一来,他明显握有胜算。与此同时,埃及时而与叙利亚开战以争夺巴勒斯坦。所以犹太人派系左右摇摆,支持埃及人的自然反对安条克。在被埃及羞辱之后,安条克对耶路撒冷施以了报复。在一次血腥的大屠杀中,他杀死了40,000名男子、妇女及儿童,把许多幸存者卖为奴隶。然后他掠夺了圣殿:“他傲慢地进入了圣所(圣殿),拿走了金祭坛、灯柱和所有的器具……他拿走了银子、金子和昂贵的器皿;还拿走了他找到的被藏起来的财宝。”(《马加比书上》第1章21-23节)。

国王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要消灭犹太宗教,并且使首都耶路撒冷成为完全的希腊城邦。他的残暴行为在公元前167年发展到极致。当时,安条克禁止所有信仰耶和華的行为,把偶像竖立在犹太人所有的敬拜场所,且用猪当祭物,还命令人们停止施行割礼。确实有妇女因为她们的儿子行了割礼而被处死。国王还任命巡视员负责监督执行相关的法令,即在巴勒斯坦的每一个城市,关于宗教事务的书都被烧掉了。最极端的侮辱,是在圣殿里竖起了一个宙斯神(Zeus)的祭坛,用猪作为祭献。因而出现了许多反抗。“在以色列许多人坚定不移,决心不吃不洁净的食物,”或亵渎神圣的盟约,从而“极大的愤怒突临以色列”(《马



马加比(Maccabean)起义和哈斯蒙尼 (Hasmoneas)王朝

耶路撒冷西北二十英里,住着一位年长的祭司马塔塞阿斯(Mattathias),在耶路撒冷被蹂躏时,他和五个儿子隐居在一个小镇子里。当一个官员来到这村子,要求每个人提供异教的祭品,马塔塞阿斯不但拒绝了,而且袭击并杀死了那官员。由于这一举动,父亲和儿子都逃到了犹大山。在那儿,他们聚集起志趣相投的游击战士。在夜幕的掩护下,他们推倒了几个镇上的异教神殿,给男婴行了割礼,并且重建了犹太会堂。几个月的战斗后,马塔塞阿斯死了,由他的第三个儿子犹大(Judas)接替。那五个儿子——约翰(John)、西蒙(Simon)、犹大(Judas)、以利亚撒(Eleazar)和约拿单(Jonathan)被称为马加比家族,这个原本给犹大的绰号意为“榔头”。他们的小部队打败了由犹大王国统治者派来进攻他们的两支军队。安条克感到惊恐,派出了40,000步兵和7,000骑兵的军队,那是在以马忤斯(Emmaus)附近败北而投诚他的人。第二年马加比家族还经历了另一次战斗,安条克(Antiochus)放弃了他建立一个希腊化国家的计划。因此,犹大和他的人占领了耶路撒冷并清洁了圣殿,为耶和华建造了一个新的石头祭坛。这样,公元前164年,洁净的祭坛被重新献出,这是在它被亵渎后的第三年。献殿节(Feast of Hanukkah)(也叫作修殿节或光明节)就是纪念这一事件的。



现在耶路撒冷似乎安全了,于是,犹大和他的追随者就准备对许多虔诚的犹太人给予帮助,这些人在犹大的城乡受到希腊化的人们的压迫。犹大的统治者利西阿斯(Lysias)反对这做法,他派出了占绝对优势的军队对付马加比家族。尽管反叛者英勇奋战,但未能成功,以利亚撒被一头摔倒的大象压死。与此同时,安条克死去,由他八岁大的儿子继位,即安条克五世,为此利西阿斯做了摄政。利西阿斯不愿或无力继续这场战斗,于是一个协议得以签署,它承认犹太人有按照自己的法律生活,以及按照自己的宗教戒律敬拜上帝的权利。政治上,犹太人保留了对叙利亚的臣服,但是不再进一步要求他们希腊化。宗教自由得以实现。但是叙利亚撕毁了协议,犹大被迫重新回到战场,与此同时,请求罗马政府给予援助。罗马元老院认可了犹大的独立,并宣布对其实行一种摄政保护,作为回报,双方承诺一旦受到第三方进攻,需彼此提供帮助。这一协议记载在《马加比书上》第8章里。但是当时使节远在罗马,犹大在与叙利亚的一次战斗里去世了。

犹大再次陷入分裂的派系:希腊化的非希腊人(Hellenists)在隐藏多时后再度出现;哈西德派(Hasidim)^①的主要兴趣在于宗教的自由而非政治;还有马加比的追随者。希腊化的非希腊人再次得到了权力,在约拿单(公元前161-143)的领导下,马加比在乡村开始了长达七年的游击战争反对他们。但是公元前153年,在叙利亚爆发了一场革命,为了报答他的支持,亚历山

^① 哈西德(Hasidim)这名字来自希伯来语 hasid,“虔诚信徒”,指的是保守宗教的犹太人的运动,这些人出现在大约公元前200年,反对把犹太文化和宗教传统希腊化。



大(Alexander)——叙利亚的新国王任命约拿单为大祭司和统治者。他享有这一尊崇达十年,后来,他在执行一次外交使命时,接受了叙利亚人安排的安全护卫,结果被奸诈地谋杀了。

马塔塞阿斯唯一活下来的儿子是西蒙,他继承了约拿单(公元前143-135)。既然他的哥哥犹大在军事上成就斐然,而约拿单又综合了外交与军事的杰出才能,那么西蒙能够青史留名,就在于他使得哈西德派、希腊化的非希腊人和马加比家族成为了一个联合的国家。首先,他把叙利亚人从他们的最后堡垒基色、希伯仑和在耶路撒冷的城堡(Citadel)中驱逐出去。他还保障了犹大唯一的港口约帕的出入安全,他解救了许多所能发现的战争中的囚徒。《马加比书上》的作者以这般诗意的文字来形容西蒙的时代:

西蒙时代大地安宁,
他为国家谋求福祉;
他的统治使他们快乐,
如他显示的荣耀,
在所有他的日子里。

.....

他在土地上建立了和平,
以色列人因巨大的快乐而欣喜。
所有人都安居乐业,
没有谁能够令他们畏惧。

(《马加比书上》第14章4节、11-12节)



位的象征，西蒙也铸造了钱币，这也是一种主权的象征。^① 公元前140年，在圣殿宣读了一项法令，授予西蒙大祭司世袭头衔，首席指挥官，犹太人总督；这标志着哈斯蒙尼王朝的开始（取自家族的名字）。然而，西蒙却遇到了一个悲剧性的结局，他被自己的女婿杀死了，他企图取代西蒙而为王。但他未能如愿，因为西蒙的儿子约翰·赫加纳（John Hyrcanus）现在变成了大祭司，坐在了他父亲的位置上。

赫加纳（公元前135 - 105）实际上就是国王。他把自己的名字印在钱币上。在对北方的一次军事行动中，他为一个犹太小镇复仇，摧毁了撒玛利亚城，并且夺得了西多波利（Scythopolis）。他还夺取了示剑并摧毁了在基利心（Gerizim）山上的神殿。这些军事行动使得所有撒玛利亚的版图置于他的控制之下。接下来他把注意力转向南方的以土买（Idumea）即以东（Edom），那片死海和亚喀巴湾（Gulf of Aqabah）之间的土地，并强迫这儿的居民接受犹太教。所有的男子都要行割礼，约瑟夫的《犹太古代史》第13章1节写道：“从这一刻，他们成了完全的犹太人。”以这种方式，以土买人希律（Herod），变成了犹太人，尽管不是通过信仰或血统，而是通过强制的仪式。

在赫加纳年代，我们第一次听到法利赛人（Pharisees），一个带有哈西德派出身的集团。虽然他们是“单独的个体”，并且是严格的托拉信奉者，要求在犹太的每个镇上都有一所学校，他们也被希腊化的理想所影响：“通过接受希腊化古典教育理想的

^① 这种马加比钱币在以色列的考古地点经常被发现，可以在以色列博物馆看到；它是半个舍客勒或一个舍客勒，一面刻有“圣地耶路撒冷”铭文，另一面标示着面值。



原则,但是把它用作特定的犹太精神事物,使法利赛教派满足,建立一种全球的希腊化文化和传统的犹太生活之间的结合。”^①。法利赛人也相信口传与成文律法并存。他们在普通人中逐渐得到了一些追随者,一些钦佩他们的苦行并仇视异教统治者的人。约翰·赫加纳与法利赛人就政治和宗教的角色问题曾有过争论,结果这成为他支持撒都该教派(Sadducees)的缘由。

我们第一次听到撒都该教派(意思是“公正的人”)大约是在哈斯蒙尼王朝这一时期;他们代表着僧侣贵族和富人的利益,反对法利赛人。为了维持他们的势力和地位,他们支持希腊化的趋势,并且主张在遵守律法中不必过于严格。他们否认死而复活的想法,还有口传的权威,以及天使的存在。在耶路撒冷陷落之后(公元70年),他们也从历史上消失了。

约翰·赫加纳是马加比家族第二代的第一位成员,现在通称为哈斯蒙尼,他是最后一位得到他的人民尊敬和钦佩的人。他扩展了以色列的土地,从北部的迦密山到南部的亚喀巴湾,在西面他得到了沿海地区,他的东部边界是约旦河。他于公元前104年死去,由他的儿子亚利多布(Aristobulus)继承。亚利多布在位仅一年,在这期间,对那些他怀疑叛逆的人们,他显示出极端的残忍,他把自己的母亲都活活饿死。

接下来是亚历山大·亚纳伊(Alexander Jannaeus 公元前104 - 78年)。亚利多布曾指定他的妻子亚历山德拉(Alexandra)接替他。可她却嫁给了她丈夫的兄弟亚历山大,后

^① 欧利希,《以色列简史》,110。



者不久变成了大祭司。他雄心勃勃,行事果决,作为一个希腊化的非希腊人,他支持撒都该教派。他残忍地杀害了6,000名政治上的反对者,包括许多法利赛人。在扩张王国上他是成功的,几乎达到了大卫王时代的疆界,但是他的残暴招致了坚定的反对者,为此爆发了长达六年之久的反叛和国内战争(公元前94-89)。在试图将外约旦的要塞拉戈巴(Ragaba)置于自己的控制时,亚历山大死去了。

他的妻子亚历山德拉(亚利多布的前妻)自己掌管了权力达九年(公元前78-69),用她的儿子约翰·赫加纳二世做大祭司。亚历山德拉遵循一种不同寻常的国内政策——安抚她丈夫的敌人,对宗教进行改革使其更趋进步。所有流亡的法利赛人被召回,有些还委以重任。囚犯被大赦。被忽视的宗教仪式得以恢复,比如在住棚节期间从西罗亚(Siloam)水池里打水。每个以色列人被要求缴纳半个谢克尔(Shekel)的人头税,用于供养圣殿和它的敬拜活动。这使得犹太公会^①有可能变成被撒都该教派独立控制。最终,还实行了对所有犹太孩子的义务教育。在亚历山德拉时代,耶路撒冷委员会比以前享有更多的权力,文士(博学的犹太律法诠释者)阶层得到新的发展。尽管以斯拉通常被认为是文士的原型,但是在亚历山德拉治下,文士和他们的支持者法利赛人,变成了以色列宗教的领导人。

尽管处事温和,亚历山德拉还是遭到了亚纳伊的朋友们的

^① 这个术语为希腊文,意为领导委员会。按照后来的犹太传统,在耶路撒冷的犹太公会,是犹太教的最高议会和最高法院;它设在圣殿,由71名委员组成,首领为大祭司。这一传统或许不是非常精确,但是很有可能在耶路撒冷的这一时期,的确存在着一个名为“散和林”(Sanhedrin)的犹太公会。



反对,而这些人一直都是人民的剥削者和压迫者——那是在亚历山德拉前夫的暴行中难脱干系的军阀和贵族。他们找到一位同盟,即亚历山德拉的儿子大祭司赫加纳二世。赫加纳二世是个意志薄弱、无耻和彻底的低能儿。当亚历山德拉得病死后,他看到了自己的机会。

但是在他的兄弟里,有一个王位竞争者——亚利多布二世,亚利多布在一次国内战争中与撒都该教派结成联盟,而那次战役里约翰·赫加纳二世被击败,而亚利多布二世夺得了领导权。现在事情变得有点儿复杂。以土买在约翰·赫加纳一世政权时期,归入了以色列的管辖范围之内,而在这时,它是在老谋深算的安提帕特(Antipater)的治下。当安提帕特看到亚利多布二世打败了他的哥哥约翰·赫加纳二世,他劝赫加纳逃到佩特拉(Petra)投靠它的国王阿雷塔斯(Aretas)。因为有约定在先,即:为了回报阿雷塔斯帮助打击亚利多布二世,赫加纳二世将归还被约翰·赫加纳一世从阿雷塔斯手里夺走的12座城市。战争的结果是,亚利多布被阿雷塔斯手下的阿拉伯人(Arabians)彻底打败,约翰·赫加纳二世再次成为以色列领导人的道路似乎已经开启。

就在这些阴谋进行当中,一股新的力量出现在地平线上,它是一种将要永远地改变犹太命运和角色的力量。这力量就是罗马。自从公元前88年罗马军团来到小亚细亚,企图消灭罗马的主要敌人——本都的密特拉达提(Mithradates of Pontus)。这一壮举最终被庞培大帝在公元前65年完成,此时小亚细亚大部分变成了罗马的版图。但是庞培有着更大的征服意图,罗马将延伸它的疆界一直到幼发拉底河,那将必然包括叙利亚和巴勒斯



坦。这时正是约翰·赫加纳二世在阿雷塔斯的帮助下，打败他哥哥亚利多布的时候。但是从那以后不久，庞培的将军斯考卢斯(Scaurus)到来并支持亚利多布，让亚利多布重新成为犹大的管理者，直到庞培本人能亲自到来。不到两年，庞培出现了，在众多的密谋、战争、流血之后（期间 12,000 人失去了生命），罗马人又让赫加纳重新成为犹大的大祭司和统治者。时值公元前 63 年，这标志着独立的犹太国的终结直到现代。

庞培对赫加纳作为犹大行政长官应有的管辖权做出了限制，他要对罗马在叙利亚的统治者负责。偏僻的城市，海岸，撒玛利亚和加利利，都被罗马以不同形式征服。亚利多布和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以及 362 名其他俘虏被带到罗马，在一个罗马历史上最宏伟的凯旋游行中，作为战利品展示。在一反常态的慷慨姿态中，庞培释放了俘虏，他们在罗马台伯河(Tiber)右岸形成了一个犹太区中心，它将在日后基督教历史上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随着巴勒斯坦被罗马征服，这块土地有了最终的和平。罗马人的政策与当地的并不冲突，而且允许当地自己的管理者在国内事务上有很大的自主权。罗马人控制着外交和军队，通常保留一支驻军以确保和平。随着犹大合并入罗马帝国，哈斯蒙尼王朝(马加比家族)退出了历史舞台。

希律王(Herod the Great)

据说，以土买(以东人 Edomites)是以扫的后代；他们定居在死海以南，首都是佩特拉(在今天约旦境内)。公元前 300 年他



们被纳巴泰人(Nabateans)赶出家园,于是他们向西迁徙到南部巴勒斯坦,在那儿,希伯仑变成了他们的首都。当亚历山大·亚纳伊使得安提帕(Antipas)成为了以土买的统治者时,也使得一个家庭出了名,这家庭将在基督教诞生时的巴勒斯坦扮演一个决定性的角色。安提帕在位时即由他的儿子安提帕特继承,他的阴谋是为他谋得庞培的友谊。当庞培被朱利尤斯·恺撒(Julius Caesar)在法萨卢斯(Pharsalus)战役(公元前48年)中打败,安提帕特和赫加纳臣服了恺撒。作为奖赏,安提帕特成了犹太的行政长官,而赫加纳得到了大祭司的职位。但是朱利尤斯·恺撒在公元前44年3月15日被谋杀,安提帕特于第二年被毒死,留下了四个儿子。

他的四个儿子之一的希律,早已经做了加利利的统治者,在他父亲死后,他被委以犹太的统治者——分封侯(tetrarch)。但是,马加比家族的一支余部重整旗鼓,侵袭了犹太,希律被迫急忙赶往罗马。在那儿他成功地说服罗马统治者屋大维(Octavian)和安东尼(Anthony)以及元老院介入,使他成为犹太的国王。他带着一支军队返回,也带回了耗费两年时间打败他的对手的艰巨任务。他最终获得了胜利,于公元前37年被加冕为犹太国王。他的管辖权包括撒玛利亚、加利利和犹太,他直接对罗马的元首(皇帝)负责。约瑟夫著的《犹太古代史》第14章490节写道:“自初建后126年,哈蒙尼政权就这样终结了。这一家族是辉煌而著名的……但是由于相互的倾轧,他们失去了他们的政府,而归于了希律。”

希律是一位能干的外交家和有造诣的军事策略家,尽管他有着残暴的名声,但却在许多场合显示出慷慨和仁慈的精神。



他热爱希腊文化,尽管名义上是个犹太人,他还是为希腊神建了神龛。在整个巴勒斯坦,他的不朽建筑被人们所记住。但是使他那令人赞赏的品质黯然失色的,是他的偏执、专断个性,以及要命的残忍性,容不得任何对他的计划有异议的人。

希律显示了他机敏的政治嗅觉,当公元前31年,他的保护人安东尼在亚克兴角(Actium)战役里被屋大维(奥古斯都 Caesar Augustus)打败时,他马上向奥古斯都表示忠诚,而且在他整个执政期间从没有动摇过这种忠诚。然而,这样的忠诚却再没有施及他的家人及朋友,在他统治的早期,他果断除掉任何可能威胁他权力的人。他把剩余的哈斯蒙尼家族成员都杀死了,包括大祭司亚利多布三世(Aristobulus III),他被淹死在希律在耶利哥的游泳池里。亚历山德拉(Alexandra)——被害大祭司的母亲向奥古斯都起诉他,于是希律被迫到劳迪西亚(Laodicea)去为自己辩护。奥古斯都接受了他无罪的说辞。希律的姐姐萨洛米(Salome)指责他的妻子玛尼安尼(Mariamne)不贞,于是希律就把妻子杀了。接下来,亚历山德拉——亚利多布三世以及玛尼安尼的母亲和许多其他人,包括希律最亲近的一些朋友都被杀了。暂时地稳住了他的位子,希律就把注意力投到统治上来。

如上所述,希律永久的遗产在他的建筑活动里,到以色列去的现代朝圣者,可以从各方面看到这些遗迹。他在耶路撒冷建起一座剧院,在城墙外面建了一个圆形剧场,在那儿上演希腊的戏剧,还有举行希腊罗马式的活动,像赛马和两轮战车的竞逐。他在中部巴勒斯坦重建了撒玛利亚城,并且重新命名为 Sebaste,以向皇帝表示敬意(Sebaste 就相当于希腊的奥古斯



都)。希律一世的遗迹今天在那儿仍然可以看到。在王国各处都建立了城堡,如加利利、佩雷阿(Perea)、犹太和耶路撒冷。很有趣的城堡之一是希律堡(Herodium),就在伯利恒的南边。希律建造它是作为隐居寓所之一,以及南部一连串城堡中的一个。使得这城堡不同寻常的是,为了增高它坐落的山头,就把它旁边的山头削去了一半,而把铲下来的土运到希律堡的山上。今天人们很容易就能从被移走的山头看到这些。约瑟夫记载希律就葬在这儿,(《犹太战记》第1章673节),但是他的遗物却一直没有找到。

希律最奇异的壮举之一,是在凯撒利亚(Caesarea)建的一个新港口,以恺撒·奥古斯都来命名。200英尺宽的海墙由石头建造,尺寸为50×10×9英尺。有一个内港和外港,沿着海岸线,那儿保留着70个以上仓库的痕迹。那城市由棋盘式格局建造,非常像现代美国城市按照“街区”的布局。街道下设计了排水系统,每天随着潮水的涨落会自动冲刷干净。凯撒利亚有意成为一座完全希腊化的城市,它拥有剧院(今天已经恢复)、圆形剧场、赛马场和奥古斯都神殿(正在恢复)。在后来的岁月里,它是巴勒斯坦的首都,在那儿本丢彼拉多(Pontius Pilate)(钉死耶稣的古代罗马的犹太总督)有他的住宅。福音传道者腓力(Philip)把福音书带到了凯撒利亚(《使徒行传》第8章40节),并款待了保罗(Paul)(《使徒行传》第9章30节)。彼得(Peter)在哥尼流(Cornelius)的家里对异教徒传道(《使徒行传》第10章34节)。保罗去了凯撒利亚数次,包括他被监禁在那儿两年(《使徒行传》第24章27节)。早期的教父俄利根(Origen)(卒于公元252年)在这儿生活了20年,教会史之父尤



西比乌斯(Eusebius)(卒于公元340年)是它的主教。今天,凯撒利亚正在被积极地开掘,非常值得参观。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希律建筑,是位于死海西南端的马萨达(Masada)的堡垒。它是王国的南部防御带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是冬天的居所。马萨达还因为它在犹太人于公元70年起义中的角色而特别闻名,在那里,超过900名防卫者宁死也不愿做奴隶。在死海的北端,希律在耶利哥建造了一个夏宫,那残留的遗迹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也就是在这里,他淹死了一个大祭司,而他自己也死在这儿。在耶路撒冷,希律建造了自己的宫殿,它占据了城市西城墙城堡的地盘,面积大约15英亩。希律宫殿的部分遗迹是城堡矮一些的墙,刚好在雅法(Jaffa)门里面。

希律所有的庞大建筑壮举,没有哪一个可以与他重建的耶路撒冷圣殿相比。圣殿的主体部分开建于公元前19年,在十八个月内完成,但是全部工程直到公元64年才得以完成,此时他早已去世,而仅仅六年之后,它就被彻底摧毁了。圣殿由白色大理石建造,上面镶嵌着金子和宝石,在锡安(Zion)山顶的阳光下辉煌无比。约瑟夫著的《犹太古代史》第15章396行写道:“再没有一个人像他这般手笔来装饰圣殿。”^①

希律政权的特点,是无情的残暴和卓有成效的外交二者的结合。他为耶路撒冷获得了足够的水源供应,他的一系列要塞保证了长期的安全,防止了外部的进攻,而这些进攻是这块土地长久以来的心病。在饥荒时节,他缓解了困苦。在税收水平为33%和25%时,他两次大幅度降低税收。他的工程项目给上千

^① 约瑟夫用了整章的篇幅来描述希律王的圣殿。



的工匠和工人提供了就业机会。新的港口凯撒利亚带来了贸易的繁荣。尽管取得所有这些成就，希律还是被人以怀疑的眼光看待他的动机。他生活于他的人民之外，被视为外国人，“对所有人而言，他是一个残忍的陌生人”（《犹太古代史》第16章151行）。当他死去时，没有被哀悼，尽管他早就决定在死时要举行哀悼。他给他姐姐萨洛米下达指令，关押了许多杰出的公民，这些人在他去世时要被处死，以便在这片土地上营造某种哀伤的气氛。然而，约瑟夫透露说，当他死后，萨洛米释放了这些囚徒，因而这土地上充满了欣喜。（《犹太战记》第一章666节）

希律死后，皇帝将巴勒斯坦分给了几个继任者。希律的儿子希律安提帕（公元前4年—公元39年）统治了加利利北部的省份以及约旦以外被称为佩雷阿的地区。他和希罗底（Herodias）——他哥哥的妻子生活在一起，而这关系引起了施洗约翰（John Baptist）的愤怒，并导致了约翰被砍头（《马太福音》第14章1-3节）。当耶稣在耶路撒冷受审讯时，他被彼拉多送交给希律安提帕，因为耶稣是来自于加利利（《路加福音》第23章6-12节）。

希律的另一个儿子希律亚基老（Archelaus）被给与的统治区域是犹大和撒玛利亚，但是由于他压迫性的暴政，10年之后被撤职，后在罗马受审，被皇帝驱逐到高卢（Gaul）（公元6年）。我们提到过的约瑟夫，当他听说亚基老正坐在他父亲的位子上时，就没有返回犹大，而是回到了拿撒勒生活。

希律亚基老被驱逐，给了罗马人把犹大合并入帝国的机会，



官负责公众秩序和税收,但是像在其它罗马行省经常遇到的情形一样,内政交给了当地人管理。税赋由罗马的代理人收集,但是关税被移交给了被称为收税员的人。在耶稣活动和他受审以及磨难期间(公元 26 - 36),彼拉多是这个省的统治者。耶稣的活动属于彼拉多担任行政长官的时期,在加利利辖区的首长希律安提帕斯的治下。

与此同时,希律安提帕(他娶了希罗底并且杀了施洗约翰)试图使自己成为加利利的国王,因为不顺从而被罗马人驱逐到了高卢。他的位置被希律亚基帕(Agrippa)占据,他得到了加利利的统治权,公元 41 年以后,整个地区——犹大、撒玛利亚和加利利都变成了罗马的一个省,名字为犹大。希律亚基帕二世成了这一扩充了的领土的统治者,但是因为他只有十七岁,罗马就指定管理者行使他的职权。这样的—个管理者(行政长官)是非力克斯(Felix)(公元 52 - 60),此前,保罗在凯撒利亚受审,在耶路撒冷骚乱以后他被保护起来(《新约使徒行传》第 21 章 38 节)。尽管保罗给他留下了好的印象,非力克斯还是用卫兵控制他达两年时间。菲斯都(Festus)接替了非力克斯,那是保罗要求在恺撒面前讯问自己之前。这一—听讯也引出了一位名义上的国王——希律亚基帕二世。(《使徒行传》第 26 章)

耶路撒冷的陷落

这一期间,至少从希律亚基帕一世起,国中混乱不堪。盗贼和强盗的人数和危害都在增长。约瑟夫《犹太古代史》第 20 章



185 行说道：“犹太饱受强盗折磨，所有的村庄都被他们焚烧和掠夺。”除此之外，是大小祭司之间没完没了的争吵。在犹太和耶路撒冷出现了一些武装的派系。接替菲斯都的统治者阿比努(Albinus)，被约瑟夫形容为是一个做尽所有坏事的家伙，而他的继任人戈休斯·弗洛如斯(Gessius Florus)甚至更加贪婪和残暴：“(他)几乎公开地在全国宣布，他们有自由变为强盗，如果这样的话，他们会与强盗分享战利品……大量的人们离开了自己的国家，逃到了陌生的省份。”(《犹太战记》第 2 章 278 - 79 节)。

在这样过度索取的背景下，一个全国性的运动发展起来；它是由奋锐党人(Zealots)领导、加利利人(Galilean)犹太组织的。他们的错误想法是，如果罗马人被驱逐出去，并且宗教修行的纯洁被恢复，那么和平就会恢复。反抗的星星之火在凯撒利亚点燃，在那儿统治者戈休斯·弗洛如斯欺骗并掠夺了小的犹太人聚居地，他们曾要求在他们的犹太会堂周围有多一点土地。当这统治者抢劫了耶路撒冷圣殿里有才能的十七个人，而且监禁了一个向他请愿的犹太代表团，骚乱在耶路撒冷爆发了，3,600 人被杀。同时，在凯撒利亚超过 25,000 名犹太人被杀。

现在起义在整个犹太蔓延开来，并伴随着抢劫和流血。当大祭司以利亚撒(Eleazer)拒绝更进一步的供奉以支持皇帝的战争时，这就相当于叛逆和一个反对罗马的战争行为。尼禄(Nero)皇帝指派维斯佩西安(Vespasian)去犹太恢复秩序。为了加强他的部队，维斯佩西安派他的儿子提多(Titus)从埃及集合罗马部队。维斯佩西安自己则开始了进攻加利利的军事行动，在这其中，要塞盖姆拉(Gamla)城扮演了一个戏剧性的角



色。它的防御建筑师是约瑟夫将军,他通过某些诡计,设法逃脱了罗马人不可避免的征服。而盖姆拉城的居民则选择了自尽,他们跳下了城市附近的悬崖,而不愿面临被奴役。虽然约瑟夫详述了这一插曲(《犹太战记》第4章70节),但一些学者对此存有异议,因为在悬崖底部只发现了很少骸骨。因为这一故事,盖姆拉城成了著名的“北方的马萨达”,在近现代,一些以色列军队的官员还曾到这个地方来宣读他们的服役誓言。约瑟夫在加利利最后的要塞约塔帕塔(Jotapata)被俘,受到了维斯佩西安的友好欢迎,或许是因为约瑟夫预言他的主人将会成为下一个皇帝,实际上还真是这样。那次战争后,约瑟夫在罗马过起了舒服的退休生活,这对他是幸运的,因为在犹太的犹太人理所当然地把他视为一个叛徒。或许他最好的记忆就是两本有价值的书——《犹太战记》和《犹太古代史》。

维斯佩西安并没有急于去攻打耶路撒冷本身,此时它的城墙内正进行着残酷的内战,对垒的一方是狂热的匕首党(Sicarii)^①以及他们的盟友奋锐党人,另一方是较为温和的寻求和平的公民。约瑟夫《犹太战记》第5章33节就此写道:“对生命的漠视不再引起人们的关注;对死者没人想到去掩埋;没有参加暴乱的那些人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随后是饥荒,接着是一场可怕的瘟疫(约瑟夫对此有可怕的细节描写)。在围攻这城的时候,维斯佩西安在罗马被宣布为皇帝(公元70年),军事行动的领导权给了他的儿子提多。公元70年7月,提多设法进入了城里,跟着就发生了一场对居民的大屠杀。提多试图保护圣

^① 匕首党,来自拉丁语 sica——匕首,他们是极端的犹太好斗分子,携带隐藏的刀具或匕首,发誓用此来抗击罗马的占领军。



殿,但是一些士兵将火把扔了进去,不久那宏伟的建筑就被烈焰吞噬了。城市本身也被最大限度地摧毁了。成千的居民被杀或被卖为奴隶。

这次毁灭的一些证据保留了下来,可供考古学家观察:城墙的底层有烧焦的石头和灰烬。今天的旅游者可以看到近乎完好状态的人行道的石头,就在西墙南端的外面,在拐角处。这些看上去好像是昨天才铺上去的。原因是圣殿山(Temple mount)直到它被毁之前四年才完成,而这些石头在那场大火之前还没怎么有人踩过。

这场悲剧性插曲的结尾是马萨达的陷落,它是希律在死海西岸的城堡。罗马军队从耶路撒冷追捕逃往耶利哥和死海的奋锐党人,艾赛尼(Essenes)教派的家园库姆兰(Qumran)在公元68/69年被毁灭了。在这一危机期间,罗马大军向他们的社区扑来,艾赛尼教徒把神圣的著述藏在罐子里,埋在附近的山洞各处;这些著述在现代才被再次发现,即今天通常所说的死海经卷。当罗马人到达马萨达,他们包围了城堡,围绕它的底部建了八个营地,营地间还用围墙连接起来,以防止守军逃走(然而小股的犹太守军还是能够通过罗马人的防线实施零星的袭击)。

三年的包围之后,守军意识到大限已近了。罗马人在西面建造了与城墙一般高的大坡道,他们可以藉此攻克城墙,让部队冲进城去。围城的坡道今天在那儿依然能够看到,罗马人营地的轮廓也依稀可辨。在必然的陷落之前,在晚上,以利亚撒——奋锐党人的首领进行了鼓舞人心的讲演,(像约瑟夫《犹太战记》第7章323节记录的),在讲演中他提议,宁愿选择死,也不做奴隶。所以户主的头领同意杀死他们的家庭成员,支派首领



则杀死户主，直到以利亚撒，留下的最后一个人，结束他自己的生命。一些老妇人藏在一个井里，并活下来讲述这故事。从那时起，马萨达就作为英勇和宁死不为奴役的象征而存在。以色列军队官兵如今在马萨达举行服役宣誓，用罗马时期勇敢的守卫者精神来鼓舞现代人，他们在此许下诺言：以色列被外国势力支配的情形将“决不重演”！

耶稣的生活与活动

重建耶稣生活与活动的历史充满了困难。主要的来源——圣经新约中的《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四卷福音书，以基督教信仰的观点来呈现耶稣的活动和讲授，它们在顺序、年代学或特别事件的地点上，都有不一致之处。下面的章节，打算提供一个简要的历史轮廓，它基于对所有四卷福音书的通读，而没有深入研究浩如烟海的复杂历史事件，以及见仁见智的圣经解释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相关学者和神学家可能意见不一。

从最早期的基督教传统，就把耶稣的诞生地定在伯利恒（《路加福音》第2章），而通常被接受的出生日期，是公元前7—4年之间的某个时段。这一推断的主要依据，是在耶稣降生时，希律王对于无辜的孩子被屠杀负有责任（《马太福音》第2章），而希律死于公元前4年。圣经故事说耶稣降生在一个马槽里，或许是在一个山洞里，而在伯利恒地区有许多这样的山洞。基督教早期的教父、殉道者查斯丁（Justin Martyr 卒于公元165年）



写道,在他那时,伯利恒有一个山洞被指出是基督的诞生地^①。把房子建在山洞上或附近是不奇怪的,那洞可以用作牲口厩,直到今天仍然是这样。伯利恒的主诞教堂(the Church of the Nativity)就建在这样的山洞上,至少从公元2世纪中叶以来,基督教传统坚持那儿是耶稣诞生的地方。现在教堂的基础在君士坦丁(Constantine)时代就存在了,他于公元329年开始建造这教堂。

按照圣经的叙述,约瑟(Joseph)和马利亚(Mary)带着出生不久的耶稣逃到埃及;此前约瑟在一个梦中,得到上帝的警告要这么做,以便逃避希律要除灭男童的阴谋(《马太福音》第2章13-23节)。当他们得知希律死了,这才返回拿撒勒,在那儿约瑟做他的木匠活。圣经里对耶稣早期的生活着墨不多,例外的是他十二岁时和父母去耶路撒冷圣殿的旅行(《路加福音》第2章41节以下)。尽管几个世纪后的一些伪福音书,企图用奇迹和童年冒险的故事来填充这一空缺,但这些叙述是经不起仔细推敲的。只有《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有耶稣的出生/婴儿叙述,那也很简短;早期的教会更关心耶稣的活动而不是他的出生。圣诞节的庆祝(“基督的弥撒”)直到大约公元340年左右才被引入教会的日历中,以抵制农神节(Saturnalia)(12月21日冬至时异教徒的节日)并且营造一种神性的表达,通过庆祝一个化成肉身的节日,反对那些否认他的人性的人们。

《马可福音》和《约翰福音》以施洗约翰的故事开始有关耶

^① 殉道者查斯丁(Justin Martyr)《与忒弗对话》,78,在《前尼西亚时期神父》版本中。A·罗伯茨与J·唐纳森,第10卷。(原版1885-1896;大急流域再版:威廉姆B·埃德曼,1979),1:237。



稣的叙述,《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对此都是从第三章开始的。像上面提到的,犹太教在希律王死后,经历了相当大的混乱,这情况又因为大约公元26年彼拉多的挑衅而加剧。有各种各样宗教教派的内讧,以及那些主张希腊化的人们,所有都在经常出现的罗马士兵的监督之下。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施洗约翰出现了,带着一个紧急的启示:“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马太福音》第3章2节)他完全是某个旧约先知的形象,在荒野里哭喊,穿着简朴的衣服,忍受着斯巴达式的饮食。他的启示和挑战产生了深刻的印象,许多人出来看他。“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马太福音》第3章5-6节)。

仪式的洗浴在犹太教里并不新鲜;的确,浴礼(miqveh 仪式的沐浴)是宗教生活长久以来的特点。显然那些被如此施洗的人们,再回到他们家里时,并没有形成一个由施洗约翰领导的特别教派,尽管他有几个门徒——就像安德鲁(Andrew)和约翰(John)。耶稣从拿撒勒旅行过来,受了施洗约翰的洗,这事情有可能发生在耶利哥附近。凭借从天而降的声音呼唤他,并有鸽子落在他身上的故事(《马可福音》第1章9-13节),福音书作者证实,耶稣的确是上帝所选的人。在他受洗之后,据说耶稣把自己隐藏在荒芜的犹大山里达四十天,无疑是在静思和祈祷,为自己将要开始的工作做好准备。福音书叙述说,这期间他一直受到魔鬼撒但(Satan)的试探(《马太福音》第4章1-11节),今天这件事还被一个拜占庭的修道院纪念着,它坐落在“试探山”(the Mount of Temptation)上,靠近耶利哥的古代山丘。



在耶稣受洗后不久，施洗约翰就被希律安提帕逮捕了。《马可福音》写道：“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马可福音》第1章14节）。这一时期耶稣选定了他的门徒，头两位是施洗约翰以前的门徒——安德鲁和约翰。他似乎首先往他的家乡拿撒勒去，在那儿他被自己的人民拒绝；于是他就以迦百农（Capernaum）为中心传起道来（《马太福音》第4章13；第9章1节）。

耶稣的许多活动，都发生在围绕加利利湖北端的迦百农附近。迦百农是收税官马太（利未人）的家，耶稣还在这儿治愈了一个军官的仆人，他还负责在这儿建造第一个犹太会堂，今天，这个公元1世纪的犹太会堂的基础还能够看到，就在后来建造的拜占庭时期的犹太会堂遗迹的下面。这一建筑在今天所说的圣彼得之家的遗址附近，按照后来的基督教说法，那是耶稣与他的追随者居住过的地方，在那儿他治愈了彼得的岳母。尽管出现了耶稣，但是迦百农的人们不相信他的启示，于是耶稣警告他们审判就要到来。（《马可福音》第1章21-34节；第2章1-17节；《路加福音》第7章1-10节；第10章13-16节）。

尽管重建耶稣在加利利传道的时间表是困难的，但从马可的福音书里，可以发现他三次主要旅程的轮廓，它们都起止于迦百农。第一次旅行（《马可福音》第4章35-第5章21节）发现耶稣跨入了异教徒的领地低加波利（Decapolis）——那是十个希腊化的城市联盟的地区，与犹太人的关系不大好。有时候这片领地就被简单地称为“另一边”。这包括加大拉人（Gadarenes）和格拉森人（Gerasenes）的地盘。当过加利利湖的时候，据说耶稣使得风起浪涌的湖水平静了下来（《马可福音》第4章35-41



节)。到了湖那一边,据说他解放了一个被污鬼附身的人,耶稣使那污鬼附着在一群猪身上,那些猪就直冲到海里去淹死了(《马可福音》第5章1-13节)。那个被解救的人于是就把这消息传播到希普斯(Hippus)城周围以及整个低加波利。今天,沿着加利利湖东岸边的库尔西(Kursi),一座5世纪的拜占庭教堂,还在纪念这一事件。

当他返回迦百农,有记载说耶稣治愈了犹太会堂首领睚鲁(Jairus)的女儿,和一位患有血漏的妇女(《马可福音》第5章21-43节)。然后他旅行到了拿撒勒,“到他自己的家乡”,在那儿他在安息日时传道,但是被他自己的人民拒绝了。这次拒绝之后,耶稣就把迦百农定为他加利利传道的中心。他把他的门徒成对地派出去,以便向“所有那些将悔悟的人们”传道。与此同时,耶稣传道的消息引起了希律的注意。希律安提帕对施洗约翰被砍头负有责任,而他害怕现在“是我所斩的约翰,他复活了”(《马可福音》第6章16节)。门徒们结束传道返回之后,耶稣就分别地邀请他们来休息,于是又开始第二次加利利旅程(《马可福音》第6章30-第8章10节)。

福音书记载,在离开迦百农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后,这小队人被一大群人给包围了;这变成了耶稣喂饱5,000人的机会。后来基督教传统上将塔加(Tabgha)定为这一事件的发生地,如今在那儿有一个拜占庭教堂纪念这事情。也是在塔加附近,耶稣可能发表了山上训诫,在美丽的八福教堂记载着这一事件。被邻近一座教堂纪念的另一个事件(尽管它不是发生在第二次加利利之行中),是耶稣复活之后出现在彼得面前,当时耶稣吩咐门徒喂他的羊群,因此这教堂又被称为“彼得受职堂”。



按照福音书的说法,在使五千人吃饱之后,门徒们开船往伯赛大(Bethsaida)去,到晚上,狂风怒号,舟楫飘摇,以致他们担心会葬身湖底。在暴风雨中,他们看到耶稣行走在水面上。他平息了风暴,与他们一起走完了剩下的路途(《马可福音》第6章45-52节)。他们遇到了一大队人,包括某些法利赛教徒,耶稣正在就律法(托拉)问题和他们争执。耶稣对盛行的圣殿、土地和律法的解释提出了激烈的批评。在他看来,圣殿对于真正的宗教仿佛是不必要的,尽管他遵守它的仪式;他对律法的看法,是它的规章已经失去了内在的精神,而变成了纯粹为他们自己谋利的躯壳。除非一个人的心灵发生变化,否则饮食和衣着的规定是没有意义的(《马可福音》第7章20-23节)。

从伯赛大,耶稣去了推罗(Tyre)和西顿(Sidon),大约120英里可观的旅程,在那儿,据说他治愈了一个异教徒妇女的女儿。这是我们知道的前往腓尼基(Phoenicia)漫长旅途的所有事情。他回到了低加波利,在那儿,福音书说他治愈了一位有语言障碍的人,接下来又喂饱了4,000人。然后耶稣可能返回了迦百农(离此地不远),但是他也访问了抹大拉(Magdala)(《马可福音》第8章10节)。《马可福音》还记录了他的许多奇迹以及与法利赛人进一步的辩论。

第三次加利利之行,发现耶稣和门徒旅行到了凯撒利亚腓立比(Caesarea Philippi),约旦河源头附近,迦百农以北大约55英里。在古代,这是潘神(一种自然之神)崇拜的地点,所以这地方被叫做潘亚斯(Panias,今天叫做班亚斯[Banyas]或班尼亚斯[Banias])。这儿也是门徒腓力的家。按照《马太福音》,在这儿,耶稣询问他的门徒关于他的身份——“人说我人子是谁?”



彼得大胆地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马太福音》第16章13-16节），而耶稣回答时说的话，变成了教会历史上有相当大争论的核心：“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

所有三个对观福音书（Synoptic Gospels）都记载，在访问了凯撒利亚腓立比之后，在那儿发生了著名的耶稣变像（Transfiguration）事件，当时摩西、以利亚出现在了耶稣和三个门徒彼得、雅各（James）及约翰面前。（《马太福音》第17章1-8及它卷平行章节）。既然耶稣还在加利利以北，那么这一事件场景最大的可能，是在黑门（Hermon）山上或近旁的某个地方，在与叙利亚的北部边界；另一个可能的位置是在他泊山，位于拿撒勒以东五英里和加利利湖西部十二英里。现在，有一个圣方济会的主显圣容教堂（Church of the Transfiguration）在他泊山顶上。

从山上下来后，据说耶稣又治好了一个患癫痫症的男孩，走过了整个上加利利村庄后，他和门徒再次回到了迦百农。在那儿他短暂地教授了门徒，但是“耶稣说完这些话，就离开了加利利，来到了犹太的境界约旦河外。”（《马太福音》第19章1节）。坐落在约旦河以东的巴坦尼亚（Batanea）村子，被后来的传统视为耶稣与法利赛人持续辩论，并且以大量的寓言教育他们的地方。这些同宗教精英持续的争论是不祥的，而且使得任何对现状的批评加倍地危险。

按照福音书的说法，耶稣现在开始了他前往耶路撒冷的行程，他对门徒说，“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将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吐



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过了三天，他要复活。”（《马可福音》第10章33-34节）。他被描述成骑着驴子进入了耶路撒冷，伴随着欢呼的人群，他们在他的路上铺开棕榈枝和衣服；这是基督教教堂奉行棕榈主日（Palm Sunday）活动依循的事件。他进入了圣殿，赶走了兑换银钱的人并造成了一点混乱。耶稣竟将如此重要的希律第二圣殿称作“我父的屋宇”。祭司长对这位“乡村拉比”的鲁莽特别生气，于是质问他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他的回答和这最后一周期间的教诲，可在《马可福音》第12-13章和《路加福音》20-21章里找到。这些教海的地点，无疑是已经发掘的圣殿山南部的教学或拉比的阶梯，靠近户勒大门（Hulda Gates），今天还能够看到。

与耶稣生活和传道的许多事件一样，有关他最后一周的时间顺序也说法不一。对观福音书赞成最后的晚餐发生在星期四的晚上，并且那天是逾越节（Passover）。另一方面，约翰说耶稣“在逾越节的晚上”已经死了（《约翰福音》19章31节）。马利亚（Mary）在逾越节两天前在伯大尼（Bethany）为耶稣涂油，或如对观福音书坚持的，然而约翰坚持是六天以前。有一点很清楚，即福音书同意，耶稣是在进入耶路撒冷之后，逐渐意识到自己就是弥赛亚（救世主）的；在《以赛亚书》第62章11节和《撒迦利亚书》第9章9节（《马太福音》第21章4-5节）里，这样的事件，被看作是令人高兴的预言。新约充满了这种救世主似的暗示的热情描述。

72 所以耶稣和他的门徒吃了逾越节晚餐，尽管今天作为“上层的房子 Upper Room”展示给旅游者，但无疑是不可信的。吃完饭以后，他们跨过汲沦谷（Kidron Valley）到客西马尼园



(Garden of Gethsemane),它今天的位置与1世纪时完全一样。在那儿,耶稣像往常一样单独地做了祈祷,在那以后他被犹太大出卖给“一大群带着刀棒的人,从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那里与他同来”(《马太福音》第26章47节)。他们把耶稣带到大祭司该亚法(Caiaphas)那(尽管《约翰福音》说他首先被带到安那斯[Annas]——该亚法的岳父家),在那儿进行了初步的询问,为后面在犹太公会(Sanhedrin)面前听讯做好准备。《马太福音》记载,在院子里徘徊的彼得,被认为是耶稣的一个门徒,而他三次予以否认。今天,在“鸡鸣堂”(Gallicantu意思是“雄鸡报晓”)的圣彼得教堂,据说是建在该亚法的宫殿位置上。在该亚法面前听讯以后,耶稣到全体犹太公会成员面前去,尽管部分成员没有到场(像尼哥底母 Nicodemus)。当被直接问道,他是否是上帝之子时,耶稣做了肯定的回答,他这么做,就使得自己陷入了亵渎上帝的指控(《马太福音》第26章64-65节)。

由于犹太公会没有权力做出判以死刑的惩罚,就需要把耶稣带到首席罗马长官那里。本丢彼拉多是当时犹太的统治者;他的官邸在凯撒利亚,但逾越节期间,他在耶路撒冷,为的是能够尽快地扑灭麻烦的苗头。在彼拉多面前,耶稣的敌人把他描述成一个政治的反叛者,因为作为亵渎的起诉,就不会引起统治者足够的重视。问过几个问题之后,彼拉多发现耶稣是加利利人,于是彼拉多把他送到希律·安提帕那儿,后者已经听到了许多这位先知的事情,很想见到他,并且“指望看他行一件神迹”(《路加福音》第23章8节)。但是耶稣沉默以待。于是“希律和他的兵丁就蔑视耶稣,戏弄他,给他穿上华丽的衣服,把他送回到彼拉多那儿去。”(《路加福音》第23章11节)。极有可能



希律那时的住处是在城堡，那废墟今天在雅法门里面就可以看到。

所以耶稣又被带回给彼拉多，他很可能呆在安东尼 (Antonia) 堡，邻近圣殿本身，安东尼堡的遗迹如今尚存。在那儿彼拉多进一步审问耶稣，做出了三个他无罪的宣告。彼拉多给予耶稣的原告们一个机会，允许他们释放一名囚徒，耶稣的原告们选择了被判有罪的巴拉巴 (Barabbas)。彼拉多的妻子打发人来，叫彼拉多不要理会耶稣的事，因为她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苦。最终，彼拉多做出了死刑宣判，但又宣称：“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马太福音》第 27 章 24 节）。

在这之后，士兵们嘲弄耶稣自称救世主，给他披上长袍，带上了荆棘的王冠。今天到以色列的朝圣者，当参观安东尼堡底层时——它如今在锡安姊妹修道院 (Convent of the Sister of Zion) 里面，将被展示那场游戏的痕迹——被罗马士兵刻在一些石头表面；这条人行道就是通常所说的“石路” (Lithostratos)。^①“国王游戏”显然有助于提高犹太驻军的士气。在罗马军队里，派驻犹太被看成是一项最糟糕的任务。通过掷骰子，士兵们将选出一个滑稽的“国王”；接下来再掷骰子，那“国王”将被言语戏弄，并在肉体上遭受虐待。这个游戏和记录在福音书里（《马太福音》第 27 章 27 - 31 节、《马可福音》第 15 章 16 - 20 节）的耶稣被士兵嘲弄之间的相似，十分引人注目。

于是他们将他钉在了十字架上。那悲哀之路 (Via Dolorosa) 或“苦路” (Way of Sorrows) 就从安东尼堡外面开始。这是日后的基督教传统相信耶稣所走的路线，从彼拉多的审判

^① 人行道 (希腊语 Lithostratos) 今天依然可见，基本可确定存在于哈德良 (公元 117 - 135 年) 时期，而不是希律王或耶稣时期；参见 198 页的讨论。



大厅到他被钉死的骷髅地(Calvary)。在苦路的沿途标有 14 站(Stations of the Cross),表示发生过的不同事件,包括圣经记载的和相传的,而最后几站就在圣墓教堂(Church of the Holy Sepulchre)本身里面。全年的每个星期五下午,圣方济会的修士将带领所有想要加入祈祷行列的朝圣者沿苦路行进。

福音书的叙述同意耶稣被钉死在各各他(Golgotha),或称骷髅地(Calvary),两边各有一个窃贼相伴。传统上认为耶稣被钉死的地方,则是在圣墓教堂里。早在 2 世纪的时候,有基督徒暗示,他把这儿尊为耶稣的遇难地,由于罗马皇帝哈德良(Hadrian 公元 117 - 138 年)在那地点为维纳斯·阿芙罗狄蒂(Venus Aphrodite)建了一个异教的神殿,目的在于亵渎任何与犹太教有关的记忆(像他看待基督教),这里就更被确认为是耶稣的遇难地。圣墓教堂在以往的世纪中经历了诸多改观,而 1 世纪时的原来位置无疑在现今建筑下面。

耶稣复活并出现在许多见证人前,是被所有四福音书所肯定的。这一信念保留了基督教启示的核心。普通人冒生命的危险来证明这一信念,而基督教传统说耶稣的所有门徒除了约翰(自然,还有犹大)之外,都殉道而死。尽管寻找或希望有证据支持这说法,坚信耶稣实际上死而复活需要信仰,基于这一信仰,新约余下的部分被写了出来。

从耶路撒冷的陷落到阿拉伯的冲突

在粉碎了犹太人公元 70 年的反叛之后,获胜的将军提多凯



旋回到了罗马。元老院为他的荣耀竖起了一个凯旋拱门，那拱门今天还立在古罗马广场遗迹上，上面雕刻着罗马人带走的七枝形烛台和圣殿器皿图像。发行了一种新的钱币，显示一个被绑双手的妇女坐着悲伤，钱币上的说明写着(judaea capta) (“被俘的犹大”)。耶路撒冷和圣殿的被毁，国家可见的心脏和中心不复存在了。然而犹太的宗教领导人在约帕以南 13 英里的雅麦尼亚(Jamnia)重新组合，它的年长者继续提供权威的律法解释和应用；它也做出关于内政事务的决定，那是罗马人给予他们自由处置的部分。雅麦尼亚一直是犹太人一个重要的学习中心，直到公元 2 世纪结束。

现在犹大分成了各自的省，有一个元老院地位的统治者，由整编的罗马军团驻扎以保障和平。弗拉维亚(Flavian)皇帝(公元 69 - 96 年)和图拉真(Trajan 公元 98 - 117 年)在巴勒斯坦境内建立了许多的城邦，一些拥有相当的自治，包括铸造钱币的权力。弗拉维亚尼亚波利(Flavia Neapolis) (当今的纳布卢斯Nablus)的领土覆盖着古代整个撒玛利亚地区。希腊 - 罗马文化和都市化的交互作用，有效地阻滞了任何复兴犹太宗教的热情。图拉真还并吞了约旦东面的纳巴泰王国，并建成了一个新的阿拉伯省。

最后的犹太人起义发生在公元 132 到 135 年间，由巴·科克巴(Bar Kochba)领导；五个罗马军团被调来镇压。不同于早期(公元 70 年)的起义，我们没有约瑟夫或其它的历史学家可以依赖，起义的细节无从知晓。它或许是由于禁止行割礼的命令所引起的，尽管对此尚有争议。当然，哈德良皇帝(公元 117 - 138)要在耶路撒冷建造一个罗马人聚居区的决定，是一个起作用的因



素。这是一场实力不对等的较量，反叛被打败了，许多人被杀，更多的人被卖为了奴隶。

剩余的以色列人口降到了这等程度，即这土地现在的确成了一个罗马的省，哈德良执行他的计划，使得耶路撒冷成为一个希腊-罗马城市。他把城市改名为厄里雅卡丕托里纳(Aelia Capitolina)，并且禁止任何犹太人进入，违则处死。犹大被更名为叙利亚巴勒斯坦那(Syria Palestina)。耶路撒冷被更新，规模比从前小了许多，由于罗马第十军团的存在，它简直变成了一座军营。耶路撒冷主要的考古学家之一的梅尔·本-多夫(Meir Ben-Dov)写道：“皇帝来来去去，有些对犹太人怀有敌意，有些同当时的犹太领导发展友好的关系；但是没有一个允许犹太人返回耶路撒冷，并把这城市恢复为犹太人生活的中心。”^①

第三世纪早期，巴勒斯坦的城市化以繁荣的希腊-罗马文化继续着。一幅大约公元250年的地图显示，那时所有的城邦都被冠以了希腊-罗马式的名字。从公元70年巴勒斯坦的首都被从耶路撒冷转到凯撒利亚，但是在第四世纪戴克里先(Diocletian)(公元285-305)治下，这土地又被再细分为两个——继而是三个省。犹太人被给予崇拜和宗教表达的自由，包括修建犹太会堂，但是无权进入耶路撒冷。加利利湖旁的提比里亚(Tiberias)城变成了令人瞩目的犹太人学术中心，但是其犹太社区仍是城中少数群体和文化的集中地。

耶稣时代以后，基督教开始了它在巴勒斯坦的缓慢发展，像在《使徒行传》里记载的。一般说来，基督徒与公元70年和

^① 梅尔·本·多夫，《在圣殿的暗影中》，费城：哈珀与罗出版社，1982，190。



132 - 135 年的灾难无关。然而,像罗马政府偶尔地迫害新的宗教一样,在巴勒斯坦的基督教徒也没能幸免。殉道者查斯丁是一个来自纳布卢斯的巴勒斯坦基督徒,他在公元 165 年于罗马被执行死刑。在 1 世纪基督之后,越来越多的朝圣者,前往那些他们认为因基督的出现而神圣的地点,特别是伯利恒、耶路撒冷和拿撒勒。1982 年,考古学家在圣墓教堂里面最底层的石墙上,发现了一个船的雕刻,上面有文字: Dominus nimus (“上帝,我们来了”);这雕刻的时间被认定在公元 1 至 3 世纪之间,这一地点已经成为了朝圣者向往之地。

由于在这些世纪期间,有许多的耶路撒冷主教,显然城里的犹太居民并没有禁止基督徒。俄利根——第 3 世纪最多产和造诣高深的基督教神学家,他两次到过巴勒斯坦,在第二次,他被凯撒利亚和厄里雅卡丕托里纳的主教任命为祭司。那以后不久,他就移居凯撒利亚,在那儿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二十年,他于公元 254 年死于迫害。他的故事说明基督徒通常可以自由地搬家、写作和复制书籍、召集会议,并且一般来说可顺利地从事他们的生意。从查斯丁和俄利根所写的东西看来,似乎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和基督徒之间,关系并不是一贯地友好。

在早期教会历史上,最富有戏剧性的一个事件发生在公元 312 年:君士坦丁皇帝皈依成为基督徒。尽管他后来对于非基督徒态度友善,允许所有的崇拜自由,但是君士坦丁转而偏爱基督教会,并且结束了对它的迫害,吸引了大量的人们准备接受基督教的洗礼。公元 324 年之后,他变成了帝国唯一的统治者,那帝国包括巴勒斯坦各省。

对于到以色列的朝圣者来说,君士坦丁是有特别意义的,因



为他在那儿的建筑活动。公元 326 年，他派母亲海伦娜 (Helena) 去找出神圣的地点。靠着生生不息的传说的帮助 (以及一点点奇迹)，她找到了她认为是基督在伯利恒的诞生地，他在耶路撒冷的埋葬和复活地，以及他在橄榄山的升天地点。君士坦丁命令耶路撒冷的主教马加里尤 (Macarius) 去监督在这些地点建造教堂的帝国开销，在公元 331 年，皇帝亲自到圣地去朝圣，主持了这些教堂的落成仪式。耶稣升天教堂 (Church of the Ascension) 今天是一座清真寺，但是君士坦丁式的基础遗迹仍然能在圣墓教堂看到，而在主诞教堂 (Church of the Holy Nativity)，人们可以在现在的地板上，看到 4 世纪的马赛克赫然在目。

不久之后，公元 333 年，一位来自法国东南部波尔多 (Bordeaux) 的朝圣者访问了巴勒斯坦的圣地^①，并写下了他的见闻。他生动的形容和满怀热情的虔诚，使得这书一时洛阳纸贵。很快，成千的其他朝圣者就蜂拥到了神圣的圣地。“几十年间，在圣地神圣的地方祈祷的渴望，变成了不断增加的成千上万的人们主要的志趣，他们把自己视为受难基督的追随者。”^②多数人来了又走了，一些人来后就留了下来。根据传说，第 4 世纪最早的神学家之一的杰罗姆 (Jerome)，他生命中最后 34 年，都是住在伯利恒教堂下的一个山洞里。他大量的著作里，有一本拉

① 波尔多的朝圣者是已知最早来自西欧的参拜圣地的基督教朝圣者。他的旅行见闻《Burdigalense 游记》，实则罗列了所有他参观过的地方，但还是包含了对以色列境内某些地点的简短描述。A. 斯图尔特翻译的英文版由巴勒斯坦朝圣者的圣典学会出版 (伦敦, 1887)。

② G. 弗雷德里克·欧文，《从亚伯拉罕到中东的危机》，大急流城：威廉姆 B. 埃德曼，1957，170。



丁版的圣经——武加大译本 Vulgate, 直到 20 世纪, 它一直是西方基督教某种形式上权威性的版本。

大量的僧侣和修女住在巴勒斯坦周围各种各样的地方。教会历史之父尤西比乌斯在凯撒利亚继承了俄利根。除了来自波尔多的无名朝圣者的记述之外, 我们还有来自西班牙的修女伊吉利亚(Egeria)写的日记。她经过长途跋涉, 到 4 世纪末时来到圣地。^①这是一部具备非凡智慧和观察力的作品。她详细地描述了自己跨过北非、埃及和西奈半岛的行程。她在巴勒斯坦逗留了几个月, 包括圣周(复活节前一周)和复活节。她的叙述中充满了敬拜、衣着、队列、路线等各种细节, 以及对圣地的形容。对于如今渴望就以色列的基督教的地点, 做些严肃工作的那些人, 伊吉利亚是一座资料金矿, 她的著作被推荐给任何希望得到指导的人阅读。

随着大批的朝圣者涌入巴勒斯坦, 他们带来的消费, 使得这里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耶路撒冷现在被基督徒控制, 在教会的主要城市中, 它位居显赫, 其主教也跻身实权派元老。第一次基督教世界性主教会议, 于公元 325 年在小亚细亚西北部古城尼西亚(Nicea)召开, 确认了这一荣誉(正经 Canon 第 7 章)。最早定居在耶路撒冷的基督徒中有亚美尼亚人(Armenians), 它是正式接受基督教的第一个国家(大约在公元 300 年)。从那时起他们就在这城市里保持一个强大的存在, 亚美尼亚区里以圣詹姆斯大教堂(Cathedral of St. James)为中心。

君士坦丁沿着连接马尔马拉(Marmora)海与黑海的博斯普

^① 参见《伊吉利亚: 一个朝圣者的日记》, 乔治·金格拉斯翻译, 《古代基督徒作者》第 38 卷, 纽约: 纽曼出版社, 1970。



鲁斯(Bosporus)海峡建立了一座新城。他死后这儿被命名为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如今的伊斯坦布尔 Istanbul),并且变成了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因为它建在早先被称作“拜占庭”的一个城镇遗址之上,所以新的基督教皇帝所带来的文明和文化就被称作“拜占庭”,它一直维持到公元1453年,这时君士坦丁堡落入土耳其人手里。尽管君士坦丁堡皇帝被认为是罗马帝的一个继续,它的语言是希腊语,它的宗教是基督教。教会和国内政府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通常是国家支配教会。然而,君士坦丁堡以后的时期,拜占庭的版图被认为是从希腊向东直到波斯。

与朝圣者一道,大量的信徒来到了巴勒斯坦并建起了宗教的屋宇。许多这些拜占庭修道院的基础至今仍然存在,包括耶路撒冷和耶利哥之间,在凯尔特谷地(Wadi Qelt)的圣乔治(St. George's)修道院;耶路撒冷以西不远的拉特伦(Latrun)修道院;还有伯利恒附近的马萨巴(Mar Saba)修道院。

几乎从一开始,拜占庭帝国(Byzantine Empire)就处在外部势力的威胁之下。在7世纪,这威胁是波斯人,这时波斯王科斯罗埃斯二世(Chosroes II)正在扩张他的边界。公元614年他进入了叙利亚,从那儿长驱直入进军至耶路撒冷。城市被夺得,信仰的纪念碑被焚毁,包括圣墓教堂。据说在这次猛攻里有超过90,000人丧生,在战斗中,波斯人还部分地得益于基督徒和犹太人之间的厮杀。这次事件的震撼,唤醒了懒惰的拜占庭皇帝赫拉克利乌斯(Heraclius),他集结起一支军队并收复了圣地,在所有基督教徒慷慨的捐赠下,着手恢复圣墓教堂。就在赫拉克利乌斯和他的军队追击波斯人的时候,朝圣者又再次来到了圣地。



伊斯兰的征服

与此同时，一股新的宗教和军事力量在阿拉伯半岛凝聚增强。伊斯兰的崛起，始于公元 622 年穆罕默德从麦加 (Mecca) 到麦地那 (Medina) 的迁徙。当先知在公元 632 年去世后，他的追随者很快征服了阿拉伯半岛、叙利亚和埃及，公元 638 年，得胜的哈里发欧麦尔 (Caliph Omar) 挥师进军耶路撒冷。四个月的包围之后，该城有条件地投降了，欧麦尔慷慨地同意：允许基督徒和犹太人保持他们的宗教自由，以此作为他们纳税的回报。在征服的五十年间，欧麦尔清真寺 (岩石清真寺 the Dome of the Rock) 在圣殿山建成，地点 (按照穆斯林的 tradition) 在穆罕默德登霄处；而 (按照犹太人的 tradition) 这是亚伯拉罕通过自愿地献祭他的儿子以撒昭示信仰的地方。大概在同一时间，阿克萨 (Al Aksa) 清真寺也在圣殿山建成，地址原是一座基督教教堂，是优士丁尼 (Justinian) 于公元 536 年建造来献给圣母马利亚 (Virgin Mary) 的。

哈里欧麦尔的继任者奥斯曼 (Othman) 在公元 656 年被暗杀了。他的继任人阿里 (Ali) 是穆罕默德的堂弟，同时也是穆罕默德女儿法蒂玛 (Fatima) 的丈夫。但是阿里遭到穆阿维亚 (Muawiya) 反对，后者是位阿拉伯将军，来自麦加势力强大的伍麦叶 (Ummayad) 家族。这一隔阂导致了伊斯兰教两个主要分支间的裂痕，这状况一直持续到今天。逊尼派 (Sunni) (那些追



随 sunnah 圣行的人们, sunnah 意思是“路”或“方式”)是忠实于伍麦叶或穆阿维亚立场的,今天他们构成了穆斯林的大部。什叶派(Shia)(或 Shiites 什叶派教徒)大约占今天穆斯林的 10%,是阿里和法蒂玛路线的追随者。

在伍麦叶王朝的领导下,阿拉伯世界的中心从麦加转移到了大马士革,在那儿穆阿维亚一直是叙利亚的统治者。一个世纪的统治之后,伍麦叶王朝受到了挑战并且被打败,对手是一个来自东部波斯的集团,即著名的阿巴斯王朝(Abbasids)。公元 750 年,阿巴斯王朝将伊斯兰教首都迁到了巴格达,开创了阿拉伯文化在中东地区的黄金时代。

通常(但不是必然地),阿拉伯文化和伊斯兰教是交汇在一起的。在北非、埃及和美索布达米亚(今天的伊拉克),阿拉伯语言逐渐地取代了当地的语言。在巴勒斯坦,原本最通行的是希腊语,但阿拉伯语变成了官方语言。波斯(现代的伊朗)采用了伊斯兰教的什叶派形式,但是保留了她自己的文化和语言,使用阿拉伯字母表。土耳其从未被阿拉伯人征服过,也不被认为是个阿拉伯国家;然而,土耳其人采纳了伊斯兰教的逊尼派作为他们国家的宗教,但是保留了土耳其的语言,使用阿拉伯字母表。库尔德人(Kurds)从没有他们自己的国家,尽管他们欣然接受了伊斯兰教的逊尼派形式,但保留了他们自己的语言和文化特性;今天他们散布在从西北伊朗到东土耳其的土地上。

亚美尼亚人是小亚细亚人,他们强烈地抵制伊斯兰教的影响。早在公元前 6 世纪,他们就在今天的东土耳其形成了他们自己的国家,而且是正式地接受基督教的第一个国家,他们的国



王在大约公元 300 年受洗。公元 390 年,亚美尼亚国家被拜占庭和波斯皇帝瓜分,并且在公元 430 年,亚美尼亚人的独立在波斯、阿拉伯和土耳其征服者的手中相继失去;然而一种强烈的文化自我认同感留存了下来。

在穆罕默德于公元 632 年去世后,阿拉伯-伊斯兰快速地扩张开来。北非全境很快都屈服了,而且公元 711 年,阿拉伯军队跨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了西班牙。仅仅二十年之后,他们向北进军,到达了今天法国的图尔(Tours)。在那儿,公元 732 年,查尔斯·马特尔(Charles Martel)在战斗中打败了他们。从那时以后,他们缓慢地退却,整个中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阿拉伯-伊斯兰在西班牙保持着强有力的存在。

9 世纪期间,土耳其雇佣军(Mamelukes 马穆鲁克)在各个东方领土上建立了军事独裁。公元 867 年,一个名叫伊本·图伦(Iben Tulun)的土耳其人在埃及夺取了政权,他很快将统治扩展到了叙利亚,继而囊括了巴勒斯坦。公元 969 年,土耳其人的势力被一个新的埃及人王朝——法蒂玛王朝(Fatimids)打垮,它的名字来自于法蒂玛(Fatima)——穆罕默德的女儿和阿里的妻子。大约在公元 1000 年,他们建成了开罗(Cairo),以及与巴格达(Baghdad)的哈里发相匹敌。这样,巴勒斯坦变成了两大阿拉伯帝国之间角逐的战场,一个以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谷为中心,另一个则沿着尼罗河展开来。与此同时,拜占庭则经历了某种复兴,公元 962 年到 1000 年间,拜占庭军队入侵叙利亚竟达 38 次之多。

公元 11 世纪期间,一股新的力量从中亚走到了台前——土耳其的塞尔柱克(Seljuk)王朝。公元 1050 年他们占领了巴格



达,使它的哈里发(国王)成了他们的附庸。公元1071年,他们从埃及的法蒂玛王朝手里夺取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继而,他们转向北部的拜占庭帝国,在同一年(1071)他们打败了一支庞大的拜占庭军队,并且在东土耳其的曼兹科特(Manzikert)战役中,俘获了拜占庭皇帝。几个世纪以来,犹太人和基督徒一直都被允许保持他们的宗教生活,朝圣者继续在访问圣地,而这一切都被塞尔柱克王朝终结了,他们不断骚扰有时甚至杀死宗教朝圣者,这实际上结束了来此朝圣的可能性。这样,小亚细亚全部都对他们敞开了,君士坦丁堡本身也处于危险之中。东部的皇帝迈克尔(Michael)十二世(1071-1078)请求教皇格雷戈里十二世(Pope Gregory)(1073-1085)给予支持,但是教皇当时正由于欧洲大部分教会国家的争执而无暇他顾。事情留给了他的继任人乌尔班(Urban)二世(1085-1099),作为回应,他召集了第一次十字军(Crusade)。

十字军

今天去以色列的参观者,都不由得要通过各种渠道,走访十字军在约900年前的活动地点及他们所留下的建筑遗迹。这些地方包括在凯撒利亚的十字军城市、在比弗(Belvoir)或宁录(Nimrod)的宏伟遗迹、现在围绕耶路撒冷老城的城墙和它的几个城门、圣墓教堂以及主诞堂教堂的结构。然而,对于十字军的一个简要描述,或许有助于参观者更好地了解中世纪这段值得注意的史实。



在西欧,12世纪是宗教热情高涨的年代,加之城市的发展和总体生活的改善。朝圣十分普遍,因为在一个神圣的地方,人们或许可以发现宗教的遗迹。除此之外,快速城市化的地区活力以及随着封建制度的衰退,资本主义在战争中壮大起来,结果产生了来势凶猛的内乱。1095年,教皇乌尔班二世在法国的克莱蒙特(Clermont)会议上号召十字军东征。在号召里,他给每个人提供了很大的诱惑——物质的有力条件、通过团结在一起反对“异教徒”以结束内乱、完成一桩神圣和上帝意愿的任务。他还颁布了第一次大赦,借此,那些投入战斗的人们,就被宣告即刻获得了进入天国的许可。

十字军其实是这样一次军事远征——由教皇召集,被牧师传道,打击不信教者,为了收复圣地,被许以大赦。每一个十字军战士都发誓履行这些职责,并且佩戴一个十字在衣服上,作为他们行动的标记。大多数历史学家统计十字军总共是七次,但是仅有开头的三次是直接和圣地有关的。第四次十字军被转向洗劫君士坦丁堡,第五次是流产的童子军,第六次使法国的路易九世成为战犯,他死于第七次十字军。

教皇乌尔班二世召集的第一次十字军士气高涨,人群高喊着“Deus vult”(拉丁语“上帝的旨意!”),在“隐士彼得”(Peter the Hermit)和“穷光蛋瓦尔特”(Walter the Penniless)仓促而夭折的闹剧之后,正规大军出发了。

它由四支相当大的军队组成:一支来自下洛林地区(Lower Lorraine),由来自布永(Bouillon)的戈弗雷(Godfrey)和他的兄弟佛兰德斯(Flanders)的鲍德温(Baldwin)指挥;第二支来自法国北部,由来自佛兰德斯的罗伯特(Robert)和诺曼底(Normandy)



的公爵罗伯特率领；第三支来自法国南部，由来自图卢兹（Toulouse）的雷蒙德（Raymond）指挥；第四支来自意大利南部，由博希蒙德（Bohemond）和坦克雷德（Tancred）指挥。

军队没有单独的将军，但协调人是教皇的特使——勒布伊（Le Puy）的阿德赫马（Adhemar）主教，他建议所有人马都到君士坦丁堡集结。通过不同的路线，各路人马于1097年春天在那儿汇合，但是亚历克西斯（Alexius）皇帝对西方人造成的混乱以及他们粗鲁的行为很不满。1097年五月，他们包围了尼西亚，它投降了。到10月，他们到达了安条克（Antioch）。在仅仅七个月的围城后，该城于1098年6月有条件地投降了。一年之后，他们才到达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攻陷之后的大屠杀，是中世纪基督教徒最黑暗的污点之一，超过70,000无辜的犹太人和穆斯林死于刀剑之下。战利品是丰厚的，巨大的奖赏是两年来的艰难和危险旅程的报酬。

接下来的任务，是管理新近征服的领土。它被分为了四块土地，最北端是埃德萨（Edessa）郡，归鲍德温国王所有；在它南边是安条克公国，归博希蒙德和坦克雷德；在它南方是黎波里（Tripoli）公国，属于图卢兹的雷蒙德；耶路撒冷王国是从贝鲁特向南到内盖夫沙漠。布永的戈弗雷统治这块领土，用的名号是“圣墓的保卫者”，因为他坚持，在他的上帝为王的地方，没有人可以以“王”自居。每个邦国实际上是自治的，并且按照西欧的封建惯例组织。保留四个王国留下了隐患，十字军战士间产生了许多摩擦。一些人在战斗中被杀，而更多的人则回到了他们的家乡。那些留在巴勒斯坦的人们，在他们与当地入通婚，并接受了一种与温暖的、让人倦怠的天气更为吻合的生活方式后，



似乎失去了他们好斗的品性^①。

新的拉丁国家的防卫,由于两个军事僧侣阶层的兴起而得以巩固:圣约翰骑士(Knights of St. John)或叫医院骑士团(Hospitallers),和圣殿骑士(Knights Templar)。医院骑士团在1070年组建,为的是照料在以施洗约翰名字命名的朝圣旅客接待处生病的朝圣者,但是在1140年他们也执行军事任务。圣殿骑士被组建来专门防卫圣地并保护朝圣者。克勒福(Clairvaux)修道院的伯纳德(Bernard)(卒于1154年)是位神学家和教皇的顾问,他自己仿照熙笃修会(Cistercian Order)给圣殿骑士制定了规则。这两个军事修士会都要求他们的成员进行僧侣宣誓,也包括承担相关的军事义务。第三个军事修士会,条顿骑士(Teutonic Knights)修士会组建于1190年,作为基督教的突击队,直到十字军结束,也没有把他们在普鲁士发挥的能量完全释放出来。

G. 弗雷德里克·欧文(Owen, G. Frederick)评论到:

把骑士的精神与仁慈的誓言结合在一起的想法,为那个年代提出了一种极其流行的结合。来自整个欧洲的贵族和王子来到耶路撒冷加入新秩序。他们发展得如此普遍,他们控制了巴勒斯坦所有的朝圣旅客接

^① 著名的十字军历史学家史蒂文·朗西曼说道,第二次十字军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东方的法兰克居民与他们来自西方的同族人之间,习惯和观点大相径庭。十字军士兵在巴勒斯坦吃惊地发现了一个社会,它的成员在一代人的过程中,完全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朗西曼,《十字军历史》第3卷。纽约:哈珀与罗出版社,1962-1965,2:291。已定居东方的第一代十字军,没有做任何事帮助他们的第二代十字军“同族人”,他们呈现的威胁远大于解放的希望,的确,他们压根儿就不想也不需要被“解放”!



待处和医院,而且被授予在欧洲不同地方的农场和庄园共计 28,000 多个。^①

由于年龄或其它原因,那些不能够亲自到巴勒斯坦去的人们,可以通过贡献金钱和土地给骑士团(Military Orders)来参与这项使命,没有多久,圣殿骑士就异乎寻常地变成了欧洲一个强有力和富有的阶层。

十字军遇到的第一个严重的挫折,是埃德萨公国(Principality of Edessa)被摩苏尔苏丹(Sultan of Mosul)赞吉(Zenghi)在 1144 年圣诞节夺取。当这消息传到欧洲,教皇尤吉尼斯(Eugenius)三世召集了第二次十字军,它由不屈不挠的克勒福修道院的伯纳德传道动员。这次十字军由法国国王路易(Louis)十二世和德国皇帝康拉德(Conrad)三世率领。德国人首先出发,但是他们在途中遇到了大量的困难,最后被一个向导出卖,部队被带进了以哥念(Iconium)附近的一个狭窄山谷里,在那儿遭到了重创。康拉德作为一个朝圣者逃到了耶路撒冷,在那儿遇见了法王路易十二世,后者在前往圣地的路上也遇到了相似的不幸。短暂的逗留之后,他俩都回到了家乡,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以灾难性的失败而告终。

召集十字军,原本是为埃德萨(Edessa)的陷落而复仇,但是它失败之后,其它三个王国继续兴旺。阿拉伯人没有打算要进攻其它的邦国。的确,耶路撒冷王国与埃及的法蒂玛穆斯林(Fatimite Muslims)结盟,以打败来自大马士革和巴格达的阿拉伯盟军。但是 1169 年,一位库尔德将军萨拉丁(Saladin 1137 -

^① 欧文,《从亚伯拉罕到中东的危机》,215。



1193)变成了埃及的主人,五年之间,他成功地把长期以来争斗不断的所有穆斯林力量联合起来。然后,1187年7月,萨拉丁在拿撒勒附近的哈丁角(Horns of Hattin)(或 Hittim)遭遇并打败了拉丁人的十字军;结果是耶路撒冷的失落,连同大部分的圣地,还有“十字军军队之花”被“在哈丁的单独一击摧毁。”^①。十字军占领圣地的时间只不过88年(公元1099-1187年)。萨拉丁夺得了耶路撒冷,但是不像十字军在1099年那样摧毁这城市,他允许基督徒带着他们的牲畜和财产离开。

当这个不幸的消息传到欧洲,教皇英诺森二世(Innocent)召集了第三次十字军,这立刻得到了三位元首的赞同——德国皇帝弗雷德里克·巴巴罗萨(Frederick Barbarossa 1152-1190)、法国国王菲利普·奥古斯都(Philip Augustus 1180-1223),和英格兰的“狮心”国王理查德(Richard 1189-1199)。很多欧洲国家对这一计划表现出热情,“萨拉丁什一税”开始在基督徒中征集以支持这事业。德国皇帝率领他的100,000大军跨过土耳其进入叙利亚,但是在1190年6月,在悉里霞(Celicia)过一条溪流时,德皇淹死了,他的部队也分散了。对于这场事业,这可是个不祥的开端。

英格兰国王理查德与法国国王菲利普的军队在1190年夏天汇合。两支军队在意大利南部的墨西拿(Messina)度过了冬天,但是两位国王间出现一个私人的问题。理查德原本打算娶菲利普的妹妹阿黛丽亚(Adelia),但是现在他对她不再感兴趣了。菲利普和他的军队已由船队运到了阿卡(Acre),在那儿他

^① 歌文,《从亚伯拉罕到中东的危机》,224。



们加入了其它包围该城的十字军战士。理查德在塞浦路斯 (Cyprus) 遇到海难, 在那儿他抓住了统治者, 并向当地人征税。他还在那儿迎娶了纳瓦拉 (Navarre) 的贝伦加丽娅 (Berengaria)。他和他的军队最终抵达了阿卡, 1191 年 7 月 12 日, 城堡落入了十字军手里。萨拉丁同意为 5,000 名战俘支付赎金, 但是当钱还没有立刻送到时, 理查德就把他们全都砍了头。作为报复, 萨拉丁杀掉了他手中的十字军俘虏。

英国军队从阿卡向南进军并夺回了约帕, 但是领导者中间意见不合, 他们决定不再夺回耶路撒冷。他们与萨拉丁签署了休战协议, 推罗、阿卡、约帕被给予基督教徒, 朝圣者还拥有参观圣地的自由。在回家的路上, 理查德被奥地利公爵 (Duke of Austria) 抓获 (此人在阿卡曾被理查德蔑视), 并被监禁 15 个月, 目的是索要赎金。公元 1227 年, 德国皇帝弗雷德里克二世带领一支十字军, 此时他尚在被逐出教会的禁令之下。他没有得到来自骑士团 (Military Orders) 或巴勒斯坦的基督教神职人员的帮助, 但是他在外交和军事策略上是如此地纯熟, 以致他成功地与苏丹签订了协议, 借此, 基督教徒再次控制了耶路撒冷和其它神圣城市。极具讽刺意味的是, 似乎最成功的一次十字军行动, 是由一位被逐出教会的人带领, 用非常少的流血, 单独靠外交恢复了可观的领土。

但是在巴勒斯坦的基督徒迟迟未占领城市, 而且弗雷德里克和他的军队回了家乡, 这么一来, 短短几年之内, 耶路撒冷又回到了穆斯林手中。法国国王路易 9 世 (公元 1226 - 1270 年, 通常所说的圣路易) 两次试图夺回巴勒斯坦, 但收效不大。第一次他被抓获; 而第二次努力中, 他于公元 1270 年死在突尼斯。



在二十年间,阿拉伯军队成功地控制了整个巴勒斯坦。随着1291年阿卡的失守,前后持续了大约200年的十字军时代走到了终点。

一般来说,今天历史学家都认同十字军没有产生什么积极的结果,甚至多数还是消极的。他们失败于起初的目的,他们未能终止穆斯林的进展,不但没能帮助东部的帝国(原先的要求),反而在灾难性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中,他们加速了它的灭亡,由此深化了东西方之间的分裂。作为精神理想实现的传道,十字军他们自身通常是被不体面的动机所驱使的,行为也是给十字军战士的宗教蒙羞的。某些评论者提出,或许带有些许挖苦的意味,欧洲国内的争吵,因大批喜欢口角的无地贵族的离去,反而降低了,他们中许多人没有能够再回来。^①

来圣地的朝圣者经常参观的两个著名的十字军城堡,是比弗和宁录要塞。比弗要塞坐落在东部下加利利平原1,500英尺上。它由医院骑士团在12世纪建成。它见证了1180年到1184年间的激烈战斗,萨拉丁在哈丁角获胜之后,又再次包围了它。因为守卫者的勇气,萨拉丁允许他们在停止抵抗后未受伤害地离开。1968年,一队由梅厄·本-多夫领导的考古学家恢复了给人深刻印象的美丽要塞,使得参观者得以观赏。

宁录要塞名字取自传奇力量的神话人物,它坐落在以色列

^① 亨利·特里斯《十字军》,纽约:曼托书社,1962,113,写到:“十字军加速了许多变化。小规模财产被打破,从而形成大的合并,”某种程度上因为某些十字军战士未能返回家园,“经常有领地转入到留守的女儿手里,”(因为家里的儿子们不见了),继而经由婚姻转入其他家庭手里。特里斯还认为,从对新思想更为宽容的意义上来说,在东方的十字军战士其经历的结果,是一个更“自由的思维”在西方被接受了。



北部戈兰高地上。它在十字军和穆斯林之间几易其手,但是公元 1156 年后就为穆斯林所有。

如今的耶路撒冷老城城墙由苏莱曼(Suleiman)于 16 世纪建造,在十字军之后四百年,但是有些地方它们也依赖十字军的基础。

历史的更迭——从奥斯曼 帝国时期到现在

公元 1517 年,奥斯曼土耳其(Ottoman Turks)打败了埃及的马穆鲁克(Mamelukes)王朝,控制了巴勒斯坦和中东的其它地区。在此期间,这片土地上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宗教包容,小规模的犹太和基督徒社区也兴旺起来。在 19 世纪的中、晚期,犹太复国主义遍布欧洲,数以千计的犹太人移居到巴勒斯坦,准备在这儿建立犹太人的家园。在同一时期,这块土地也目睹了阿拉伯国家主义者集团的上升,不仅仅在巴勒斯坦,而且在整个中东。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土耳其与德国人结成联盟对抗西方联盟。巴勒斯坦被一位土耳其军队的将军统治,其总部设在大马士革。英国人组织和支 持一支阿拉伯队伍,由沙特阿拉伯的费萨尔(Feisal)王子指挥,一位英国军官 T. E. 劳伦斯(Lawrence)予以辅佐。他们与英国驻守在埃及和巴勒斯坦的指挥官埃德蒙·阿伦比(Edmund Allenby)将军一道,于 1918 年将土耳其人赶出了这个地区。

战争期间,英国外交大臣阿瑟·詹姆斯·巴尔福(Arthur



James Balfour) 提出了一项颇有争议的宣言。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对巴尔福宣言的目标各持己见。犹太人解释说, 这项宣言是支持他们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家园。阿拉伯人则拒绝接受这一解释。英国在中东的国家利益, 是享有苏伊士运河的使用权。然而, 他们没有在巴尔福宣言里给出一种解释, 即为了他们的利益, 将不会疏远阿拉伯人或犹太人。这种含混不清的结果是, 国际联盟采取行动, 将巴勒斯坦的控制权给了英国人。通常所说的英国委任统治时期, 始于 1922 年, 到 1948 年以色列建国后结束。因为关于哪一个集团将在巴勒斯坦有一个独立的家园存在着混淆, 广泛的动乱和暴力行动, 发生在阿拉伯人对犹太人、犹太人对阿拉伯人以及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对英国人之间。在巴勒斯坦, 经常发生骚乱和对立派系间相互的政治恐怖行为。

巴勒斯坦内的紧张形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得以缓解。英国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在抗击德国人中联合起来。然而, 二战结束, 以及纳粹对欧洲犹太人的暴行被揭露出来以后, 犹太人和西方联盟中出现了一种更加强烈的倾向, 要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家园。最终, 联合国在 1947 年投票将巴勒斯坦分隔为独立的犹太国和阿拉伯国家。这一提议于 1947 年 11 月 29 日在联合国获得通过, 犹太人对此表示接受, 阿拉伯人则予以拒绝。1948 年 5 月 14 日, 在一个独立的以色列国家宣布成立以后, 第二天, 五个邻近的阿拉伯国家宣布对以色列开战。以色列击败了阿拉伯军队, 并且控制了额外的被联合国划分给巴勒斯坦阿拉伯国的土地。这次战争还使以色列占领了西部的半个耶路撒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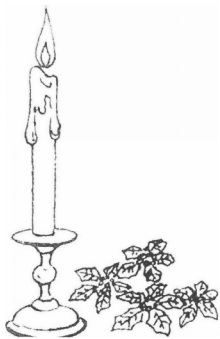


绝承认以色列存在的权力。这一否认的结果是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其它几次主要的战争。1956年,埃及通过加沙地带(Gaza Strip)进攻以色列,以色列在1956年11月占领了加沙地带;1967年,在著名的六日战争里(以色列与阿拉伯的叙利亚、约旦和埃及间的战争),以色列人再次成功地打败了联合的阿拉伯军队。结果,这一战争后以色列占领了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戈兰高地和西奈半岛。占领约旦河西岸,使以色列控制了东耶路撒冷,这是自从罗马于公元135年毁灭以后的第一次;几乎两千年来,西墙第一次在犹太人的控制之下;最终,埃及和叙利亚再次进攻以色列,著名的赎罪日战争(Yom Kippur War)打响。这次战争的结果是以色列人吞并了戈兰高地,并且在西奈建立了定居点。后在美国前总统卡特的斡旋下,作为戴维营协议的一部分,西奈半岛被归还给了埃及。



第二部分

圣经的地点



欲知詳情
請向
PDG



以色列(耶路撒冷以外)

阿布高什 (Abu Ghosh) (基列耶琳 Kiriath - jearim)

圣经出处:《撒母耳记上》第7章1节;《历代志上》第13章5-8节。

阿布高什是耶路撒冷西北偏西大约8英里(13公里)的一个小村庄,靠近连接耶路撒冷与特拉维夫的高速公路。与阿布高什联系在一起的唯一有名的圣经事件,是在亚弗(Aphek)^①战役中,约柜被非利士人夺得。按照《撒母耳记上》第5-6章的记述,约柜被带到亚实突,在那里,约柜在非利士人中间的出现引发了麻烦,使得它回到了以色列人那儿。约柜首先被带到伯示麦,然后带到基列耶琳,在那儿保留了二十年。在大卫为王以后,将国家的首都迁移到耶路撒冷,他把约柜从基列耶琳转移到了耶路撒冷(《撒母耳记下》第6章12节以下;《历代志上》第13章5-8节)。

① 亚弗在圣经地点条目下被详细论述。



亚柯(Acco)(阿卡 Acre)

圣经出处:《士师记》第1章31-32节;《使徒行传》第21章7节(多利买)。

亚柯是地中海岸边一个美丽的海滨城市,位于海法和现在以色列与黎巴嫩的边界之间。它是一个令人关注的古老城市,在圣经的前、后时期都是这样。

早在公元前19世纪,亚柯在《出埃及记》里被提及。《士师记》第1章31-32节记载了征服和定居期间,亚设(Asher)支派成员没有能够从亚柯赶走当地人;这座城市仍然控制在那些或许是腓尼基人先驱手里,这些人后来控制了这一地区。后来亚历山大大帝夺得这里,公元前333年,他在这儿建立了一个铸币厂。亚历山大死后,该城市给了他的将军托勒密,并被更名为托勒密斯(Ptolemais)。公元前200年,塞琉西王朝控制了这座城市,继而,当庞培(Pompey)于公元前63年夺取这片土地后,罗马人开始接掌这里。保罗在第三次使命性的旅程期间访问的,就是这座罗马人的城市。(《使徒行传》第21章7节。)

某些与亚柯联系的非圣经的历史事件,包括阿西西(Assisi)的马可波罗(Marco Polo)和圣弗朗西斯(St. Francis)二人的造访。十字军期间,亚柯在欧洲军队手中得到巩固,这时它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贸易中心。在耶路撒冷落入穆斯林手中以后,这城市成为了十字军的首都。亚柯老城如今的城墙,时间可溯源到十字军占领时期。1187年,著名的阿拉伯领导人萨拉丁夺得该城,仅仅十年之后又失去了她,被英国的狮心查理率领的十字军所得。最终,1291年,在43天的围攻之后,马穆鲁克王朝从十



字军手里收复了该城。

艾 (Ai)

圣经出处:《创世记》第12章8节;第13章3节;《约书亚记》第7章2节-8章29节;《以斯拉记》第2章28节;《尼希米记》第7章32节;《耶利米书》第49章3节。

尽管对古代艾的确切地点有一些争议,现在通常认同的就是如今的艾特(Et-Tell)。希伯来文中,“艾”的意思是“废墟”,这与现代阿拉伯名字相类似,那意思是“土墩”或“堆”。艾特(Et-Tell)在贝廷 Beitin(圣经的地点伯特利 Bethel)以东约一英里,就在耶路撒冷的西北方。

艾是最著名的两个圣经事件的发生地。第一个,据说亚伯拉罕在前往迦南移居时,曾在伯特利与艾之间露营,并且在那儿建了一个祭坛。(《创世记》第12章8节;第13章3节)。第二个,据记载,在以色列人入侵这块土地期间,艾是被约书亚和他的军队征服的第二个城市(《约书亚记》第7章2节-8章29节)。按照这一叙述,约书亚第一次征服这座城市的企图失败了,原因在于亚干(Achan)的罪过;在第二次尝试中,亚干因抗命不从被惩罚之后,约书亚成功地夺取了城市。考古发掘显示,这里曾存在一个小的、没有城墙的铁器时代的村庄,但不是一个大规模的设防城市。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圣经所说的以色列征服艾,是否就是最初所提到的对伯特利附近的占领。

亚弗 (Aphék) (安提帕底 Antipatris)

圣经出处:《约书亚记》第12章18节;《撒母耳记上》第4



章 1-11 节;29 章 1 节;31 章 1-7 节;《列王纪上》第 13 章 17 节;《使徒行传》第 23 章 31 节。

这一地点位于特拉维夫东北偏东几英里处,在沙仑平原上,在如今的拉斯·埃莱(Ras el-Ain)。

早在公元前 19 世纪时,亚弗在古老的埃及文献里被提及,并且早在公元前 3000 年时,这儿有座有围墙的城市,表明它已经是颇有名气的地方了。

在公元前 12 世纪,非利士人从亚弗发动了一次军事行动攻击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把约柜带在营中,相信这能够保佑他们在战斗中获胜(《撒母耳记上》第 4 章 1-11 节)。然而在战斗中以色列人被打败了,约柜也落入了非利士人手里。两军间的第二次交战与亚弗联系在一起。非利士人从亚弗发动了基利波战役,在战斗中扫罗和约拿单被杀了(《撒母耳记上》第 29 章 1 节)。

在希律王治下,亚弗被收复并重新命名。约瑟夫在《犹太战记》第 1 章 417 行评论道:“希律深爱他的父亲,虽然其他任何人大概也这样;因为他为父亲建了一座纪念性建筑,而且他建的那座城,位于他的王国最好的平原上,那里面有丰富的河流和树木,取名叫安提帕底。”这城市取名自希律的父亲,被建在旧约所说的亚弗的这个地方。在新约(罗马人)时期,安提帕底变成了一个往来于耶路撒冷和凯撒利亚玛丽蒂玛(Maritima)之间旅人的歇脚站。当保罗在去凯撒利亚受审途中,就在此度过了一夜(《使徒行传》第 23 章 31 节)。

亚拉得(Arad)

圣经出处:《民数记》第 21 章 1-3 节;33 章 40 节;《约书亚



记》第12章14节；《士师记》第1章16节；《列王纪下》第18章22节、22-23节。

尽管在圣经里亚拉得不是经常被提起，但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旧约地点。它建在内盖夫沙漠北方边缘，距离同名的以色列现代城市以西5英里（8公里），往东大约20英里（32公里）就是别是巴。由于出色地保存了它的废墟，以及在那儿重要的历史发现，亚拉得是这土地最令人关注的地点之一。然而，它遥远的位置使得只有为数不多的参观者来此访问。这里有人定居的时间，要追溯到红铜时代（Chalcolithic）晚期（大致为公元前3400年）。考古学家发现，这一地区的进化，发生在三个阶段中。第一个阶段是红铜时代定居，涉及少量的人口并且涵盖了公元前3400和3200之间的一段时间；随后是公元前3000到2900年间，迦南人在这里建造了一个设防的城市，这也是一个青铜器时代的早期城市——它变成了重要的商业中心；这个定居过程在公元前2700年被终止了，直到铁器时代早期（公元前1200年），这里才又重新开始定居。

亚拉得历史的下一个重要阶段，是从所罗门统治（大约公元前960年-920年）时起，那时候亚拉得是一个保卫以色列南部边界的前哨。在这时候定居规模不大，主要集中在一个俯瞰这个古老迦南城的小山上。这一地区是今天通常所说的城堡。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拜占庭时期（公元324-640年）。

古老的亚拉得的考古挖掘，揭示了一些重要的信息。首先，它们表明迦南人是富有经验的，他们有能力建造计划周详的城市。最初人们或许想知道，为什么迦南人会把亚拉得建造在山下，以色列人的城堡后来所在的地方。约哈纳·哈罗尼提供了



这一解释:

在(城市废墟)的最低处,有一个人工的凹陷,这是大水槽的遗迹,整个镇子区域的水都可以收集到那里面……亚拉得山脊是由始新纪石灰岩组成,它能够很好地保存水源,甚至在涂层的泥水工程情况下。显然地,从那时期到今天,天气没有任何可以感知的变化。而且,显而易见,从这地区的地质构造来看,亚拉得附近没有井或其它水源。因此,水的供应完全来自雨水的收集。在冬季雨水极少收集到,年平均不超过150-200毫米之间。^①

亚拉得被建成这种样子,为的是最大限度地采集和收储雨水。据哈罗尼估计,中心水槽或蓄水池一年能够收集和存储大约250万加仑的水。^②

第二,亚拉得揭示了许多有关青铜器时代早期迦南人的建筑实践。有几处房屋遗迹被发掘,其中至少有一处得到复原,结果发现,建在这一地区典型的迦南人房屋,是建在地面以下的。通过一个带台阶的门洞向下进入房屋里面。大多数房屋是住所复合体的一部分^③,不过有些也不是这样。房屋有一到两个房间;对于两个房间的屋子,大的房间被认为是用作家庭起居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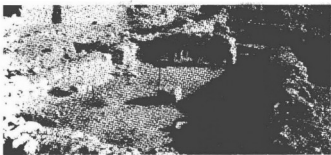
① 约哈纳·哈罗尼,《以色列考古学》,费城:威斯特敏斯特出版社,1982,61。

② 约哈纳·哈罗尼,《以色列探险日记》(1967):237。

③ *Insula* 功能像一个古代的住宅区或社区,在新约和旧约时期这些是很常见的。每个 *insula* 由几个独立家庭的几间屋子组成,每个家庭通常都会把其中一间屋子作为他们的住处。在 *insula* 里,还有一些由所有家庭共享的社区房。它们包括一个大的开放的院子,墙周围摆有椅子,人们可以坐在那里。也有一个社区的厨房。偶尔,还有一个公共的储物区域。



而小一些的则用作厨房和储藏。大的家庭活动室里沿着墙设置了长凳。



亚拉得：两个房间的屋子

第三，在亚拉得的考古发掘，使人们对于这座城市在圣经出埃及以及征服迦南的传统中扮演的角色，提出了疑问。（《民数记》第21章1节以下[还有33章40节以下]）。亚拉得的国王将不会允许希伯来人通过他的地盘进入迦南。希伯来人不得不选择供替代的路线——沿着死海的东边穿过摩押沙漠。后来，《约书亚记》第12章14节列举了亚拉得国王在征服期间打败的诸王。在亚拉得的考古发掘与修复中，一直都没有实物的证据来证实这些事件。

在亚拉得其它重要的发现，与铁器时代建在城堡上的城市或要塞有关。发掘过程中，考古学家在此发现了一个铁器时代以色列人的宗教遗迹，附着着内部圣堂，或叫至圣所（Holy of Holies），模仿在耶路撒冷的圣殿而建。由于迄今为止，我们对于在耶路撒冷的至圣所的了解，仅限于圣经对它的形容，为此这一发现非常重要。很可能是所罗门建造了这一敬拜中心，这样一来，驻扎在亚拉得的军队就有了一个敬拜的地方，而不必远行



到耶路撒冷去了。

发掘还发现,在至圣所里面,有两个立柱(mazzevot 竖立的石柱)和两个焚香祭坛(就在它的外面,在神圣区域的入口处)。然而,每一对里只有一个是必需的。此地点发掘和修复的参与人之一,以色列国家公园局的亚拉得管理者杰克·坎贝尔(Jack Campbell)指出,额外的立柱和香坛被放在这儿,或许是因为原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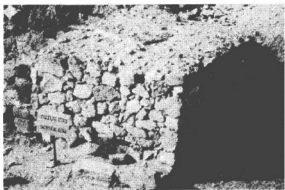


亚拉得:至圣所

的那个被埃及人亵渎或污损了(公元前 920 年,埃及法老示撒 [Shishak] 对这城市发动了军事行动)。这里发掘的原始的祭坛和立柱,现在陈列在耶路撒冷的国家博物馆里。

邻近至圣所遗址,坐落着一个神圣的祭坛,是一个用于燔祭的祭坛。最有意思的是,祭坛的大小要遵循圣经里的要求:“你要……作坛,这坛要四方的,长五肘,宽五肘,高三肘”(《出埃及记》第 27 章 1 节)。^① 此外,祭坛要用未经打磨的石头建造。这一额外的要求来自《出埃及记》:“你若为我筑一座石坛,不可用凿成的石头,因你在上头一动工具,就把坛污秽了。”(《出埃及记》第 20 章 25 节;也可见《列王纪上》第 6 章 7 节)。

^① 1 肘尺大约为 18 英寸长。所以在亚拉得的祭坛大致为 90 × 90 × 54 英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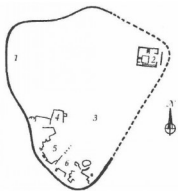
亚拉得：铁器时代祭坛

这一圣殿为什么会废而不用并终止运作，其原因尚不清楚。对此圣经给出了两种可能的解释：希西家和约西亚国王的改革。对于在亚拉得的献祭敬拜活动的终结，希西家很可能负有责任。《列王纪下》第 18 章里，记述了西拿基立对犹大王国军事行动的故事。西拿基立的一个仆人来到耶路撒冷，对希西家和城里的居民说，“你们若对我说，我们依赖耶和華我们的神，希西家岂不是将神的邱台和祭坛废去，且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说，你们当在耶路撒冷这坛前敬拜吗？”（《列王纪下》第 18 章 22 节）这一段叙述表明，希西家毁掉了耶路撒冷以外的祭坛和邱坛。约西亚实行了相似的计划，撤掉了耶路撒冷以外的祭坛和邱台。《列王纪下》第 23 章 8 节记载约西亚：“从犹大的城邑带众祭司来，污秽祭司烧香的邱坛，从迦巴（Geba）直到别士巴。”归根结底，没有人知道这些国王中，究竟谁应该对从亚拉得移走邱坛负责（如果真该负责的话），但看来他们当中肯定有一位，在进行改革时这么做了。



图例:

- 1 市政厅
- 2 以色列人要塞
- 3 蓄水池
- 4 宗教场所
- 5 宫殿
- 6 修复的住处



亚拉得:城堡废墟图示

亚实突(Ashdod)

圣经出处:《约书亚记》第13章1-3节;第15章46-47节;《撒母耳记上》第5章1-8节;第6章17-18节;《阿摩司书》第1章8节;《马加比书》(Maccabees)第5章68节;第10章84节;第11章4节(名为亚锁都[Azotus])。①

亚实突是非利士人的五个主要城市之一,其废墟处于加沙和特拉维夫的中间地带,距离地中海约3英里远。亚实突最值得记住的是,在亚弗战役期间,它是约柜被非利士人夺走后,重又拿回来的地方。(《撒母耳记上》第5章1节)。②。

犹大王乌西雅(Uzziah)在攻击非利士人时,拆毁了亚实突城,还有迦特城、雅比尼(Jabneh)城(《历代志下》第26章6

① 在规范的书籍中,基督教新教的传统并未包括次经,然而,罗马天主教会是接受它们作为续经。至于把它们放在这里(还有其它地方)作为参考,是因为这些记录具有历史和纪年的意义。

② 见上面亚弗的章节。



节),它后来被萨尔贡治下的亚述人(Assyrian)夺得。在希腊化期间,亚实突被称为亚锁都(Azotus)。在塞琉西王朝和马加比家族间的战争期间,在亚锁都城被犹大·马加比(Judas Maccabeus)得到前,许多希腊人来此寻求避难(《马加比书上》第5章68节)。犹大撤掉了城里所有异教徒的宗教象征。后来该城被犹大的兄弟约拿单焚毁(《马加比书上》第10章84-85节)。

约瑟夫《犹太古代史》第14章75、88行里叙述,公元前63年,在庞培成功的入侵后,罗马人控制了该城。后来,按照他书中(第17章188-189行)的说法,希律王“把雅麦尼亚、亚实突和法萨利斯(Phasaelis)遗赠给了他的妹妹萨洛米。”

亚实基伦(Ashkelon)

圣经出处:《士师记》第1章18节;14章19节;《撒母耳记上》第6章17节;《撒母耳记下》第1章20节。

亚实基伦是非利士人的五个主要城市之一,位于以色列南部的沿海平原的非利士平原。它的历史可以回溯到公元前3,000年。从圣经的角度说,亚实基伦最值得记住的,是它与大力士参孙(Samson)的联系:“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他就下到亚实基伦击杀了三十个人,夺了他们的衣裳,将衣裳给了猜出谜语的人。”(《士师记》第14章19节)。参孙为了他们的衣服杀了那三十个人,以此来偿付他的赌债。

亚述王提革拉-帕拉萨三世大约于公元前734年入侵该城,但是不久它又重获独立;在希西家当权期间,它参与了犹太反抗亚述人的起义,直到西拿基立于公元前701年再次为亚述



人征服它。陷落于亚述人后,在它被尼布甲尼撒于公元前 609 年摧毁前,埃及人短暂地控制了亚实基伦(《耶利米书》第 47 章 5-7 节)。在希腊化期间,它变成了托勒密王朝的地盘。

希律王或许出生在亚实基伦;他的祖父曾是这里的阿波罗神庙及一个祭祀团体的头儿。希律花了大量的金钱重新打造这座城市,比他在任何其它的前非利士城市上花的钱财都多。约瑟夫在《犹太战记》第 1 章 422 节写道,他“建造了浴室和昂贵的喷泉,还有围绕一个庭院的回廊,那些建筑在技艺和规模上都令人称奇。”把所有这些特别的关注给予亚实基伦,很明显该城深得希律青睐。他死后,奥古斯都凯撒把希律在亚实基伦的宫殿给了希律的妹妹萨洛米。(约瑟夫《犹太古代史》第 17 章 321 节)。

第一次犹太人起义期间(公元 66-70 年),亚实基伦的人民站在罗马人一边,反对奋锐党人,他们得到了许多特别优惠拨款奖励。亚实基伦变成了一个十分富裕、有地位和权力的城市,从公元 70 年直到它落入奥马尔哈里发手中(7 世纪伊斯兰的人侵)。

亚西加(Azekah)

圣经出处:《约书亚记》第 15 章 35 节;《撒母耳记上》第 17 章 1 节;《耶利米书》第 34 章 6-7 节。

亚西加位于拉吉台形土墩(Tell)附近的士非拉^①,罗波安在此修筑了城邑。(《历代志下》第 11 章 9 节)。它是最后一批落

^① 士非拉是以色列的一个地理亚区。在“地理概览”章节里,已经对它做了较为详细的说明。



人尼布甲尼撒的军事占领(开始于公元前 597 年)的犹大城市之一。(《耶利米书》第 34 章 7 节)亚西加在拉吉的信中被显著地提及^①。当拉吉的人们等待巴比伦人军队进军时,其中一封信说到亚西加:“让(我的)上帝知道,我们正等待着拉吉的信号,按照所有我的上帝给予的迹象,因为我看不到亚西加。”^②这段文字意味着亚西加那时已经被毁灭了。

班亚斯(Banyas)(凯撒利亚腓立比 Caesarea Philippi)

圣经出处:《马太福音》第 16 章 13-20 节。

班亚斯是现代人对其古代名字 Panyas 或 Panias 的讹读。它位于黑门山的西南角,加利利湖以北,在耶稣的年代被称为凯撒利亚腓立比。在迦南人时期,巴力神(Baal)的信仰中心就设在这儿。后来,在希腊化期间,潘神(Pan)在这里被敬奉,并由此而得名。

公元前 198 年,大致在班亚斯附近,在经过长期战争之后的最后一场战役里,塞琉西王朝打败了托勒密王朝,得以控制了犹太/巴勒斯坦。后来,罗马人通过庞培的征服,控制了这一地区。希律王撒手西去之后,这片领土给了希律的儿子腓力。希律·腓力(Herod Philip)建造了凯撒利亚腓立比作为他的首都,名

^① 拉吉台型遗址的挖掘,由詹姆斯·斯塔基率领的一个小队于 1932 至 1938 年间进行。在 1935 年,在城门附近的一间屋子里,第 18 个写有文字的陶器碎片被发现。这些信件由圣经希伯来语写成,年代大约在巴比伦人入侵时。它对从事古代圣经希伯来语研究的学者提供了帮助。所有这些信件都是寄给拉吉一位杰出的城市官员雅乌什的。

^② 基思·N·舒维尔,《聚焦圣经考古》,大急流城:贝克尔书屋,1978,426。



字取自恺撒(Caesar Tiberias)和他自己名字的组合。

说到潘神洞(Cave of Pan),约瑟夫写道:它“靠近约旦地基……有一个高耸入云的山顶,在它的旁边、下面或者是在底部,张开着一个黑洞;它里面是一个陡降到巨大深渊的可怕绝壁;它里面有很深的水,是静止的;当有人丢下什么东西来测量水下地层的深度时,没有足够长的绳索能够抵达底部。”(约瑟夫《犹太战记》第1章404-406行)。巴盖尔·皮希内(Bargil Pixner),一位住在耶路撒冷圣母安眠大教堂(Dormition Abbey)的学者提出,异教徒或许献祭给这个山洞里的神和阴间的魔鬼,在希腊化和罗马人时期,这里又被认为是通往地狱之途。^①



班亚斯:潘神洞

《马太福音》书明确了彼得在凯撒利亚腓立比境内指认耶

^① 皮希内是于1992年2月在班亚斯与查尔斯·裴吉的一次私人交谈中作出这种假设的。



稣是基督(《马太福音》第16章13-20节)。有可能耶稣和他的门徒在潘神洞附近某处,当耶稣问他们“人说我人子是谁?”彼得指认之后,耶稣说明那“地狱之门”不能够胜过那教会。(《马太福音》第16章13-18节)

别是巴(Beersheva)(比尔谢瓦 Beer-sheba)

圣经出处:《创世记》第21章14、33节;第26章23-33;第28章10节;第46章1-7节;《士师记》第20章1节;《撒母耳上》第3章20节;第8章2节;第15章2-9节;《列王纪上》第19章3节;以及其它。

别是巴台形土墩位于今天的别是巴(Beersheva)市以东大约5英里(8公里)。它在耶路撒冷西南偏南约40英里(64公里)处,是著名的“内盖夫首府”。别是巴(Beersheva或Beer-sheba)这名字至少有两种可能的意思。首先,它的意思可能是“七之井”,因为就是在这儿,亚伯拉罕用七只羊羔换了一眼井(《创世记》第21章25-31节)。第二,它的意思可能是“誓言之井”,是为了纪念亚伯拉罕与亚比米勒(Abimelech)的誓言(《创世记》第21章31节),或者是以撒与亚比米勒的誓言(《创世记》第26章28-33节)。

在旧约里,别是巴成了以色列最南端边界的象征。“从但到别是巴(from Dan to Beersheba)”这句话,被用来定义以色列的地理界限(从北向南),这说法在圣经里出现了多次(《士师记》第20章1节;《撒母耳上》第3章20节;《撒母耳下》第3章10节等等)。

别是巴最著名的是它与先祖间的联系。在这儿亚伯拉罕与



亚比米勒订约,并且以撒建了祭坛来纪念耶和華对以撒父亲的许诺。在饥荒期间,雅各离开这儿动身前往埃及(《创世记》第46章1-7节),完成了他与儿子约瑟的团聚。

另外,圣经里还提到,别是巴是撒母耳堕落的儿子——约珥(Joel)和亚比亚(Abijah)做了士师的地方(《撒母耳记上》第8章2节)。后来,撒母耳从别是巴进攻亚玛力人(《撒母耳记上》第15章2-9节)。就是在一行动期间,扫罗(Saul)不服从上帝的指挥,结果上帝拒绝让扫罗成为国王。后来,以利亚从耶洗别那儿逃出来,到了别是巴(《列王纪上》第19章3节)。

与内盖夫其它地方一起,别是巴在公元前7世纪被以东人从犹大那儿夺得,而在公元前6世纪尼希米时期它又再次回到以色列人手里(《尼希米记》第11章27节)。

今天,别是巴是以色列南部贝都因(Bedouin)文化的中心。

伯大尼(Bethany)

圣经出处:《马太福音》第21章17节;第26章6-13节;《马可福音》第11章11节;第14章3-9节;《路加福音》第10章38-42节;第19章29节;第24章50-51节;《约翰福音》第11章1-44节;第12章1-11节。

伯大尼是橄榄山东边山坡上的一个小村庄,在耶路撒冷以东约2英里(3公里)处。它的名字意思是“贫穷之屋”或“痛苦之屋”。它意思也可以是“亚难雅(Ananiah)之屋”^①。伯大尼是耶稣的朋友马利亚、马大(Martha)和拉撒路(Lazarus)的家。耶

^① 按照《尼希米记》11:32,便雅悯支派的人住在亚难雅(Ananiah)的村庄。贝特亚难雅意思就是“亚难雅之屋”,可以记为伯大尼。



稣经常到他们家里做客，在他被捕和处死前的一周，他和这些朋友待在这儿。

福音书传说，伯大尼有四个事件与耶稣的生活和传道有关联。第一个，耶稣在这儿，在马利亚和马大的屋子里，与她们讨论关于上等的福分的问题（《路加福音》第 10 章 38 - 42 节）。第二个，在这儿患麻风病的西门（Simon）家，有一个女人将一瓶香膏浇在耶稣头上（《马太福音》第 26 章 6 - 13 节）。第三个，在这儿，耶稣神奇地使患病死去四天的拉撒路（即给耶稣浇油的那位妇女的兄弟）复活了（《约翰福音》第 11 章 1 - 44 节）。最后，耶稣在他进入耶路撒冷之前，在这儿与他的朋友们一起用最后一餐（《约翰福音》第 12 章 1 - 11 节）。

在伯大尼的考古发掘中，找到了一个 4 世纪的教堂遗迹，建在传说中的拉撒路坟墓上；它被一个 5 世纪的教堂代替，后来又经历了许多世纪的更迭。今天，一座建于 20 世纪五十年代的新教堂，矗立在传说中的拉撒路坟墓原来的基础上。

伯特利 (Bethel)

圣经出处：《创世记》第 12 章 7 - 8 节；第 13 章 3 - 4 节；第 28 章 10 - 22 节；《约书亚记》第 12 章 16 节；第 16 章 2 节；第 18 章 21 节；《士师记》第 1 章 22 - 26 节；第 4 章 5 节；第 20 章 18 - 28 节；《撒母耳记上》第 7 章 16 节；第 10 章 3 节；第 13 章 2 节；《列王纪上》第 12 章 25 - 33 节；第 13 章 1 节；《列王纪下》第 2 章 2 - 3 节、23 - 24 节；《阿摩司书》第 3 章 14 节；第 4 章 4 节；第 7 章 10 - 17 节。

伯特利（意思为“上帝之所”）位于耶路撒冷以北大约 12 英



里(19公里),在今天贝廷(Beitin)的地点,早在公元前3,000年前就有人在此居住。

许多重大的圣经事件发生在伯特利或其周边一带。这城市与先祖有着显著的联系。亚伯拉罕在这儿扎营,并且在伯特利和艾之间建造了一个祭坛(《创世记》第12章7-8节)。亚伯拉罕与罗得在此分手(《创世记》第13章2-7节)。也是在这儿,雅各在梦中见到了连接天地的阶梯(《创世记》第28章10-22节),在伯特利上帝更新了他与雅各的盟约(《创世记》第35章1-15节)。

在以色列入侵和征服时期,伯特利是一座迦南人的王城(《约书亚记》第12章16节)。考古发掘揭示,这城市在公元前13世纪晚期被摧毁,这日期与以色列入侵这块土地的时间相吻合。圣经里没有提到伯特利是被入侵的以色列人征服的城市之一,但是,当时另外一个小得多的、没有设防的村庄艾倒被提及了。因为艾和伯特利彼此挨得那么近,有可能圣经叙述的艾的毁灭(《约书亚记》第7章2节-第8章29节),实际上指的是伯特利的征服。

在士师时代,伯特利也是一个重要的城市。女先知底波拉(Deborah)大致就在伯特利附近居住并担当士师(《士师记》第4章5节)。作为以色列的士师,撒母耳在巡回履职期间照例要到这儿(《撒母耳记上》第7章16节;第10章3节)。这一时期,这座城市是以色列人重要的崇拜中心(《士师记》第20章18节),约柜在被送往示罗(Shiloh)之前,就暂时保存在这儿。在以色列的北方王国耶罗波安一世治下(分裂的君主国期间),国家的两个信仰中心之一就位于这儿(《列王纪上》第12章26-



33 节);《历代志》上第 13 章 8-9 节)。另一个信仰中心在但(Dan)。在为北方王国建立这两个信仰中心时,耶罗波安或许希望这样能够防止他的臣民返回耶路撒冷敬拜,从而除去任何对于犹大王国、耶路撒冷以及圣殿的伤感或怀旧的情愫。

伯利恒(Bethlehem)

圣经出处:《路得记》;《撒母耳记上》第 16 章 1-4 节;第 17 章 12、15 节;第 20 章 6、28 节;《撒母耳记下》第 23 章 13-18 节;《弥迦书》第 5 章 2 节;《马太福音》第 2 章 1、6、7-16 节;《路加福音》第 2 章 4-16 节;《约翰福音》第 7 章 42 节。

在希伯来语中,“伯利恒”意思是“面包屋”(在阿拉伯语中意思是“肉屋”),它位于耶路撒冷以南大约 6 英里(10 公里)处。

几个著名的圣经事件发生在伯利恒或它的周围,路得(Ruth)和波阿斯(Boaz)的故事就在这儿。伯利恒是大卫的家乡,在这儿撒母耳将大卫膏立为王(《撒母耳记上》第 16 章)。伯利恒是被罗波安设为要塞的犹大城市之一。耶稣就诞生在伯利恒,根据《马太福音》,希律王下令将所有两岁以下的男孩通通杀死,因为他担心一个新国王已在这儿诞生。如今在以色列和国外,圣经学者中间存在着争议,即耶稣诞生时马利亚和约瑟是否正在伯利恒。有些人提出,耶稣父母的家在伯利恒而不是拿撒勒。至少有三个理由支持这种说法。第一,圣经暗示可能是这么回事。《路加福音》似乎清楚地指明拿撒勒是他们的家。然而,按照《马太福音》说法,马利亚和约瑟在耶稣出生后还在伯利恒,当时约瑟已经在梦中得到了希律王要杀死男婴的警告



要逃亡埃及(《马太福音》第2章13-15节)。它是回应其它两个梦,即马利亚和约瑟带耶稣返回到拿撒勒并在那儿住了下来(《马太福音》第2章19-23节)。

第二,没有丈夫带着马利亚拜访她的亲戚伊利莎白(Elizabeth),一个怀孕的妇女不大可能完成从拿撒勒到耶路撒冷的长途跋涉(《路加福音》第1章39节以下)。第三,马利亚和约瑟不可能为了躲避户口普查而逃到伯利恒。如果她到了临产期,带她走这么漫长而艰难的旅途将是不负责任的。

这三种解释似乎充分地证明了,约瑟和马利亚的家是在伯利恒而不是拿撒勒。还有另外一个应该被提及的原因支持这一观点。新约的次经(Apocrypha)也确定马利亚的家在耶路撒冷地区。^① 如果她住在伯利恒或靠近伯利恒的地方,马利亚将是在她自己家和她的表亲伊利莎白家附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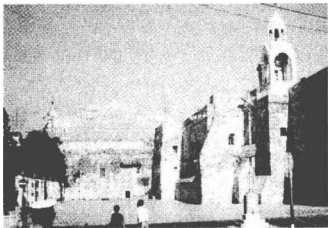
今天伯利恒的关注点是圣诞教堂(Church of the Nativity)。这教堂的历史可追溯到君士坦丁统治时期;它的建造始于公元329年,由海伦娜母后于公元339年5月31日主持落成典礼。尽管几个世纪以来,该教堂被多次更替,原先教堂漂亮的马赛克地板得以保留下来。进入教堂的入口要穿过一个低矮的门口,那是十字军时期改造的,为的是不让人们骑马入内。

公元521-528年间,该教堂在撒玛利亚人(Samaritan)叛乱中被严重毁坏,6世纪晚期,主要依照东罗马帝国皇帝优士丁尼时的样式加以重建。它是公元614年波斯人入侵时,以色列境

^① 在《雅各第一福音书》(Protevangelium Jacobi)里面,我们找到了马利亚家庭历史的详细讨论。见大卫·R·卡尔利兹和大卫·L·邓甘,《福音书研究文献》,费城:堡垒出版社,1980,107-17。



内被保留下来的教堂之一。穿着波斯人服装的东方三博士(寻访初生耶稣的三贤人)的马赛克拼画,帮助拯救了这教堂,因为他们外表和侵略者很相像,他们以为那地方对早先从阿拉伯来的人是神圣的,所以留下了这教堂。



伯利恒:圣诞教堂

伯利恒在早期的基督教历史中也有重要意义。圣杰罗姆(Jerome)在公元384年移居到了伯利恒。在这儿期间,除了其它著作外,他把旧约和新约翻译成了拉丁文伍加大译本(Vulgate)。他在这儿生活了大约36年,卒于公元420年。圣杰罗姆居住的山洞就邻近主诞教堂,在圣凯瑟林(St. Catherine)的拉丁(罗马天主教)教堂的下面。

围绕伯利恒的三块土地,是所谓的“牧羊人田野”。这些传统上是与宣告耶稣出生的牧羊人联系在一起的。其中两块土地是属于教堂的——希腊东正教和罗马天主教;第三块地是私人所有的。所有这些土地今天仍然被用作放牧绵羊、山羊或耕作。没有人知道这些地点中,哪一个(如果有的话)与耶稣诞生有



关,或者有谁能确定《路加福音》第2章里的故事的历史可靠性。

伯法其(Bethphage)

圣经出处:《撒迦利亚书》第9章9节;《马太福音》第21章1-11节;《马可福音》第11章1-11节;《路加福音》第19章29-40节。

伯法其位于橄榄山以东,伯大尼和耶路撒冷之间。它的名字意思是“未成熟的无花果之家”。按照基督教的传统和对观福音书(Synoptic Gospels)的证据,耶稣从这儿开始他的棕榈主日(Palm Sunday)(复活节前的星期日)游行到耶路撒冷。每个从东面进入耶路撒冷的人,都需要经过伯法其。

伯赛大(Bethsaida)

圣经出处:《马太福音》第11章21节;《马可福音》第6章4-5节;《路加福音》第9章10节、10章13节;《约翰福音》第1章44节、12章21节。

伯赛大处在加利利湖的北部岸边,迦百农东北偏东大约3.5英里(6公里)。伯赛大意思是“渔夫之家”。它是耶稣几位门徒的家:腓力、安德鲁(Andrew)、彼得,或许还有雅各(James)和约翰(《约翰福音》第1章44节、12章21节)。这城市是被耶稣诅咒的地方,因为这儿的居民即使见证了耶稣的诸多神迹,并且聆听了他的教诲也不知悔过(《马太福音》第11章21节;《路加福音》10章13节)。

尽管基督教传说将耶稣使鱼和面包倍增的奇迹地点定在塔



加附近(在加利利湖的西岸),它却可能发生在伯赛大附近。《路加福音》明确地提到伯赛大与这奇迹的关系,但是没有人能够确定发生在什么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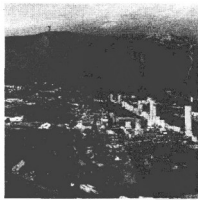
伯善(Beth Shean)(西多波利 Scythopolis)

圣经出处:《约书亚记》第17章11节;《士师记》第1章27节;《撒母耳记上》第31章10节;《列王纪上》第4章12节。

伯善位于沿海的道路“via Maris”,一个穿过耶斯列(Jezreel)谷的古代贸易或大篷车路线上。它在加利利湖以南大约15英里(24公里),在贯穿断裂带的现代化高速公路上。伯善地名的意思现已不可考了。

伯善有人居住的年代,要追溯到红铜时代,大约公元前3500年,而且一直延续到今天。这座已知超过5,000年连续有人居住的城市,它头次被提及是在早期的埃及文献里。以色列人占领这里,始于青铜器时代晚期/铁器时代早期,那时希伯来入侵者在这块土地上定居下来。当这土地在以色列的12个支派间分割时,伯善分给了玛拿西支派。然而,以色列人没有能够彻底地驱逐掉当地的原住民(《士师记》第1章27节)。

在铁器时代,伯善先是被非利士人、后来又被以色列人占领。非利士人于扫罗统治时期夺取了这城市。这一占领经过考古发掘得到了证实,发现了大



伯善:台形土墩



量这一时期的非利士人的珠宝、陶器、工具和武器。圣经也肯定这一时期伯善是非利士人的城市(《撒母耳记上》第31章10节)。扫罗在基利波山战役中死去后,他的尸体被带到伯善并在城墙上示众。在所罗门治下,该城处于以色列的控制之下(《列王纪上》第4章12节)。



伯善:罗马剧场

在希腊化时期,这城市的名字被改为西多波利(Scythopolis),意思是“西塞亚人的城市”。西塞亚人是托勒密的雇佣军。公元前63年,庞培为罗马人夺得该城。西多波利是当时建造的十个低加波利城市之一,只有一个建在约旦河的西边。随着伊斯兰的征服,城市名字恢复为伯善(阿拉伯语为Bisan)。

如今伯善有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地点可供参观者浏览。首先是262英尺高的旧约伯善台形土墩。考古学家在这儿发现了二十层地层或人类活动层,包括一个拜占庭教堂和两个犹太会堂遗迹,它们的时间可以回溯到公元5-6世纪;第二个值得注意的地点是罗马城遗迹,位于这台形土墩的脚下,包括在以色列保存的最好的罗马剧院;它建于公元200年,可以容纳5,000名



观众。

伯示麦 (Beth Shemesh)

圣经出处:《约书亚记》第15章10节;第21章16节;《士师记》第1章33节;《撒母耳记上》第6-7章2节;《列王纪下》第14章8-14节;《历代志下》第25章21节、28章18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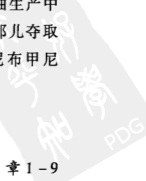
伯示麦位于耶路撒冷西南偏西约12英里(20公里),士非拉的北部边缘,在琐拉谷(Sorek Valley)中。伯示麦的意思是“太阳(或太阳神)之屋”。这个城市最值得记忆的是它与约柜的关系。非利士人在亚弗战役期间俘获了约柜之后,在这儿将其归还给了以色列人(见《撒母耳记上》第4章1-11节、第6章12节、第19章20节)。约柜从伯示麦被带到了基列耶琳(Abu Ghosh)。这一期间,伯示麦是一个犹太与非利士之间设防的前哨。

在犹太的亚玛谢(Amaziah)国王(公元前800-783年)和以色列的约阿施(Jehoash)(公元前801-786年)统治期间,这两个王国间一场主要的战争就发生在这儿,战斗中约阿施打败并俘获了亚玛谢。从此地,以色列军队转到耶路撒冷,摧毁并掠夺了她(《列王纪下》第14章8-14节)。

在整个圣经旧约时代,伯示麦都以葡萄酒和橄榄油生产中心而闻名。在亚哈斯统治时期,非利士人似乎从犹太那儿夺取了这地方;它在公元前6世纪被毁灭(很可能是被尼布甲尼撒),并再也没有恢复往日的情形了。

凯撒利亚 玛丽蒂玛 (Caesarea Maritima)

圣经出处:《使徒行传》第8章40节、9章30节、10章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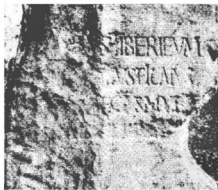




节、23-48节、第12章18-19节、21章8节、23章23节、31-33节、25章1-12节；以及《使徒行传》里其它章节。

凯撒利亚 玛丽蒂玛令人印象深刻的遗迹位于地中海边,大约在特拉维夫到海法的半途中。在新约时代,这个港口城市被称为凯撒利亚 玛丽蒂玛(靠海的凯撒利亚),以便把它与凯撒利亚 腓力比区分开来。今天它就简称为凯撒利亚。这城市由希律王建设,是他的伟大建筑成就之一。

位于这一地点的第一个城市被称为斯特拉图之塔(Strato Tower),它建于公元前4世纪,名字来自腓尼基人国王斯特拉图。约瑟夫记载,在马克·安东尼(Mark Antony)和克娄巴特拉(Cleopatra)死后,凯撒·奥古斯都把这座城市给了希律王。(《犹太古代史》第15章213-217行)。希律实施了一个大规模的建设计划来扩大这城市,并且建造了一个深水码头。他还将城市更名为凯撒利亚以取悦奥古斯都皇帝。这些建设开始于公元前22年,最后于公元前10年完成。



凯撒利亚:彼拉多铭文

在希律王统治期间,凯撒利亚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

港口之一。城市规划经过了巧妙构思。它最引人注目的特点之一,是一个设计十分精巧的下水道系统,它被设计为可以利用每天的潮涨潮落来清洗它。

希律王死后,这座城市给了他的儿子亚基老(Archelaus)。



然而,当亚基老被证明是个糟糕的管理者后,他被一个罗马的管理者(一个长官或统治者)取代了。这时候,凯撒利亚变成了罗马政府在犹太/巴勒斯坦的中心,这状况持续了600年以上。这些罗马统治者之一是彼拉多。在凯撒利亚发掘期间,发现了一块石碑,上面的碑铭写着:“彼拉多,犹太的长官,题献给凯撒利亚人民一座殿堂,以纪念台比留”。^①这是迄今发现的唯一一个专门提到彼拉多的碑铭,他于公元26至36年间生活在这儿。



凯撒利亚:十字军城墙及城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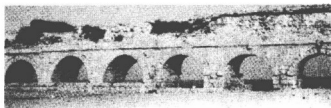
从希律时代到第一次犹太人起义(公元66年),凯撒利亚的人口中犹太人与非犹太人相互混杂。约瑟夫记载到,在城市里,这两大群体之间关系极为紧张。最终,当一个非犹太人群体亵渎一个犹太会堂时,第一次反叛在凯撒利亚爆发了(《犹太战记》第2章284-308节)。

一些重要的圣经事件发生在凯撒利亚。腓利(Philip)在这儿传道(《使徒行传》第8章40节);彼得在这儿给哥尼流施洗

^① 罗伯特·J·布尔“凯撒利亚 玛丽蒂玛:希律之城的寻找”,《圣经考古学评论》8,3(五月/六月1982):24-41。



(《使徒行传》第10章1节以下、24节以下);希律亚基帕死在凯撒利亚(《使徒行传》第12章19-23节);保罗访问了这城市几次(《使徒行传》第18章22节、21章8节、23章23节)。保罗还在这儿被非斯都审问(《使徒行传》第25章13节),并离开凯撒利亚被送往罗马,保罗最终在罗马殉道。(《使徒行传》第27章1-2节)。



凯撒利亚:高架渠

像其它大多数圣地的历史遗迹一样,几个历史时期都反映在凯撒利亚。今天当人们到这里参观,会发现希腊化的、希律式的、罗马式的、拜占庭式和十字军的遗迹。十字军至少征服了这城市四次,十字军的城市遗存(在凯撒利亚被法王路易九世于1251年夺取之后建造的)甚至今天还是遗迹的主体。1261年,十字军战士最后一次失去了这城市,转给了马穆鲁克,此后凯撒利亚就基本被遗弃了。

城市的北边是三条高架水渠的遗迹,那是用来将迦密山附近的泉水引到凯撒利亚来的。其中两条高架渠彼此邻近;那第一条,也就是朝东的那条,时间在希律王城市时代,另一条时间在哈德良年代(大约是150年以后)。第三条被覆盖的高架渠向东延伸约100码,时间大致在公元3世纪。

今天还可看到凯撒利亚其它三个显著的特点。第一个是色



圣地与圣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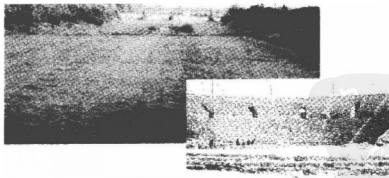
巴斯托斯 (Sebastos) 港, 名字来自奥古斯都 (Augustus, Sebastos 是 Augustus 的希腊发音)。奥古斯都 (Sebastos) 是古代第一个人造的港口, 其中希律建造了两条深入海中的防波堤, 大约有 150 英尺 (45 米) 长。港口如此之大, 在它的内外港口可以容纳超过 150 条船。

图例:

- 1 港口入口
- 2 灯塔
- 3 希律时代的主防波堤
- 4 附属的防波堤
- 5 港口内港
- 6 十字军港口
- 7 十字军城市
- 8 南部防波堤



凯撒利亚: 色巴斯托斯港



凯撒利亚: 竞技场

凯撒利亚: 罗马剧场



第二个是大型的罗马剧场。在第一次犹太人起义后期,罗马人将许多犹太人在这处处死。第三个是城市东边的竞技场遗址(以一个现代的拱形为标志),那是用作双轮战车竞赛的场所。马匹围绕竞逐的中心方尖碑,是从埃及南部阿斯旺海运而来的。现在它的遗迹位于场地的中央。

迦拿(Cana 或 Kana)

圣经出处:《约翰福音》第2章1-11节、第4章46-54节、第21章2节。

不幸的是,今天被许多旅游者、朝圣者和学生访问的迦拿并不是圣经新约提到的那个迦拿。这个村庄,现代的迦拿,处在拿撒勒东北大约4英里(7公里)处。第二个以及更可能的圣经城市的地点,位于拿撒勒以北约8英里(13公里)。

迦拿在约翰的福音书里被提到了三次,与耶稣的传道有关。第一次,它是记载下来的耶稣第一次显示神迹的地方,他在婚礼宴会上将水变成了葡萄酒(《约翰福音》第2章1-11节)。第二次,耶稣呆在迦拿时被请去治愈了一位迦百农的大臣儿子的病(《约翰福音》第4章46-54节)。最后,迦拿据说是耶稣的门徒拿但业(Nathaniel)的家乡(《约翰福音》第21章2节)。

在今天的迦拿,有两座纪念耶稣变水为酒奇迹的教堂。然而,在那个较为可信的地点,可看的却不多,由于这一原因,去那儿的人几乎没有。

迦百农(Capernaum)

圣经出处:《马太福音》第4章12-16节、8章5节;《马可



福音》第1章21节、2章1节；《路加福音》第4章23节、31-41节、7章1节、10章13-15节；《约翰福音》第4章46节、6章17、24、59节；以及福音书中多处。



迦百农：圣彼得之家

新约时代，迦百农被称为 Kfar Nahum，意思是“那鸿（Nahum）的村庄”。没有人知道这个那鸿是谁，但他肯定是一个早期重要的居民。迦百农位于加利利湖的北岸，在约旦河口附近。

在耶稣于加利利传道期间，迦百农是他的家和传道总部。福音书告诉我们，耶稣是在被迫离开了他在拿撒勒的家之后搬到了这里（《马太福音》第4章13节；《马可福音》2章1节）。他不是因为迦百农是个繁荣的和有影响的的城市才搬到这儿的，因为台比留和抹大拉是更富有和更世界性的城市。他定居在这儿，很可能是因为他早期的皈依者和门徒——安德鲁、彼得、雅各和约翰——住在这一地区（《马太福音》第4章18-22节）。



最近几年,在传统被认为圣彼得之家所处的位置上,一个住所^①被发掘出来。它看上去是一座四、五世纪的教堂遗址,建在一座公元1世纪的房屋之上。在所有三座四个世纪以来的建筑中,一个房间似乎一直被用作祈祷或敬拜之所,由此可以推测它可能是耶稣生活和教导他门徒的地方,而公元四、五世纪建成的教堂旨在纪念1世纪的房屋/教堂。与此同时,没有有力的证据证明耶稣或他的任何一个门徒真正生活在这里,考古发掘所显示的这种房屋综合体的细节,当时在这一地区是很普遍的。



图形1—公元1世纪的小屋为多人
口家庭,围绕院子组成。墙上涂以
灰泥。有透光的屋顶。



图形2 4世纪更坚固的建筑和更
多的房间。这无疑是在4世纪朝圣者
伊吉利亚(Egeria)看到的房间。



图形3 建在早期房屋上的一个5
世纪的八角教堂。可以看到一个教
堂东面的半圆形凸出的建筑部分和
一个洗礼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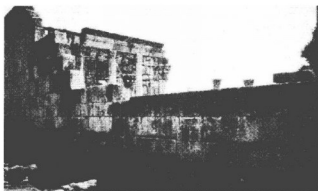
迦百农:圣彼得之家的住所平面图

有几个圣经事件的发生地在迦百农。耶稣在迦百农的犹太会堂里,治愈了一个被魔鬼附体的人(《马可福音》第1章21 -

① 见以上注释4。



28节)；他还治愈了彼得的岳母(《马可福音》第1章29-31节)、一个百夫长的儿子(《马太福音》第8章5-13节)，另外还有一个建造了乡村犹太会堂的百夫长的仆人(《路加福音》第7章1-10节)。耶稣在彼得家里教诲和治愈了许多人(《马可福音》第2章1节以下)。后来耶稣谴责了迦百农，原因是它缺乏信仰和悔悟的表现，一起被谴责的还有哥拉汛和伯赛大：



迦百农：犹太会堂——外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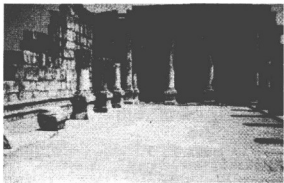
然后他开始斥责那些他煞费苦心做出了诸多努力的城市，因为它们不知悔改。

哥拉汛哪，你有祸了！伯赛大啊，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而迦百农啊，你将要升到天上去吗？

不，你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所多玛(Sodom)，它还可以存到今日。(《马太福音》第11章20-23节；另参《路加福音》第10章13-15节)。



迦百农还是上加利利税收的中心^①,门徒马太就是这儿的
一个税务/海关官员。当他被耶稣召唤成为一个门徒时,就在这
个职位上工作。随着圣彼得之家的发掘,今天的参观者能够看
到一个修复了的犹太会堂,它的时间可以追溯到公元4世纪晚
期。这个犹太会堂被建在一个耶稣时期的玄武岩犹太会堂的基
础之上。这个4世纪的犹太会堂包括四个分隔的区域:主要大
厅,用作祈祷和敬拜;在西北角上有一间小的侧房;一个大院子;
还有一个朝南的门廊。主要的祈祷/敬拜房包含两排圆柱。沿
着东、西两边的墙设有长凳。建筑的正面朝向耶路撒冷,这意味
着当人们祈祷时,他们将面向耶路撒冷。



迦百农:犹太会堂——内部

① 在整个圣经的时代,生活在耶稣时期的人们承受的税赋是最重的。犹太地区和加利利的犹太人被要求支付七种不同的税赋,这些是农作物和收入税(《犹太古代史》14:303)、营业税(《犹太古代史》17章205节)、人头税(《路加福音》第2章1节以下),还有边境税或入境税,当一个人从外面进入国家时,就像从高利尼提斯进入加利利(《马太福音》第17章24-25节;《路加福音》第19章1-10节;《罗马书》第13章7节)。这些都是国内税。还得缴纳三种宗教税,它们是贫穷税(《路加福音》第21章1-4节;《哥林多前书》第16章1-30节)、圣殿税——每人每年1.5舍客勒用以维持耶路撒冷的圣殿,还有什一税或现金,以维持当地的犹太会堂。



迦百农大多数主要的考古发掘工作始于1968年,由维吉尔·考尔博(Vergil Corbo)神父指导。在挖掘和重新修复村庄期间,考尔博神父发现了大量的磨石和白,许多尚未完工。这暗示了迦百农或许是一个制造这类东西供出售的一个村庄。而在此前,人们一直认为迦百农仅仅从事捕鱼业和农业。

哥拉汛(Chorazin)

圣经出处:《马太福音》第11章21节;《路加福音》第10章13节。

哥拉汛就位于迦百农北边的山坡上。在福音书里它仅有两次被提到。然而,从这些段落里可以看出,耶稣很有可能在这儿度过了重要的时光,在犹太会堂里讲道并且行神迹。哥拉汛被耶稣谴责,一起被谴责的还有迦百农和伯赛大,因为这里的人们信仰的缺失和不知悔改。

考古发掘显示,哥拉汛是一个比较富足和重要的城市。在这儿发现了一条罗马道路,将这座城市与北边到大马士革重要的贸易通道连接起来。这一地区最早的一座较大的犹太会堂遗址之一,也是在这儿发现的。

今天,哥拉汛被列入以色列国家公园之一,对参观者开放。这些遗迹吸引人的特点之一,就是所有的建筑都是由黑色玄武岩建成的。在这一地区这些石头很普遍,都是由很早以前的火山活动所形成。

但(Dan 或 Tell Dan)

圣经出处:《士师记》第18章1节、20章1节;《撒母耳记



下》第3章10节、17章11节；《历代志下》第16章4节。

但台形土墩(Tell Dan)位于加利利湖以北大约25英里(40公里),靠近现在的以色列、黎巴嫩和叙利亚边界。它是以色列最令人难忘的地点之一,历史掌故丰富。



但:圣殿综合体

这一地点最早有人居住的时间,要追溯到公元前3,000 - 前2,000年中叶。按照《约书亚记》第19章40 - 48节叙述,但支派所获得的领地靠近地中海岸边,在约帕(Joppa)和犹大高地之间的沿海平原地区。然而,但未能成功地控制这块土地,而被迫率领本支派移居到一个新的地方。在《约书亚记》第19章47节里,这地方被称为利善(Leshem),在《士师记》第18章7节里它被叫做拉亿(Laish)。

但(Dan)是由耶罗波安一世为以色列北方王国建立的两个信仰中心中的一个。另一个信仰中心位于伯特利(《列王纪上》第12章29节)。但在犹大的亚撒国王统治时(公元前913 - 873),被叙利亚人摧毁,并在暗利(公元前876 - 869)和亚哈(公元前869 - 850)统治期间被重建。



但：中铜器时代大门

始于1966年的发掘，在希伯来联合大学的埃维拉汉姆·拜兰(Avraham Biran)指导下，有了一些重要的发现。由耶罗波安建造的包括三层结构的殿堂的丘坛被恢复了。最低的一层有可能是供女人们祭献的地方，中间的一层是给男人和低等级的神职人员用的，上面一层有一个特别的房间，它的功能像耶路撒冷圣殿的至圣所(Holy of Holies)。耶罗波安建造的金牛犊就位于上面一层。上面一层的后面是给祭司们住的房间，或用作储存物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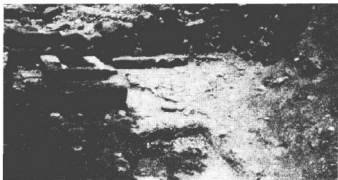
在台形土墩的另一个旧址，一个年代在公元前19-18世纪的中铜器时代大门被发掘出来。这是迄今在中东发现的最古老的这类土砖门。如果出现在《创世记》里的亚伯拉罕的故事具有历史的准确性，那么他在哈兰到迦南的旅程中，有可能曾穿过这道门。

一扇铁器时代大门的遗迹也在这儿被发现。这扇铁器时代大门有趣的特点之一是，这里是“国王落座”的地方。国王以及



城市里的长者(他的顾问)会坐在这儿听取汇报并做出决定。^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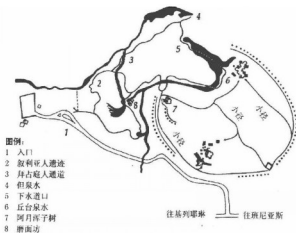
在台形土墩的中央是一个中心城市广场,在其中有两层被展示。第一层,或最高一层,时间追溯到耶罗波安一世时期;第二层,或低层广场,时间应在但移居利善城之前。



但:铁器时代大门

像别是巴一样,但被象征性地用作以色列的地理边界,代表以色列的最北端边界(《撒母耳记上》第3章20节)。整个希腊化和罗马时期,这一地点都有人居住,并且这儿发现了君士坦丁时代的钱币。

^① 关于在城门的国王座位,圣经里有许多地方都提到,例如《士师记》19:15、《路得记》4:2等;在但台形土墩(Tell Dan)处的城门,是国内保存最完整的这一时期的文物。它被一个大而开放的广场围绕(面积大约为20×10米)。在《撒母耳记下》19:8和《历代志下》32:6中,都提到希西家在此召集军队首领,商议对迫近的亚述王西拿基立入侵的却敌之策。



但：台形上墩图解

死海(The Dead Sea)

圣经出处：《创世记》第14章3节；《申命记》第3章17节、4章49节；《约书亚记》第3章16节、12章3节、15章2节、5节。

死海是地球上的最低点，世界上的地理奇迹之一；它的水平面大约是在海平面1,300英尺(390米)以下。它大约有50英里(80公里)长,10英里(16公里)宽,在北部有几处深度可达1,300英尺。近些年由于降雨的减少,以及从它的主要支流约旦河与耶尔穆克河(Yarmuk)抽水用于灌溉,死海水平面一直在降低。

在圣经里它被称为“盐海”、“亚拉巴海”和“东部的海”(Eastern Sea)。死海最著名的,是它的矿物质和化学物质,包括钠、溴、硫磺、钙、氯化物、碘、镁和钾碱。由于不断地蒸发,死海



盐的浓度是 30 - 33% (地球上其它大洋或海水的盐度约为 2 - 4%), 使得海洋生物无法在其中生长(故而才有此名字)。死海的矿物质最初由纳巴泰人用作商业用途, 大概始于公元前 300 年。

多坍(Dothan)

圣经出处:《创世记》第 37 章 17 - 24 节。

多坍位于示剑以北约 15 英里(24 公里), 按照圣经《创世记》第 37 章的说法, 它是约瑟被他的哥哥卖作奴隶的地方。这是发生在此地唯一的圣经事件。

以拉谷(Elah Valley)

圣经出处:《撒母耳记上》第 17 章 2 节、19 章、21 章 9 节。

以拉洼地, 或称以拉谷, 是传说中以色列军队和非利士人战斗的地方, 最终以大卫在和歌利亚的单独决斗中获胜而结束。以拉谷在犹大山地的士非拉, 即耶路撒冷与西南沿海平原之间。它是连接犹大山地地区和非利士人土地的天然通道。

隐基底(En - Gedi)

圣经出处:《撒母耳记上》第 23 章 29 节、24 章 1 - 22 节;《雅歌》第 1 章 14 节;《以西结书》第 47 章 10 节。

隐基底位于死海西岸, 意思是“儿童之泉”(或“小山羊泉”), 在库姆兰和马萨达(Masada)之间。这一地区最早在红铜时代时期有人定居(大约是在公元前 3,000 年)。在滨海的山上瀑布附近发现的一个古代殿堂遗址, 时间就在这一时期的早



期。在那时期,这个殿堂或许被这一地区的支派用作一个集中的敬拜场所。

按照《撒母耳记上》第 24 章的叙述,大卫为逃避扫罗而躲到了隐基底(或附近)的一个山洞里。扫罗一度进入大卫等人藏身的山洞大解,不知道大卫藏在里面。大卫悄悄地割下扫罗的衣角(很可能是他的披巾 talit)。后来大卫向扫罗证明,如果他要杀死他的话,本可以做到的,但是他使扫罗免于了一死。扫罗于是悔改了(至少暂时地),并且在那儿放过大卫。

以色列人在隐基底的第一个定居点要追溯到公元前 7 世纪。后来,隐基底就作为哈斯蒙尼王朝的政治和商业中心。这个中心在第一次犹太人起义期间被罗马人摧毁。

今天的隐基底是广大旅游者的天堂,人们来到这儿在死海里游泳。毗邻现代基布兹(建于 1955 年)的,是一个公元 2 世纪罗马人的浴室综合体,和一个公元 4 世纪的犹太会堂遗址。这些遗迹的存在表明,在巴·科克巴起义(公元 132 - 135 年)后的最初几年,隐基底就重新获得了某种重要地位。

以旬迦别 (Ezion - geber) (埃拉特 Eilat)

圣经出处:《民数记》第 33 章 35 节;《申命记》第 2 章 8 节;《列王纪上》第 9 章 26 - 28 节、第 10 章 11 节、22 节(暗示着);22 章 47 节以下;《历代志下》第 8 章 17 节、20 章 35 - 37 节。

以旬迦别是所罗门在以色列南部红海的城市,亦即现在的城市埃拉特的所在地。所罗门建造这城市,是为了在红海通往东部埃及、非洲和印度的航运有个海上的直接通道。示巴女王 (Sheba) 当年拜访所罗门时,可能就是通过埃拉特进入以色列



的(《列王纪上》第10章1节以下)。

犹大王约沙法(公元前873-849年)和以色列王亚哈谢(Ahaziah)(公元前850-849年)试图联手把以旬迦别重建为一个港口城市,但是他们的船队被毁了(《历代志下》第20章35-37节)。这城市大约于公元前733年落入以东人(Edomites)手里;有证据表明在巴比伦人和波斯人时期这儿有人居住,但是在公元前5世纪早期它被遗弃了。

今天,埃拉特是以色列最受欢迎的旅游度假胜地,因为它有美丽的海滩、宜人的气候、清澈的海水,以及特别适合浮潜和佩戴水下呼吸设备潜水的珊瑚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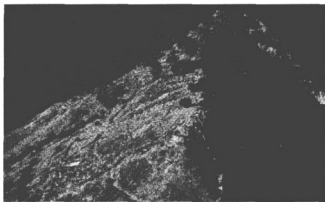
盖姆拉(Gamla)

圣经出处:无

盖姆拉意思是“驼峰”,在以色列被称为“北方的马萨达”。它是第一次犹太人起义期间最早陷落的城市之一。约瑟夫(Josephus)是加利利地区起义者的第一个军事指挥官,基于这种特殊的位置,他的第一手记录,对于了解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是必不可少的资料。他负责建造围绕盖姆拉的防御墙,以应对预料中罗马人的进攻。(《犹太战记》第4章9-10节)。他描述了犹太人在这儿对罗马人最初的胜利,这给了他们一个战无不胜的错觉。后来罗马人以更大的兵力反扑并打败了犹太人。约瑟夫记载道,罗马人在战斗中杀死了4,000人,另外5,000人“把他们的孩子、妻子丢下悬崖,他们自己也纵身跳下山谷里,那是一个位于要塞旁的、被人工挖成的极深山谷”(《犹太战记》第4章79节)。



今天,对这地点的可信性存有争议。反对者不赞成把第一次犹太人起义地盖姆拉确定在今天的盖姆拉这个地方,是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今天盖姆拉的位置,与约瑟夫描述的盖姆拉是不一致的。在今天的盖姆拉,要塞是位于“驼峰”的西边。而约瑟夫说盖姆拉的要塞是在驼峰的南边(《犹太战记》第4章8节);其次,在这里没有发现实质性的遗物,可以佐证盖姆拉是位于这里,或由约瑟夫描述的集体自杀发生在这一地点。这些差异使得有些人推测,约瑟夫说的盖姆拉或许位于别处。



盖姆拉：“驼峰”

基色 (Gezer)

圣经出处:《列王纪上》第9章15-16节。

基色位于拉马拉(Ramala)东南大约5英里(8公里)处,临近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间主要的高速公路。尽管它在圣经里并不被经常或显著地提起,基色在古代可是一个重要的城市。它



在早期的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文献里都曾被提及。在联合王国时期,它是以色列的主要城市之一。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处在“via Maris”(沿海的道路)^①的战略位置上。在中铜器时代(约为公元前1650年),这儿建立了一个设防的城市,后来被埃及人瑟特莫斯(Thutmose)三世于公元前1468年毁灭。有关这次战斗的详细情况,在卡纳克(Karnak)上埃及帝王谷的神殿墙上被发现。基色还经常在阿马纳(el-Amarna)的书信中被提及。

这座城市后来被一个埃及法老(可能是示撒)赐给了所罗门,作为所罗门迎娶他女儿的嫁妆。所罗门重建了这城市并对城墙进行了加固,当时,它完全可以与耶路撒冷、夏琐城(Hazor)和米吉多在财富和显赫性上相匹敌。

在20世纪早期,R. A. S. 麦卡利斯特(Macalister)在这儿发现了著名的基色日历(Gezer Calendar)。基色日历是一个手掌大小的石灰石板,上面用古希伯来文记录着以色列人铁器时代的农业进展情况。在风格、字体和语法等方面,它对于其它古代希伯来文文献的研究,包括风格、字体和语法等,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它是业已发现的最早的希伯来书写样本之一。

基比亚(Gibeah)

圣经出处:《约书亚记》第18章26节;《士师记》第19章20节;《撒母耳记上》第10章10节、26节;第11章4节、13章2节、15章34节;《何西阿书》第5章8节、9章9节、10章9节。

^① 有关“via Maris 沿海的道路”,参见以上“地理概览”章节。



基比亚(“山”)最值得记忆的,它是扫罗的家乡或村庄,也是在他当国王时,他的首都之所在(《撒母耳记上》第10章26节)。它位于耶路撒冷西北偏北约5英里(8公里)处。

基比亚有一段早期的丑恶历史(《士师记》第19-20章),由于他们的奸淫和谋杀,以色列的11个支派对便雅悯人宣战。这场战争的结果之一,是基比亚的毁灭。

基遍(Gibeon)

圣经出处:《约书亚记》第9章1-17节、10章2节;《撒母耳记下》第2章12-17节、21章1-9节;《列王纪上》第3章4-15节。

基遍位于耶路撒冷西北约5英里(8公里),从以色列的征服时期到大卫时代,它是一个重要的村庄。按照《约书亚记》第9章的叙述,基遍人为了避免入侵的以色列军队的进攻,使用计谋欺瞒约书亚与他们订立盟约。对约书亚而言,这盟约违背了上帝的教诲(《出埃及记》第23章32节、34章12节;《申命记》第7章2节)。《约书亚记》第9章14节指出,约书亚在与基遍人签订这一盟约之前,应该与上帝商讨。即便如此,由于这一盟约,以色列得以控制了犹大山区北边的大片地区。后来,像《约书亚记》第10章记述的,在以色列人与迦南人国王(由耶路撒冷国王亚多尼洗德 Adoni-zedek 率领)的战斗期间,上帝使得太阳停留在基遍上空。

按照圣经的叙述,扫罗撕毁了与基遍人的盟约并进攻他们;这甚至导致了大卫统治期间的饥荒,并迫使大卫交出了扫罗的7个子孙给基遍人来处死谢罪,这也许就发生在基遍的祭坛上



(《撒母耳记下》第21章1-7节)。扫罗死后,基遍被用作押尼珥(扫罗的元帅尼珥的儿子)和约押(大卫王军队的元帅)的一个中立的会谈地点,他们在这儿会面,商讨大卫和伊施波设(扫罗的儿子)的王位问题。(《撒母耳记下》第2章12-17节)他们在一个水池会面,那儿继而发生了短暂的战斗,约押的人获胜了。基遍水池(实际上是一个36英尺深的竖井,里面附设梯子,与一个隧道相连,由此可到达水池底下的一个房间)今天的参观者依然可以看到。所罗门在其统治开始之时,即“上基遍去献祭,因为在那儿有极大的邱坛”(《列王纪上》第3章4节)。因此,很可能是耶路撒冷圣殿的建造,削弱了基遍作为以色列人信仰的一个中心的重要性。

吉甲(Gilgal)

圣经出处:《约书亚记》第4章19-24节、5章10-15节、9章6节、10章6节以下、14章6节;《撒母耳记上》第7章16节、10章8节、11章14-15节、13章8-10节、15章2节以下。

尽管圣经的吉甲遗址确切位置还不清楚,但大致是位于耶利哥东北某处,在断裂带的耶利哥与约旦河之间。以色列军队曾在吉甲扎营,那是他们一跨过约旦河、开始进入这块土地时。在这儿约书亚建造了一个由12个竖立的石头组成的祭坛。当基遍人与以色列签订和约时,他们来到吉甲与约书亚会面。征服的军事行动就是从吉甲发动的(《约书亚记》第5章13节以下)。

扫罗在这儿被立为以色列的国王(《撒母耳记上》第11章14-15节),并且也是在这儿被拒绝为王(《撒母耳记上》第15



章 12 节以下)。吉甲也是以色列人一个著名的祭献敬拜的中心(《撒母耳记上》第 10 章 8 节)。

哈马特 盖德(Hammat Gader)

圣经出处: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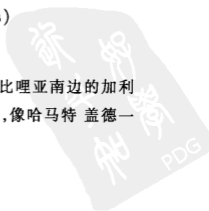
哈马特 盖德位于加利利湖东南大约 5 英里(8 公里)处,距提比哩亚大概 12.5 英里(20 公里),在以色列和约旦边境的耶尔穆克河谷里。这个地方在公元前 3100 年至 2350 年间就有人居住,以它的矿泉浴而闻名。罗马人在这儿精心建造了一个洗浴中心。考古发掘也显示,这里是颇受欢迎的异教徒敬拜中心。最热的池子被称作玛阿岩哈革海诺姆(Ma'ayan HaGehinom),或“地狱池”;这个天然的矿泉池温度为华氏 124 度(摄氏 51 度)。

在圣经新约时代,出于治疗的目的,人们蜂拥来到这些池子(和哈马特提比哩亚的那些池子)。人们来到加利利湖寻找一种神奇的办法,来治愈他们身体的疾病。今天,它依然是一处受欢迎的矿泉疗养浴场,不仅是以色列的人们,也为世界各地的旅游者所喜爱。

哈马特 提比哩亚(Hammat Tiberias)

圣经出处:无

哈马特 提比哩亚就坐落在现代城市提比哩亚南边的加利利湖边上。罗马人时期,这个地方非常热闹,像哈马特 盖德一样,也以具有治疗效果的矿泉而闻名。





夏琐(Hazor)

圣经出处:《约书亚记》第11章11-13节;《士师记》第4章2节;《列王纪上》第9章15节;《列王纪下》第15章29节。

夏琐是建在以色列北部加利利地区的一座古老城市,在呼勒湖(Lake Huleh)东南约4英里,加利利湖以北10英里处。它早在公元前18世纪的马里文献(Mari documents)以及后来公元前15世纪中叶的阿玛那书信中被提及。它还在埃及国王瑟特莫斯(公元前1504-1450年)、阿梅诺菲斯二世(Amenophis 公元前1450-1425年)和塞提一世(Seti I 公元前1318-1304年)的名单里被提及。

这城市与以色列人的第一次联系,出现在征服期间约书亚的北部军事行动时。夏琐是被入侵的以色列军队摧毁的唯一建在山上的迦南城市(《约书亚记》第11章11-13节)。在士师时期,以色列被夏琐王耶宾(Jabin)压制(《士师记》第4章)。后来以色列人在他泊山附近的战役中打败了夏琐王的军队。在所罗门统治时,上部城市被加固,暗利治下它又被扩大。夏琐于公元前733年被亚述人毁灭,并且再也没有重现往日的辉煌。

考古学家在夏琐发现了21层从青铜器时代早期到希腊化时期的地层。在位于底层的城市,发现了几处中铜器时代的神殿,这些发现有助于更好地了解中铜器时代迦南人的信仰。那里的考古发现也揭示,在亚哈王统治期间,这城市更多的是作为一个要塞,而不是像以前认为的那样是一个管理中心。如同美吉多一样,亚哈在这里建立了精心设计的地下水系统,以确保该城在被围困期间有足够的水源供应。夏琐城下面有一个大水



池,连接到一个深达约 60 英尺(18 米)的竖井。竖井内砌有宽大的阶梯通到一个隧道,从那儿可以到达水源,使得城里的人们很容易补充到水。在这儿还发现了宽大的储藏室,用以在战争期间储备足够的食物供应。

希伯仑(Hebron)

圣经出处:《创世记》第 23 章 1-26 节、49 章 29-32 节、50 章 7-9 节、12-14 节;《民数记》第 13 章 22 节;《约书亚记》第 14 章 14 节;《士师记》第 1 章 20 节;《撒母耳记下》第 3 章 2 节、5 节、32 节;15 章 10 节;《列王纪上》第 2 章 11 节;《历代志上》第 29 章 27 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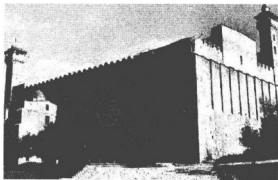
希伯仑位于耶路撒冷以南约 19 英里(30 公里)、伯利恒以南 12 英里(19 公里)处。这座圣经的城市建在耶贝尔 瑞内达山(Yebel el - Remeida)上——这一地区最高的山(海拔高度 3,000 英尺以上),俯瞰着麦比拉(Machpelah)山洞。至少在公元前 2,000 年就有人在此居住了。附近的区域有充足的水源(井水和泉水),在古代是出名的葡萄和橄榄种植地。

希伯仑的阿拉伯名字是 el - Khalil,意思是“上帝之友”;如此称呼是因为它与亚伯拉罕的古老联系,亚伯拉罕被称为上帝的朋友(《历代志下》第 20 章 7 节)。也是在这儿,亚伯拉罕接受了上帝让他成为一个伟大国民之父的许诺(《创世记》第 13 章 14-18 节)。亚伯拉罕还在这儿买下了一个山洞来埋葬他的家人(《创世记》第 23 章)。

另外还有许多圣经事件和人物与希伯仑相关。出埃及期间,摩西向这一地区派出了侦探,他们带回了石榴和无花果,告



诉流浪的希伯来人,那片土地是肥沃的(《民数记》第13章22节)。大卫在将联合的王国首都迁到耶路撒冷之前,在希伯仑统治了七年(《列王纪上》第2章11节;《历代志上》第29章27节)。也是在希伯仑,押沙龙宣布自己为国王并发动了反对父亲的叛乱(《撒母耳记下》第15章10节)。希伯仑也是被罗波安设防的那些城市中的一个(《历代志下》第11章5节);在犹太国民流亡巴比伦之后它被以东人夺得,公元前164年被犹太马加比收复。



希伯仑:麦比拉(Machpelah)

围绕并覆盖着麦比拉洞穴的建筑物拥有一段令人称奇的历史。在不同的时期,这座建筑曾先后被用作犹太会堂、教堂和清真寺。它对犹太人和穆斯林来说都是神圣的。建筑内部是象征先祖坟墓的衣冠冢。^① 实际的埋葬地点是在建筑物下面的洞穴里。自20世纪中期那洞穴就被封了起来。它们对犹太人和穆斯林都是如此神圣,以致现在任何人都被禁止进入那洞穴。

^① 麦比拉的纪念性建筑物是为纪念埋在这建筑下洞窟里的族长们。



希律堡 (Herodium)

圣经出处:无

希律堡^①是与圣经时期相关的一处地点,它没有在圣经里被提及,而是在约瑟夫的著作里(《犹太古代史》和《犹太战记》)被提及。它位于耶路撒冷以南约7英里(11公里)、伯利恒东南3英里(5公里)处。



希律堡:外部

希律堡建于希律王大兴土木的时期,并以他的名字命名。希律王建造这一城堡有几个原因。它被用作希律和家人的沙漠休养地;这儿的气候十分宜人,特别是在炎热的夏天,希律都要到这儿来。另外,希律堡还被用作地区行政中心,此外,它还是希律建造的一系列城堡中的一个,目的在于帮助保护他的王国。这地方还被用来纪念希律和他的敌人发生在这附近的一场战

^① 这个要塞既被称作 Herodium,也被称作 Herodion。今天以色列国家旅游局提供的材料,使用的是后面这个名字;此处首选前者,是使得 Herodium(希律堡)有别于它的历史时期用语 Herodi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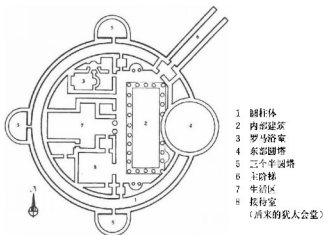
斗,在那场战斗中,希律和他的军队赢得了胜利。



希律堡:内部

也有人推测,希律建造这个城堡,是将其作为一个备用的陵寝。约瑟夫记载,希律在耶利哥死后就葬在这儿。“那尸体被运了200弗隆(长度单位,1弗隆约200米)到了希律堡,那儿是他(希律)曾下令被埋葬的地方。”(《犹太战记》第1章673节;也可见《犹太古代史》第17章199节)。他的仆人们保守了希律墓地位置的秘密,以防止那些痛恨他的人们亵渎。第一次犹太人起义期间(公元66-70年),奋锐党人得到了城堡。公元72年,路西留士·巴修斯(Lucilius Bassus)率领的罗马人在一次小规模战斗中夺回了城堡。在第二次犹太人起义期间,也就是著名的巴·科克巴起义(公元132-135年),希律堡被犹太反叛者用作军事和行政的中心。有推测说,巴·科克巴或许就把他的指挥部设在这儿。起义结束时,希律堡被遗弃了。

拜占庭时期,僧侣们来到这儿并建立了一个教堂和修道院。



希律堡—图解

希波斯(Hippos)(苏西塔 Susita)

圣经出处:无

希波斯是一个希腊语,它相对应的阿拉米语 Susita 两者意思都是“马”。古代希波斯的遗迹位于今天隐盖夫(En Gev)基布兹以东的山上,俯瞰着加利利湖的东岸。没有谁确切知道为什么它被叫做“马”。在希腊化时期,这地方最早被塞琉西王朝占领。后来,在哈蒙尼时期,它变成了一个犹太人城市。这地区被罗马人夺得,庞培的军事行动期间(公元前63年),它变成了低加波利的一部分。公元前30年,奥古斯都将这个城市给了希律王。希律死后,它归入了罗马的叙利亚行省。

150 圣经里没有提及希波斯,而且似乎也没有理由认为圣经事件发生在这儿,即使它是一个繁荣的城市,位于战略性的贸易路线上,这条路线把伯善(西多波利)与大马士革连接起来。



耶利哥(Jericho)

圣经出处:《约书亚记》第2章1节;3章5-7节、16节;6章26节;18章21节;《撒母耳记下》第10章5节;《列王纪上》第16章34节;《列王纪下》第2章4节;18章22节;《历代志上》第19章5节;《历代志下》第28章15节;《耶利米书》第39章5节;《马太福音》第4章1节;20章29-34节;《马可福音》第10章46-52节;《路加福音》第10章25-27节;18章35-43节;19章1-27节。

鉴于有人居住的时间可以上溯到公元前8,000年,耶利哥是地球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它就位于死海的北边,距约旦河约4英里。在圣经时代,这城市被定位在两个或更多不同的地点。旧约的耶利哥,位于现代的耶利哥村庄西北大约一英里,在埃斯-苏尔坦(Tell es-Sultan)台形土墩。希律的耶利哥皇宫和新约的耶利哥,位于现代耶利哥的西南,靠近去往凯尔特(Qelt)洼地的入口。

旧约的耶利哥最值得记住的,是在征服期间,它与入侵的以色列军队的联系。对于圣经记载的耶利哥的毁灭,一直有很多的说法。埃斯-苏尔坦城是被约书亚和他的军队征服的吗?1930-1936年间在这儿工作的一位著名的圣经考古学家约翰·加斯坦(John Garstang)推断,他看到的城墙是毁于地震和以色列人入侵时的火灾,他确定这毁灭的时间在公元前1380



耶利哥：新石器时代的塔

其他人推测，以色列人入侵那时，这城墙或许由干泥砖制成，这样的话，它们在数世纪的演变中就被逐渐冲走了。说到底，没有人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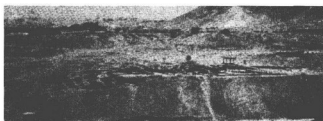
尽管在约书亚的时代，这里或许没有一个设防的城市，但在青铜器时代晚期，耶利哥很可能还是有人居住的。作用充沛的“以利沙泉水”（Ein es - Sultan）的存在，就会保证在这地方不断有人定居或居住。泉水的存在以及邻近约旦河的有利位置，使得耶利哥一带的土地非常富饶。由于农业收成是如此富足和稳定，这个城市一直以来都被称为“千株棕榈之城”。

① 见约翰·加斯坦，《耶利哥故事》，伦敦：马歇尔、摩根与斯科特，1948。也见他的《考古学和人类学年鉴》19（1932）：3 - 22；20（1933）：3 - 42；和 21（1935）：143 - 68。

② 凯思琳·凯尼恩，《挖掘耶利哥》，伦敦：欣内斯特·本，1957；也可参见凯尼恩，《圣地考古学》，那什维尔：托马斯·尼尔森，1979，181 以下。



不管埃斯-苏尔坦台形土墩是不是被约书亚所征服的城市,很明显它是旧约耶利哥的所在地。考古学家已经在这儿发现了22层地层。由于在它发掘的早期,技术手段十分有限,一些古村落遗址堆积处被毁坏了,今天在那里几乎看不到什么东西。尽管借助加斯坦和凯尼恩的努力,我们还能看到其中一些,但以色列人居住的大部分证据已经被侵蚀了。不过,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残存物品,其意义也非同一般:一个新石器时代的塔,时间可追溯到约公元前8,000年,它被某些人认为是现存的最古老的人类建筑。



耶利哥:希律的宫殿

新约耶利哥(或阿拉伯语所说的图鲁阿布艾拉艾柯 Tulul Abu el - Alaiq)位于现代的耶利哥西南。克娄巴特拉和马克·安东尼死后,耶利哥被屋大维给了希律王。希律在凯尔特洼地的东端,为自己建造了一个宏伟的皇宫建筑群,在那儿洼地与约旦河以西的约旦平原相交汇。这一时期耶利哥是一个繁荣的城市,富裕的迹象随处可见,而最好的见证莫过于希律的皇宫建筑群。

约瑟夫十分传神地描述了许多人对希律那种爱恨交错的复



杂情绪。^① 约瑟夫还记载,当希律发现人们在他死后将会很高兴,他变得沮丧了。为避免这种情况出现,他下令将全国各地有影响的和杰出的犹太领导人都抓起来,关在耶利哥的竞技场里,他还给他的姐姐萨洛米和她丈夫亚历克萨(Alexas)发出了如下指令:

我很清楚,犹太人会对我的死拍手叫好;然而,我有权力为了其它原因而被哀悼,并且有一个盛大的葬礼,如果你们能够顺从我的命令。你们要小心地派士兵包围那些现在被监禁的人们,在我死后立即处死他们,如此一来,整个犹太,和他们的所有家庭,不管他们愿不愿意,都会悲恸而哭泣。(《犹太战记》第1章660节)。

然而,在希律死后,萨洛米通知那些执行大规模行动的士兵,希律取消了命令。结果,希律死后以色列人欣喜异常,没有悲痛。他的尸体被运到了希律堡,被埋葬在那里的一个秘密地方。

耶稣有几次机会去耶利哥里面或周围一带。每当他去耶路撒冷时,都会经过耶利哥。像迦百农一样,耶利哥也是一个收税的地方,特别是那些从国外进入这个国家的人,要缴纳边境税(《路加福音》19章1-10节)。耶稣据说也在这儿表演了治愈

^① 约瑟夫这般生动地描述了希律王临终的病痛:

病痛弥漫到了他的全身,各种各样的症状使得各系统都完全失调了;由于一直低烧,浑身表皮瘙痒难耐,结肠持续地疼痛,脚上的肿瘤已然水肿,腹腔受到感染,他的私密器官坏死且生出了蛆虫。除此之外,他呼吸也十分困难,除非坐直身体,否则就无法呼吸,所有的器官都在发生痉挛……于是,他前往约旦,利用在卡利罗(Callirhoe)的温泉来治病,这泉水流入阿斯法提泰斯(Asphaltitis)湖……在这儿,医生认为最好是将他全身都浸入温油中;此时他的视力也模糊了,他醒过来又昏死过去,似乎行将就木,而当他的仆人们发出些骚动,在他们的闹声中,他重又苏醒过来。(《犹太战记》1:656-657)。



的奇迹(《马太福音》第20章29-34;《马可福音》第10章46-52节)。福音书和基督教传说记载,耶稣在这儿附近被施洗。基督教传说还确认耶利哥以西的荒野,是耶稣经历40天的禁食、默想和试探的地方。



试探山

围绕耶利哥还有三处地点应该说一说。首先是夸兰塔(Qarantal)修道院,建在通常所说的“试探山”上。这座修道院依山而建,俯瞰着埃斯-苏尔坦台形土墩。夸兰塔意思是“四十”。这座修道院建于公元12世纪,建在一个早期的教堂旧址上。原先的教堂建在一个山洞上,早期的基督教传说认为,耶稣在他的40天荒野期间就睡在那个山洞里。今天,有两位希腊东正教的修士住在这儿。

第二是耶拉赛莫斯(Jerasimos)修道院,这是一个公元5世纪的希腊东正教修道院,位于现代的耶利哥与约旦河之间、耶利哥的东南。这座修道院是为纪念耶稣在这附近受洗而建的。传统的施洗地点不能再参观了,因为它位于一个封闭的军事区域内。现在,仅有一个修士派驻在这儿,他负责照管修道院以及院



内的蜡烛制造生意。这种蜡烛是用取自修道院地上蜂房里的蜂蜡制成的。

最后,是位于今天耶利哥城里的撒该(Zacchaeus)教堂。这座希腊东正教教堂和修道院是为耶稣与撒该在耶利哥的偶遇而建。教堂院子里有一株无花果树,据修士们说那还是耶稣时代留下的。

库尔西(Kursi)(加大拉 Gadarens)

圣经出处:《马太福音》第8章28-34节;《马可福音》第5章1-20节;《路加福音》第8章26-39节。

库尔西位于加利利湖东岸,就在隐盖乌基布兹的北边。在耶稣的时代,这一地区被称为加大拉人(Gadarens)(《马太福音》第8章28节)或格拉森人的土地(《马可福音》第5章1节;《路加福音》第8章26节)。它位于“另一边”^①,意思是湖的非犹太人一边。福音书讲到耶稣在这儿传播教义,行神迹,还摆脱掉尾随他的成群的人们。他来到这里或许还为了躲避搜寻他的希律安提帕。今天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个公元5世纪拜占庭的修道院和教堂的遗迹。

^① 新约中有许多耶稣来到“另一边”的例子,意思是加利利湖的另一边。这些可在《马太福音》第8章18节;14章22节;16章5节;《马可福音》第5章1节、21节;6章45节和《路加福音》第8章22节找到。对于住在迦百农和湖周边的其它犹太人城镇的人,在“我们一边”和“另一边”之间关系比较紧张。“我们一边”是好的,是洁净的一边([食物等]按犹太教规制成)。他们的一边,或“另一边”,是不洁净的一边,坏的一边,异教徒非犹太人住在那儿。了解这一紧张关系,有助于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某些新约中耶稣在“另一边”发生的故事。耶稣大概拒绝让被他治愈的那人(《马可福音》第5章1节以下)跟着他,因为在洁净的迦百农将不被接纳。这个非犹太人与耶稣及门徒的相处,也将出现“我们一边”对他们产生一个是否信任的问题。



拉吉(Lachish)

圣经出处:《约书亚记》第10章32节、12章11节、15章39节;《列王纪下》第14章19节、18章14节、17节、19章18节;《历代志下》第11章9节、25章27节;32章9节;《尼希米记》第11章30节;《以赛亚书》第36章2节;《耶利米书》第34章7节;《弥迦书》第1章13节。

拉吉位于耶路撒冷西南大约30英里(48公里),希伯仑以西约15英里(24公里)。在分裂的王国时期,它是非常重要的犹大城市之一。然而,它的历史比铁器时代早多了;考古学家已经确定,早在公元前8,000年这地方就有人居住。(古村落遗址)台形土墩非常大,测量显示底部面积约为30英亩,顶上是18英亩。考古学家已经确定了这里至少有6层地层,但是关于它们的准确年代,他们看法不一。

在圣经里,拉吉是最先被确定的被约书亚和他的军队在南部军事征服行动中征服的城市之一(《约书亚记》第10章32节)。圣经记载,这场战斗持续了两天。如果这一叙述是准确的,那么在约书亚的军事行动时期,拉吉不大可能是个重度设防的城市,假如它设防的话,不可能在两天内就被夺取。这种推测似乎能够成立,因为后来的确也没有考古学的证据确定该城在当时是设防的。

在约书亚征服之后,这座城市被荒废了200年。后来,在大卫和所罗门时代,拉吉被整修,是被罗波安加以巩固的诸多城市中的一个(《历代志下》第11章5节)。与亚西加和伯示麦一起,拉吉是一个设防的前哨基地,用以帮助防卫以色列的南部边界。拉吉那时是个坚固、设防的城市,这一点可由亚玛谢逃亡到



这里得到证实。公元前 783 年,他为逃避反对他统治的叛乱者跑到这儿(《列王纪下》第 14 章 19 节)。

公元前 701/700 年,亚述王西拿基立包围并最后征服了这个城市。此后,他就将拉吉作为对犹大的其它城市展开军事行动时的大本营(《列王纪下》第 18 章 13 节 - 19 章 37 节;《历代志下》第 32 章)。西拿基立的军事行动也被记录在描述拉吉城墙的一个浮雕上,这个浮雕于 1849 - 1850 年在尼尼微(古代亚述的首都)的考古发掘期间被发现。该城大约在公元前 587 年再次被尼布甲尼撒征服。《耶利米书》记载道,在巴比伦之囚以前,拉吉、亚西加和耶路撒冷是最后沦陷的犹太设防城市。

1935 年的发掘中,考古学家在外城门的一个侍卫室里,收集到 18 片用黑墨水写着字的陶片(储藏罐残片);1938 年在附近又发现了另外三片。这些“拉吉信件”的时间可追溯到尼布甲尼撒入侵这城市时。信件的文字是古希伯来文,与先知耶利米使用的相似。大多数信件都是由一个名叫侯塞亚(Hoshaiah)的军队指挥官,写给一个名字为雅乌什(Ya'ush)的城市官员的。其中一个信件包含了最早的希伯来字‘nabi 或 nabhi’的现存用法,意思是“先知”。第四个信件则包含了以下段落:“并且让(我的上帝)知道,我们正在留意拉吉的信号,按照所有我的上帝所给予的迹象,因为我们看不到亚西加。”^①这一段暗示亚西加那时已经被摧毁了,而尼布甲尼撒和他的军队正在攻击拉吉。这次被毁之后,拉吉就再也没能成为一个重要的城市了。

① 舒维尔,《聚焦圣经考古》,426。



拉特仑(Latrun)(以马忤斯 Emmaus)

圣经出处:《路加福音》第24章13-35节。

拉特仑位于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中间,在特拉培斯特(Trappest)修道院基础上。新约中的以马忤斯据说就是这里。然而,这一说法至少存在着两个问题。首先,没有考古学的证据来佐证这一说法。其次,这里距离耶路撒冷似乎有点太远了。在新约时代,一个健康人一天最多大概能走20英里。这将把拉特仑放在这一距离的边缘。但即使这儿不是以马忤斯的地点,耶稣在去以马忤斯的路上偶遇两个门徒一事,也被这儿的修道院纪念着。

马萨达(Masad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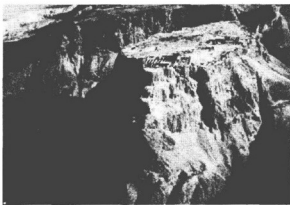
圣经出处:无

虽然马萨达没有在圣经里被提及,而且甚至没有记载圣经人物曾到过这里,它仍然是以色列最受欢迎和重要的考古地点之一。我们所知的关于马萨达的所有东西,来自约瑟夫的文字和考古研究。

这地点最早是被亚历山大·亚纳伊(Alexander Jannaeus 公元前103-76)设防,用作保卫南部边境的要塞。公元前43年,在他父亲安提帕特被谋杀之后,希律王夺得了这座要塞。当希律公元前40年访问罗马时,他把家人留在这儿,因为他知道这里的大山将会为他们提供很好的保护,以防他的政治和军事上的敌人侵害。在巩固了他在犹大的力量之后,希律重建了马萨达,使它成了一个几乎不可攻克的堡垒/宫殿群。



约瑟夫写到,希律被两种巨大的担心所困扰:“因此希律为他自己准备这一城堡(马萨达),作为一个避难所,防止两种危险:一种担心是犹太民众,唯恐他们废黜他而恢复他们先前的国王来统治;另一个担心更大更可怕,来自埃及女皇克娄巴特拉,她不隐瞒自己的企图,而是经常对安东尼说,希望他割舍希律,并且恳求他把犹太王国授予她。(《犹太战记》第7章300-301节)。为了确保自己能够在长期的围困中存活下来,希律建造了许多食物储藏室。很难估计在这里到底能够储藏多少食物,虽然在第一次犹太起义结束时,它足够支持大约967人生存3年(公元70-7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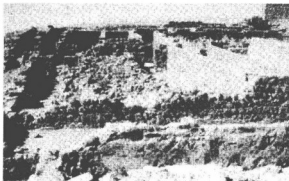
马萨达:航拍视角

希律还在马萨达挖开坚固的岩石修建了储水池,能够容纳100至150万立方英尺的水。马萨达发掘和修复的总监伊盖尔雅丁(Yigael Yadin)这样评价这个水利系统:

那时候(今天也一样)在马萨达附近没有任何泉水,而降水是如此稀少和贫乏,希律和他的工程师是怎



么考虑来填满这些储水池的？解决的办法显示了设计者绝对的天才，像许多有独创性的解决办法一样，其概念是简单的，但是实行起来非常困难。他们计划以马萨达现有的两个贯穿南北的小洼地为基础，在两个地方建起大坝，从这些大坝，他们铺设开放的隧道通向两套开凿好的储水池系统，一个从南边的洼地到顶上一排，而第二个渡槽从北边的洼地到底下一排。他们设想下雨时，雨水将被大坝提升，并且依靠自然流动，溪流会沿着渡槽依次灌满储水池。^①



马萨达：储藏室

由于这一设计是供水给较低的储水池。因此为了将水带到在山顶的储水池，奴隶们和仆人就背水上山。

人们认为希律王根本没到过马萨达；至少没有他来过这里的记载。马萨达主要的居民是一群共计 967 人的犹太男人、女人和儿童，他们是在罗马人于公元 70 年摧毁耶路撒冷之后逃到

^① 伊盖尔·雅丁，《马萨达》，纽约：兰登书屋，1966，26。



马萨达的。在其余各处的犹太起义被平息之后，罗马人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到这些难民身上，在弗拉维斯·席尔瓦(Flavius Silva)的指挥下，15,000 罗马士兵进击马萨达。一开始，罗马人试图夺取堡垒的企图失败了，原因在于要塞的位置——仅有一条路通到马萨达山顶，即著名的蛇行小道，它如此狭窄，所以真正是易守难攻。^① 罗马人最终能够夺得要塞，是通过修筑了一个助攻斜坡通到西边的山上才实现的。

与其说是罗马人的包围，倒不如说是保卫马萨达的奋锐党人自己选择了死亡。就在罗马人将通过西边的墙攻入的那个夜晚前，占据马萨达的奋锐党领导人以利亚撒，对他的犹太民众



马萨达：蛇形小道

^① 要到达山顶，唯有通过攀登蛇形小道，一条单列通行的小路。当罗马人试图派士兵通过蛇形小道进攻要塞时，每次都被犹太弓箭手轻松地射落崖下。





发表了一番震撼人心的讲话。^①那天晚上,960个犹太奋锐党

① 约瑟夫记载下了以利亚撒的演讲词:

我诚挚的朋友们,由于我们很久以前就决定,绝不作罗马人的奴仆,除了上帝以外,也不作其他任何人的奴仆,唯有上帝是人类公正与真实的神。现在是时候了,需要我们去实际地兑现自己的誓言。让我们不要在这一刻使我们自己蒙羞,自食其言,以前我们就不能忍受奴役,(虽然这样一来的话就没有危险),但是现在正面临着一起被奴役,选择这样的惩罚也是无法忍受的;我想事情会这样,假定罗马人减少对我们的军事压力,而我们活下来,我们也会首先起来反抗他们,我们也会同他们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我宁愿相信上帝眷顾,允许我们尽自己的力量,在自由的状态下,勇敢赴死,而在被征服的情形下是无法获得自由的。形势非常清楚,我们将会在一天的时间里被俘;但与我们最亲爱的朋友们一起光荣赴死,仍然是一个恰当的抉择。我们的敌人无论如何不会得逞,尽管他们非常想生俘我们。我们也不能够对自己说,再也不与他们战斗,打击他们;赶快推测上帝的意图,对我们的确是合适的,首先第一,当我们如此渴望捍卫我们的自由时,当我们受到别人如此痛心的对待时,和从我们的敌人那儿得到更恶劣的对待时,我们已然意识到,同一个上帝,他曾经给过去的犹太国家以青睐,如今判决他们毁灭;他要么继续垂青于我们,要么依然眷顾我们却对我们有所不满,他没有忽视这么多人的毁灭,或让他最神圣的城市被我们的敌人烧毁和摧残。诚然,我们无力地希望保护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独自还在一个自由状态里,似乎我们一直以来对我们自己反对上帝无罪感到内疚,也不是其他人的同伙;我们也教导其他人保护他们的自由。为此,考虑到上帝如此使我们相信我们的希望是徒然的,通过带给我们如此大的危难,在目前我们令人绝望的状态下,我们所有的期待都那么遥远;就这要塞来说,它本身是不可征服的,但没有显出我们能被解救的意思;即便在我们仍然还有足够的食物和大量的军队时,以及其它比我们想要的更多的必需品,我们公然被上帝剥夺了被解救的所有希望;诚然,愿我们的敌人带来的磨难,不要再落到那个我们建成的城墙上;这是上帝对我们各式各样罪恶表示愤怒的作用,即我们一直是有罪的,用最无礼和放纵的态度对待我们自己的同胞;使我们不被罗马人接受的惩罚,并非来自上帝之手,而是我们自己咎由自取,比起其它的惩罚,这些都算是很温和的了。让我们的妻子在遭受凌辱之前死去,让我们的孩子在尝受奴役的滋味前死去;在我们杀死他们之后,让我们彼此帮助以得到解脱,让我们把荣誉带给对方,让自由成为我们最好的墓志铭。但是,首先让我们放火烧掉我们的钱财和要塞;而我敢担保,罗马人大可放心,他们将既得不到我们的尸体,也得不到我们的财产;让我们什么也不要吝惜,除了我们的粮食,它们将证明我们死的时候,不是因为必需品的短缺而被制服;反之,自始至终,在奴役面前,我们宁愿去死。”(《犹太战记》7:8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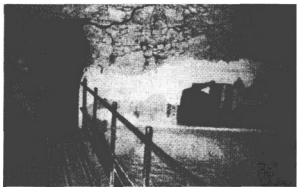
人——男人、女人还有孩子死去了。仅有两名妇女和五个孩子逃脱了。约瑟夫记载道，“一位年迈的妇女和另一位以利亚撒的亲戚，而且是众多妇女中精明和好学的一位，带着五个孩子，这些孩子都躲藏在地下的洞穴里。”（《犹太战记》第7章399节）。当罗马人在第二天早上最终攻破城池，他们发现奋锐党人毁坏了他们所有的财产。唯一没被毁的东西是粮食。以利亚撒要让罗马人知道，他们选择自尽并不是因为缺少粮食，而是对自由的热爱。

对以色列人来说，马萨达的每一处地方，都成为了抵抗敌人的象征。在今天的以色列，国防军的某些单位都要在马萨达举行军事誓言的宣誓，他们象征性地宣誓：“马萨达再不会陷落！”马萨达在公元73年失守以后，这地点仅有一次被再次占领；拜占庭人时期，东正教修士们在那儿建立了一座修道院，后来它被遗弃了。

马萨达的发掘本身，就是一个非凡的成就，也是对它的保卫者的最好纪念。主要的发掘工作始于1963年，在伊盖尔·雅丁的指导下进行。雅丁原先估计这项工作将至少需要10年时间。然而，当宣布将要开始发掘和修复工作后，全世界都激起了极大的兴奋。数以千计的志愿者向雅丁请求参与这一计划。有了这样声势浩大的响应，结果是，整个的计划在两个发掘季节（1963年10月-1964年4月和1964年12月-1965年3月）就完成了。雅丁和他的同事们发现了分属几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人类日常活动的确切证据，时间从红铜时代始，结束于拜占庭时期。很明显，这两个时期也正是公元70年希律王和奋锐党人占领时期。



希律的马萨达占据着废墟的主要部分。他为自己建造的辉煌的北部宫殿综合体共分为三层。上层平台,它大约在死海之上 900 英尺,可能用作希律的私人住所。雅丁指出,“在这一平台的整个居住区域里,最初至多有四个居室和几个走廊。很清楚,这一北部宫殿(建设它需要庞大的投入和资源)是不打算供许多人住的,它是为希律单独修建的。”^①中层平台位于上层平台下面约 60 英尺,可能是一个休闲的地方,很像现代美国人家的密室或家庭活动室。底层平台位于上层平台以下约 110 英尺,包括一个屋檐或保护性的遮盖,它将会在强风、过多日晒或周期性降雨时提供庇护。在底层平台下面,有一个小浴场。在发掘期间,在这儿发现了一个家庭的骸骨遗迹(男人、女人和孩子)以及一些个人的物品。



马萨达:罗马浴室

这个小浴场仿照这一时期典型的浴场建成。共有四个功能各异的房间。第一个是公共更衣室或更衣间(apodyterium)。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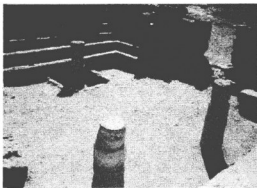
^① 雅丁,《马萨达》,62。



二个,我们发现了一个冷水浴室(Frigidarium)或冷屋。第三个是温水浴室(tepidarium)。最后有一个高温浴室(caldarium)或热屋。浴场的房间都用漂亮的壁画装饰墙壁和天花板,地上铺着漂亮的瓷砖地板。

西部宫殿是在马萨达发现的最大建筑群,占地面积大致36,000平方英尺。雅丁是这样形容它的:

东南翼是居住区,由围绕一个中心院子建造的大房间和小工作间组成。毗邻北边的第二个侧翼也包括一个中心院落及周围的一排房子,但这是一个单独的工作厢房……第三个侧翼构成了该建筑物的西边部分,并且把其它两个侧翼连接起来。这里原本是作为储藏室和管理区使用的。^①



马萨达:犹太会堂

这样似乎很清楚了,即西边的宫殿用作居住区(可能是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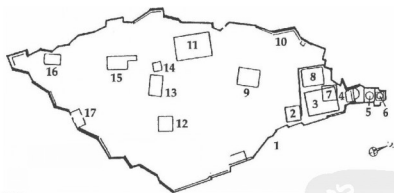
^① 雅丁,《马萨达》,117-18。



算给希律家的),还有一个管理中心、储藏室以及一个接待官方客人的地方。

这座城堡被一个大约4,200英尺长的避弹堡垒墙围绕(见集注)。在墙里面,考古学家发现了奋锐党人生活区的遗迹,例如陶器、衣物、工具等等。在墙里发现了一张羊皮纸,上面抄写着《诗篇》150章的内容。

考虑到希律对各种各样的犹太派系的敌意,那么他在马萨达建立一个犹太会堂,就似乎显得有些出人意料。希律并不反对宗教,在他的其它主要建筑工程中,也发现了犹太会堂的遗迹。希律知道他的一些仆人和士兵都在践行他们的宗教信仰,他通过为他们建造一个敬拜的场所来容纳他们。



图例

1. 入口/蛇形通道大门 2. 8号建筑 3. 储藏室 4. 北部宫殿—上部台地 5. 北部宫殿—中部台地 6. 北部宫殿—底部台地 7. 浴室 8. 7号建筑—管理 9. 9号建筑—办公区 10. 犹太会堂 11. 西部宫殿 12. 12号建筑—皇室住所 13. 11号建筑 14. 游泳池 15. 13号建筑 16. 大水池 17. 南墙

马萨达:总平面图

雅丁还记载说,原先由希律建造的犹太会堂,后来被奋锐党人改造(当他们于公元70年到达马萨达后)。奋锐党人在这建



筑的后面加了一个小房间,用来存放经卷。他们还在墙内四周添置了长凳。在储藏室里,志愿者发现了14个经卷的残片,包括圣经的、次经的和社群的经卷。这些经卷包括5章《诗篇》,一个“安息日祭献歌曲”(Songs of the Sabbath Sacrifice)的残片(它补充了在库姆兰发现的同样歌词的残片),《禧年书》(Book of Jubilees)和《创世记》、《利未记》(Leviticus)和《以西结书》的残片。

米吉多(Megiddo)

圣经出处:《士师记》第1章27节、5章19节;《列王纪上》第9章15节;《历代志下》第35章22节;《撒迦利亚书》第12章12节;《启示录》第16章16节。

米吉多位于海法东南约16英里(26公里)、阿夫拉(Afula)西南6英里(10公里)处,与世界末日联系在一起。启示录中说,善恶之间的最后决战将发生在米吉多(《启示录》第16章16节)。在希伯来文中,Har Megiddo意思是“米吉多山(或丘)”。这一联系是符合逻辑的:许多人在为控制米吉多的战斗中被杀死,从古代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这一地区死亡的人,比在其它任何地方都多。

米吉多位于两条非常重要的古代贸易路线的汇合处。“Via Maris”(沿海的道路),把非洲与欧洲和亚洲连接起来的南北贸易路线,它经过米吉多。还有一条重要的贸易路线,是通过耶斯列峡谷将腓尼基人城市与耶路撒冷联系起来。这一位置使得米吉多具有战略的重要性:谁能够控制这城市,也就能够控制这两条贸易路线,保证经济的繁荣,从而确保有一支较为强大的军



队,而这反过来又为更强大的权势和稳固提供了保证。

米吉多在公元前 4,000 - 公元前 400 年间一直有人居住。考古学家已经在这里发现了 20 层地层。这城市第一次被提及,是在上埃及的卢克索神庙墙上的象形文字中,它记载了公元前 1468 年瑟特莫斯三世在米吉多赢得的那场战斗的胜利。后来,在征服期间,入侵的以色列军队未能夺得这城市。^① 直到大卫王统治时,它才成为了以色列人的城市。在所罗门治下,该城被重新巩固,变成了王国最有力量和影响的城市之一(《列王纪上》第 9 章 15 节)。公元前 923 年,该城毁于(埃及王)示撒之手,它被暗利或亚哈于公元前 9 世纪中叶重建。公元前 609 年,约西亚在与法老尼哥(Neco)一次无谓的战斗中在此地被杀(《历代志下》第 35 章 22 节)。米吉多逐渐衰落淡出人们的视野,公元前 400 年该城被遗弃了。

在米吉多有一些很重要的发现,包括不同时期的门;埃及人、迦南人、非利士人的和以色列人的陶器;一个古代迦南人的祭坛;一个大的牲口棚或储藏室综合体;一个精心设计的水利系统,特点是一个深的竖井和地下隧道(与夏琐城的那种系统相似);还有一块上面写有部分《吉尔伽美什史诗》(Gilgamesh Epic)的石板^②。

^① 按照《士师记》1:27 以下记载,这城市被分配给了玛拿西支派,但是他们未能将他们领土范围内的米吉多和其它城市的人赶走。

^② 《吉尔伽美什史诗》包括一个古代巴比伦的洪水故事。它是世界上最早的故事之一,时间或可追溯到公元前 2000 年,对应的圣经洪水叙述,见于《创世记》第 6-9 章。



圣乔治修道院(凯尔特干河谷 The Wadi Qelt)

圣经出处:《马太福音》第4章1-11节;《马可福音》第1章12-13节;《路加福音》第4章1-13节。

尽管这一修道院不是来自圣经时期,它还是在随后的基督教历史中扮演了一个角色,并且成为耶路撒冷和耶利哥之间凯尔特干河谷的主要景观。对观福音书记载,耶稣在荒野里度过了40天以祈祷和禁食。早期的教堂传说认为,这次探索和斋戒发生在凯尔特干河谷地区。对这一事件的纪念,间接地导致了圣乔治修道院的修建。

圣乔治修道院建在公元5世纪晚期。在该建筑出现之前,这一地区是深受隐士欢迎的地方,他们来到这儿斋戒、祈祷并寻找上帝的指引,就像耶稣做的那样。这些僧侣中许多人永久地留在这儿,孤独地度过他们的生命。这些隐士僧侣都住在山洞里,目前在这一地区已发现数百个这样的山洞。人们由此推测,这些早期的隐士组成了一个自我保护的社团,以防御自然环境及歹徒的侵害。这里第一个有组织的僧侣社团,时间可追溯到公元420年,它由5户居民组成。

第一座修道院在公元614年波斯人入侵期间被毁坏,直到1179年方得以重建。1483年,一个基督教朝圣者弗利克斯·法布理(Felix Fabri)访问了神圣的教堂圣地^①,他在日记里写道,

^① 弗利克斯·法布理(Felix Fabri)是一位德国多明我会(Dominican order)神父,1480和1483年两次到访圣地。法布理与带他到达圣地的船长所订立合同的一些条款,以及一些给圣地旅游者的指南,已经印入J. 麦斯威尔·米勒所著的《圣地介绍:给初访圣地者的指导手册》,梅肯:莫瑟尔大学出版社,1982,15-18;这些文字对今天到访圣地的游客也不失为有趣的读物。



他参观了修道院遗址,在那儿只看到了废墟。没有人知道这修道院何时第二次被毁。1878年修道院的重建开始,工程于1901年竣工。

今天只有很少几个修士居住和工作在那儿。一些隐士还住在位于凯尔特干河谷的修道院附近的山洞里。从这座修道院到耶利哥的徒步旅行会很愉快,终点就是希律在耶利哥的宫殿群落,图鲁 阿布 艾拉艾柯(Tulul Abu el - Alaiq)。



凯尔特干河谷:圣乔治修道院

迦密山(Mount Carmel)(穆克拉卡 Mukhraqa)

圣经出处:《列王纪上》第18章17-46节;《列王纪下》第2章25节、4章25节;《以赛亚书》第33章9节、35章2节;《耶利米书》第46章18节;《阿摩司书》第1章2节;《雅歌》第7章5节。

迦密山恰好位于米吉多西边和海法的东南,早在公元前15世纪,就被认为是一座神圣的山。在埃及文献里它被作为一个神圣的地方提到。它也作为圣地被迦南人、以色列人和希腊人所崇敬。在整个旧约时期,它都是美丽、权威和力量的象征。



迦密山最值得记忆的是，它是耶和华的捍卫者以利亚使得450个巴力的先知参与一场竞争的地方（《列王纪上》第18章17-46节）。如果我们先假定那个事件的历史真实性，那么有



迦密山：以利亚雕像

令人信服的原因相信它就发生在穆克拉卡，在迦密山的东南端。首先，在穆克拉卡有梯形的区域，时间至少回溯到铁器时代早期，在那儿曾有足够的空间供所有竞争者使用。第二，圣经叙述说以利亚把水倒在他准备好的祭品上。比尔艾-穆克拉卡（Bir el - Mukhraqa），一眼泉水（现在干涸了）和基顺（Kishon）河两个都大致在这一区域且便于利用。（《列王纪上》第18章33-40节）。第三，穆克拉卡本身的意思就是“祭品”。

1826年，圣衣会（Carmelite）修道院在这地方建成，这儿的修士保留着第一批成员在13世纪晚期来此时所行的仪式。从修道院的山顶，可以鸟瞰美丽的耶斯列谷地，天气晴朗时，可望见地中海和凯撒利亚玛丽蒂玛（Caesarea Maritima）。

基利心（Gerizim）山

圣经出处：《申命记》第11章29节；27章12节；《约书亚记》第8章33节；《士师记》第9章7节；《约翰福音》第4章19-21节。

基利心山就位于纳布卢斯（示剑）的西南。它是撒玛利亚人的神山。在逾越节期间，撒玛利亚人在这儿举办一些特别的



活动,持续 40 天,在活动中绵羊作为祭品被祭献。祭品的肉被撒玛利亚人吃掉,然后把剩下的骨头、兽皮、蹄子等收集起来也燔祭给上帝。这一仪式执行得与《出埃及记》第 12 章里看到的规定一致。

大概在公元前 4 世纪,古代的撒玛利亚人把圣殿建在这儿。由于这一原因,基利心山成了撒玛利亚人最神圣的宗教中心。据说耶稣在雅各的井旁偶然遇到一位撒玛利亚妇女,就与她论道,地点就在这儿附近,即现代的城市纳布卢斯里面(《约翰福音》第 4 章)。

基利波山(Gilboa)

圣经出处:《士师记》第 7 章 1 节以下;《撒母耳记上》第 28 章 4 节、31 节;《撒母耳记下》第 1 章 6 节;21 章 12 节;《历代志上》第 10 章 1 节。

基利波山从米吉多的古村落遗址台形土墩上可以看见,在它的东南偏东,跨过耶斯列谷地。圣经记载有两个重要事件发生在这儿。第一个,在基利波山下的河谷里,(士师)基甸(Gideon)和他的军队出其不意地出现在米甸人眼前,迫使他们退却了(《士师记》第 7 章);后来米甸人被以色列人的军队打败了。第二,扫罗和约拿单在一场与非利士人的战斗中在这儿被杀(《撒母耳记上》第 31 章);他们死后,非利士人把他们的尸体带到了伯善,挂在城墙上示众。

摩利山(Moreh)

圣经出处:《撒母耳记上》第 28 章 7 节;《列王纪下》第 4 章



8-37节;《路加福音》第7章11-17节。

摩利山位于耶斯列峡谷对面,东达米吉多,南接拿撒勒、阿夫拉和他泊山。圣经里记载,大体上摩利山有三个地点发生过圣经事件。第一个,扫罗在隐多珥(Endor)的村子里向一个女巫请教。那女巫能够使先知撒母耳的神灵出现,撒母耳告诉扫罗,耶和华必将扫罗和以色列人交到非利士人手里(《撒母耳记上》第28章7节)。第二个,书念村就位于摩利山的南边。在这儿先知以利沙(Elisha)定期地去拜访一位寡妇和她儿子的家。以利沙还展示了使那寡妇死去的儿子复活站立的神迹(《列王纪下》第4章8节以下)。第三个,拿因村就位于摩利山的北山脚下。在这儿,据说耶稣像以利沙一样,也使一个寡妇的儿子死而复活(《路加福音》第7章11-17节)。

他泊山(Tabor)

圣经出处:《士师记》第4-5章;《马太福音》第17章1-13节;《马可福音》第9章2-8节;《路加福音》第9章28-36节。

他泊山位于摩利山和拿撒勒之间,在耶斯列谷地的东部。按照拜占庭时代的传说,它是耶稣变像的地点。在这儿,今天的人们以一个建在山顶的教堂来纪念这事。然而,《马太福音》暗示显荣发生在凯撒利亚腓立比附近(《马太福音》第17章);凯撒利亚腓立比位于黑门山脚下,看来更像那地点。

他泊山在旧约时期是异教徒的信仰中心。在士师时代,底波拉(Deborah)(希伯来女先知及士师)和巴拉(Barak 士师时期的将军)领导的以色列人军队在这儿抗击夏琐王获得胜利(《士师记》第4-5章)。其它两场主要的战斗也发生在这儿: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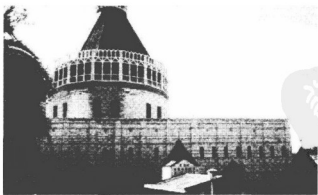


是公元前 218 年塞琉西王朝与托勒密王朝之间的战争;第二个是公元 67 年犹太人的第一次起义。

拿撒勒(Nazareth)

圣经出处:《马太福音》第 2 章 23 节;《路加福音》第 1 章 26 节、2 章 39 节、51 节;4 章 16 节、28-30 节;《约翰福音》第 1 章 46 节;2 章 45-56 节。

基督教传统认为,基督诞生是由马利亚在拿撒勒宣布的。这里也是耶稣家乡的村庄,在这里,他度过了童年到成年的岁月,并且宣布开始他的传道(《路加福音》第 4 章 16 节以下)。如今这儿有两座漂亮的教堂可供参观。一座是报喜大教堂(The Basilica of the Annunciation),它建成于 1968 年。报喜堂是建在三个早期教堂的地址之上的。第一座教堂时间为拜占庭时期,在公元 7 世纪早期波斯人入侵期间被毁;第二座教堂是十字军占领期间在这儿修建的;第三座是由圣方济会的修士于公



拿撒勒:报喜大教堂



元 18 世纪早期在此建造的。这座教堂在 20 世纪五十年代为建造报喜堂而拆除。

第二座与耶稣生活有关联的教堂是圣约瑟(St. Joseph)教堂,建于 1914 年,地点在当地传说据信是约瑟的工场和家的一组山洞之上。

在耶稣时代,拿撒勒是个非常小的,甚至不起眼的村子;总共也就一、二十户人家住在这儿。拿撒勒没有在(犹太法典)塔木德(Talmud)里记录的 63 个重要的加利利村庄、集镇和城市中被提到。这有助于解释在《约翰福音》第 1 章 45 节(和 46 节)中,拿但业对腓力说的话的反应。

库姆兰(Qumran)

圣经出处:无

库姆兰最有名的,就是它与死海经卷戏剧性的发现间的联系。它位于死海的西北岸,耶利哥以南仅几英里,在耶路撒冷东南偏东大约 25 英里(40 公里)。

这地点至少早在公元前 8 世纪就有人定居,当时犹太在这儿保留了一个小的军事前哨。大约在公元前 150 年,哈斯蒙尼王朝统治时期,一个被称为“正义教师”(Teacher of Righteousness)的人,带领一小队宗教的苦行者进入荒野,并且建立了社团。他们的故事保存在“大马士革文件”(Damascus Document)里,其中的几页抄件在 4、5、6 号洞里被发现^①。这一文件其它的抄件(时间定在中世纪)在公元 19 世纪被发现,地

^① 库姆兰附近总共有 11 个山洞,大多数经卷和经卷碎片都是在这些洞里发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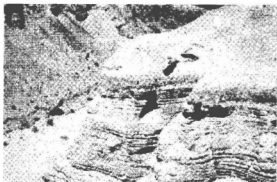
点是在开罗一所中世纪的犹太会堂的储藏室里,它们成了人们所说的“大马士革文件”的开罗手稿。

“大马士革文件”记载,上帝“使一个正义教师复活,以带领他们走上他心中的路”。^①这一教派成员,据信是艾赛尼派信徒,反对在耶路撒冷担任神职角色的哈斯蒙尼国王;他们反对哈斯蒙尼既当国王又任神职,因为这与他们理解的托拉(Torah)(犹太教律法)和宗教信仰的传统相抵触。由于他们敬重的在耶路撒冷献祭的崇拜,已经被哈斯蒙尼褻渎了,艾赛尼派信徒在耶路撒冷建立了一个新的远离“异教徒”的宗教秩序。

这一地点在公元前31年的一场地震中被毁,此后社团的大多数成员搬到了耶路撒冷。希律王显然在耶路撒冷的上城给了艾赛尼派信徒一块地方,来安置他们的社团,这是一块哈斯蒙尼人曾居住过的区域^②。最近,被认为是艾赛尼派信徒的一扇门在今天的锡安山被发现,就在耶路撒冷老城的城墙外面,它证实了在罗马时期,一个艾赛尼派信徒的定居点或许就在这儿。艾赛尼派信徒似乎一直逗留在耶路撒冷直到希律王死去;公元前4到1年之间的某个时候,他们回到了库姆兰,并且在那儿重建了定居地。那社团继续活跃到公元68年,这时它被罗马人消灭了。当罗马大军迫近时,艾赛尼派信徒把他们珍贵的宗教经卷藏在库姆兰附近的山洞里,它们于1947年开始被发现。

^① 迈克尔·奈伯(Michael A. Knibb),《库姆兰社区》,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87,18。

^② 希律王对哈斯蒙尼人的不信任和反感,甚至胜过了艾赛尼派信徒。通过给予艾赛尼派信徒一些哈斯蒙尼人的财产,希律有效地去除了一个潜在的敌人和它有形的存在。



库姆兰:4号洞

没有人确切知晓在库姆兰的全盛时期,到底有多少人住在库姆兰和它的周边。一些学者估计,不管在什么时候,在库姆兰实际上最多能够适合 50 人生活。社团的大多数成员都生活在定居地周围的山洞里。定居地一次最多能够为 500 人提供服务。据估计,在公元 1 世纪时期,全国或许生活着 4,000 名艾赛尼派信徒。^①

今天库姆兰最出名的,是作为 1947 年(和接下来的时间)发现死海经卷的地点。就绝大部分经卷而言,它们的时间要追溯到从公元前 3 世纪中叶到公元 1 世纪后半叶之间。这些经卷极大地拓展了我们对公元 1 世纪时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了解。在发现它们之前,最古老的希伯来圣经文本来自公元 900 年,但是在这些经卷中间,我们发现了希伯来经文每一本书的抄件或残片(除了《以斯帖记》),这样就给学者提供了比先前能够看到的几乎要早 1,000 年的文本。当罗马大军迫近、在公元 70 年摧毁耶路撒冷之前,这些经卷被藏在库姆兰附近的 11 个不同的山洞

^① 见詹姆斯·普赖斯,《新约全书:它的历史及神学》,纽约:麦克米兰,1987。



里。4号山洞可以在定居地的遗迹附近看到,里面找到了最大数量的经卷。许多经卷被保存在“圣书之龛”(Shrine of the Book)——它是以色列国家博物馆的一部分。

随着库姆兰的发掘和修复,还有其它的一些发现。首先,艾赛尼派信徒建造了出色的水利系统。距离社团最近的新鲜水源是隐费斯科(Ein Feshke)绿洲,在库姆兰以南大约3公里。^①针对这一情况,一个富于独创性的水收集系统被建造在定居地里,以收集罕见的降雨并把它存储在整個社团的蓄水池里。这个蓄水池通过一个倾斜的隧道系统来补充(见地点的图解)。这水不仅仅用作农业和环卫,而且还用作宗教仪式的洁净。



库姆兰:缮写室

第二个,考古学家确定了社团的缮写室和图书馆遗址的位置。缮写室就是某些死海经卷被抄写的地方。在缮写室的发现包括削尖了的芦苇(用于书写)证据,陶制的墨水罐,和干羊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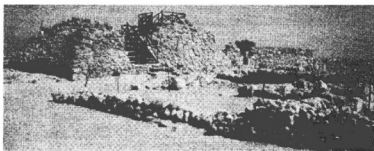
^① 隐费斯科(Ein Feshke)意思是“峭壁之泉”或“岩石中山洞之泉”。它是沿着死海的两处淡水水源之一。另一处位于隐基底(En-Gedi)。



库姆兰：浸礼池

碗。

第四个，用作宗教仪式洁净的浸礼浴池在这个建筑群被发现。由于团体的宗教原则，成员经常要涉及洁净和仪式的洗浴。根据宗教仪式，那些礼仪上的不洁之人将通过一套步骤进入一个浸礼池，把他们自己浸入水中，然后，一旦他们按照宗教仪式被清洁了，就通过另一组台阶走出来。



库姆兰：瞭望塔

（以来制作经卷）。旁边还发现了一个大坑，木炭在那儿被融化了以制造墨水。毗邻缮写室的房间也有墨水罐和写字的桌子。有可能这些额外的屋子也被用作抄写经卷。

第三个，一个大餐厅与一个毗邻的储藏室建在一起。餐厅的尺寸表明它可能也被用作社团的会议室。在储藏室里考古学家发现了大量的饮酒容器，盘子，大杯，和一打一摞堆积的食

第五个，一个特别的会议室被发现在缮写室的隔壁。这个



会议室不大,肯定只是为社团领导人所用。这会议室有一个开口,可以把食物和水送进屋里,使人联想到,可能来参加这种会议的人们,在理事会没有最终做出决定之前,或许是不准离开的。

第六个,在建筑群北边的墙上发现了一个瞭望塔。这是瞭望塔的天然位置,因为北边是唯一没有天然屏障的一边。

第七,在遗迹的东边发现了一个备有窑炉的陶器工场。几乎可以确定,存放死海经卷的罐子就是在这儿烧制的。

最后,发掘者发现了社团的公墓,包括大约 1,200 个坟墓,就在城外东边陶器工场那边。



库姆兰:总平面图



撒玛利亚 (Samaria 或 Sebaste)

圣经出处:《列王纪上》第16章24、29节、20章1节;《列王纪下》第3章1节、6章24节、13章1、6、9-13节;17章6、24节;18章10、34节;《以赛亚书》第36章19节;《弥迦书》第1章6节;《阿摩司书》第3章15节;6章4节(参见撒玛利亚);《约翰福音》第4章4、9节;《使徒行传》第8章4-5、14节。

撒玛利亚是以色列北方王国的首都。该城由暗利(Omri)公元前876-869)创立和建造,后来被亚哈(公元前869-850)和耶罗波安二世(公元前786-749)加以扩大。在耶罗波安二世统治期间,一个富有的上流社会住在撒玛利亚,该城以其房屋和象牙家具而出名。先知阿摩司的传道就针对这些人;他谴责富人们聚敛财物,疏于向穷人显示仁慈和正义。

撒玛利亚在公元前722/721年被亚述人萨尔贡二世征服。亚述人从撒玛利亚驱逐了数千人,而用其它被征服地的人们来替代他们(《列王纪下》第17章24节)。这一计划的长期影响,是在这块土地上形成了一个新人群,他们将被称作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被他们在犹太的犹太人同类(表亲)看作是人种上不纯粹的人,践行着混杂的伪宗教。

在亚述人和波斯人时期,撒玛利亚是其同名省的省会。在希腊化时期,它被重建为一个希腊城市,这状况一直保持到公元前108年它再次被赫加纳摧毁为止。公元前30年,该城被屋大维赐予了希律王,希律以华丽的时尚重建了该城,并且更名为Sebaste(Augustus的希腊形式),以此向奥古斯都皇帝表示敬意。



加利利湖(Sea of Galilee)

圣经出处:《民数记》第34章11节;《约书亚记》第12章3节;13章27节;《马太福音》第4章18-22节;8章23节;15章29节;《马可福音》第4章35-41节;5章1节;《路加福音》第5章1-11节;《约翰福音》第21章1-23节。

在过去的诸多世纪里,加利利湖有过许多不同的名字。在旧约里它通常被称为“基尼烈(Chinnereth或Kinnereth)海”。Kinnereth这个词是希伯来词kinnor的讹读,意思是“竖琴”,因为这湖(或海)形状就像竖琴一样。

新约的作者对这湖水使用不同的名字。《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通常把它称为加利利海;《路加福音》把它叫做革尼撒勒(Gennesaret)湖;《约翰福音》称作提比哩亚(Tiberias)海。这湖长约12英里(21公里),宽约8英里(12公里)——当水面上升或下降时,大小会发生变化——湖水在海平面以下680英尺(210米)。

围绕着加利利湖,兴旺的捕鱼业与历史的记忆一样长久,主要是在小湖湾里。孟德尔·纳恩(Mendel Nun)记载道:“湖上的捕鱼方法从第二圣殿时代到现代都没有变化,直到1955年,当在湖上采用了技术后,才有了革命性的转变。”^①因为在过去的世纪里,缺乏技术的改变,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在耶稣时代捕鱼的情形,那将帮助我们更透彻地理解他的一些比喻(寓言)。

例如,想想在《马太福音》第13章47-48节里耶稣的比

^① 孟德尔·纳恩(Mendel Nun),《加利利湖和它的渔夫》,隐盖夫基布兹:基尼烈公司,1989,5。



喻：“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聚拢各样水族。网既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拣好的收在篮子里，将不好的丢弃了。”传统捕鱼技术的分析清楚地表明，耶稣提到的那类网具是一个围网。那“不好的”鱼，是那些犹太人的饮食规则不允许的种类——无鳞的鱼。在加利利湖里发现的鱼的种类里，最符合这一描述的是鲶鱼（革胡子鲶[*Clarias lazera*]）。

耶稣在加利利湖上平息风暴的记载（《马可福音》第4章35-41节）是合乎情理的，事实上，突然、猛烈的暴雨在这湖上是不足为怪的。请记住，这湖水水面在海平面下680英尺，在湖的对面迤邐百英里，东岸的上面横亘着戈兰高地，那是一个非常高的高原。冷风从戈兰高地吹下来，与加利利湖升腾起来的暖风碰撞。当这两者相遇时，就出现突然的、不可预测的并且经常是猛烈的暴风雨。这一现象在内陆湖中是难得一见的。



加利利湖地图





塞弗利斯(Sephoris)

圣经出处:无

塞弗利斯位于下加利利,在拿撒勒西北约3英里处。哈斯蒙尼王朝时期它成了加利利的行政中心。塞弗利斯在希律王死后被毁;后被希律·安提帕重建,在将提比哩亚作为他的首都之前,安提帕就住在这儿。耶路撒冷在公元70年陷落后,犹太公会(Sanhedrin)在搬到提比哩亚之前,重新定址在塞弗利斯。

示剑(Shechem)(巴拉塔台形土墩 Tell Balata)

圣经出处:《创世记》第12章6节;37章12-14节;《约书亚记》第17章2、7节;20章7节;23章32节;24章1-28节;《士师记》第8章22-23节;9章45节;《列王纪上》第12章1、25节。

示剑位于耶路撒冷以北约40英里,在以巴路山(Ebal)与基利心山之间山路通道的要津处,在纳布卢斯以东约1英里。这城市与先祖有几个联系。据说亚伯拉罕在去迦南时经过此城(《创世记》第12章6节)。它是雅各的女儿底拿(Dinah)受凌辱而她的哥哥们为她向城里的居民复仇的地方(《创世记》第34章),并且雅各的儿子据说在这附近帮父亲放牧羊群(《创世记》第37章12-14节)。在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带着约瑟的尸体从埃及出来,把他葬在示剑附近(《约书亚记》第23章32节?),那变成了他们在这块土地上第一个主要的宗教中心。

在《约书亚记》第24章里记载,约书亚在示剑主持各支派与耶和华间订立了盛大的盟约,由此建立起了以色列的支派联



盟：

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華為不好，今日就可以選擇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邊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這地的亞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侍奉耶和華。（《約書亞記》第 24 章 15 節）。

這可能發生在示劍的城堡/聖殿，它的时间要回溯到公元前 17 世紀，在《士師記》第 9 章 46 節里被稱為是“巴力比利土廟 (the stronghold of the temple of EL - berith) 的卫所”。

示劍還是亞比米勒短暫統治的地方，他的故事講述在《士師記》第 9 章里。他自封為王，違反了支派聯盟的信條。示劍人很快轉而反對亞比米勒，作為報復，他摧毀了該城並且在地里撒滿了鹽。然而他的勝利是短暫的，不久以後他在底比斯 (Thebez) 被殺，而士師的統治得以恢復。它的古老的迦南人王室傳統，無疑幫助示劍幸存；公元前 924 年羅波安到這裡被加冕為國王（《列王紀上》第 12 章 1 節）。北方王國叛亂之後，耶羅波安一世重建了該城，並且一度將其立為他的首都（《列王紀上》第 12 章 25 節）。

亞述人在公元前 722 年奪得了示劍，城市被毀的殘骸覆蓋了城牆達 4 英尺以上。該城大約於公元前 350 年被再次重建，並且變成了撒瑪利亞人主要的宗教中心，他們在基利心山附近修建了他們的聖殿。公元前 107 年，這城市最後毀在赫加納手上，它被夷為平地並且再也沒有重建。

示羅 (Shiloh)

聖經出處：《約書亞記》第 18 章 1 節；21 章 2 節；22 章 12



节;《士师记》第21章19节;《撒母耳记上》第1章3-28节;2章12节-4章18节。

位于伯特利以北大约10英里、耶路撒冷-纳布卢斯公路以东的示罗,被认为就是今天的科拜特塞伦(Khirbet Seilun)。在士师时代,示罗是以色列人支派主要的宗教和行政中心,继而变成了神职的中心,直到亚弗战役中约柜被非利士人掳去(《撒母耳记上》第4章1-11节)。每年一次,所有支派的成员都来到示罗参加祭献崇拜,7个支派在这儿抽签以决定他们的地界。^①《撒母耳记上》1-4章记录了撒母耳出生以及他早年如何来这里生活的情形。该城可能在亚弗战役后被非利士人摧毁了,尽管一些考古学家认为它一直幸存到萨尔贡或尼布甲尼撒的征服。虽然在整个波斯人和巴比伦人时期,包括在希腊化、罗马人和拜占庭人时期,都有确切的证据表明这儿继续有人居住,但是该城却再也没有回复到往日的状态。

塔加(Tabgha)(海泼泰培根 Heptapegon)

圣经出处:《马太福音》第5-7章;14章13-21节;《马可福音》第6章30-44节;《路加福音》第9章10-17节;《约翰福音》第6章1-14节、21节。

塔加位于加利利湖的西岸,在迦百农以南约2公里、现代城市提比哩亚以北大概7英里(12公里)。基督教传说里,耶稣从生活和传道中,至少有三个主要事件与这一地区有关联。

首先,这里是传说的耶稣山上训诫(Sermon on the Mount)

^① 这些支派是便雅悯、西缅、西布伦、以萨迦、亚设、拿弗他利,以及但(《约书亚记》18:19)。



的地点。训诫的实际地点是未知的；的确，人们通常认为，这“训诫”实际上是一个从“语录来源”编辑的耶稣教海集。^①今天现代的八福堂(Chapel of the Beatitudes)(也称为山顶训诫教堂和祈福山教堂)坐落在俯瞰塔加的山丘上。这个小教堂建于1937/38年，但是建在山坡下的一个公元4世纪教堂，也是为纪念山上训诫而建。现代的小教堂，提供了一个俯视加利利湖美景的视野。



塔加：八福堂

第二，塔加的教堂标明了—一个传说的地点，在这儿耶稣以面包和鱼倍增的奇迹，使5,000人得以吃饱。这一传说时间至少在公元384年伊吉利亚的访问时。她写道，她访问了一个有七处泉水的地方，在那儿耶稣喂饱了群众，此外她还提到一个石头

^① 寻求对观福音书来源更有帮助的解群，请参考比克利以及其他人的《圣经介绍》，321-25, 348-52, 366-69，或斯蒂芬哈里斯，《新约全书：学生用书》，山景城：梅菲尔德，1988，98以下。



的祭坛,在那儿耶稣为食物祈福。现代的教堂建在一个有石头祭坛的5世纪的教堂遗址上。在这儿还能看到4世纪的教堂遗迹。5世纪教堂保留下来的马赛克,构成了现代教堂的地板部分;在现代祭坛旁边,通过镶嵌在地板上的特别的玻璃面板,人们可以欣赏到4世纪教堂的地板。

第三,塔加是圣彼得受职(Primacy of St. Peter)教堂的所在地。这座教堂建在一块巨大的平整岩石上,古代传说认为(如《约翰福音》第21章记载的那样),那是耶稣为他的门徒们准备早餐的地方。很多新约学者怀疑《约翰福音》第21章,是由其余福音书的相同作者写的。^①很可能这个补遗被放在这儿,是为了神学的而非历史学的原因,而且无法知道这叙述是否基于一个早期的、可靠的历史来源。



塔加:圣彼得受职教堂

这座教堂在1933年由取自附近的玄武岩石建造。像许多

^① 例如,参见海耶斯,《圣经参考》,445:“该福音书第21章看上去就像是一个附录,加在原著《约翰福音》20:30-31本来的结局之后,至于哪个是原作者的,哪个是其他人的,已然难以分辨。”



其它教堂一样,后来的教堂建在一个4世纪的教堂遗址之上。教堂外面是六个心形的石头,靠近(或伸入)加利利湖。这些是原先12根柱子布局的遗存,首先在公元808年被提及,据信是为纪念12位门徒而建的。他们被称为“十二宝座”(Twelve Thrones),并且纪念门徒的12个审判席,当时他们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路加福音》第22章30节)。

提比哩亚(Tiberias)

圣经出处:无

加利利湖西岸的提比哩亚是希律安提帕于公元20年开始建造的,目的是为了替代塞弗利斯(Sepphoris)作为加利利的首都。希律想要建造一座可以与父亲希律王打造的城市相匹敌的城市。提比哩亚证明是堪负其任。它的名字取自安提帕的主要捐助者提比哩亚恺撒(Tiberias Caesar)。它是第一座犹太人的城邦,一个独立的城邦。它享有内政的和外交的主权,有资格从它奠基起记载它的历史,还可以发行钱币。

在第一次犹太人起义期间,约瑟夫带领部队于公元66年夺得了提比哩亚,后来又于公元67年把城交给了(罗马皇帝)维斯帕先的军团。这投降可能避免了城市的被毁,使得它维持犹太人统治直到约公元100年。公元2世纪时,提比哩亚与耶路撒冷、希伯仑、塞弗利斯一道,被视为四个主要的犹太圣地。在整个公元5世纪,它保留了一个犹太文化和学习中心,而且巴勒斯坦的塔木德在这儿完成,恰好在提比哩亚学院被关闭之前。





耶路撒冷

大卫城(The City of David)(俄斐勒 The Ophel)

圣经出处:《撒母耳记下》第5章6-10节;11章2节;《列王纪上》第8章1节;《历代志上》第11章4-9节;《历代志下》第5章2节;32章4节。

大卫城是耶路撒冷最古老的部分,坐落在当今耶路撒冷东南部的俄斐勒山上。这地方有人居住的历史可回溯到公元前3,000年。在大卫将它作为联合王国的首都之前,一个小规模的耶布斯人(Jebusite)城市坐落在这儿。圣经记录中没有显示在征服期间约书亚试图占领该城,或这城市曾经被给予某个以色列人支派。

把王国的首都定在一个中立的都市,这显示了大卫政治领袖的智慧。这城市不属于任何一个支派的领地,这一举措加强了12个支派间的联合,有助于把他们组建成一个国家。大卫还意识到,基训泉是这城市绝佳的新鲜水源。那泉水的位置毗邻俄斐勒山,也解释了为什么大卫城被建在泰罗波恩谷



(Tyropean)和汲沦谷(Kidron)之间的矮山上。在古代出于防御的考虑,通常都把城市建在某地区最高的山顶。然而,俄斐勒却比耶路撒冷周围其它丘陵或山脉要低^①。

在大卫城地区,还有其它四个圣经地点位于这儿。它们是基训(Gihon)泉,沃伦(Warren)的竖井,希西家的隧道和西罗亚(Siloam)水池。

基训泉是耶路撒冷多数时期的主要水源。“Gihon”的意思是“涌出”。每天它周期性地以可观的力量间隔喷发,造成隧道里的水面上升。来自基训泉的水可供2,500人饮用。

基训泉位于大卫城东边的一个山洞里。这山洞为泉水提供了一个天然的掩蔽。在围城期间提供了水源保障,竖井通过大卫城(称作俄斐勒)多石的山坡被从城墙里面凿开。沃伦的竖井就是这样的。隧道是在耶布斯人时期开凿的,被查尔斯·沃伦(Charles Warren)于1867年发现。当城市被围困时,人们就会爬下竖井,用罐子、水桶从泉里打水。当大卫从耶布斯人手里夺得该城时,约押或许就是从这竖井进入城里的(《撒母耳记下》第5章8节;《历代志上》第11章6节)。

在希西家国王(公元前715-687年)统治时期,当西拿基立(Sennacherib)率领的亚述人公元前701年围城时,凿通了一条新的隧道以把水引入城里。对这一进攻的威胁圣经记载说,“亚述王来,为何让他得着许多水呢?”(《历代志下》32章4节)。今天这条隧道被称为希西家隧道,它是铁器时代工程技术上的一个奇迹。为了挖掘这隧道,工程队从两头相向开始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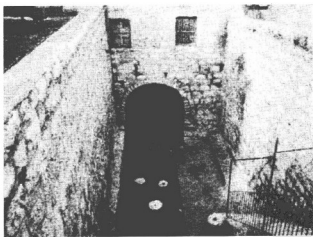
① 耶路撒冷较高的山是摩利亚(Moriah)山和锡安山。



穿过坚硬的岩石,最后在中间汇合。这隧道大约有 1,750 英尺 (525 米)长,如蛇一般地在俄斐勒下面蜿蜒,始于基训泉而将水引入西罗亚池。

1880 年,一个年轻人在西罗亚池附近发现了一个碑铭,上面讲述了这隧道奇迹是如何实现的:

当每一边(工人举起)镐头朝着伙伴的方向,当时(余下)3 肘尺隧道有待挖通,(这时听到了)一个人招呼他的同伴的声音,因为在岩石中有裂隙在右手和在(左手)。在挖掘隧道的日子,工人们相互朝着对方一镐接一镐地挖。而水开始从源头流到池子里,1,200 肘尺。工人们头上方的岩石高度是 100 肘尺。^①



西罗亚水池

最终,西罗亚水池建成了,用来储存从希西家隧道流过来的

^① 米勒,《圣地介绍》,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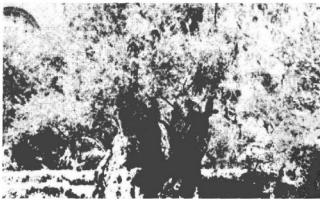


基训泉水。以后的世纪里,不同的统治者为目的,对这泉进行过改造。《约翰福音》第9章记载耶稣治愈了一个瞎子,并嘱咐他在西罗亚池里洗他的眼睛。

客西马尼园(Garden of Gethsemane)

圣经出处:《马太福音》第26章36-56节;《马可福音》第14章32-50节;《路加福音》第22章39-53节;《约翰福音》第18节1-14节。

按照福音书的叙述,位于橄榄山斜坡上的客西马尼园是这样一个地点——在与门徒一起用了最后的晚餐以后,耶稣在这儿被加略人犹大(Judas Iscariot)出卖,遭到大祭司该亚法士兵的逮捕。耶稣大概时常到这儿来独居或祈祷,而犹大显然知道耶稣会来到这儿,所以能够带着士兵找到他。



客西马尼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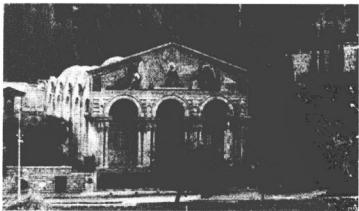
客西马尼的意思是“橄榄压榨”。在这儿发现过新约时代橄榄压榨的遗迹,今天这一地区橄榄树依然比比皆是。连接耶



路撒冷与耶利哥的公路(和所有通往东部的路)都经过或离客西马尼园不远。客西马尼园附近的抹大拉马利亚(Mary Magdalene)俄罗斯教堂旁边,可以看到古老的圣经时代用岩石凿成的阶梯。

对于今天参观客西马尼园的游客来说,有两个主要的关注点。一个是园本身。教堂的教士偏爱这园,它是一个经过悉心照料的静思之地。园里有一些非常古老的橄榄树,它们可能在耶稣年代就在这儿了。

第二个是园里美丽的苦痛教堂(Basilica of the Agony)。这座教堂是用来纪念耶稣在他被捕前痛苦的祈祷。建于1924年的现今这座教堂,是建在两座先前的教堂位置上(拜占庭和十字军时代的)。拜占庭教堂建于公元379年,745年毁于一场地震;十字军教堂建于1170年。这三座教堂都是建在一块巨大的岩石之上,据说当年耶稣就是在这儿祈祷道:



万国教堂



“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耶稣极其悲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路加福音》第22章42-44节）。

苦痛教堂(Basilica of Agony)更多被称为万国教堂(Church of All Nations)。这座教堂1924年开始建设以前，向世界各地的基督徒发出了筹募资金的吁请。回应十分热烈。由于这教堂的建设款项来自许多不同国家的教堂和基督徒，所以这教堂就通俗地被称作为万国教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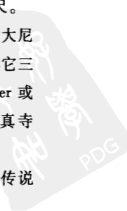
橄榄山(Mount of Olives)

圣经出处：《撒母耳记下》第15章30节；《马太福音》第21章1节以下；26章30节；《马可福音》第11章1节以下；13章3节；14章26节；《路加福音》第19章29节、37节、41-44节；21章37节；《约翰福音》第8章1节；《使徒行传》第1章6-12节。

橄榄山位于耶路撒冷老城以东，汲沦山谷对面。它是耶路撒冷周围山脉和丘陵的最高点，海拔高度大约为2,900英尺。

橄榄山最有名的是与耶稣在犹太传道之间的联系。伯大尼和伯法其是橄榄山东边山坡上的两个村庄。橄榄山还有其它三个地点与耶稣的传道活动有关：天主教教堂(Pater Noster 或 Eleona Church)；主哭耶京堂(Dominus Flevit)和升天清真寺(Mosque of the Ascension)。

天主教教堂院子里是一个山洞。按照早先的基督教传说





(现在大体上不被采信了),耶稣在这个洞里秘密地向他的门徒传授教义。伪经《约翰行传》^①宣称耶稣就是在橄榄山某处的一个山洞里教授他的门徒;这或许就是早期基督教传说的来源。波尔多的朝圣者(公元333年)和伊吉利亚(公元381-384年)两人都在自己的游记里说到他们访问过这山洞。

公元4世纪中叶,君士坦丁的母亲海伦娜下令修建天主经教堂(Eleona Church)。Eleona一词是希腊词‘elaion’的讹读,意思是“橄榄”。这座教堂在公元614年波斯人入侵时期被毁。1102年耶路撒冷被十字军占领之后,发现了两块大理石石板,上面用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写着主祷文。人们推测,这一定就是耶稣教授他的门徒们主祷文的地方。今天,围绕着教堂的围墙和院子,大约有62种语言的主祷文出现,这教堂就被人们口语化地称为“主祷堂”(Chapel of the Lord's Prayer)或“天主经教堂”(Pater Noster“我们的父亲”)^②。

主哭耶京堂(“上帝哭泣”)就位于客西马尼园东端的上方,大概在橄榄山的半山腰。这教堂是为了纪念耶稣因耶路撒冷而哭泣:

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它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蔽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

^① 《约翰行传》是新约次经的一部分,《马太福音》第24章3节以下暗示,耶稣在橄榄山私下里教他的门徒,特别是关于世界末了的预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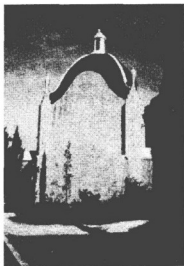
^② 把教授主祷文的地点确定在这儿是有问题的,并且与圣经里耶稣的生活和传道的叙述不符。《马太福音》确定教授主祷文的地点在加利利,是在山上布道期间(《马太福音》第6章9-13节)。《路加福音》第11章1节以下记载,耶稣教他的门徒主祷文时,或许是在马利亚和马大家附近(在伯大尼)。



敌必筑起土垒，周围围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完整的石头也不会留下，因你不知道时时眷顾你的主。”（《路加福音》第19章41-44节）。

建于1954-1955年的这座教堂，据称是模拟一滴眼泪的形状，尽管需要一些想象力才能够看出来。教堂的四个角上都有一个泪滴状的瓶饰，代表耶稣因这城市而哭泣。在古代，哀悼者在这样一个容器里收集眼泪被认为是合适的。

在教堂院子的南端是一块古代墓地，它是在新教堂的建设期间发现的。这墓地时间要上溯到公元前16世纪。建筑工人还发现了一个公元5世纪拜占庭修道院的遗迹。



主哭耶京堂

升天清真寺标志着耶稣升天的传说地点，如同《使徒行传》第1章12节里记录的。尽管这地点一直以来在教会历史上被基督徒所崇拜，它也证明了人们的信仰能够如何被利用。清真寺里面有一个脚印的印痕。照管清真寺并在这儿卖门票的年轻导游会告诉天真的参观者，这儿就是耶稣升上天堂的确切地方。

在公元70年耶路撒冷陷落和基督教合法化（时君士坦丁大

198 帝治下，公元275-337年）期间，耶稣升天被纪念在橄榄山的一个山洞里，很可能天主教的山洞被尊崇为耶稣升天的地点。



到伊吉利亚访问的时候(公元381-384年),升天被记念为现在清真寺所在位置的一个开放区域。十字军时期,这里建了一座教堂。当十字军被伟大的穆斯林领袖萨拉丁逐出耶路撒冷之后,这地点回到了穆斯林控制之下,这座教堂就被改变成清真寺并且一直延续到后来。

福音书里关于耶稣升天的地点是含糊不清的。《马太福音》和《约翰福音》先前把加利利定为耶稣升天地。《路加福音》认为升天发生在橄榄山(《使徒行传》第1章6-12节),而《马可福音》对此事缄口不言。

锡安山(Mount Zion)

圣经出处:《列王纪下》第2章10节;《马太福音》第26章17-35节;《马可福音》第14章12-25节;《路加福音》第22章7-38节;《约翰福音》第13-17章。

今天锡安山位于锡安门附近,刚好在欣嫩(Hinnom)峡谷的北边。在圣经时代,锡安山是与另外两个地点——俄斐勒和摩利亚山联系在一起的(《撒母耳记下》第5章2节)。耶稣时期,今天锡安山周围区域都被包括在耶路撒冷城墙之内。

这一地区有两个地点与圣经有关。第一个是大卫王墓地。它早已变成了犹太人的神圣之地,但是这地点却是不可信的。圣经告诉我们,大卫被葬在俄斐勒的大卫城(《列王纪下》第2章10节)。但在这一地点的大卫墓的位置,时间上无法追溯到十字军时期之前。十字军错把锡安山当成了大卫城的位置,所以用这个地点来确定大卫墓是不正确的。随着新近实际的大卫城的发现,现在已经很清楚,大卫不可能被埋在这儿。在犹太人



未被允许访问西墙的时候(1967年以前),这地点就变成了他们的朝圣地。今天,尽管犹太人已经可以访问西墙,但锡安山的大卫墓还是作为一个神圣圣地保留下来。

第二个与锡安山有关联的圣经地点是上层房(Upper Room),在那儿,耶稣和他的门徒一起吃完了他的最后一餐(《马太福音》第26章26-29节及相关章节)。如今被指定为上层房(Upper Room)所在的那个建筑是不足信的,这个指认时间上不能上溯到公元10世纪以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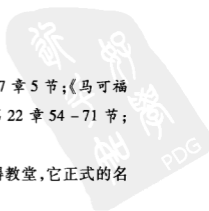
另一个与这一地区有联系的基督教传说,是圣灵降临的这一天,叫作五旬节(或圣灵降灵节)。然而,圣经只是说“门徒都聚集在一处”(《使徒行传》第2章1节)。其它的传说提出,彼得的五旬节讲道,是在圣殿山南端的拉比教学阶梯发布的。

锡安山上值得一提的另一地点是安眠修道院(Dormition Abbey),一个建于1906年的本笃会修道院(Benedictine Monastery)。它正式的拉丁文名字是Dormition Sanctae Mariae,意思是“圣马利亚之眠”。教堂和修道院在1948年和1967年被改造。按照基督教的一种传说,安眠修道院是建在圣母玛利亚的墓地之上的。在这里的教堂是耶路撒冷最美的教堂之一,它的马赛克地板和音响效果是极出色的。

圣彼得在加利坎突(Gallicantu)

圣经出处:《马太福音》第26章57节-27章5节;《马可福音》第14章53节-15章1节;《路加福音》第22章54-71节;《约翰福音》第18章12-27节。

刚好位于锡安山下面(南边)的是圣彼得教堂,它正式的名





称是圣彼得在加利坎突,意思是“鸡鸣时的圣彼得”。按照基督教传说,这座教堂是建在耶稣时期的大祭司该亚法的房屋旧址之上的。福音书作者确定,彼得就是在这房子外面的院子里否认认识耶稣的。

尽管这是一个古老的传说,但关于它的真实性尚有疑问。对此话题的争论引人注目。首先,没有特别以及直接的证据支持这一说法;其次,伊吉利亚在她访问这个城市时,说到该亚法的房屋地址,是在一个不同的地方。再者,这种类型的宫殿不大可能被建在半山上,因为这样的位置不安全,难以防御来自上面的进攻。



圣彼得鸡鸣教堂

当然,也有意见支持该亚法的房屋就是位于这儿的。第一,这个地点一直是在希律时期的耶路撒冷的上城里,这是一个我们可以期待发现富有宫殿的地方。第二,在教堂的基础上,我们发现了希律时代可能被用作监狱囚室的房屋遗迹。这些像单人



囚室似的房屋的存在,证明该亚法的房屋不会位于此地,但是它指出,这可以是一个咨询委员会(privy - council)或古犹太公会(Sanhedrin)召开会议的地方。这样的—个地点,咨询委员会或许在那儿碰头,会是大祭司的家兼办公室^①。第三,确定时间为希律时代的其它的发现(房间、水池、地窖等),说明这个房屋的主人是一个富有的,或许是重要的人物。

归根结底,没有人知道该亚法的房屋位置到底在哪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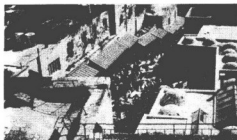
老城(Old City)

今天的耶路撒冷老城有七个门可以进出。从东南角开始,按顺时针方向,这些门依次是粪门(Dung Gate)、锡安门(Zion Gate)、雅法门(Jaffa Gate)、新门(New Gate)、大马士革门(Damascus Gate)、希律门(Herod Gate)和狮子门(Lion's Gate)(或称圣斯蒂芬门)。现在最繁忙的两个门是大马士革门和雅法门。

① 这一时期大祭司拥有极大的权力。他不仅控制着圣殿和它的礼拜活动,还有代表罗马政府执行罗马法的权力。关于这一问题,埃利斯·瑞夫金(Ellis Rivkin)说道:

耶稣生活、传教、受审、被钉死以及证实复活,所发生其间的罗马帝国结构是足够清楚了。权力的顶峰是皇帝,他通过傀儡皇帝如希律,或通过像科波纽(Coponius)和本丢彼拉多这样的代理人,来对犹太人行使他的权力。反过来,这些帝国的工具通过任命大祭司来为皇帝效劳。选择这些大祭司,是基于他们的顺从而非虔诚,他们的作用就是傀儡皇帝或代理人的耳目,为的是防止对罗马统治有威胁的挑战。这些大祭司中,唯有一个人——该亚法有如此尖锐的眼睛和敏锐的耳朵,所以他能够得到几任代理人的信任,始终坐在他的位置上。

但是,即便是该亚法,也不能够独立处理这件事(处死耶稣)。极有可能,他任命了一个理事会或最高评议会,由一些非常清楚随之可能爆发反对罗马权力的可怕后果的人组成。(埃利斯·瑞夫金,《什么导致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那什维尔:阿宾顿出版社,1984,31.)



雅法门(审稿者:原著有误,左图实为大马士革
门内景,而非雅法门,右图才是雅法门)



大马士革门

现在的老城城墙,是由土耳其统治者奥斯曼帝国苏丹苏莱曼一世(Suleiman the Magnificent)在公元1537-1542年间建造的。从那以后有过几次修整,但是城墙基本保持了原样。今天的老城城墙位置与希律时代不大一致;它们比从耶稣时代以来的城墙要更靠北一些。(见老城图示)。



老城城墙

犹太区

犹太区的主要看点是西墙,有时又称为哭墙^①。它是犹太教最神圣的地点或圣地。西墙是宏伟的希律圣殿(Herodian Temple)仅存的部分,该圣殿公元70年毁于罗马人之手。最近在Haram es-Sharif(圣殿山)南端的挖掘中,又发现了该墙的更多部分。然而,犹太朝圣者通常不到这个地方来祈祷。参观西墙的人或许会对无数个塞满西墙各个角落和缝隙里的字条感到吃惊。一个与西墙有关的古老的犹太传说认为,每天夜晚,来自天堂的天使都会来收集这些写在纸上的祈祷,并把它们带给上帝。

^① 一些人称其哭墙,是因为那些人在此祈祷发出的声音像哭声。大多数犹太人更愿意把这种圣之地称为西墙。



西 墙

在犹太区里及其周边一带,还有其它三个圣经或历史的地点。1968年和1977年间,在本雅明·马扎尔(Benjamin Mazar)指导下进行的圣殿山南墙和西南墙外面的挖掘,带来了几个重要的发现。首先,发现了一条沿着西墙、贯通南北的主要街道,它是希律王时期对这里进行整修时建造的。其次,马扎尔发现进入圣殿庭院(非犹太人庭院)的西南门,没有像爱德华·鲁宾逊(Edward Robinson)1838年指出的那样,连接到跨越泰罗波恩谷的桥梁。在这儿发现的拱门被称作鲁宾逊拱门。马扎尔证实了在鲁宾逊拱门的门,与下面一条街道上的台阶相连,通到非犹太人庭院。第三,在南墙发现了一个两重和一个三重的门。两重门(Double Gate)(或西户勒大门 Western Huldah Gate)^①在拉比的教学阶梯正北被发现。这个教学阶梯将俄斐勒与圣殿山南端连接起来。在圣殿山西南角附近发现了三重门(即东户勒大门 Eastern Huldah Gate)。这两处门如今都被封闭了。第四,一

^① 户勒大门的名字来自女先知户勒大(Huldah),《历代志下》第34章22-28节。在发现律法书后,约西亚求教于她。



块刻有碑铭“到号角吹响的地方”^①的石头，在圣殿山西南角下的废墟中被发现。按照约瑟夫的说法，吹响喇叭的地方在圣殿的西南尖塔上（《犹太战记》第4章582节；也可见《马太福音》第4章5节和《路加福音》第4章9节）。第五，圣殿山西墙西南角附近的一块大石头上镌刻着《以赛亚书》第66章14节的章节：

你们看见，就心中快乐，
你们的骨头必得滋润，像嫩草一样。

这碑铭可能是由罗马皇帝尤里安（Julian 公元361~363年，绰号“叛教者”the Apostate）立在这儿的。第六，有许多时间可上溯到拜占庭和伍麦叶时期（公元661~750年）的遗迹。

在犹太区发现的第二个重要的历史地点，是经过修复的罗马时期的中轴大街（Cardo），中轴大街是罗马时期的城市厄里雅卡丕托里纳（Aelia Capitolina）主要的南北向街道^②。它是巴·科克巴起义（公元132~135年）以后耶路撒冷最重要的街道。第三个重要的历史地点是火烧屋（Burnt House），它包括在第一次犹太人起义期间（公元66年~70年）被罗马人摧毁的住所遗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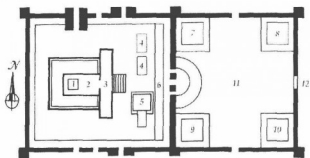
今天的犹太区热闹非凡。城里一些最昂贵的公寓就位于这

^① 约瑟夫记载，从这个尖顶吹响喇叭，告知人们安息日的开始（《犹太战记》4:580~82）。吹响喇叭还表示假日和宗教节日的开始。见梅尔·本·多夫，《在圣殿的影子里》，95；和齐格弗里德·霍恩（Siegfried H Horn），《圣经考古：发现的一代》，华盛顿：圣经考古学会，1978，59。

^② 犹太人的第二次起义被罗马人打败以后，罗马皇帝哈德良重建了耶路撒冷，并重新命名为厄里雅卡丕托里纳（Aelia Capitolina）。这以后，犹太人被禁止进入耶路撒冷。



里。犹太区的中心是一个开放的广场。春夏时节,这地方充满了音乐,艺术家、家庭和朋友们来此聚会,大家交流娱乐,欢声笑语。



图例: 1. 至圣所, 2. 圣堂, 3. 门廊, 4. 屠宰场, 5. 祭坛, 6. 犹太人院子, 7. 麻风病
患者房间, 8. 储木间, 9. 油房, 10. 修行者房间, 11. 妇女的院子, 12. 美门

第二圣殿简图

亚美尼亚区

亚美尼亚人出现在耶路撒冷的时间在公元4世纪。亚美尼亚被认为是第一个正式地接受基督教信仰的国家,时间大约在公元300年。由于他们的信仰,亚美尼亚基督徒通过教堂、修道院和学校等方式,较早出现在耶路撒冷。

亚美尼亚的历史既丰富又悲惨。不幸的是,西方人对这个历史知之甚少。许多到耶路撒冷的参观者,都是头一次接触到亚美尼亚人,以及他们的历史、信仰和文化。(在此)提供一个简短的亚美尼亚人和他们在耶路撒冷社区的历史概览,或许是有意义的。

亚美尼亚的国土位于如今的东土耳其和前苏联的西南部。在罗马时期,它成为了一个诸侯国;尔后被拜占庭人、阿拉伯



人及土耳其人控制。在公元 16 世纪早期,亚美尼亚变成了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土耳其人对它的控制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此后塞夫勒条约(Treaty of Sevres)给予了亚美尼亚人独立。1920 年,这个国家受到了土耳其和俄国的入侵;土耳其宣称拥有亚美尼亚的西半部分,而俄国则攫取了东半部分。今天,残留的亚美尼亚是在前苏联内的一个小共和国。

今天,亚美尼亚区居住着从土耳其大屠杀中逃脱出来的难民以及这些难民的子孙。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亚美尼亚人对耶路撒冷的基督教社区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然而,现代以色列的艰难情况,迫使许多年轻的亚美尼亚人离开以色列去往西方国家。到 20 世纪 80 年代,耶路撒冷的亚美尼亚人口大大减少。

在亚美尼亚区发现的两处主要的圣经/历史地点,是圣詹姆斯大教堂(Cathedral of St. James)和圣马可小礼拜堂(Chapel of St. Mark)。圣詹姆斯大教堂的时间为公元 12 世纪,当时十字军把这地点给了亚美尼亚人的东正教堂。这教堂建在传说的詹姆斯被处死的地点上,他是耶稣的兄弟,一直担当耶路撒冷基督教运动的领导人,直到死去(大约公元 62 年)。^①

① 约瑟夫这样记载雅各的死刑:

这个得掌犹太大祭司职位的亚拿纳(Ananus),是个脾气暴躁并且非常傲慢无耻的家伙;他也是一个撒都该教徒,而该教派在审判违法者时是十分严厉的,上面所有的其他犹太人,像我们已经注意到的;因而,当亚拿纳来处置这件事情时,他认为现在自己可算是有合适的机会,好好来行使他的权利了。菲斯都(Festus)已经死了,阿尔比努斯(Albinus)虽活着但在路上;于是他召集犹太公会的法官,把被称作基督耶稣的兄弟带到他们的前面,他的名字叫雅各,和一些其他人(或是他的一些伙伴);当他们对他们提出了犯法的指控后,他裁决他们被乱石砸死。《犹太古代史》20:199-200)



在奥斯曼帝国时期，土耳其人不允许教堂敲响钟声。在教堂的主要入口外面，悬挂着一块厚木板，以此来代替教堂的钟声。牧师只得用锤子敲打木板来召唤人们做敬拜或祈祷。甚至今天依然保持着这一传统。敲击木板发出的声音，整个亚美尼亚区都能够听到。

圣马可小礼拜堂是一座叙利亚的正统教堂。教堂里的人认为，该教堂是建造在圣马可家的位置之上的。他们的传说也断定，当彼得被一位天使从监狱里释放以后，就来到了这所房子（《使徒行传》第12章6-17节）。教堂内部是美丽的圣母马利亚带着幼年基督的画像。教堂里的人认为这幅画作是出自福音书作者路加之手。另有两个传说与这儿的教堂有关联：圣母马利亚是在这儿受洗的；上帝最后的晚餐就发生在圣马可家的上层房间里。

基督教区

基督教徒最神圣的圣地位于老城的基督教区，它就是圣墓教堂(Holy Sepulchre)，按照基督教的说法，它是建在耶稣被杀、安葬和复活的地址之上。罗马人时期，在彼拉多治下，这一地点或许是用来执行死刑的地方。它位于一条连接耶路撒冷和凯撒利亚 玛丽蒂玛的道路附近，这是一条繁忙的公路，在这儿执行死刑会警告所有的旅行者别自找麻烦。在当时，这儿有一个采石场，就在耶路撒冷城墙外面。考古发掘显示，在教堂最底层的，就是这个采石场的一部分。考古学家还在教堂里发现了1世纪的墓地。这些坟墓之一（在圣墓教堂后面一个埃及基督徒的小礼拜堂附近发现的）一直被称为尼哥底母的坟墓，尽管没



有证据表明,《约翰福音》书中提到尼哥底母被葬在这儿。

圣墓教堂里最近更有趣的发现之一,发生在圣海伦娜小教堂(Chapel of St. Helena)后面的两间小屋子里。下面是在这儿发现的东西:(1)拜占庭时代教堂的外墙;(2)引自拜占庭教堂的一段大的排水管;(3)在最底层发现一个水池,它或许是用作早期一个同为犹太教与基督教的(Judeo-Christian)仪式洗浴或洗礼的池子;(4)陶器碎片,其中一些时间在公元1世纪;(5)一堵非常早期房间的墙,它或许是来自一个小礼拜堂或一个犹太会堂/教堂;(6)在这早期的墙上,是一幅早期的一艘小船的图画——那种从公元几个世纪以来地中海文化中就很普通的船。在画作的下面是拉丁文的题字,翻译过来就是:“噢,上帝,我们到了。”^①这一证据充分说明从很早以来,耶稣的追随者就来到这地方纪念他的遇害、安葬和复活。

老城外面,沿着从大马士革门往西北去的纳布卢斯路,人们可以看到花园墓地。1883年,英国将军查尔斯·戈登(Charles Gordon)受一块突出的石头启发,认为髑髅地看起来应该是这样的,在这附近他发现了一个坟墓。他推测这儿就是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和安葬的地方,但是这地点的真实性是大可怀疑的。那坟墓本身时间在公元1世纪前许多年,而耶稣据说被葬在一个新的坟墓里。此外,圣墓教堂的地点被尊崇为耶稣的死亡地,在公元2世纪已经开始了,然而“戈登的髑髅地”直到公元19

^① 对于这幅画的时间确定有些争议。一些考古学家认定它属于公元4世纪。其他人认定年代应更早。这一区域的大部分工作,在1980年代早期,由圣·塔科曼查兹学校的主教G·卡皮肯(Gereugh Kapikian)指导。圣墓教堂另外的考古性研究,由耶路撒冷方济世纪学会的弗吉利奥·C·卡博(Virgilio C. Carbo)教授执行。



世纪才提出(作为花园墓地被普遍知道),没有更早的信徒主张崇敬它。然而保存完好的花园和那地点的宁静,使它成为朝圣者小憩和回顾一下圣周和复活事件的理想地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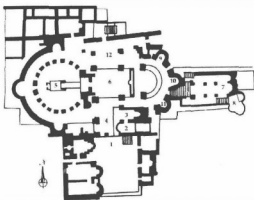
圣墓教堂(照片)

圣墓教堂的历史颇有意思。它是罗马的第一位基督教皇帝君士坦丁下令建造的。工程始于公元326年,335年结束,这一年举行了教堂的落成典礼。后续的工作持续到公元348年。在这个教堂的建造中,君士坦丁的母亲海伦娜扮演了一个主要的角色。她于4世纪早期访问圣地这个地点后,便鼓励儿子建造教堂以纪念耶稣生平中的这个伟大事件。

圣墓教堂在1009年被法塔明(Fatamin)哈里发哈基姆(Hakim)夺得该城后摧毁,后来又在十字军时期重建。今天教堂的绝大部分是十字军占领耶路撒冷时留下的。然而,这座建筑却由于其它原因两次被毁坏:1808年一场严重的大火,毁掉了教堂的圆形大厅,而1927年的地震,则使建筑严重毁坏。由于六个基督教群体都在争论圣墓教堂的所属权,他们之间无法



就谁该支付修缮费用达成一致,因而直到1959年都没人着手修缮^①。甚至直到今天,来教堂的参观者还能看到教堂内正在进行的修缮工作。



图例:1.入口—12世纪,2.紧邻入口的阶梯,通向棚轭地,3.楼下一亚当礼拜堂;通过一块遮挡玻璃可以看到那石头,4.涂油的石头,在这儿对耶稣的遗体进行入葬前的处理,5.纪念耶稣墓地的石庐,6.十字军时代的教堂,现在为希腊东正教堂,7.君士坦丁的母亲圣海伦娜的地下洞室,8.发现十字架的空洞,9.龙因(Longin)礼拜间,10.外袍礼拜间,11.嘲笑礼拜间,12.礼拜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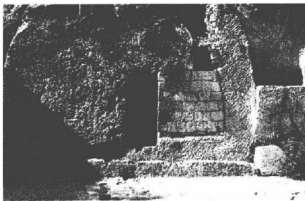
圣墓教堂(图解)

教堂的另一处景观应该被提到。很少有参观者知道位于这教堂顶上的埃塞俄比亚正统派教会的修道院。这是圣地上最古老的宗教制度之一。埃塞俄比亚人追溯他们的精神历史到所罗门王,并且宣称在示巴女王朝觐所罗门王之后,他们的祖先就皈依了犹太教。后来耶稣出现以后,他们意识到,耶稣就是他们信仰的救世主(Messiah),他的到来已被以色列的先知预言了。按

^① 争论圣墓教堂及教堂内部小礼拜堂所属权的是罗马天主教、希腊正教、亚美尼亚正教、叙利亚正教、埃塞俄比亚正教和科普特正教。



照住在这儿的僧侣的说法,他们的基督教信仰,是他们在埃塞俄比亚的祖先践行的犹太教的一个合乎逻辑的延伸。这些僧侣是虔诚、友好的,并且对参观者到来总是很高兴。他们很乐意坐下来对任何肯花时间提问的人谈论他们的历史和神学。埃塞俄比亚人在教堂建筑里面还建了两个小礼拜堂,在他们的居住区下面,里面有刻画他们发展历史的漂亮的马赛克图案。



花园墓地

穆斯林区

穆斯林区是老城四个区里最大的一个。穆斯林区两个最大的看点是苦路(Via Dolorosa)和圣殿山(Temple Mount)(the Haram esh - Sharif),我们将在下面分别来讨论。

苦路,在英语里又叫作“悲哀之路”或“十字架之路”,它是传说中耶稣从彼拉多在安东尼堡的总部前往髑髅地(Calvary)的路线(往基督区的圣墓教堂)。至少有可能,耶稣是循着这条路走到髑髅地的。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现在的街道地面比耶稣时代的街道要高很多,原因在于从第二圣殿时期开始发生的破



坏和重建活动。

沿着苦路是传说的“十字架各站”，那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基督徒重走耶稣之路时所敬仰的地点。其中一些站点是纪念在福音书里记载的事件，与此同时，其它的站点只是被教堂传统认可。由于许多基督徒无法来耶路撒冷膜拜这些地点，从12世纪以来，在大多数罗马天主教教堂内都包括这些站点的题材。每逢周五，一组圣方济会修士会引领一队信众行走在苦路上，以纪念耶稣前往髑髅地。



苦路——人行道

今天，沿着苦路实际上只有一个地方，朝圣者能够真正走在耶稣或许走过的石头人行道上。这地方位于亚美尼亚天主教堂（Armenian Catholic Church）前门外面，在此苦路与维德（EL Wad）大街交汇。在这里，现在的街道上仍可以看到耶稣时代留下的铺路石。

穆斯林区另一个显著的地点是锡安姐妹修道院（Sisters of Zion Convent）。在修道院的底层，人们可以看到或许是安东尼堡院子的部分，它是希律王时期的耶路撒冷罗马军事指挥部的



院子。^① 在这儿参观者可以看到罗马士兵在某些石头上刻的棋盘；这个人行道被称为莱索斯崔脱斯(Lithostratos)(希腊语)。

安东尼堡由希律王在公元前37-35年建造,以他的密友安东尼(Mark Anthony)名字命名。当罗马的管理者(或总督)到耶路撒冷时,安东尼堡或许作为他的指挥部,就像彼拉多那样。在第一次犹太人起义期间(公元70年),安东尼堡在耶路撒冷洗劫中被严重毁坏。今天所说的人行道莱索斯崔脱斯,它的雕刻几乎无疑来自于罗马皇帝哈德良时期,但是它所保留的证据“国王的游戏”,在耶稣和希律王时代是很有名的。



圣安妮教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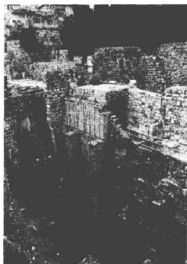
“国王的游戏”显然有助于提升驻扎在犹太的士兵的士气,因为派驻犹太被罗马士兵视为最苦的差事。通过掷骰子,士兵们可以选择一个滑稽的“国王”;接下来更多地掷骰子,这“国王”将受到口头和身体上的嘲弄和虐待。这一游戏和福音书里

① 对于彼拉多之前耶稣的审判地点,以及前往骷髅地的起始点,有着相当大的争论。事实上,没有人知道这些事情发生在什么地方。通常在争论中都会提到三个地方:(1)安东尼堡,那是罗马军队在耶路撒冷的指挥中心。彼拉多有可能会待在那儿,特别是如果我们假定,对于像逾越节这样特别的场合,希律安提帕来到耶路撒冷,或许会待在他父亲的旧宫殿里。(2)希律宫或许是彼拉多的耶路撒冷总部,这多半取决于人们如何来理解“总督府”是什么(《马太福音》27:27以下;《马可福音》15:16以下)。其定义是很宽泛的。(3)以色列的某些圣经学者(像巴盖尔·皮格尔斯内 Bargil Pixner)最近讨论认为有可能是哈斯蒙尼宫。如上所述,没有人知道这些事件在哪儿发生。



记载的士兵对耶稣的戏弄(《马太福音》第 27 章 27 - 31 节)惊人地相似。

院子的东端区域是一段残存的罗马街道。街道上有一些凹槽,那是用来防止马匹在光滑的铺路石上打滑或跌倒的。



毕士大水池

在穆斯林区还有三个应该被提到的地点。第一个是圣安妮教堂(St. Anne's Church)。尽管它在圣经里并不重要,但这教堂所在的地方,被认为是传说中圣母马利亚童年时候的家。这教堂由十字军于公元 1140 年建成,以马利亚母亲的名字安妮命名。它在 1187 年穆斯林重新夺回城市后失落了。1192 年,萨拉丁将其改变成一个伊斯兰神学院。在克里米亚战争(1853 ~ 1856 年)期

间,法国帮助土耳其将俄国军队逐出了土耳其。作为对他们的酬谢,这教堂给了法国人。现在这座教堂已恢复至与十字军教堂相似。现在这教堂成了十字军建筑的最好范例,还有它卓越的音响效果,使它成为举办音乐会的绝佳地点。

第二个地点,紧挨着圣安妮教堂,是毕士大(Bethesda)池。《约翰福音》记载,耶稣在这儿治愈了一个瘫痪的病人(《约翰福音》第 5 章 2 节以下)。罗马时期,曾经在这一地点为塞拉皮斯



神 (Serapis) 建了一座神殿^①。

第三个地点实际上是一个区域：老城的街边市场。这里永远是耶路撒冷的参观者必到的一站，因为这市场至少可以给参观者一个视角，来体验圣经时代人们曾经可能有的生活情景。



老城市场

圣殿山 (Haram esh - Sharif)

圣殿山，阿拉伯语称之为 Haram esh - Sharif (“尊贵圣所”)，位于摩利亚山顶，在橄榄山和汲沦谷对面。它一直是耶路撒冷(甚或是整个国家)最宏伟和令人难忘的地方。它对犹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都是神圣的；按照所有这三个宗教的传说，这是亚伯拉罕准备以他的儿子用作祭献的地方(《创世记》

^① 在古埃及神话里，塞拉皮斯神 (Serapis) 是死亡之神，后来他又与康复之神合为一体。有可能他是埃及冥神俄赛里斯 (Osiris) 与神牛埃皮斯 (Apis) 的结合体。在亚历山大大帝死后，托勒密一世得以控制埃及和巴勒斯坦，他成了崇拜塞拉皮斯神的支持者。在罗马时期，塞拉皮斯神被尊崇为康复之神。它在耶路撒冷的神庙就位于安东尼堡的外面。



第22章)^①。大卫购买了这地方并在上面建了一个祭坛(《撒母耳记下》第24章18节以下),在这儿所罗门建起了第一圣殿(《列王纪上》第5-6章)。所罗门圣殿在公元前587/586年被巴比伦人摧毁。第二圣殿的建造始于公元前520年,大约在公元前516年完成。公元前20/19-18年间希律王对此加以了大规模的更新和改造,^②结果又被罗马人于公元70年摧毁。第二圣殿仅有西墙幸存了下来。

耶路撒冷是伊斯兰教继麦加和麦地那后,第三个最神圣的地方:“对于穆斯林而言,耶路撒冷的神圣性,首先在于暗夜的旅程,当时先知穆罕默德被天使哲布勒伊来(译注:Gabriel《古兰经》中传达安拉启示的四大天使之一)带到位于圣殿山的岩顶清真寺(Dome of the Rock)。从这儿他们一起升上天堂(《古兰经》第17章1节)。”^③穆罕默德向追随者讲述了暗夜旅程之所见,这便变成了后来穆斯林崇敬岩顶清真寺的根据之一。这个故事在历史长河里被不断修饰,但基本上是说穆罕默德在麦加骑上一匹有翼的骏马飞到了耶路撒冷,由大天使哲布勒伊来陪伴。从岩顶清真寺顶上他们沿着一个金光的梯子升上天堂,接受了安拉的指令,然后他们回到了岩顶清真寺。在与旧约先知谈话以后,穆罕默德骑着有翼的马返回了麦加。许多旅游者被误导,以为穆罕默德从岩顶清真寺的升天是代替死亡的(一

① 犹太人和基督徒认为,为了遵从上帝的命令,亚伯拉罕准备把儿子以撒献为燔祭。穆斯林认为亚伯拉罕准备祭献以实玛利。

② 约瑟夫在《犹太古代史》15:380以下和《犹太战记》5:184以下中,详细地描述了希律王对圣殿的重建或翻修。

③ 西里尔·格拉斯(Cyril Glasse),《伊斯兰简明百科全书》,旧金山:哈珀与罗出版社,1989,208。



种说法),使人联想到以利亚。事情其实不是这样的。

第二圣殿

约瑟夫写道,第二圣殿比起所罗门的圣殿显得更大更宏伟:

如今的希律,在他执政的第 18 个年头,在上述所说的一系列行动之后,着手一项非常伟大的工作,那就是亲自建造上帝的圣殿,使得它规模更大,将它提升到他所有行动中最荣耀的地位,而它的确是那样,它是那么完美,足以成为他永恒的纪念碑。(《犹太古代史》第 15 章 380 节)

圣殿的尺寸如下:“南墙,929 英尺;西墙,1595 英尺;北墙,1041 英尺;东墙,1556 英尺——总共大约 35 英亩。”^①这是一个庞大的建筑。

在里面,墙四周是被称为圣殿门廊的柱廊。约瑟夫记载道,“在这个地基之上的建筑,足以值得拥有这样的地基,因为所有的回廊是双重的,以柱子支持它们,那些石头是白色大理石的。”(《犹太战记》第 5 章 190 节)。平台东面的柱廊,俯瞰着汲沦山谷与橄榄山,被称为所罗门门廊。《约翰福音》记载耶稣就在这儿传道(《约翰福音》第 10 章 22 - 39 节)。其他的拉比也利用围绕平台周围的门廊来讲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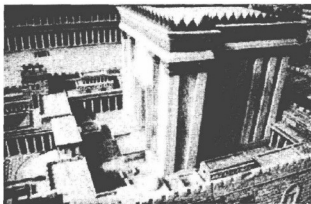
在第二圣殿时期,圣殿区域内有几个重要的庭院。其中最大的庭院是非犹太人庭院(Court of the Gentiles),它占据了围绕

^① W. 哈罗德 梅尔(W. Harold Mare),《耶路撒冷地区考古》,大急流城:贝克尔书屋,1987,141 - 42。



圣殿本身的大部分区域。重要的商业活动在非犹太人庭院里进行。人们来到耶路撒冷,可以在这儿买到用作祭祀的牲畜。就是在非犹太人庭院,福音书记载耶稣攻击那些从事这样行当的人。

通过美门(Beautiful Gate)(《使徒行传》第3章2节)进入圣殿区域,人们可以进入(以色列)女人的庭院。这个庭院有四间房子(Chambers),位于四个角上,分别用作麻风病患者、苦修者(Nazirites)、木头和油的房屋。女人是不准跨出女人庭院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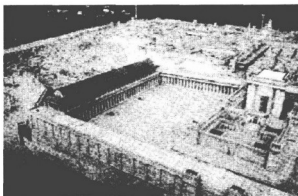
第二圣殿模型

从女人庭院向西去,是只有男人才能通过的尼卡诺(Nicanor)门。在尼卡诺门和圣殿之间留有两个庭院,它们是以色列庭院(Court of Israel)和祭司庭院(Priests' Court)。只有声誉良好的男人——即处在正式仪式的纯净或洁净的状态——可以进入以色列庭院。祭司庭院有一个将牺牲品供奉给上帝的祭坛。穿过祭司庭院是圣所,它也被分为三个部分:拱门或入口,



本堂或圣所,最后是最神圣的地方(至圣所)。至圣所一年只能能够在赎罪日那天允许有人进入一次,而且仅限于大祭司。

在门外面通向圣殿区域的地方,是用希腊文和拉丁文写的一块警告牌:“非犹太人不得进入圣殿周围的围墙和屏障。任何被抓住的人,必得对自己因而被处死负全责。”^①很明显非犹太人是不得进入圣殿或围绕圣殿的任何内部庭院的。



非犹太人庭院

岩顶清真寺(Dome of the Ro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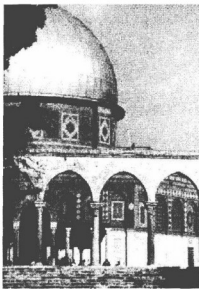
当耶路撒冷在公元638年被欧麦尔征服后,他得知基督徒一直把圣殿山用作垃圾堆积场,他对此十分气愤,于是他将这一地区清理干净,并且在上面建造了岩顶清真寺。清真寺的建设始于688年,完成于691年。岩顶清真寺的建造或许出于两个主要的原因。首先,这座清真寺是为纪念穆罕默德从这儿升入

^① 杰罗姆·墨菲-欧康纳(Jerome Murphy - O'Connor),《圣地:从最早时期到1700年的考古指南》,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5,57。



天园的旅程而建。其次，城里的穆斯林领导人想要建造一座与耶路撒冷的基督教堂在壮丽和辉煌上相媲美的清真寺或圣所。第三个可能的原因是，传统上认为这地方是亚伯拉罕服从上帝，准备将他的儿子以撒祭献给上帝的地点（《创世记》22章）。

在岩顶清真寺里面发现的马赛克的年代为公元7世纪。圆顶内部四周的文字，是用阿拉伯文写给基督徒的请求，力劝他们放弃对三个神灵的异端信仰，而拥抱唯一真实的神，安拉。那题字断言耶稣是上帝的先知，但不是上帝本身。建筑的外表在1963年被重新修葺了。



岩顶清真寺

岩顶清真寺的外面，它的东面是一个小一些的建筑，叫做链条圆顶寺（Dome of the Chain）。关于它的出现和目的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这个建筑是用来作为岩顶清真寺的模型，两者之间倒是极为相像。第二种可能性是这个建筑一度被用作岩顶清真寺的库区。没有人说得清到底哪种说法是正确的。

阿克萨清真寺（Al Aksa Mosque）的历史和美丽也是一言难尽，它也是到访耶路撒冷必看的一个地点。这个清真寺于公元705至715年之间建造。在公元715和775年两次遭到地震的严重毁坏。最后一次主要的修复工作在1938至1942年之



间。清真寺里的大理石圆柱是由墨索里尼捐献的,内部的绘画是由埃及的法鲁克(Farouk)国王资助。

1969年,一位狂热的基督徒对这建筑放火,他希望如果清真寺被毁掉的话,犹太人将会重建圣殿;他还相信一旦圣殿建成,救世主就会回来,而通过毁掉清真寺他将促成救世主的到来。



阿克萨清真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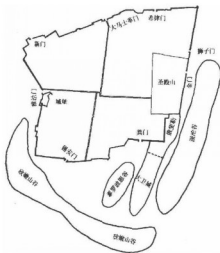
围绕老城的山谷

圣经里多次提到大致围绕着老城的三条山谷,它们是泰罗波恩(Tyropean)、汲沦(Kidron)和欣嫩(Hinnom)山谷。

约瑟夫(《犹太战记》第5章140节)把泰罗波恩山谷称之为“造奶酪者山谷”。这个山谷就位于俄斐勒(Ophel)以西。今天泰罗波恩山谷已经难以看到,因为它太小了,某些部分在老城的建造和重建工程中被填埋。观察泰罗波恩山谷的最佳位置是



站在大马士革门的城墙之上。



耶路撒冷山谷草图

汲沦谷位于橄榄山和圣殿山之间。在汲沦谷的东部边缘，可以看到赛尔宛(Silwan)的阿拉伯村庄。赛尔宛位于可能是大卫王时代的拔示巴村庄的地点(见《撒母耳记下》第11章2节以下)。所有从东面进入耶路撒冷的旅行者，都要通过汲沦谷进入城里。按照福音书的叙述，在耶稣被捕的那个晚上，他和门徒通过这山谷，从他们的逾越节聚餐地来到他在客西马尼园的祈祷所。与汲沦山谷相关的最著名的圣经地点，是客西马尼园、赛尔宛村庄、大卫城、希西家的隧道，以及传说中的先知和押沙龙的坟墓。

欣嫩谷就位于老城的南面，贯通东面和西面。在旧约时代，这一山谷是著名的儿童祭献和偶像崇拜的地方(《耶利米书》第7章31节以下)。在希律王时期，城市的垃圾场就在这儿；因为



焚烧垃圾,所以在这山谷里时常会有烟雾和火。耶稣曾象征地比喻把不诚实的人投进“欣嫩谷”(Gehenna 地狱),因而人们使用欣嫩谷(Hinnom)来象征或比喻一个虚度的或无价值的生命。



约旦

亚扪(Amman)(安曼 Ammon)

圣经出处:《创世记》第19章38节;《民数记》第21章24节;《申命记》第2章19、37节;3章11节;23章4节;《约书亚记》第12章2节;13章10节、25节;15章60节;《撒母耳记下》第11章1节;12章26-31节;《列王纪上》第11章7节、33节;《历代志上》第19章1节以下;20章1节;《历代志下》第20章1节、10节、22-23节;26章8节;《以赛亚书》第11章14节;《耶利米书》第9章26节;25章21节;49章2、3、6节;《以西结书》第21章20节;25章5节;《阿摩司书》第1章14节;和许多其它出处。

亚扪是当代约旦哈西姆(Hashemite)王国的首都。在圣经的时代被称为拉巴-亚扪(Rabbath-Ammon),也称为拉巴,是亚扪人的首都,它在圣经里有许多的出处。

圣经记载,亚扪王国的缔造者(或“父亲”)是罗得的后代(《创世记》第19章38节)。后来亚扪人因为没有对旅居在外



的希伯来人表示好客而受到责备(《申命记》第 23 章 3-4 节)。亚扞土地的一部分后来给了迦得(Gad)支派(《约书亚记》第 13 章 25 节)。在大卫统治时期,亚扞是乌利亚被围困和发生战斗并最终被杀死的地方,(《撒母耳记下》第 11 章 1 节以下)。在这一行动中,约押攻陷了拉巴,并且请求大卫将该城赐予他(《撒母耳记下》第 12 章 26-31 节)。

亚历山大大帝去世后,亚扞被给予了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在托勒密二世(公元前 308-246)治下,该城被重建并被命名为费拉德尔非亚(Philadelphia)。大约在公元前 218 年,该城被(统治小亚细亚的希腊王朝)塞琉西(安条克三世)占领。在庞培的入侵和征服之后(公元前 63 年),这城市变成了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庞培将费拉德尔非亚并入了低加波利(Decapolis)。

今天,罗马时期城市的一些遗迹依然历历在目,包括一座能够容纳 6,000 名以上观众的罗马时期的剧院;一座献给大力神赫拉克勒斯(Hercules)的罗马时期的神庙;一处人造喷泉,一个女神宁芙(Nymphs)的神殿,它被用作婚礼仪式及婚礼接待的场所。在这儿还有许许多多其它的历史时期的发现。

底本(Dibon)

圣经出处:《民数记》第 21 章 26-31 节;32 章 3、34 节;《约书亚记》第 13 章 8-9、17 节;《列王纪下》第 3 章 4-6 节;《耶利米书》第 48 章 18、22 节。

摩押(Moab)王国从前的首都,古代底本的废墟位于安曼以南大约 40 英里(64 公里),死海以东约 12 英里(19 公里)处。底本最著名的是,这里是摩押石(Moabite Stone)或米煞(Mesha)



碑刻被发现的地点。

圣经记载,底本被亚摩利王西宏(Sihon)征服(《民数记》第21章26-31节)。后来,在以色列人入侵之后,这城市被给了迦得和流便(Reuben)支派(《民数记》第32章1-3节)。在此后某个时候,迦得人重建了这城市(《民数记》第32章34节)。^①在大卫联合了以色列各个支派之后,又使得摩押人归顺了以色列(《撒母耳记下》第8章2节)。

在分裂的君主国时期,摩押是以色列的附庸国。暗利强迫摩押人每年进贡十万只绵羊和十万头公羊的羊毛(《列王纪下》第3章4节)。这一情形在亚哈统治期间继续着。然而,亚哈死后,在米煞国王带领下,摩押人成功地举行了反抗以色列人的起义,摩押人的独立得以建立(《列王纪下》第3章4节以下)。

摩押石或米煞碑刻,是摩押国王米煞成功地反抗以色列及它的国王约兰(Jehoram)的军事行动的记录。这块石碑由一位德国传教士弗雷德里克·克莱恩(Frederick Klein)牧师于1868年发现。随后有两方竞价购买摩押石。竞价的结果是石碑被打成了碎片,其中许多都散失了;幸运的是,石碑被毁前留下了一

^① 由于迦得和流便的子孙在此被给予了土地(《民数记》32:1-5)并且因为迦得建造了底本(《民数记》32-34),似乎有可能流便后来被迦得容纳了。然而,也有第二种可能。在《圣经之地》(207-8)亚哈罗尼(Aharoni)认为,这土地上的定居可能是波动性的(或更早或更晚):

这也是值得注意的,即迦得是亚设的兄弟,他们两个都是利亚的侍女悉帕(Zilpah)的儿子,亚设自然属于早期的一波,这显然在宗谱的排序上表现出来。相比之下,流便显然属于晚期的一波,他们仅在13世纪才进入这一地区。如此一来,流便人在他们的定居过程中就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尤其是其它的支派还领先于他们。



些印记,人们凭印象复制出了这些丢失的碎片^①。原先的石碑现存放在巴黎卢浮宫;它的复制品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展出。

希实本(Heshbon)

圣经出处:《民数记》第21章25节以下;32章3、37节;《申命记》第1章4节;2章24节以下;4章46节;《约书亚记》第21章34-40节;《历代志上》第6章81节;《以赛亚书》第15章4节;16章8-9节;《耶利米书》第48章2节以下、49章3节。

圣经的希实本一直与现代的赫斯班(Tell Hesban)(古代村落遗址堆积而成的)台形土墩一直被视作同一个地方。这台形土墩位于安曼西南大概15英里(24公里),米底巴以北6英里(10公里),耶路撒冷以东约40英里(64公里)。赫斯班台形土墩是约旦最大的土墩之一。

希实本一度是亚摩利人(Amorite)的首都,她的国王西宏拒绝了以色列人穿过亚摩利土地的要求(希伯来人欲借道前往入侵迦南),并攻击以色列人(《民数记》第21章21-26节)。以色列军队打败了亚摩利人,并在其中一些城市定居下来,其中包括希实本。当这块土地在以色列12个支派间分割时,希实本首先就给了流便(《民数记》第32章3节、37节)。后来希实本被列入给予利未人的迦得四座城市之一(《约书亚记》第21章38-39节)。

^① 摩押石被贝都因部落成员打碎,他们把石碑加热,浇水在上面,然后将其锤成小块,似乎认为出售碎片能够赚得更多的钱。查尔斯 克莱蒙特加诺(Charles Clermont Ganneau),法国政府驻耶路撒冷的一位代表,让世人感觉是他保护了碑体的文字。



约瑟夫写道,大约在公元前 129 年,约翰 赫加纳在他统治期间占领了米底巴和萨摩加(Samega)的城市(见《犹太古代史》第 13 章 255 节)。在这儿希实本没有被特别提及,但是约瑟夫把希实本列在亚历山大·亚纳伊统治期间(公元前 103 - 76 年)由犹太人控制的城市之一(《犹太古代史》第 13 章 395 - 397 节)。所以,希实本可能是随着米底巴(Madaba)和萨摩加一起被征服的。后来,希律王在这儿建了一个城堡(叫做 Esbus),以便给他的东部边界提供一个屏障(《犹太古代史》第 15 章 294 节)。

20 世纪六十年代晚期开始的台形土墩的发掘,显示了从铁器时代到马穆鲁克时期的不同地层。到目前为止,一直未能找到西宏的亚摩利城遗迹。这意味着西宏的希实本或许位于另外某个地方,要么就是圣经《民数记》第 21 章里的叙述或许存在着年代上的错误。

杰拉什(Jerash)(格拉森 Geras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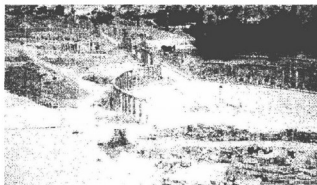
圣经出处:《马太福音》第 8 章 28 节;《马可福音》第 5 章 1 节;《路加福音》第 8 章 26 节、37 节。

圣经时代叫作 Gerasa,杰拉什位于安曼以北大约 24 英里(40 公里)(在国王公路上),加利利湖东南 37 英里(59 公里),在约旦河以东大致 20 英里(32 公里)处。杰拉什周围地理上的区域被称为“格拉森人的乡村”(《马可福音》第 5 章 1 节)。(它也叫做格吉森 Gergesenes 或加大拉 Gadarenes 乡村)。

杰拉什的历史至少能够回溯到青铜器时代的早期。著名的考古学家尼尔森·格鲁克(Nelson Glueck)1938 年在此地发掘



时,找到了青铜器时代的早期人类居住的证据。还有证据表明,这地点在青铜器时期中叶也有人居住。然而,通常杰拉什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它作为一个希腊化和罗马人的城市。



杰拉什:广场

在塞琉西打败了托勒密王朝以后,他们在这儿建立了一个新的城市,它包括一个最早的宙斯神庙。约瑟夫写道,这城市和领土被亚历山大·亚纳伊征服(《犹太古代史》第13章393-397节)。庞培在公元前63年为罗马夺得该城,并且使得它成为低加波利的城市之一。在犹太人第一次反抗罗马的起义期间,该城被犹太反叛者夺得(《犹太战记》第2章457-458节)。此后不久维斯佩西安(Vespasian)为罗马人收回了杰拉什(《犹太战记》第4章486-490节)。在整个罗马时期,这城市继续繁荣兴旺,公元4世纪时成为一座基督教城市。公元359年以后,来自杰拉什的代表们较多地参与到早期的教堂事务中,在它的废墟里,发现了许多早期的教堂残迹。公元630年,这城市落入阿拉伯人之手。

在这儿的发掘从1925年开始,由约翰·加斯坦和乔治·



霍斯菲尔德 (George Horsfield) 指导, 打那以后发掘工作也偶尔进行。甚至今天, 这座城市的某些地方还在被来自欧洲、美国以及约旦古代史系的考古小组发掘和恢复。

发掘揭示了杰拉什诸多的壮丽。某些非常突出的遗迹有以下一些: 第一, 在城市的南门附近发现了哈德良的拱门。这拱门是公元 129 年为庆祝哈德良对该城的访问而竖立的。第二, 从南门过去是城市的广场, 一个宽阔的开放区域, 由爱奥尼亚式的柱子围绕。第三, 建于公元前 163 年的宙斯神庙, 建在一个俯瞰广场 (Forum) 的山丘上。第四, 邻近宙斯神庙是南部剧场。这个剧场于公元 1 世纪期间建造, 有四到五千个座位。第五, 马科希穆斯中轴大街 (Cardo Maximus), 一条排列着约 260 根爱奥尼亚式和科林斯式柱子的街道, 贯通废墟的中心。参观者行走在这条街上, 依然能够在铺路石上看到一些由 1 世纪时两轮战车留下的痕迹。第六, 沿着中轴大街而下, 街上的第一个十字路口, 有一个 4 世纪基督教大教堂残迹, 这是此地发现的至少 12 座教堂里仅存的一个。第七, 月神及狩猎女神阿耳特弥斯 (Artemis) 神庙就位于大教堂的东北。阿耳特弥斯是城市的保护女神, 祭祀她的神庙建于公元 2 世纪时期, 可能是现存废墟里最引人入胜的。

最后, 早期的基督教传说认为, 使徒保罗从大马士革逃回来以后, 可能在这儿度过了一段时间 (《加拉太书》第 1 章 17 - 18 节)。他说他在“阿拉伯”待了三年, 但没有说是阿拉伯什么地方。杰拉什作为一个阿拉伯地方, 在保罗改变信仰之后, 对他来说会是一个安全的地方。



杰拉什：哈德良拱门

吉珥哈列设 (Kerak)

圣经出处：《列王纪下》第3章25节；《以赛亚书》第16章7节、11节；《耶利米书》第48章31节、36节。

吉珥哈列设废墟位于国王公路，距离死海南部不太远。在圣经时代它被称为 Kir - hareseth, Kir - haresh, 或 Kir - heres。这地点与圣经相关联的是摩押国王米煞。在以色列王亚哈死后，米煞起来反叛他的继承人约兰。以色列、犹大和以东从吉珥哈列设进攻米煞。当米煞在城墙上把自己的儿子燔烧祭献之后，进攻的军队撤退了（《列王纪下》第3章4-8节、25-27节）。

十字军时期，在这儿以及周边建造了一些给人深刻印象的城堡。在吉珥哈列设城堡指挥的最后一位十字军骑士是雷纳德 (Renaud de Châtillon)。因为违反了允许朝圣者进入此处圣地的协议，雷纳德袭击了穆斯林朝圣者。这导致了雷纳德和萨拉丁的军队公元1187年在哈丁角的战役，在那儿十字军被阿拉伯军队击败，而萨拉丁处死了雷纳德。



米底巴 (Madaba)

圣经出处:《民数记》第 21 章 30 节;《约书亚记》第 13 章 9 节、16 节;《历代志上》第 19 章 7 节;《以赛亚书》第 15 章 2 节;《马加比书》第 9 章 35-42 节。

米底巴位于安曼以南大约 20 英里 (32 公里), 在国王公路上。以色列人在打败了亚摩利人和西宏国王后夺得了该城 (《民数记》第 21 章 21-31 节)。它被以色列再次征服是在大卫王统治时期, 当时约押和他的军队在这儿打败了叙利亚人 (Arameans 古代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属闪米特语族的阿拉姆人) 和亚扪人 (《历代志上》第 19 章 7 节、10-15 节)。米底巴也在摩押石中被提到, 其中米煞宣称他能够在反叛以色列的战斗里重新夺回这城市。



米底巴地图



在马加比时期，犹太祭司马塔赛阿斯的五个儿子之一约翰在米底巴被杀。他的兄弟约拿但(Jonathan)和西蒙(Simon)为他的死报了仇(《马加比书》第9章35-42节)。约瑟夫记载，米底巴后来在犹太哈斯蒙尼王朝时期被约翰·赫加纳夺取(《犹太古代史》第13章254-255节)。然而，在约翰·赫加纳二世统治时期(公元前63-40年)，米底巴被作为奖赏，随同其它城市一道，给予了纳巴泰人(《犹太古代史》第14章14-18节)。在早期拜占庭时期，米底巴变成了一个拥有它自己主教的基督教城市，但是伊斯兰教人入侵以后该城被遗弃了。

如今这城市的主要看点是著名的米底巴马赛克圣地地图。这张地图于1884年被发现，制作时间在公元6世纪。由于它是现存最老的圣地地图，对研究圣经之地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来说极有价值。糟糕的是，1896年，在这个地点建造圣乔治教堂的过程中，地图的大部分被毁坏。如今，地图的残片被镶拼在这个教堂的地板上。

马沙伊鲁斯(Machaerus)

圣经出处：《马太福音》第14章1-12节；《马可福音》第6章14-29节；《路加福音》第9章7-9节。

马沙伊鲁斯的遗迹正好位于死海以东，米底巴与吉珥哈列设之间。关于这地点的大多数资料都是由约瑟夫提供的。

这里最先是由亚历山大·亚纳伊(公元前103-76年)建立和设防的。后来希律王在这儿建造了宫殿/要塞混合体，以防卫东部边界。在他死后，马沙伊鲁斯被给了统治佩雷亚(Perea)的希律安提帕；他大概是夏季时节来到这儿的，因为提比哩亚



在夏季里通常是十分炎热和不舒服的。约瑟夫告诉我们，施洗约翰就是在这儿被希律安提帕监禁和处死的（《犹太古代史》第18章116-119）。

尼波山 (Nebo) (毗斯迦山 Pisgah)

圣经出处：《民数记》第23章14节；《申命记》第32章49节；34章1节。

没有人知道圣经中尼波山的确切位置。今天，教会传统上将尼波山定位在米底巴西北大约6英里（10公里）处。朝圣者来到这里以纪念摩西在此眺望迦南之地和他死去的地方。

公元4世纪在这儿建成了一个教堂，作为摩西的纪念性建筑和墓地。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这个教堂被翻新过几次，在20世纪30年代，早先教堂的遗迹被圣方济会的修道士获得。此地的发掘在圣方济会圣经协会的监督下进行，发掘显示，位于这儿曾有一个大的拜占庭修道院，其精美漂亮的马赛克地板时间可追溯到公元6-7世纪。

培拉 (Pella)

世纪出处：无

培拉位于约旦河谷的雅博 (Jabbok) 河与耶尔穆克 (Yarmuk) 河的中间地带，大约在约旦河以东2英里（3公里）处。标志着古代培拉地点的台形土墩位于隐艾尔-吉尔姆 (Ain el-Jirm) 泉附近。

这城市的古代名字叫 Pihilu，或许可能是 Pelel。它在艾尔-阿玛那 (el-Amarna) 信件里（公元前14世纪）和其它早期



的埃及文献里(公元前 15 - 13 世纪)被提及。这一期间,培拉提供埃及两轮战车建造所需部件的著名商业地点。因为它在希伯来圣经里没有被提及,所以它一定在以色列人征服迦南之后某个时期,就已走向了衰亡。

该城重新恢复影响是在塞琉西的统治下。后来,大约在公元前 82 年,它被亚历山大·亚纳伊摧毁。庞培为罗马人征服此地后,培拉出现了一段复兴的繁荣时期。

培拉与早期的基督教社区最值得记住的联系是在犹太人起义时。当罗马人摧毁了耶路撒冷以后,许多基督徒逃离了那儿而来到培拉避难;凯撒利亚主教尤西比乌斯在他的《基督教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中记录了这次逃离。^① 尽管一些基督徒后来返回了耶路撒冷,许多人还是留在了培拉,并使基督教在此发展壮大。公元 635 年,阿拉伯人夺得了该城。746/747 年,培拉被一场地震摧毁并且再也没有重建。

西拉(Sela)(佩特拉 Petra)

圣经出处:《士师记》第 1 章 36 节;《列王纪下》第 14 章 7 节;《以赛亚书》第 16 章 1 节;《耶利米书》第 49 章 16 节。^②

佩特拉是世界上可以见到的最壮丽的地点之一。它一直以来都被认定为圣经城市西拉(或许这是不正确的),由于佩特拉和西拉意思都是“岩石”。纳巴泰(下面我们会说到)的古代首

^① 见克鲁斯(C. F. Cruse)版本《尤西比乌斯·帕姆菲卢斯的传道历史》,伦敦:乔治贝尔和儿子,1897,74 - 75。

^② 对于佩特拉和圣经城市西拉是否是一回事有着不同的意见。这儿给出的圣经的参考文献涉及西拉,它或许位于北方更远的地方。



都就位于这儿。这城市被隔离在约旦南部巨大的砂岩山背后。要到达这城市的话,人们必须穿过一个狭窄的小径(也叫西克 siq)。佩特拉就隐藏在 小径的尽头,这城市就在这群山包围的石头中雕琢而成。



佩特拉:小径

虽然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遗迹都在这儿附近被发现过,这城市已知的历史主要被定格在公元前 312 年,当时希腊人在试图以武力夺取佩特拉的行动中失败了。从这时起,纳巴泰发展成为了古代中东最成功的商业帝国,由此他们的都城开始兴旺和成长起来。^①

公元前 63 年,庞培在为罗马夺取该城时失利。随后两次试图征服这城市的行动也告失败。最终,(罗马皇帝)图拉真(Trajan)打败了纳巴泰人夺得城市,并且在公元 106 年吞并了纳巴泰的土地。

拜占庭时期,佩特拉是一个比较小而且不起眼的城镇。在这时候,这城市见证了小群的基督徒对它的一段短暂占领,纳巴泰人占据时的一些大的坟墓被用作教堂建筑。然而,这地点逐渐地被遗弃了。到了阿拉伯人征服这儿时(公元 7 世纪),仅有个别作为隐士生活在这一区域的僧侣留了下来。

^① 纳巴泰人的商业成功,是建立在控制了主要的贸易路线,即把埃及和阿拉伯与北方及东方主要的贸易中心连接起来的路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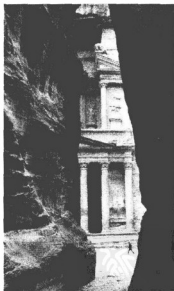


除了在十字军时期被短暂的占领之外，佩特拉被遗忘了，直到1812年被J. L. 伯克哈德(Burckhardt)重新发现。所发现的一些著名遗迹包括卡兹尼宫殿(Khazneh Farun)，或“宝库”(被认为是一位纳巴泰国王的坟墓)、神殿、各种各样的坟墓和一个大剧院。

纳巴泰(Nabateans)

圣经出处：无

纳巴泰是伊斯兰/阿拉伯时代之前的一个部落，最早出现在公元前六世纪。他们是一个淳朴的沙漠游牧部落，非常普通的阿拉伯人。前面我们提到，他们在公元前312年成功地抗击了希腊人，保卫了西拉。本来，纳巴泰人是直接涉足贸易的。然而，当他们发现西拉是如此的易守难攻之后，这城市就变成了一个大篷车车站。纳巴泰人也把他们的着眼点，从做生意转到了维护这条贸易路线上。他们也转而向经过他们土地的大篷车队提供安全保护。从这些服务中他们受益匪浅。从公元前312到公元106年间，他们在这一行当里获得了成功并成了富有的人，这时罗马人到来征服了他们。



佩特拉：宝库



其它地点

歌珊 (Goshen)

圣经出处:《创世记》第 45 章 10 节;46 章 28 - 34 节;47 章 1 - 12 节。

按照《创世记》的说法,歌珊这块土地是埃及的尼罗河三角洲东北部分区域,是约瑟 (Joseph) 的家庭居住的地方,包括他的兄弟和父亲雅各。这一地区包括埃及最好的一些牧场,这就很好理解为什么它一直都是牧人家庭渴望的地方 (见《创世记》第 47 章 6 节)。

希克索斯 (Hyksos) 和拉美西斯 (Ramses) 王朝的都城——或通常所说的阿瓦利斯 (Avaris), 塔尼斯 (Tanis), 或全 - 兰塞 (Per - Ramses) (见下面各自条目) 都位于这附近。《出埃及记》第 12 章 37 节记载:“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往疏割去”;假如像某些人相信的那样,这标志着以色列人大批地从埃及离去的开始,那它有可能是始于歌珊的土地。



加低斯 - 巴尼亚 (Kadesh - Barnea)

圣经出处:《创世记》第16章14节;《民数记》第13章1节(暗含此意)、第13章26节;第20章1节以下(特别是15-20节);《申命记》第1章19节;第32章51节;《士师记》第11章16-17节。

加低斯 - 巴尼亚位于西奈半岛的东北部,恰好在现今以色列和埃及边境南边。按照圣经的叙述,以色列人在他们“旷野”时期的大部分时间,似乎就在此露营,也就是他们大批地离开埃及和进入应许之地之前的这段时间。这听起来似乎合情合理,因为这片区域既有丰美的牧场,又有充足的水源供应,比起寻(Zin)和巴兰(Paran)地区附近的旷野来,这儿可是慷慨好客多了。

《出埃及记》里的许多事件都与加低斯 - 巴尼亚相关。首先,就是在这儿,上帝命令摩西向迦南之地派出探子。当这十个(应该是十二个)探子回来报告说,这片土地上居住着强大的居民,以色列人遂决定不尝试进入这片土地。这导致了早先从埃及出来的第一代丧失了应许之地,除了约书亚和迦勒(Caleb),他俩一直在敦促以色列人拿到上帝业已许诺给他们的土地(《民数记》第13章30节)。第二,摩西和亚伦(Aaron)的姐姐米利暗(Miriam)死在了加低斯 - 巴尼亚(《民数记》第20章1节)。第三,摩西失去了进入应许之地的允诺,因为他在按照上帝规定的方式把水带给众人时犯了错(《民数记》第20章10-13节)。第四,在加低斯 - 巴尼亚的时候,摩西请求以东王能够允许以色列人通过他的领地前往迦南;这恳请被拒绝了(《民数记》第20章14-21节)。最终,亚伦死在了何珥(Hor)



山附近,确切的地点无人知晓(《民数记》第20章22节以下)。

全-兰塞(Per-Ramses 或 Avaris 或 Tanis)

圣经出处:《出埃及记》第1章11节;12章37节;《诗篇》第78章12节、43节;《以赛亚书》第19章11-13节;《以西结书》第30章14节(13-19)。

全-兰塞(或简单地称为兰塞)位于埃及的东北角,西奈半岛边缘附近。这城市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不同的名字,学者们对它的确切位置尚无定论。在希克索斯王朝占据埃及期间,它被称为阿瓦利斯,并且作为他们的首要城市。这城市在雅赫摩斯(Ahmoose)一世治下被称为塔尼斯,法老拉美西斯统治时期(公元前1290-1224),它被重新命名为全-兰塞并且再次被定为埃及的首都。今天它再次被称为塔尼斯。

西奈(Sinai)(何烈 Horeb)

圣经出处:《出埃及记》第3章1节;19章1节以下;24章16节、31章18节;34章2、4、29、32节;《利未记》第7章38节;25章1节;《民数记》第1章1节;3章1节;28章6节;《列王纪上》第8章9、19节;《历代志下》第5章10节;《诗篇》第68章8、17节。

虽然今天将以色列与埃及隔开的整个半岛被称为西奈,圣经说到的西奈是旷野(《出埃及记》第19章1节)或是山脉(《利未记》第7章38节)。根据传说,至少到(拜占庭皇帝)优士丁尼一世(公元527-565)时,西奈山被认定是今天所知的耶贝尔穆萨(Jebel Musa)(“摩西山”)山脉,在半岛的南部。优士丁尼



一世支持将圣凯瑟琳修道院 (St. Catherine's Monastery) 建造 (在耶贝尔 穆萨西北) 在早期的隐士或僧侣居住的地点, 据信那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在圣山附近扎营的地方, 在这儿摩西听从上帝的召唤到山里去接受了十诫(《出埃及记》第 19 - 20 章)。多少世纪以来, 这一传说已变成了定律, 如今摩西遇见上帝就被认定是在这儿。

有许多理由质疑西奈山与耶贝尔 穆萨(“摩西山”)的传统联系。首先, 它并没有位于米甸 (Midian) 和埃及之间主要的贸易路线上, 而摩西或许对这条路线是比较熟悉的。再者, 这一区域没有足够的水源供应, 以支持众多的带着牲畜的人群。第三, 耶贝尔 穆萨是非常高的山, 像记载所说的那样, 摩西要登上山去, 即使在今天也是相当困难的。因此要把耶贝尔 穆萨和西奈山联系起来委实有些牵强。

有意见认为, 对圣经的西奈山来说, 卡阔姆山 (Har Karkom) (见下文) 比耶贝尔 穆萨更要合情合理些。不过, 耶贝尔 穆萨是一个宏伟的地方, 而圣凯瑟琳修道院是 1,500 多年以来朝圣者参拜的地点。哈尔 卡阔姆在传统和古老上都稍逊一筹。

卡阔姆山 (Har Karkom)

圣经出处: 见西奈

将西奈山定位在卡阔姆山 (靠近加低斯 - 巴尼亚, 内盖夫沙漠里一个不知名的山) 而不是耶贝尔 穆萨, 是有一些原因的 (见上面西奈部分)。

首先, 卡阔姆山比耶贝尔 穆萨更接近主要的贸易路线。第二点, 卡阔姆山附近有一个大平原, 足够为许多人和他们的牲畜



提供空间,并且附近有丰富的水源供给,它们来自比尔·卡阔姆(Beer Karkom)、隐阿乌达特(En Avdat)和加低斯-巴尼亚泉水。第三点,卡阔姆山是比耶贝尔·穆萨小得多的山,后者是很难攀爬的,而卡阔姆山更符合圣经里叙述的摩西在这山上往复几次。另外,考古学家最近在卡阔姆山顶发现了一个古代祭坛和山洞的遗迹。^① 这些发现似乎表明,卡阔姆山或许被认为是西奈山的一个可能的地点。

寻的旷野(The Wilderness of Sin)

圣经出处:《出埃及记》第16章1节;17章1节;《民数记》第33章11-12节。

寻的旷野的确切位置不得而知。一些学者认为它应该是位于西奈半岛。这一地点是基于假设圣经的利非汀(Rephidim)是在西奈发现的,而寻的旷野就在利非汀附近(《出埃及记》第17章1节)。还有人认为它应该是接近巴兰旷野(The Wilderness of Paran)的地方(《民数记》第12章16节),那是在内盖夫沙漠里。在内盖夫,靠近马克泰士·拉蒙(Makhtesh Ramon)的旷野区域,今天被称为寻的旷野。归根结底,这一辩论大多取决于西奈山的位置。那些把西奈山定位在耶贝尔·穆萨的,将把寻的旷野置于西奈半岛南部;而那些将西奈山定位在卡阔姆山的,则要把寻的旷野置于内盖夫。

^① 参见伊曼纽尔·阿纳蒂(Emmanuel Anati),《上帝之山》。



附录

考古学的方法

考古学家是干什么的？《牛津美国词典》是这样定义考古学的：“通过物质遗存对人类过去的生活和文化所做的科学研究”。考古学家的目的，在于通过有形物的恢复和重建，来阐释人类文化历史。这一目的有两个方面是关键性的：以最大程度的小心和控制来挖掘特别的地点；尽可能详细地记录挖掘的结果，以便依此尽可能多地修复并获取信息。

那么考古学家是如何做到这些的呢？在铲起第一铲土之前，考古学家就要弄清楚关于这被挖掘地点或 Tell（古代村落遗址堆积而成的）台形土墩（阿拉伯语称 hill）的所有能够被发现的情况。这些信息可以在古代记录、民俗学、圣经或其它考古地点中找到。它将会告诉考古学家，在这地点预期会有什么样的发现——它的各种各样的地层可能包含的东西，和那些考古时期可能呈现的东西。许多地点呈现为小山样，因为过去的世纪里建筑修了又被毁，毁了又再建，如此地反复造成了废墟的小



山。此外,一个被遗弃的城镇,在岁月的长河里被风吹的沙土和表面生长的东西层层覆盖。大多数古代城市首选建在隆起的地方,以便增强它们的防御能力。

一旦表面生长物被清除干净,考古学家就准备布置一个正方形。这是一个十米见方的地块,用绳子围成边长完全相等的四方(因此而得名)。某些考古学家更偏爱 8×8 米的正方形。多少会按照全部的发掘计划来安置这正方形。早期的探查或许有助于考古学家决定挖掘计划。标示这正方形范围的绳子,也标示最终埂(baulk)的位置,埂是一个当土被挖走后,地上形成的坑的周围的垂直面或墙。那个埂还可指围绕正方形表面的 1 米宽的步行道。

移走表面生长物和布置好正方形以后,获取标高是必要的。测量员决定正方形准确的海拔高度,并且在正方形内或附近建立一个基准点(datum point),以此为参照决定未来的高度。不同于大多数其它科学,在考古学中,在工作进程中证据将被销毁,小心的测量和数据必须使得(至少在理论上)重建不再存在的东西是可能的。当挖掘开始,不是在十米正方形内整个进行;在大的范围内用绳子标示出小些的、临时的正方形,所以可能是在一个小些的, 2×2 米范围内开始。实际的挖掘开始以前,还必须建立一个倾倒场(dump)——一个堆积将要移走土方的地方。

这样挖掘开始了,通常是使用一个小铲子,这是考古学家的基本工具。其它工具包括一个镐头(patish),或小手锄、一个反向铲(很像一个普通的园丁铲)、收集移走泥土的簸箕、鹤嘴锄、扫帚,更适合在骨骼或马赛克上工作的刷子和牙签状物。当一



个人开始把泥土刮进簸箕里,它被存放在一个篮子(gufa)里,或橡胶桶里。当橡胶桶满了,它们依次被清空到一个独轮手推车里,而这些泥土被放到倾倒场。他们一直挖到土壤的成分有了变化,或是出现了某些重要的物品或特征(例如墙壁、骨骼、包裹的泥土等)。每一层,或地点,都要在最大程度的控制下,与所有其它层分别开来挖掘。一个地点以它自己独有的特征标示着一个区域或层——就像沙质的土壤,紧密的泥土,灰烬,一堵墙,一堆石头,和诸如此类的东西。每个地点有自己的编号和陶器桶。当一个人挖掘时,陶器以它的地点编号保存在桶里。

当一个人判定地点正在改变特征时,一个新的地点被打开,取得标高数据,分配一个新的编号和陶器桶,或许要获得一份土壤样品。因为作为“为最大限度信息修复而记录”是这项计划的目标,每个挖掘有它的野外书桌和一个指定的记录员,他将为每个地点完成新的一页,详细记录所有属于每个地点的相关信息。

现代考古学遵循一种归类为地层学(stratigraphy)的方法。经验业已显示,古代城市在它们的文化和文明的历史中,发展为各种各样的地层(层次 levels),或毁灭或分解的地层。地层学挖掘的目的,是尽可能清楚地从每个地点分开人造物品和陶器,因为每个地点由其中最后的人造物品来确定时代。一个或更多的地点组成一个时期(phase),一组时期构成一个地层(stratum),而各种各样的地层阐释这地点的历史。一个地层时间的确定,取决于各种各样的地点中人造物品的发现,最普通的人造物品是陶器留存,称为 sherds(有考古价值的陶器碎片)。

古代的陶器展现的特点独特性,在于它制作的时间和地点。



它是由不同形式的黏土做坯,不同方式烧制和完成,以不同风格的边缘、身体、基座和手柄成型。陶器方面的专家“阅读”它,经常能够将它的制作时间框定在 50 年以内,利用它质地的感觉,或它表皮的烧制,有时甚至是它的味道,还有它的形状来判断。偶尔地,一个人发现一个 terra sigilata(作了标记的陶器碎片),它包含着这陶器的名字或图标,在这其中也许有确切的时间。挖掘的每一天,这陶器都由专家“读解”,日期被记录在场所的单子上。不用说,关键的是,来自一个地点的陶器不能和其它地点的陶器混在一个桶里。

随着挖掘的进展和新的地点被打开,不久,事情很清楚地表明,我们终于抵近了过去的历史。几周后的陶器发掘,将继续使得考古学的年代向前推移,直到我们抵达那个地点最早的文明地层。当一个人继续进行,移开越来越多的泥土,地上就形成了一个洞。的确,如果整个的正方形被挖掘的话,这个洞将会有 10×10 米宽,而且或许有 4 到 5 米深。这样人造的“墙”在地上围绕洞的四边被做成。这就是埂(baulk)。按地层学的方式挖掘,通常可能是在埂里发现各种各样的地层,它们都会被标记。参观者来到一个实际的地点,将经常会沿着埂的边缘看到这样的标签,每一个表明一个不同的地点或时间范围。

尽可能地保持埂的垂直是基本要求,为此目的,某个人将被指派去“修剪埂”,使得它与固定在表面的铅锤的绳一致,以确保那埂,或“墙”的确是直上直下。地层学专家有时可以重建一个地点的历史,简单地通过“读解埂”——那就是指向一个灰烬毁坏层或其它描述特别时间段独特活动的地层。旧约耶利哥遗迹在几个埂里有大约 30 个地层,指向这城市人们居住的许多



层。

当一个人继续进行,被发现的人造物品都记录下来,要么与地点编号一起,要么归入一个新的地点。小一些的人造物品或许包括钱币、首饰、骨头(人或动物的)、保存完整的陶器、金属物体、建筑残骸(雕刻的石头或题字)和灯具。如果一个人怀疑一个地点可能包含小的物体,从那个地点来的泥土就可能被筛选,以便发现钱币、首饰或玻璃碎片。

经常出现在考古挖掘中的一些情况,会给挖掘提出特别的挑战。其中之一是盗掘沟,表明该场所的物品已部分被盗,用作日后的建造,这留给了人们一个印象,即那地点比它实际的年代要早。比如说,某个考古学家或许某天挖出你的 20 世纪的家,会发现一件你拥有的 14 世纪的古董,从而推断出你生活在 14 世纪。另一个麻烦是泥土地面很难以原样识别。还有个困难是侵入,就像坑或井或墓的情况。一座坟墓可能被某人在公元 400 年挖掘,但是向地下挖了 6 英尺,那么实际的埋葬层或许在公元 300 年的地层,那是今天我们会找到它的地方,尽管死亡是在公元 400 年。

偶尔地,一个人无意中发现一个封闭的地点,那或许是一个硬壳裹覆的地面或一堵墙或人行道。因为这地点是硬的,没有什么来自后面时代的东西能够穿透它。这意味着,某人在封闭状态下发现的最后可以确定时间的物体,将对这地点给出一个相当准确的时间。就像今天某人挖开一个混凝土地面,并且在地面下发现一个陈旧的钱币。自不待言这混凝土的浇注不会早于钱币上的日子。以这种方式,墙壁可以通过读解在墙下面发现的陶器来确定时间。



在巴勒斯坦的野外考古中，一项最近的创新是制作重要的进程表，它是每天在（挖掘）正方形里做的所有事情的逐一记录。它显示所有的主要特点，被挖掘的区域、地点编号、标高和陶器桶。顶尖计划被绘制成刻度写在方格纸上。以这种方式，一个人有关于每个正方形实际工作仔细的记录，日复一日。保存证据的另一种方式是通过照片。许多挖掘都有它们正式的摄影师，但是每个正方形有一个便携的即时相机也是有用的，在一个物体被移走或做出一个重要的变化之前，作不时之需。在挖掘的过程中，或许有无数的志愿者和主管人事的变化，所以依赖于记忆是不可能的。正方形的主管也保管着一本野外记录的日记，其中记载着每个钟头发生的事情。当数月甚至数年以后，某些有关挖掘的问题出现时，这些野外记录就是无价之宝。

让我们设想，在夏季你正在参观以色列的某个挖掘地点，此时大多数挖掘都在进行中。你会发现大多数工人是志愿者，他们来自世界各地，都没有考古学方面的特别技能或经验。当你到达那地点，你将看到某人坐在野外桌子旁在做记录，而这人或许就是正方形的主管。在正方形内，或许有两个人在仔细地用他们的小铲子除掉泥土，偶尔地把某个陶器放入桶里。其他两个人或许在打开一个新的地点时，获得标高和土壤样品。另一个人会在筛选，与此同时，另一个人正在用独轮手推车收集篮子（gufas）并把它们倒在倾倒地。或许一个人正在字正腔圆地讲解一个马赛克或骨骼，这时候，你听到另一个来自下面一个圆形的开放的声音，那证明是一口老井。到工作日结束时，（因为夏天的炎热，经常是上午5点开始，下午1点结束），一个人将会被分配去绘制进程表。在这天早些时候，这组人将清洗当日挖出



的陶器,并且参加前些日子得到的陶器的读解。

考古学包含大量艰苦、炎热、有时是沉闷的工作,并且很少会有《夺宝奇兵》式的刺激。并非每天的挖掘都是令人兴奋的,也不会常有戏剧性的发现,但是总的经历,是最早碰到一个已经被埋藏了许多世纪甚至千年的物件或文化,这就是奖励。

年代顺序表

表 1:考古学年代/历史时期

旧石器时代	公元前 14,000 以前
中石器时代	公元前 14,000 - 8000
新石器时代	公元前 8000 - 4000
红铜时代	公元前 4000 - 3200
早期青铜时代	公元前 3200 - 2000
其 I :	公元前 3200 - 3000
其 II :	公元前 3000 - 2800
其 III :	公元前 2800 - 2400
其 IV :	公元前 2400 - 2000
中铜器时代	公元前 2000 - 1550
其 I :	2000 - 1800
其 II :	1800 - 1650
其 III :	1650 - 1550
晚铜器年代	公元前 1550 - 1200
其 1 :	1550 - 1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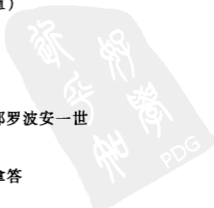
圣地与圣经

其 2:	1400 - 1200
铁器时代	公元前 1200 - 332
其 I:	1200 - 900
其 II:	900 - 600
其 III:	600 - 332(波斯时期)
希腊化时期	公元前 333 - 63
	马加比家族:167 - 140
	哈斯蒙尼王朝:140 - 37
罗马时期	公元前 63 - 公元 324
	希律一世 37 - 4
拜占庭时期	324 - 638
早期伊斯兰时期	638 - 1095
	倭马亚王朝:661 - 750
	阿巴斯王朝:750 - 969
	法蒂玛王朝:969 - 1171
十字军时期	1095 - 1291

表 2:以色列和犹太国王

(时间均为公元前并且为大概值)

犹太	以色列
大卫王朝:	
922 - 915 罗波安	922 - 901 耶罗波安一世
915 - 913 亚比央	
913 - 873 亚撒	901 - 900 拿答





- | | |
|------------------|------------------|
| | 900 - 877 巴沙 |
| | 877 - 876 以拉 |
| | 876 心利(7天) |
| 暗利王朝: | |
| 873 - 849 约沙法 | 876 - 869 暗利 |
| | 869 - 850 亚哈 |
| | 850 - 849 亚哈谢 |
| | 849 - 843 约兰 |
| 849 - 842 约兰 | |
| 843 - 842 亚哈谢 | |
| 耶户王朝: | |
| 842 - 837 亚他利雅 | 842 - 815 耶户 |
| 837 - 800 约阿施 | |
| 800 - 783 亚玛谢 | 815 - 801 约哈斯 |
| | 801 - 786 约阿施 |
| 783 - 742 (亚撒利雅) | 786 - 749 耶罗波安二世 |
| 乌西雅 | |
| 犹大 | 以色列 |
| 750 - 742 约坦作为摄政 | 746 - 745 撒迦利雅 |
| | 745 沙龙 |
| 742 - 735 约坦为国王 | 745 - 737 米拿现 |
| | 737 - 736 比加辖 |
| 735 - 715 亚哈斯 | 736 - 732 比加 |
| | 732 - 724 何细亚 |



(审稿者:原著有
误,何细亚为以色列王)
722/1 撒玛利亚与北方
王国陷落

- 715 - 687 希西家
- 687 - 642 玛拿西
- 642 - 640 亚们
- 640 - 609 约西亚
- 621 约西亚的改革
- 609 约哈斯二世
- 609 - 598 约雅敬
- 598/7 约雅斤(三个月)
- 597 犹太人首次被掳到巴比伦
- 597 - 587 西底家
- 587/6 巴比伦之囚:耶路撒冷陷落及第一圣殿被毁

表 3:以色列和犹大先知

(所有时间均为公元前并且为大概值)

约 850	以利亚(亚哈统治期间)
849 - 820(?)	以利沙(暗利王朝晚期 - 耶户王朝早期)
约 750	阿摩司
约 745	何西阿
742 - 700	以赛亚





722 - 701	弥迦
628 - 622	西番雅
约 626	那鸿
626 - 587	耶利米
约 605	哈巴谷
约 593	以西结
约 540	第二以赛亚
约 530	第三以赛亚
520 - 515	哈该
520 - 515	撒迦利亚
500 - 450	玛拉基
约 500	俄巴底亚
约 400	约珥

表 4: 罗马皇帝

(奥古斯都以后时间均为公元后)

公元前 27 - 公元 14	Augustus 奥古斯都
14 - 37	Tiberius 台比留
37 - 41	Caligula 卡利古拉
41 - 54	Claudius 克劳狄
54 - 68	Nero 尼禄
68 - 69	Galba/Otho/Vetillius 迦尔巴/ 奥索/维提里乌斯
69 - 79	Vespasian 维斯佩西安



79 - 81	Titus 提多
81 - 96	Domitian 图密善
97 - 105	Nerva 涅尔瓦
105 - 117	Trajan 图拉真
117 - 138	Hadrian 哈德良
138 - 161	Antoninus Pius 安东尼 毕尤
161 - 180	Marcus Aurelius 马卡斯·奥里留斯
180 - 192	Commodus 康莫德斯
193 - 211	Septimus Severus 塞普蒂米厄斯 塞维鲁
211 - 217	Caracalla 卡拉卡拉
218 - 222	Elagabalus 埃拉加巴卢斯
222 - 235	Alexandus Severus 亚力山德斯 塞维鲁
235 - 284	26 位不同的皇帝
284 - 305	Diocletian 戴克里先
305 - 311	争夺权力
311 - 342	Constantine 君士坦丁皇帝控制 西部
324 - 337	Constantine 君士坦丁掌握全权

表 5: 犹太的希律国王/统治者



公元前 4 - 公元 39	Antipas 安提帕:在加利利/佩雷阿
公元前 4 - 公元 34	Philip 腓力在 Gaulanitus
公元 37 - 44	Agrippa I: 亚基帕一世在 Gaulanitus
公元 41 - 44	Agrippa II: 亚基帕二世在犹太、 加利利、佩雷阿
公元 53 - 100	Agrippa III: 亚基帕三世

表 6: 犹太的罗马代理人(时间均为公元)

6 - 8	科波尼乌斯 Coponius
8 - 12	阿姆比维乌斯 Ambivius
15 - 26	瓦勒里图斯 格拉图斯 Valeritus Gratus
26 - 36	本丢 彼拉多 Pontius Pilate
37	马如鲁斯 Marullus
37 - 41	赫伦尼乌斯 凯托 Herennius Cpto
44 - 46	库斯比乌斯 法都斯 Cuspius Fadus
46 - 48	提比略 亚历山大 Tiberius Alexander
48 - 52	范蒂迪乌斯 库马努斯 Ventidius Cumanus
52 - 60	安东尼乌斯 菲立克斯 Antonius Felix
60 - 62	波尔齐乌斯 菲斯图斯 Porcius Festus
62 - 64	克罗迪乌斯 阿伯努斯 Clodius Albnus
64 - 66	格西乌斯 弗洛鲁斯 Gessius Florus



词汇表

Acropolis—城堡。这个词由两个希腊词(acro“高”和 polis“城市”)组合而成。在古代城市里,城堡是城市中最高的或被抬升的部分,通常建于城市的中心。神殿及皇宫大都位于城堡之内。

Agora—广场。这是希腊(或希腊化)城市的一个露天广场,里面有市场,它也用作宗教、政治、哲学讨论或演讲的场所。

Agrapha—字面意思为“不成文的”。耶稣的言论未见于权威的福音书,而是记载在其它地方。

Amarna Letters—阿玛那信札。一组用楔形文字写成的简札,发现于埃及的阿玛那台型(Tell el - Amarna)遗址。阿玛那信札的时间为阿蒙霍特普(Amenhotep)三世和四世(阿肯那顿 Akhenaton)执政期间到公元前 14 世纪之间。

Amphitheater—半圆形剧场。一个用作娱乐的露天剧场,四周的座位包围着弧形的舞台。相比之下,剧院是个以舞台为焦点的半圆形建筑,而圆形露天剧场是完全封闭的圆形,有椭圆型逐层排列的座位。

Apocrypha—次经。未列入旧约、新约圣经以内的书籍。“apocrypha”意思是“隐藏”,这个词首次由杰罗姆(Jerome)使用,他将 14 个旧约圣经伪经纳入了拉丁文圣经之内。

Apse——座建筑的半圆形尾端,通常是教堂的一部分,在那儿设有祭坛,有神职人员。它通常是指圣餐围栏前的区域。



Ashlar Masonry—质地较软的石灰岩,被切割成方形、矩形或椭圆形石块,用作古代建筑材料。

Arabah—亚拉巴。始于北部的加利利湖,延伸到亚略巴湾埃拉特的洼地或河谷。习惯上是指死海南端一直到埃拉特的河谷。

Armageddon—哈米吉多顿。圣经中著名的世界末日善恶决战的战场, (《列王纪下》9:27;23:29) 位于耶斯列河谷。这个希腊词来自希伯来语“Har Megiddo”,意为“小山”或“米吉多山”。按照《启示录》16:16,善恶之间最后的决战,就将发生在这里。

Augustus Caesar—奥古斯都 凯撒,公元前 27 年至公元 14 年的罗马皇帝。

Baal—巴力。迦南人的主神,繁殖之神。

Bar Kochba—巴·科克巴。第二次犹太人起义反抗罗马的领导人(公元 132 - 135 年)。他的名字意为“星辰之子”。

Baulk—一埂。垂直的“墙”,由考古学家在挖掘时设置,经常用于标示不同历史时期的各种居住层。

Bema—一个大的平台,通常可在市场见到,用于公众交流。

Capital—柱头。希腊 - 罗马建筑风格中有特色的圆柱或柱状物的上半部分。

Casemate Wall—中空的双面墙。在和平时期用作储藏室。它也有将两个主墙之间的空间分隔开来的内墙。在敌人围攻时,中空的地方将被填满,以加强墙体。

Cenotaph—衣冠冢。给死后被葬于不同地点的人做的标识或纪念。大卫或亚伯拉罕的墓(在希伯仑)就是代表。

Codex—古抄本。早期书籍的样式,通常写在蒲草或羊皮纸



上。一个古抄本由分散的材料粘贴而成,再装帧成书的样式。

Cubit—腕尺。古代中东使用的一种量度制。腕尺的计量是手指中指顶端到手肘的长度。希伯来腕尺长度大约为 18 英寸。

Cuneiform—楔形文字。这个来自拉丁语“cuneus”的词,意思是“楔子”。书写的古代形式如此命名,是因为它的特征就像一个楔子。楔形文字大致是由苏美尔人发明,而后被其它的中东文化吸收。

Cyclopean Masonry—青铜时代的一种建筑风格。包括使用大块未切割的石头与小石头混合来建筑城墙。

Dead Sea Scrolls—死海古卷。用阿拉米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写成的古卷和古卷碎片,于 1947 年及随后在死海附近库姆兰的洞窟中发现。它们的年代在公元前 3 世纪中叶到公元 1 世纪后半叶。

Decalogue—十诫。希腊词,意为“十个词”。

Decapolis—低加波利。亚历山大大帝时,十个希腊城市的宽松联盟,除了伯善(Beth Shean)以外,其余均在外约旦。

Diaspora—大流散。犹太人从他们在以色列的祖先的家园大批地离散(公元前 587/86 年和公元 135 年)。

Dolmen—由三块巨石覆盖的坟墓,两块垂直竖立,一块水平放置其上。

El—伊勒。一般而言,它是希伯来语中指“神”的词。更确切地说,是迦南人的万神殿里最高神的名字,和在旧约中看到的以色列神的名字之一。

Elohim—埃洛希姆。希伯来语“众神”的直译;旧约圣经中



见到的指称上帝的古希伯来名字。

Epigraphy—对见于硬币、纪念碑、雕塑和建筑等上面的古代铭文的研究。

Essenes—艾赛尼派。一个与库姆兰社区联系在一起的犹太宗派，通常认为是他们写就了死海古卷。

Eucharist—圣餐。基督教的圣餐，纪念耶稣与他的门徒的最后晚餐，也被认为是圣餐，上帝的晚餐，或祭坛的圣礼。来自希腊语表示“感恩”的词。

Faience—一种呈绿色或蓝色彩釉的陶器，用粘土、铁、沙子或铜制成。经常用它来制作精美的陶器、首饰和雕刻工艺品。

Fertile Crescent—肥沃新月带。从埃及伸展到波斯湾的新月状地区的名字。

Forum—在罗马城市中建造的一处中心的公共广场。古罗马广场通常被商店、办公室或神殿包围着。它还用作城市的市场，以及官员们处理事务的场所。

Gemara—革马拉。有关《密西拿》的一个注释，年代在公元3世纪，《革马拉》是《塔木德》的第二部分。

Gilead—基列。外约旦的一个地理区域，位于阿农河与雅尔穆克河之间。

Gilgamesh Epic—吉迦米什史诗。包含洪水叙事诗的巴比伦人的著作，类似于圣经的洪水描述。

Glacis—在防御墙前面的一个斜坡或斜堤，使得守卫者更容易击退来犯之敌。通常其特点是在它的表面嵌入某种石头。

Habiru—哈比鲁。农民、游牧阶层（仆人、奴隶、反叛者等），见于古代中东。哈比鲁这名字时常使人联想到希伯来人



(Hebrews)。

Halakah—哈拉卡。犹太宗教法律。Halakah 意为“跟随”，指的是跟随托拉的犹太教祭司的解释。

Hasidim—哈西德。“虔诚信徒”。它指的是在安条克 伊比法尼斯四世 (Antiochus Epiphanes IV 公元前 2 世纪) 迫害期间, 拒绝宣布放弃他们信仰的犹太人。如今, 这名字指的是植根于公元 18 世纪东欧犹太文化的极端保守的犹太宗派。

Hasmoneans—哈斯蒙尼。由马加比 (公元前 167 - 63 年) 建立的朝代之名, 也是为马加比家族的一位祖先哈斯蒙 (Hasmon) 起的名字。

Hellenism—希腊化。始于亚历山大大帝 (公元前 4 世纪晚期), 遍布整个世界的希腊文化、语言、思想等诸方面的影响。

Hellenists—欣然接受希腊文化的那些人 (犹太人或非犹太人)。

Herodians—希律党人。希律王朝的犹太支持者。

Hexateuch—六经。旧约圣经的首六卷。

Hieroglyphics—象形文字。使用图画来传达意思的古代埃及书写形式; 这种书写形式先于字母书写的使用。

Hinnom Valley—欣嫩谷。在耶路撒冷老城以南, 耶稣时代用作垃圾倾倒场。欣嫩谷成了死后失去灵魂的一个惩罚的象征 (欣嫩子谷)。

Hippodrome—椭圆形竞技场。主要用作马和双轮战车的竞赛。

Idumea—以土买。希律王家庭的祖国, 位于犹大地区以南和以东。这名字是“Edom”的讹误。



In Situ—在考古学术语里, In Situ 指的是在挖掘和恢复期间,某个地点里被“适当地”留下来的部分;那恰恰是考古学家刻意保留下的。

Lintel—窗户或门上的横梁或厚板。

Maccabees—马加比。马塔塞阿斯(Mattathias)祭司的家庭,公元前167年,他们领导了犹太人反抗安条克四世和塞琉西(Seleucids)王朝统治的起义。马加比(Maccabee)这名字来自希伯来语,意思是“锤子”。马塔塞阿斯的儿子犹大被称为马加比,因为他的游击队会像锤子击打一样地打击塞琉西人。

Mari Texts—马里文献。发现于美索不达米亚主要城市马里(Mari)的一套筒札,马里位于幼发拉底河西边——这套筒札提供了关于公元前18世纪文化(包括宗教惯例)方面的信息。

Massebah—用作纪念的一块或数块竖立的石头。

Mattathias—马塔塞阿斯。大祭司,他和他的儿子们开始了反抗塞琉西王朝的犹太起义。

Mesolithic Period—中石器时代。公元前14,000 - 8,000年。

Mesopotamia—美索不达米亚,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土地。它的意思是“河流之间”。

Midrash—米德拉什。来自拉比犹太教希伯来经文的一种解释形式。“midrash”意思是“查出”。

Mishnah—密西拿。犹太的(法利赛人的)口头法律(时间大约从公元200年起)的书面合集。它是《塔木德》的第一(最早的)部分。

Moab—摩押。约旦境内阿农河与撒列布鲁克(Zered



Brook)之间的地区,在约旦中部。

Molech—亚扪人的神。

Negeb (或 Negev)—内盖夫。以色列南部的沙漠,位于犹太旷野和西奈沙漠之间。

Neolithic Period—新石器时代。公元前 8,000 - 4,000 年。

Nero—尼禄,公元 54 - 68 年的罗马皇帝。或许是他执行了对彼得和保罗的死刑。

Nuzi Documents—努济文件。在美索不达米亚西北努济发现的筒札,它提供了对公元前 15 世纪古代胡里安人文化的洞察。胡里安人践行的一些习俗,与圣经里记载的族长的一些做法是相似的(见《创世记》15:2 以下;25:31 - 34)。

Obelisk—方尖碑。一种带金字塔形状顶端的立石,经常刻有铭文。

Ophel—俄斐勒。从今天的老城伸向东南的低矮山脊,它是大卫城北边的部分。

Oral Tradition—口传。在被书写下来之前,传说通过口头代代相传。以色列的早期历史大部分都是口头传世的。

Ossuary—收殓已故者遗骨的盒子。

Ostrakon (ostraca, 复数)—写有文字的古代陶瓷碎片。

Paleolithic Period—旧石器时代。公元前 14,000 年以前。

Parousia—字面意思是“到达”;指的是基督的第二次来临。

Passover(或 Pesach)—逾越节。为纪念犹太人出埃及而举行的年度庆典或纪念活动。节日是基于纪念在死亡之神击杀在埃及头生的孩子及牲畜的夜晚,越过了以色列人的家庭。见《出埃及记》12:1 - 51。



Pella—培拉。圣经城市，位于今日约旦，靠近约旦河。公元70年耶路撒冷毁灭以后，犹太的基督徒来到培拉，并且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基督教势力。

Pentateuch—五经。希腊词，指的是旧约或希伯来圣经的头5部著作。

Pentecost—五旬节。犹太节日，逾越节后50天举行。这也是圣灵降临耶路撒冷门徒的日子；作为教会的诞生纪念。

Phrisees—法利赛。耶稣时代的犹太宗教宗派。其名字来自于希伯来词 parosh，意为“分开”。

Philistines—非利士。公元前12世纪居住在以色列南部沿海平原的人。他们是“海洋人”的后代，他们的先人原本来自爱琴海群岛。

Phoenicia—腓尼基，位于以色列东北部和黎巴嫩西南海岸的一个国家。

Pillar—柱。用于支撑建筑或顶部的立石。

Plinth—立石或柱体的石头基座。

Portico—一种开放的构造，用立石或柱体支撑顶部建成。

Procurator—新约时代一个省的罗马行政、军事官员（首领）。

Pseudepigrapha—伪经。各种书或文字的合集，其被认为是圣经人物所为，写作于公元前200年至公元200年，但是未见于圣经正典。

Ptolemies—托勒密。由亚历山大大帝的一位将军托勒密建立的希腊王朝。该王朝从公元前323-30年统治埃及，并且统治巴勒斯坦直到公元前198年。



Ptolemy I—托勒密一世。亚历山大大帝的一位将军。他于公元前 323 - 285 年统治埃及,并且建成了托勒密王朝。

Ptolemy II—托勒密二世。托勒密一世的儿子,公元前 285 - 246 年在位。他创立了托勒密统治者崇拜,建造了法洛斯塔塔,一座博物馆和一个图书馆,开凿了尼罗河通往红海的运河。

Ras Shamra Texts—拉斯萨姆拉文献。发现于叙利亚的简札,时间可追溯到公元前 1365 - 1180 年,详细记述了迦南之前到以色列入侵的宗教、政治、社会和历史的事件。

Sadducees—撒都该。一个掌权的犹太保守党,他们控制着圣殿和祭司体系,在圣经时期,他们采取了与罗马人合作的态度。

Sanhedrin—犹太公会。通指哈斯蒙尼和罗马时期各种各样的犹太宗教和国内委员会。

Scribes—文士。犹太法定的宗教法律方面的专家和学者。

Seleucids—塞琉西。由塞琉古建立的希腊王朝,他是亚历山大大帝的一位将军,公元前 312 - 64 年统治叙利亚;公元前 198 - 167 年塞琉西控制着巴勒斯坦。

Seleucus—塞琉古。亚历山大大帝的一位将军,塞琉西王朝的缔造者,他公元前 312 - 280 年在位。

Septuagint—七十士译本。希伯来圣经的希腊文译本,也标示为 LXX(罗马数字 70)。根据传说,译文由 70 位不同的学者完成,他们每人都译完了整部希伯来圣经,当他们完成工作时,发觉他们所有的译作都是相同的。在公元前 3 世纪,完成了前几卷的翻译(托拉),最后的于公元前 1 世纪译完。

Shephelah—士非拉。是河谷的坡地部分和丘陵,位于犹太



山地与以色列南部沿海平原之间。

Sherd—陶器的碎片。

Stele—刻石。雕刻或题写铭文的立石及石柱，有时用作纪念碑。

Stratigraphic Method—地层方法。一种挖掘方法，在一个考古地点，它揭示不同的居住层面或地层。

Stratum (strata, 复数)—地层。一个水平的层面，通常与其它的平行地层一起被发现，在一个挖掘地点，这些地层上下依次排列。

Synoptic Gospels—对观福音书。基于许多相同的内容，给前三本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所起的名字；术语“synoptic”意思是“一起来看”。

Talmud—塔木德。是犹太宗教的传统信仰的合集，包括《密西拿》和《革马拉》。

Targum—他尔根。希伯来圣经部分的阿拉米语译本。

Tell (or Tel)—台形土墩。在古代城市的地点，有人居住期间人为堆砌的土堆或小丘残骸。

Tiberias—太巴列。加利利湖西南岸边的城市；由希律安提帕于公元20年建造，是加利利地区的首府。

Tiberius—台比留。公元14—37年的罗马皇帝。

Torah—托拉。犹太法典，希伯来圣经的首五部书。

Vespasian—维斯佩西安。公元69—79年的罗马皇帝。他是第一次犹太人起义期间(公元66—70年)罗马军队的指挥官。

Vulgate—伍加大译本。希伯来圣经的拉丁文译本，由杰罗



姆在公元4世纪完成。

Wadi—洼地。干涸的河流或小溪河床(雨季期间除外)。

Yahweh—耶和華,见于旧约中上帝的名,而且用辅音称作 YHWH.

Zealots—奋锐党人。民族主义的犹太革命分子,在新约时代,他们力图将罗马人从犹太人的土地上驱逐出去。

Ziggurat—古代庙塔。形状像阶梯似的金字塔,与美索不达米亚王国有关。

Zion—锡安。用来称呼圣经年代和今天围绕耶路撒冷的三座可能的山丘或大山中的一个。

索引

A

阿巴斯王朝 (Abbasids), 波斯

亚比米勒 (Abimelech), 示剑国王

亚比雅 (Abijah), 犹大王国统治者

押尼珥 (Abner), 军队首领

亚伯拉罕 (Abraham)

押沙龙 (Absalom), 联合王国国王

阿布高什 (Abu Ghosh)

亚柯 (Acco)

亚吉 (Achish), 非利士国王

阿卡 (Acre), 见亚柯

亚克兴角 (Actium), 战役





- 阿黛丽亚 (Adelia), 法国国王菲利普的妹妹
阿德赫马 (Adhemar), 勒布伊的主教
亚多尼洗德 (Adoni - zedek), 耶路撒冷国王
亚多尼雅 (Adonijah), 大卫之子
厄里雅卡丕托里纳 (Aelia Capitolina), 亦见于耶路撒冷
亚哈 (Ahab), 朱迪亚国王
哈罗尼约哈纳 (Aharoni Yohanan)
亚哈随鲁 (Ahasuerus), 大流士之子, 亦见作薛西斯 (Xerxes)
亚哈斯 (Ahaz), 约沙法之父
亚哈谢 (Ahaziah), 以色列国王
雅赫摩斯一世 (Ahmose I), 埃及统治者
艾 (Ai)
艾因 艾尔 - 吉尔姆 (Ain el - Jirm), 约旦
阿克萨清真寺 (Al Aksa Mosque), 耶路撒冷
阿比努 (Albinus), 耶路撒冷管理者
亚历山大 (Alexander), 叙利亚国王
亚历山大 亚纳伊 (Alexander Jannaeus)
亚历山大大帝 (Alexander the Great)
亚历山德拉 (Alexandra), 亚利多布三世的母亲
亚历山德拉 (Alexandra), 亚历山大 亚纳伊的妻子
亚历山大 (Alexandria), 埃及
亚历克萨 (Alexas), 萨洛米的丈夫
亚历克西斯 (Alexius), 皇帝
阿里 (Ali), 穆罕默德的表弟
亚玛力人 (Amalekites)



- 亚玛谢 (Amaziah), 犹大国王
阿梅诺菲斯二世 (Amenophis II), 埃及国王
亚扪 (Amman)
安曼 (Ammon/Ammonite[s]), 亦见作亚扪 (Amman)
暗嫩 (Amnon), 押沙龙同父异母的弟弟
《远征记》(Anabasis)
安德鲁 (Andrew), 耶稣的门徒
安那斯 (Annas), 该亚法的岳父
安东尼 (Anthony), 与屋大维相佐的罗马统治者
安条克 (Antioch)
安条克 (Antiochus)
安条克三世 (Antiochus III)
安条克四世 (Antiochus IV)
安条克五世 (Antiochus V)
安提帕 (Antipas), 以土买的统治者
安提帕特 (Antipater), 希律王之父
安提帕底 (Antipatris), 见亚弗
安东尼城堡 (Antonia)
亚弗 (Aphak)
埃及人的奴隶 (Apiru)
更衣室 (apodyterium)
亚拉巴 (Arabah)
阿拉伯人 (Arabia/Arabians)
亚拉得 (Arad)
亚达薛西 (Artaxerxes), 薛西斯之子





阿尔比勒 (Arbela)
哈德良拱门 (Arch of Hadrian)
亚基老 (Archelaus), 希律王之子, 凯撒利亚的统治者
阿雷塔斯 (Aretas), 佩特拉国王
亚利多布 (Aristobulus)
亚利多布二世 (Aristobulus II)
亚利多布三世 (Aristobulus III)
约柜 (Ark of covenant)
哈米吉多顿 (Armageddon)
亚美尼亚人 (Armenia/ Armenian [s])
亚美尼亚天主教教堂 (Armenian Catholic Church)
亚美尼亚区 (Armenian Quarter)
亚嫩河 (Arnon)
阿耳特弥斯 (Artemis), 女神
亚撒 (Asa), 犹大国王
亚实突 (Ashdod)
亚实基伦 (Ashkelon)
亚洲 (Asia)
小亚细亚 (Asia Minor)
亚述 (Assyria/ Assyrian [s])
亚他利雅 (Athaliah), 亚哈与耶洗别的女儿
雅典人 (Athenia/ Athenian [s])
雅典 (Athens)
阿瓦利斯 (Avaris), 埃及
亚西加 (Azekah), 士非拉 (Shephelah)





亚锁都 (Azotus), 亦见作亚实突

B

巴力 (Baal)

巴比伦 (Babylon/ Babylonian[s])

巴格达 (Baghdad)

鲍德温 (Baldwin), 佛兰德斯的鲍德温

巴尔福 (Balfour), 阿瑟 詹姆斯

巴尔福宣言 (Balfour Declaration)

班尼亚斯 (Banias), 亦见作潘亚斯 (Panias)

班亚斯 (Banyas), 亦见作潘亚斯 (Panias)

巴 科克巴起义 (Bar Kochba Revolt)

巴拉 (Barak)

巴珊 (Bashan)

苦痛教堂 (Basilica of the Agony)

报喜大教堂 (The Basilica of the Annunciation)

巴坦尼亚 (Batanea)

拔示巴 (Bathsheba)

美门 (Beautiful Gate)

比尔谢瓦 Beer - Sheba, 亦见作别是巴 (Beersheva)

别是巴 (Beersheva)

贝廷 (Beitin)

钟形山洞 (Bell Caves)

伯沙撒 (Belshazzar)

比弗城堡 (Belvoir)





- 便雅悯 (Benjamin)
- 贝伦加丽娅 (Berengaria), 纳瓦拉的贝伦加丽娅
- 伯纳德 (Bernard), 克勒福修道院的伯纳德
- 伯善 (Beth shean)
- 伯示麦 (Beth Shemesh)
- 伯特利 (Beth - el)
- 伯大尼 (Bethany)
- 伯特利 (Bethel)
- 伯利恒 (Bethlehem)
- 伯法其 (Bethphage)
- 伯赛大 (Bethsaida)
- 拔示巴 (Bathsheba)
- 比尔 艾 - 穆克拉卡 (Bir el - Mukhraqa)
- 拜兰 (Biran), 埃维拉汉姆
- Bisan (伯善 Beth - Shean 的阿拉伯语称呼)
- 波阿斯 (Boaz)
- 博希蒙德 (Bohemond), 十字军首领
- 波尔多朝圣者 (Bordeaux Pilgrim)
- 博斯普鲁斯海峡 (Bosporus strait)
- 伯克哈德 (Burckhardt)
- 火烧屋 (Burnt House)
- 拜占庭帝国 (Byzantine Empire)
- 拜占庭 (Byzantium), 亦见作君士坦丁堡 (Constantinople)
- C
- 凯撒奥古斯都 (Caesar Augustus), 亦见作屋大维 (Octavian)



- 恺撒提比利亚 (Caesar Tiberias)
凯撒利亚 (Caesarea), 亦见作凯撒利亚 玛丽蒂玛
凯撒利亚 玛丽蒂玛 (Caesarea Maritima)
凯撒利亚 腓立比 (Caesarea Philippi), 亦见作班亚斯 (Banyas)
该亚法 (Caiaphas), 大祭司
开罗 (Cairo)
高温浴室 (caldarium)
哈里发奥马尔 (Caliph Omar)
骷髅地 (Calvary)
戴维营协议 (Camp David Agreement)
迦拿 (Cana)
迦南 (Canaan/ Canaanite[s])
迦百农 (Capernaum)
内盖夫首府 (“Capital of the Negev”), 见别是巴 (Beersheva)
马科希穆斯中轴大街 (Cardo Maximus)
迦密 (Carmel), 山脉
圣衣会修道院 (Carmelite Monastery)
吉米 卡特 (Cater Jimmy), 美国总统
圣 詹姆斯大教堂 (Cathedral of St. James)
麦比拉山洞 (Caves of Machpelah)
中央高地 (Central Highlands)
迦勒底 (Chaldean)
麻风病患者屋 (Chamber of Lepers)
修行者房间 (Chamber of Nazirites)
油房 (Chamber of Oils)





- 储木间(Chamber of Wood)
- 圣 海伦娜小教堂(Chapel of St. Helena)
- 圣 马可小礼拜堂(Chapel of St. Mark)
- 八福堂(Chapel of the Beatitudes)
- 主祷堂(Chapel of the Lord's Prayer)
- 哥拉汛(Chorazin)
- 科斯罗埃斯二世(Chosroes II),波斯王
- 基督(Christ),见耶稣(Jesus)
- 基督区(Christian Quarter)
- 万国教堂(Church of ALL Nations),见苦痛教堂(Basilica of Agony)
- 主哭耶京堂(Church of Dominus Flevit)
- 天主经教堂(Eleona Church),亦见作“主祷堂”(Chapel of Pater Noster)
- 抹大拉马利亚教堂(Mary Magdalene)
- “我们的父亲”教堂(Church of Our Father),亦见作天主经教堂
- 天主经教堂(Chapel of Pater Noster)
- 圣 凯瑟林教堂(Church of St. Catherine)
- 圣 约瑟教堂(Church of St. Joseph)
- 圣 彼得教堂(Church of St. Peter)
- 耶稣升天教堂(Church of the Ascension)
- 主诞教堂(Church of the Holy Nativity)
- 圣墓教堂(Church of the Holy Sepulchre)
- 山顶训诫教堂(Church of the Mount of the Beatitudes),亦见



作八福堂

圣诞教堂(Church of the Nativity)

圣彼得受职教堂(Church of the Primacy of St. Peter)

主显圣容教堂(Church of the Transfiguration)

撒该教堂(Church of Zacchaeus)

熙笃修会(Cistercian Order)

城堡(Citadel), 在耶路撒冷

大卫城(City of David)

克娄巴特拉(Cleopatra)

克莱蒙特(Clermont)

沿海平原(Coastal Plain)

康拉德三世(Conrad III), 德国皇帝

君士坦丁(Constantine), 皇帝

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 亦见作伊斯坦布尔(Istanbul)

锡安姊妹修道院(Convent of the Sisters of Zion), 见锡安姊妹(Sisters of Zion)

加大拉乡村(Country of the Gadarenes), 亦见作杰拉什(Jerash)

考尔博(Corbo), 维吉尔神父

哥尼流(Cornelius)

以色列庭院(Court of Israel)

非犹太人庭院(Court of the Gentiles), 亦见作神殿庭院(Temple Court)

女人庭院(Court of the Women)

十字军(The Crusades)





塞浦路斯 (Cyprus)
居鲁士 (Cyrus), 波斯国王
小居鲁士 (Cyrus the Younger)

D

大马士革 (Damascus)
“大马士革文件” (Damascus Document)
大马士革门 (Damascus Gate)
但 (Dan)
达达尼尔 (Dardenelles)
大流士 (Darius)
大卫 (David)
大卫城 (City of David)
大卫墓 (Tomb of David)
死海 (Dead Sea)
死海经卷 (Dead Sea Scrolls)
底波拉 (Deborah)
低加波利 (Decapolis)
继任者 (Diadochi)
底本 (Dibon)
底拿 (Dinah)
戴克里先 (Diocletian), 皇帝
分裂的王国 (Divided Kingdom)
链条圆顶寺 (Dome of the Chain)
岩顶清真寺 (Dome of the Rock), 亦见作奥马尔清真寺





多珥(Dor)

安眠修道院(Dormition Abbey),亦见作“圣马利亚之眠”

圣马利亚之眠(Dormition Sanctae Mariae)

多坍(Dothan)

两重门(Double Gate)

奥地利公爵(Duke of Austria)

粪门(Dung Gate)

E

“东部的海”(Eastern Sea),亦见作死海(Dead Sea)

埃德萨(Edessa)

埃德蒙 阿伦比(Edmund Allenby),英国将军

以东(Edom),亦见作以土买(Idumea)

以东人(Edomites),亦见作以土买人(Idumeans)

伊吉利亚(Egeria)

埃及(Egypt)

埃拉特(Eilat)

Ein es - Sultan,亦见作“以利沙泉水”(Spring of Elisha)

隐 费斯科(Ein Feshke)

以革伦(Ekron)

维德大街(El Wad Street)

阿马那的书信(El - Amarna Letters)

巴力比利土庙(the temple of El - berith)

El - Khalil,亦见作希伯仑(Hebron)

以拉谷(Elah Valley)





Elaion ,意思是“橄榄”
Elat ,见以旬迦别(Ezion - geber)
以利亚撒大祭司(Eleazar) ,马塔塞阿斯之子
Eleona 天主教堂
埃拉特(Eilat)
以利亚(Elijah)
以利沙(Elisha)
以利沙泉水(Spring of Elisha)
以马忤斯(Emmaus) ,亦见作拉特伦(Latrun)
隐 基底(En Gedi)
隐多珥(Endor) ,村庄
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
以扫(Esau) ,以撒(Isaac)的儿子
Esbu(城堡)
艾赛尼(Essenes)
以斯帖(Esther) ,王后
艾特(Et - Tell) ,废墟
谒巴力(Ethbaal)
欧几里德(Euclid)
尤吉尼斯三世(Eugenius III) ,教皇
尤西比乌斯(Eusebius)
出埃及记(Exodus)
以西结(Ezekiel)
以旬迦别(Ezion - geber)
以斯拉(Ezra)





F

弗利克斯 法布理 (Felix Fabri)

法塔明 (Fatamin)

法蒂玛 (Fatima), 穆罕默德的女儿

法蒂玛王朝 (Fatimids)

法蒂玛穆斯林 (Fatimite Muslims)

费萨尔王子 (Feisal)

菲力克斯 (Felix), 行政长官

肥沃新月地带 (Fertile Crescent)

菲斯都 (Festus)

犹太人第一次反抗罗马的起义 (First Revolt of the Jews)

弗拉维亚 尼亚波利 (Flavia Neapolis), 亦见作纳布卢斯
(Nablus)

弗拉维亚 (Flavian), 皇帝

杰拉什广场 (Forum of Jerash)

罗马广场 (Forum of Rome)

法国 (France)

弗雷德里克 巴巴罗萨 (Frederick Barbarossa), 德国皇帝

弗雷德里克二世 (Frederick II), 德国皇帝

冷水浴室 (Frigidarium)

G

哲布勒伊来 (Gabriel)

迦得 (Gad)



- 加大拉人 (Gadarenes)
加利利 (Galilee)
“鸡鸣堂” (Gallicantu)
盖姆拉 (Gamla)
客西马尼园 (Garden of Gethsemane)
花园墓地 (Garden Tomb)
约翰 加斯坦 (John Garstang)
迦特 (Gath)
高卢 (Gaul)
加沙 (Gaza/Gaza Strip)
《创世记》(Genesis), 死海残卷之
革尼撒勒湖 (Gennesaret), 亦见作加利利湖 (Sea of Galilee)
格拉森 (Gerasa), 见杰拉什 (Jerash)
格拉森人 (Gerasenes)
格拉撒 (Geraza)
戈休斯 弗洛如斯 (Gessius Florus)
客西马尼 (Gethsemane)
基色 (Gezer)
基色日历 (Gezer Calendar)
基比亚 (Gibeah)
基遍 (Gibeon)
基甸 (Gideon)
基训泉 (Gihon Spring)
基列 (Gilead)
吉甲 (Gilgal)





《吉尔伽美什史诗》(Gilgamesh Epic)
尼尔森 格鲁克(Nelson Glueck)
戈弗雷(Godfrey),来自布永(Bouillon)
戈兰高地(Golan Heights)
各各他(Golgotha),亦见作骷髅地(Calvary)
歌利亚(Goliath),非利士族勇士
戈登的骷髅地(Gordon's Calvary),亦见作“花园墓地”
查尔斯 戈登(Charles Gordon)
格雷戈里十二世(Pope Gregory VII),教皇
亚喀巴湾(Gulf of Aqabah)

H

希伯仑(Hebron)
哈德良皇帝(Hadrian Emperor)
哈该(Haggai),先知
海法(Haifa)
哈基姆(Hakim),哈里发(Caliph)
哈马(Hamath)
哈马特 盖德(Hammat Gader)
哈马特 提比哩亚(Hammat Tiberias)
哈米吉多(Har Megiddo)
圣殿山(Haram es - Sharif),亦见作(Temple Mount)
哈兰(Haran)
哈桑国王领地(Hashemite Kingdom)
哈西德派(Hasidim)





- 哈斯蒙尼 (Hasmoneas), 亦见作马加比 (Maccabean)
- 约翰 海斯 (John Hayes)
- 夏琐 (Hazor)
- 希伯来联合大学 (Hebrew Union College)
- 希伯来人在埃及 (Hebrews in Egypt)
- 希伯仑 (Hebron)
- 逃亡 (Hegira)
- 海伦娜 (Helena), 君士坦丁的母亲, 见海伦娜王后
- 黑利奥波利斯 (Heliopolis)
- 地狱池 (Hell's Pool), 亦见作玛阿岩哈革海诺姆 (Ma'ayan HaGehinom)
- 希腊化的非希腊人 (Hellenists)
- 海泼泰培根 (Heptapegon), 见塔加 (Tabgha)
- 赫拉克利乌斯 (Heraclius), 拜占庭皇帝
- 赫拉克勒斯 (Hercules), 神庙
- 希律 亚基帕一世 (Herod Agrippa I)
- 希律 亚基帕二世 (Herod Agrippa II)
- 希律 安提帕 (Herod Antipas)
- 希律 亚基老 (Herod Archelaus)
- 希律门 (Herod Gate)
- 希律 腓力 (Herod Philip)
- 希律王 (Herod the Great)
- 希律圣殿 (Herodian Temple)
- 希罗底 (Herodias), 希律 安提帕的妻子
- 希律堡 (Herodium)



希实本 (Heshbon)
希西家 (Hezekiah)
希西家的隧道 (Hezekiah's Tunnel)
希西家 (Hezekiah), 国王
外约旦高地 (Highlands of Transjordan)
欣嫩谷 (Hinnom Valley)
椭圆形竞技场 (Hippodrome)
希波斯 (Hippos)
Hisban, 见希实本 (Heshbon)
希亭 (Hittim), 见哈丁角 (Horns of Hattin)
至圣所 (Holy of Holies)
哈丁角 (Horns of Hattin)
乔治·霍斯菲尔德 (George Horsfield)
侯塞亚 (Hoshaiah)
何细亚 (Hoshea)
医院骑士团 (Hospitallers)
户勒大门 (Hulda Gates)
呼勒谷 (Huleh Valley)
赫加纳 (Hyrchanus)
赫加纳二世 (Hyrchanus II), 亚历山德拉之子
希克索斯 (Hyksos)

I

伊本·图伦 (Ibn Tulun)
以哥念 (Iconium)





- 以土买 (Idumea/Idumean[s])
印度河 (Indus River)
教皇英诺森二世 (Innocent II)
伊朗 (Iran), 见波斯 (Persia)
伊拉克 (Iraq), 见美索不达米亚 (Mesopotamia)
以撒 (Isaac), 亚伯拉罕之子
伊施波设 (Ish - bosheth), 扫罗之子
以实玛利 (Ishmael), 亚伯拉罕之子
伊斯兰 (Islam), 见伊斯兰的征服 (Islamic Conquest)
伊斯兰的征服 (Islamic Conquest)
以色列 Israel/Israelite(s)
以色列的“金色年代” (Golden Age), 亦见作联合的君主国
(United Monarchy)
以色列 (Israel), 罪恶循环 (sin cycle)
伊萨斯 (Issus)
伊斯坦布尔 (Istanbul), 见君士坦丁堡 (Constantinople)
意大利 (Italy)

J

- 雅博河 (Jabbok River)
基列雅比 (Jabesh - gilead)
耶宾 (Jabin), 夏琐王
雅比尼 (Jabneh)
雅各 (Jacob), 以撒之子
雅各的井 (Jacob' s well)





雅各的儿子们 (sons of Jacob)

雅法城 (city of Jaffa)

雅法门 (Jaffa Gate)

詹姆斯 (James), 耶稣被处死的哥哥

雅各 (James), 耶稣的门徒

雅麦尼亚 (Jamnia)

亚纳伊 (Jannaeus); 见亚历山大亚纳伊 (Alexander Jannaeus)

睚鲁 (Jairus)

耶贝尔 瑞内达 (Jebel el - Remeida)

吉达 (Jeddua), 大祭司

约阿施 (Jehoash), 以色列王

约兰 (Jehoram)

约沙法 (Jehoshaphat)

杰拉什 (Jerash)

格拉森广场 (Forum of Jerash)

耶利米 (Jeremiah)

耶利哥 (Jericho)

耶罗波安一世 (Jeroboam I)

耶罗波安二世 (Jeroboam II)

杰罗姆 (Jerome)

耶路撒冷 (Jerusalem)

耶路撒冷圣殿 (Jerusalem Temple)

耶路撒冷 (Jerusalem), 陷落

耶路撒冷 (Jerusalem), 王国





- 耶西 (Jesse), 大卫的父亲
- 耶稣 (Jesus), 基督
- 耶稣 (Jesus), 撒旦的试探 (Temptation of)
- 耶稣 (Jesus), 最后的晚餐 (Last Supper of)
- 耶稣 (Jesus), 变像 (Transfiguration of)
- 耶稣 (Jesus), 升天 (Ascension of)
- 耶稣 (Jesus), 处死, 安葬与复活 (execution, burial and resurrection of)
- 耶稣 (Jesus), 治愈 (healing by)
- 耶稣 (Jesus), 在耶利哥 (in Jericho)
- 耶稣 (Jesus), 生活与活动 (life and ministry of)
- 耶稣 (Jesus), 使食物倍增的奇迹 (multiplication of the loaves)
- 耶稣 (Jesus), 传授的地点 (teaching sites of)
- 耶稣 (Jesus), 踏上骷髅地 (walk to Calvary)
- 叶忒罗 (Jethro), 米甸祭司
- 犹太区 (Jewish Quarter)
- 耶洗别 (Jezebel)
- 耶斯列山谷 (Jezreel Valley)
- 约押 (Joab)
- 约翰 (John), 耶稣的门徒
- 约翰 (John), 马塔塞阿斯之子
- 约翰 赫加纳 (John Hyrcanus)
- 约翰 赫加纳二世 (John Hyrcanus II)
- 施洗约翰 (John Baptist)



- 约拿单(Jonathan), 马塔塞阿斯之子
约拿单(Jonathan), 扫罗之子
约帕(Joppa)
约旦(Jordan)
约旦平原(Jordan Plain)
约旦河与山谷(Jordan River and Valley)
约旦溪谷(Jordan Valley)
约瑟(Joseph), 马利亚的丈夫
约瑟(Joseph), 雅各之子
约瑟夫(Josephus)
约书亚(Joshua)
约西亚(Josiah)
约塔帕塔(Jotapata)
经卷之《禧年书》(Book of Jubilees)
犹大(Judah)
犹大(Judas), 马塔塞阿斯之子
犹大(Judas Iscariot), 加略人, 出卖耶稣的人
犹大(Judas Maccabeus), 马加比人
犹大(Judas), 加利利人(Galilean)
犹大(Judea)
犹大山(Judean hills), 见犹大(Judea)
犹大荒原(Judean Wilderness)
士师(Judges)
尤里安(Julian), “叛教者”(the Apostate)
朱利尤斯 恺撒(Julius Caesar)





殉道者查斯丁(Justin Martyr)

优士丁尼(Justinian)

K

迦拿(Cana), 见(Kana)

卡纳克(Karnak)

凯思琳 凯尼恩(Kathleen Kenyon)

吉珥哈列设(Kerak)

那鸿的村庄(Kfar Nahum)

卡兹尼宫殿(Khazneh Farun)

科拜特 塞伦(Khirbet Seilun), 亦见作示罗(Shiloh)

隐盖夫(En Gev), 基布兹(Kibbutz)

汲沦谷(Kidron Valley)

埃及的法鲁克国王(King Farouk of Egypt)

国王公路(King's Highway)

吉珥哈列设(Kir - hareseth/Kir - haresh/Kir - heres), 亦见
作 Kerak

基列耶琳(Kiriath - jearim), 亦见作阿布高什

基顺(Kishon)

弗雷德里克 克莱恩(Frederick Klein)

圣约翰骑士(Knights of St. John), 亦见作医院骑士团
(Hospitallers)

圣殿骑士(Knights Templar)

库尔德人(Kurds)

库尔西(Kursi)



库什 (Kush)

凯波山口 (Kyber Pass)

L

拉吉 (Lachish)

拉亿 (Laish)

呼勒湖 (Lake Huleh)

劳迪西亚 (Laodicea)

最后的晚餐 (Last Supper), 主的, 亦见于耶稣

拉特伦 (Latrun)

拉特伦修道院 (Latrun Monastery)

T. E. 劳伦斯 (Lawrence)

拉撒路 (Lazarus), 耶稣的朋友

利善 (Leshem)

利未人 (Levites)

《利未记》(Leviticus)

法罗斯灯塔 (Lighthouse of Pharos)

狮子门 (Lion's Gate)

石路 (Lithostratos)

洛林地区 (Lorraine)

路西留士巴修斯 (Lucilius Bassus)

路加 (Luke), 耶稣门徒

利西阿斯 (Lysias)

M

玛阿岩哈革海诺姆 (Ma'ayan HaGehinom)





R. A. S. 麦卡利斯特 (Macalister)
马加里尤 (Macarius)
马加比起义 (Maccabean Revolt)
《马加比书》 (Maccabees)
马其顿 (Macedon)
马其顿王国 (Macedonia)
马沙伊鲁斯 (Machaerus)
麦比拉山洞 (caves of Machpelah)
米底巴 (Madaba)
抹大拉 (Magdala)
马穆鲁克 (Mamelukes)
玛拿西 (Manasseh)
曼兹科特 (Manzikert)
马萨巴修道院 (Mar Saba Monastery)
马拉松 (Marathon)
马可波罗 (Marco Polo)
马里文献 (Mari documents)
玛尼安尼 (Mariamne), 希律的妻子
马可 (Mark), 耶稣的门徒
马可 安东尼 (Mark Anthony)
马尼萨 (Magnesia)
查尔斯 马特尔 (Charles Martel)
马大 (Martha), 耶稣的朋友
马利亚 (Mary), 耶稣的朋友
马利亚 (Mary), 耶稣的母亲



- 马利亚的墓地 (tomb of Mary)
马萨达 (Masada)
马塔塞阿斯 (Mattathias)
马太 (Marththew), 耶稣的门徒
本雅明 马扎尔 (Benjamin Mazar)
竖立的石柱 (mazzevot)
立柱 (mazzevah)
麦加 (Mecca)
米提亚人 (Medes)
麦地那 (Medina)
地中海 (Mediterranean)
米吉多 (Megiddo)
梅尔本 - 多夫 (Meir Ben - Dov)
米煞碑刻 (Mesha Inscription), 亦见作摩押石 (Moabite Stone)
米煞 (Mesha), 国王
美索不达米亚 (Mesopotamia)
墨西拿 (Messina)
迈克尔十二世 (Michael VII), 东部皇帝
米甸 (Midianite)
米太亚德 (Miltiades)
浸礼池 (Miqvah Bath)
本都的密特拉达提 (Mithradates of Pontus)
摩押 (Moab)
摩押 (Moab), 首都





摩押石 (Moabite Stone)
摩押人 (Moabites)
摩西 (Moses)
摩西墓地 (Tomb of Moses)
奥马尔清真寺 (Mosque of Omar)
升天清真寺 (Mosque of the Ascension)
摩苏尔 (Mosul)
迦密山 (Carmel)
基利心山 (Gerizim)
基利波山 (Gilboa)
黑门山 (Hermon)
摩利山 (Moreh)
摩利亚山 (Moriah)
尼波山 (Nebo)
橄榄山 (Mount of Olives)
“试探山” (the Mount of Temptation)
毗斯迦山 (Pisgah), 见尼波山
西奈山 (Mount Sinai)
他泊山 (Tabor)
锡安山 (Mount Zion)
以法莲山脉 (Mountains of Ephraim)
穆阿维亚 (Muawiya), 阿拉伯将军
穆罕默德 (Muhammed)
穆克拉卡 (Mukhraqa), 见迦密山
穆斯林区 (Muslim Quarter)





墨索里尼 (Mussolini)

N

纳巴泰 (Nabatea)

纳巴泰人王国 (Nabatean Kingdom)

纳巴泰人 (Nabateans)

先知 (nabhi 或 nabi)

纳布卢斯城 (Nablus), 亦见作弗拉维亚 尼亚波利 (Flavia Neapolis)

拿因村 (Nain)

先知拿单 (Nathan)

拿但业 (Nathaniel), 耶稣的门徒

拿撒勒 (Nazareth)

尼布甲尼撒 (Nebuchadnezzar)

法老尼哥 (Neco)

内盖夫 (Negev), 城

内盖夫沙漠 (Negev Desert)

内盖夫 (Negev), 城

尼希米 (Nehemiah)

尼禄 (Nero), 皇帝

新门 (New Gate)

尼卡诺门 (Nicanor)

尼西亚 (Nicea), 理事会地点

尼西亚 (Nicea)

尼哥底母墓地 (Nicodemus)





尼罗河三角洲 (Nile Delta)

宁录城堡 (Nimrod)

尼尼微 (Nineveh)

“尊贵圣所” (Noble Sanctuary), 亦见圣殿山

北方王国 (Northern Kingdom), 亦见以色列

孟德尔·纳恩 (Mendel Nun)

女神宁芙 (Nymphs) 的神殿

O

屋大维 (Octavian), 和安东尼共同统治罗马

老城 (Old City)

围绕老城的山谷 (Valleys Around)

哈里发奥马尔 (Caliph Omar)

暗利 (Omri), 犹大国王

俄斐勒 (The Ophel), 亦见作大卫城 (The City of David)

俄利根 (Origen)

写有文字的古代陶瓷碎片 (ostraca)

弗雷德里克·欧文 (Owen, G. Frederick)

P

巴勒斯坦 (Palestine/Palestinian [s])

潘亚斯 (Panias), 亦见作班亚斯

族长 (Patriarchs)

保罗 (Paul)

培拉 (Pelel), 亦见作培拉 (Pella)





- 培拉 (Pella)
五旬节 (Pentecost)
佩雷阿 (Perea)
波斯 (Persia/Persian [s])
波斯湾 (Persian Gulf)
彼得 (Peter), 耶稣门徒
隐士彼得 (Peter the Hermit)
佩特拉 (Petra)
法利赛人 (Pharisees)
法萨卢斯 (Pharsalus)
费拉德尔非亚 (Philadelphia), 亦见作安曼 (Amman)
腓力 (Philip), 耶稣门徒
菲利普 (Philip), 亚历山大大帝之父
菲利普 奥古斯都 (Philip Augustus), 法国国王
非利士平原 (Philistine Plain)
非利士人 (Philistines)
腓尼基 (Phoenicia)
弗里吉亚 (Phrygia)
Pihilu, 培拉 (Pella) 的别名
皮萨姆城 (Pitham)
巴盖尔 皮希内 (Bargil Pixner)
亚柯平原 (Plain of Acco)
沙仑平原 (Plain of Sharon)
普拉提亚 (Plataea)
“城市” (polis), 希腊词





庞培 (Pompey)

庞培大帝 (Pompey the Great)

本丢 彼拉多 (Pontius Pilate)

本丢 彼拉多 (Pontius Pilate), 他的审判大厅 (hall of)

西罗亚水池 (Pool of Siloam)

毕士大池 (Pool of Bethesda)

教皇尤吉尼斯三世 (Pope Eugenius III), 见尤吉尼斯三世

教皇格雷戈里十二世 (Pope Gregory XII), 见格雷戈里十二世

教皇英诺森二世 (Pope Innocent II), 见英诺森二世

教皇乌尔班二世 (Urban II), 见乌尔班二世

祭司庭院 (Priests' Court)

彼得受职 (Primacy of Peter), 教堂

普鲁士 (Prussia)

《诗篇》(Psalms), 经卷

托勒密斯 (Ptolemais)

托勒密二世 (Ptolemy II)

托勒密 (Ptolemy), 天文学家

托勒密一世索特 (Ptolemy I Soter)

Q

夸兰塔修道院 (Qarantal)

海伦娜王后 (Queen Helena), 君士坦丁的母亲

示巴女王 (Queen of Sheba)

库姆兰 (Qumran)





R

拉巴(Rabbath),亦见作安曼

亚扪(Rabbath - Ammon),亦见作安曼

拉比的教学阶梯(Rabbi's Teaching Stairway)

拉戈巴(Ragaba)

拉马拉(Ramala)

拉美西斯二世(Ramses II)

拉美西斯(Ramses),城市

拉斯埃莱(Ras el - Ain)

雷蒙德(Raymond),来自图卢兹

利百加(Rebekah),以撒的妻子

红海(Red Sea)

罗波安(Rehoboam),所罗门之子

雷纳德(Renaud de Châtillon)

流便(Reuben)

理查德(Richard),英格兰的“狮心”国王

断裂带(Rift Valley)

罗伯特(Robert),来自佛兰德斯

罗伯特(Robert),诺曼底的公爵

鲁宾逊拱门(Robinson's Arch)

爱德华鲁宾逊(Edward Robinson)

罗马浴池(Roman Baths)

罗马时期的中轴大街(Roman Cardo)

罗马(Rome)





圣殿骑士规则(Rule for the Templars)

路得(Ruth)

S

撒都该教派(Sadducees)

萨拉丁(Saladin), 库尔德将军

萨拉米(Salamis)

萨洛米(Salome), 希律的姐姐

“盐海”(Salt Sea), 亦见死海

撒玛利亚(Samaria)

撒玛利亚人(Samaria /Samaritan)

参孙(Samson)

撒母耳(Samuel), 先知

参巴拉(Sanballat)

犹太公会(Sanhedrin)

萨尔贡(Sargon)

萨尔贡二世(Sargon II), 亚述王

农神节(Saturnalia)

扫罗(Saul)

斯考卢斯(Scaurus), 庞培的将军

西多波利(Scythopolis), 亦见伯善(Beth - Shean)

基尼烈海(Chinnereth), 亦见作加利利湖(Sea of Galilee)

加利利湖(Sea of Galilee)

基尼烈(Kinnereth)海, 亦见作加利利湖

亚拉巴海(Sea of the Arahba), 亦见作死海



- 提比哩亚海 (Sea of Tiberias), 亦见作加利利湖
Sebaste (相当于希腊的奥古斯都), 亦见作撒玛利亚 (Samaria)
Sebastos (奥古斯都 Augustus 的希腊发音)
第二圣殿 (Second Temple)
西拉 (Sela), 见佩特拉 (Petra)
塞琉西 (Seleucids)
塞尔柱克 (Seljuk), 土耳其王朝
西拿基立 (Sennacherib), 亚述王
塞弗利斯 (Sepphoris)
耶稣山顶训诫 (Sermon on the Mount)
塞提一世 (Seti I), 埃及国王
撒曼以色列二世 (Shalmaneser II)
撒曼以色列五世 (Shalmaneser V)
示剑 (Shechem), 亦见作纳布卢斯
士非拉 (Shephelah)
什叶派 (Shia), 见什叶派教徒 (Shiites)
什叶派教徒 (Shiites)
示罗 (Shiloh)
示撒 (Shishak)
圣书之龕 (Shrine of the Book)
书念村 (Shunem)
匕首党 (Sicarii)
西顿 (Sidonian)
西宏 (Sihon)
西罗亚 (Siloam), 见西罗亚水池





- 赛尔宛村 (Silwan)
西蒙 (Simon), 马塔塞阿斯之子
西奈沙漠 (Sinai Desert)
西奈 (Sinai), 半岛
西奈 (Sinai), 土地
西克 (siq)
锡安姊妹修道院 (Convent of the Sister of Zion)
六日战争 (Six - Day War)
蛇行小径 (Snake Path Trail)
所罗门 (Solomon), 大卫之子
所罗门的圣殿 (Solomon's Temple)
安息日祭献歌曲 (Songs of the Sabbath Sacrifice)
琐拉谷 (Sorek Valley)
南方王国 (Southern Kingdom), 亦见犹大
南方剧场 (Southern Theater), 杰拉什
西班牙 (Spain)
以利沙泉 (Elisha Springs)
圣安妮教堂 (St. Anne's Church)
阿西西 (Assisi) 的圣弗朗西斯 (St. Francis)
圣乔治 (St. George's) 教堂
圣乔治 (St. George's) 修道院
圣耶拉赛莫斯 (St. Jerasimos) 修道院
圣约翰骑士 (Knights of St. John)
圣马可 (St. Mark)
圣彼得在“鸡鸣堂” (Gallicantu)



圣彼得教堂 (St. Peter's Church), 亦见作圣彼得在“鸡鸣堂”

圣彼得的家 (St. Peter's House)

圣斯蒂芬门 (St. Stephan's Gate), 亦见作狮子门 (Lion's Gate)

苦路 14 站 (Stations of the Cross), 亦见作苦路 (Via Dolorosa)

直布罗陀海峡 (Straits of Gibraltar)

斯特拉图塔 (Strato Tower)

继任者 (Successors), 见继任者 (Diadochi)

苏伊士运河 (Suez Canal)

苏莱曼 (Suleiman)

逊尼派 (Sunni)

苏萨的国王 (King of Susa)

苏西塔 Susita, 见希波斯 (Hippos)

叙利亚 (Syria)

叙利亚 巴勒斯坦那 (Syria Palestina), 犹太被更名

T

塔加 (Tabgha)

披巾 (talit)

塔木德 (Talmud)

他玛 (Tamar), 押沙龙的妹妹

坦克雷德 (Tancred), 十字军首领

“正义教师” (Teacher of Righteousness)





- 特拉维夫(Tel Aviv)
泰尔 巴拉塔(Tell Balata),亦见作示剑(Shechem)
别是巴(Beersheva)
但台形土墩(Tell Dan),见但(Dan)
埃斯-苏尔坦台形土墩(Tell es-Sultan)
赫斯班台形土墩(Hesbā)
拉吉台形土墩(Tell Lachish)
圣殿(Temple),在耶路撒冷
圣殿庭院(Temple Court)
圣殿山(Temple Mount),亦见作Haram es-Sharif(圣殿山)
阿耳特弥斯神庙(Temple of Artemis)
耶和华神殿(Temple of Yahweh)
温水浴室(tepidarium)
他拉(Terah),亚伯拉罕之父
条顿骑士(Teutonic Knights)
底比斯(Thebes)
底比斯(Thebez)
塞莫皮莱(Thermopylae)
色雷斯(Thrace)
瑟特莫斯(Thutmose),埃及国王
瑟特莫斯二世(Thutmose II)
瑟特莫斯三世(Thutmose III)
台伯河(Tiber River)
提比哩亚学院(Tiberian Academy)
提比哩亚(Tiberias),城邦





- 提比哩亚 恺撒 (Tiberias Caesar)
提革拉 - 帕拉萨三世 (Tiglath - pileser III)
提多 (Titus), 将军
托比 (Tobiah)
大卫墓 (Tomb of King David)
图尔 (Tours)
图拉真 (Trajan), 皇帝
特拉培斯特修道院 (Trappest Monastery)
塞夫勒条约 (Treaty of Sevres)
三重门 (Triple gate)
的黎波里公国 (Tripoli)
图鲁阿布 艾拉艾柯 (Tulul Abu el - Alaiq), 亦见作耶利哥
(Jericho)
突尼斯 (Tunis)
土耳其 (Turkey)
“十二宝座” (Twelve Thrones)
推罗 (Tyre)
泰罗波恩谷 (Tyropean Valley)

U

- 伍麦叶 (Ummayad), 家族
联合的君主国 (United Monarchy)
上加利利 (Upper Galilee)
上层房 (Upper Room)
乌珥 (Ur), 城市





乌尔班二世(Urban II), 教皇
乌利亚(Uriah), 拔示巴的丈夫

V

以拉山谷(Valley of Elah)

“造奶酪者山谷”(Valley of the Cheesemakers), 亦见作泰罗
波恩谷

国王谷(Valley of the Kings)

维纳斯 阿芙罗狄蒂(Venus Aphrodite), 神殿

维斯佩西安(Vespasian)

苦路(Via Dolorosa)

沿海的道路(Via Maris)

武加大译本(Vulgate)

W

以拉洼地(Wadi Elah), 亦见作以拉山谷

凯尔特谷地(Wadi Qelt), 亦见于圣 乔治修道院

哭墙(Wailing Wall), 亦见作西墙(Western Wall)

“穷光蛋瓦尔特”(Walter the Penniless)

沃伦的竖井(Warren's Shaft)

查尔斯·沃伦(Charles Warren)

悲哀之路(Way of Sorrows), 见苦路(Via Dolorosa)

西岸(West Bank)

詹姆斯 K 韦斯特(James K West)

西户勒大门(Western Huldah Gate), 见两重门(Double Gate)



圣地与圣经

西墙 (Western Wall)
利昂 伍德 (Leon wood)
第一次世界大战 (World War I)

X

色诺芬 (Xenophon)
薛西斯 (Xerxes), 大流士之子

Y

雅乌什 (Ya' ush)
伊盖尔 雅丁 (Yigael Yadin)
耶尔穆克河 (Yarmuk River)
耶尔穆克河谷 (Yarmuk River Valley)
赎罪日战争 (Yom Kippur War)

Z

撒该 (Zacchaeus)
撒督 (Zadok)
扎格罗斯山脉 (Zagros)
奋锐党人 (Zealots)
撒迦利亚 (Zechariah), 先知
西底家 (Zedekiah)
赞吉 (Zenghi), 摩苏尔苏丹
撒列河 (Zered)
所罗巴伯 (Zerubbabel)





宙斯 (Zeus)

宙斯神庙 (temple of Zeus)

洗革拉城 (Ziklag)

锡安门 (Zion Gate)

犹太复国主义 (Zionism)

西坡拉 (Zipporah), 叶忒罗的女儿